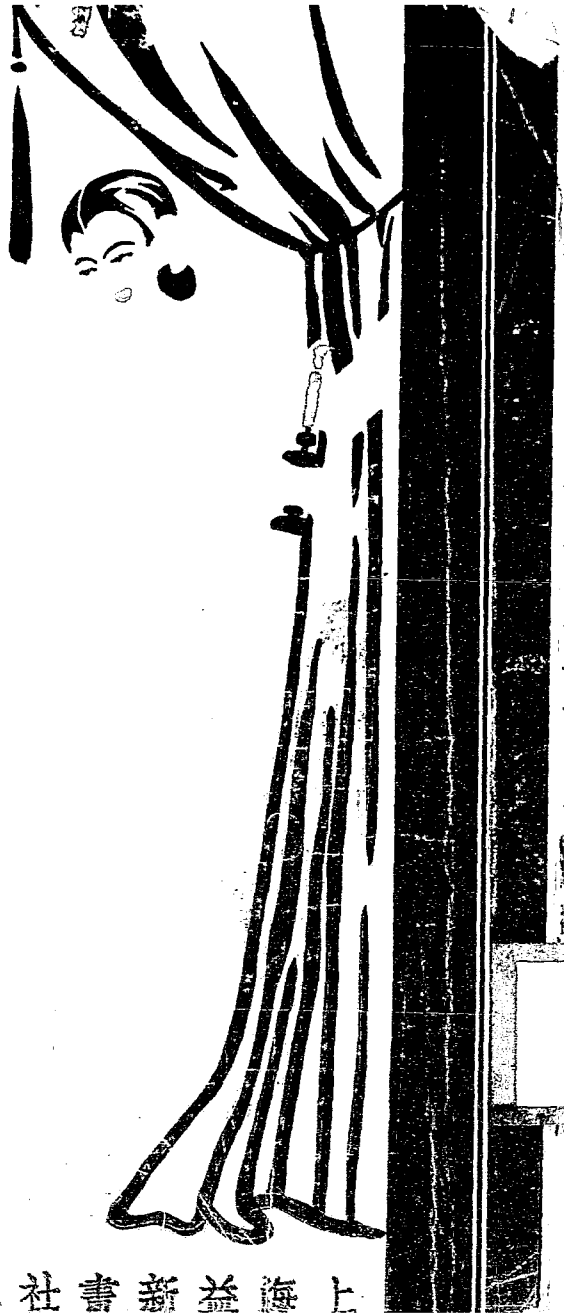


清代第一風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

上海益新書社總發行

MG
I246.147
10
=1



序 (一)

楊乃武案，是清末一件震動全國的大獄，中間波瀾曲折，比包公七下二件無頭案更複雜離奇。我在童年，就知道慈禧太后召見小白菜的故事，想像中的小白菜一定是天仙化人了。後來里中前輩金壽由先生，到我家裏來借同光之際的申報，去著成了一部小說六月雪，可惜描寫的技能很幼稚，不能生動，引人入勝，反而不及楊乃武彈詞來得通俗，所以我狼慚愧，六月雪的印象，遠不如楊乃武彈詞留在我腦折劈上的深刻。前年看李尊客的越縵堂日記，他起初也深信楊乃武是主凶，後來平反過來，他纔轉變了觀念。但是我聽得前輩的傳說，葛品蓮的尸首，在中途換過的，換尸的方法，是用釜底抽薪法，把棺材底截去，從下面拿出尸首來，就換進一副完人的輕枯骨，所以蒸驗時候，竟無毒徵了。這傳說是否可靠，我不負責任，但是至少可以給司法界一個重要的參攷。我雖

沒有讀過黃南丁先生的大著，他對這件大案如何寫法，但是我可以斷言，這部書的出版，能把以前所有關於此事的一切小說，一掃而空了。我們說慣『三木之下，何求不得』，以前不科學的檢驗，是『嚴刑之偵』。自從司法獨立以來，這種弊病，當然可以癢而清清了。誰知依舊是夢話，不必說軍法從事下的黑暗，變本加厲，就是循規蹈矩的從民事刑事訴訟中得到的結果，有沒有含冤莫白的事實，恐怕誰也不能挺起胸脯說一句硬話，保證都是公平交易。還有一點共和政體下的官吏，對於職守的馬虎，也非以前專制政體所能及。楊乃武案的平反，從巡撫到知縣一連串壞了許多的官，倘然在今日之下，只消向租界一走，什麼都不關了。這種現象，無怪民衆對於舊時的清官俠客，時時迴想，方非我們讀司馬遷的刺客游俠列傳一般的興奮。所以從文藝的趨勢講，我們再去翻舊卷，無非開倒車。但是特別快車開到現時代去，處處令人迴想到過去的憧憬，這也是不知其然而然的一個謎。

范烟橋作於珊瑚半月刊社

序 (二)

同社南丁黃君。治小說家言。頗得一時之譽。年來橐筆走海上。所著尤多。近作楊乃武一書。來函欲索余一言以爲序。此案乃清季奇案。頗爲曲折離奇。舊社會之黑暗情形。亦可於此見之。且爲確實之掌故。今得南丁之健筆以記述之。也更有可觀矣。近今送德淪替。社會之黑暗日益甚。種種奇案層見疊出。安得南丁之筆一一以記之。爲後來人士之戒。且於此覘世運乎。然而吾尤望國家法律能至於光大之域。吏治能至於修明之境。則人民之福利方得保障矣。今之讀楊乃武一書者。亦有此同感否。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

吳門 顧明道序

顧序

序
(三)

中國小說之源泉，多以民間故事及逸史軼聞爲藍本，實則皆有事實可尋，非盡出亂造，人始樂爲傳播，及由此而寫入小說，閱者因其真切有味，遂加愛誦，於是小說始有今日之發達，故有小說癖者，本茲根性，又每每喜以事實引證小說，於各種小說，無不推究其真正事實之內幕，不憚另寫出多種索隱，以推敲事實之影射與符合。卽予在今日作小說，亦尙有多數閱者與友人，爭問予小說中人物果何所指，使予大感窘迫，果真如此，又曷不逕取某一事實寫爲小說之反爲得計乎。友人黃南丁君，頃以書來，云寫楊乃武小說已竣事，囑予作序，夫南丁之以實事作小說題材，得毋卽與予上述之言有同感，雖然，小說而取材于實事，苟其實事本富于小說戲劇性，又以生花之妙筆而寫出之，當較嚮壁虛造不能合轍者爲佳，况楊案爲清末四大案之一，其情節已甚曲折，南丁必能于此一新蹊徑，獲得最大之成功也。予故樂爲之序。

何海鳴序

序

(四)

譜弟南丁。自東魯借歸。一易其昔年豪邁之氣。爰筆爲小說家言。此固書生本色。亦藏晦之一道也。南丁爲人。素豪爽。有朱郭風。喜抱天涯不平。倦遊而歸。已訥訥如老儒。友朋之間。每以爲怪。予固知其訥訥若無能者。正所以藏珠待時也。觀其文。俠氣溢紙背。通順暢達。一似其爲人。彘彘予乍及冠。南丁方垂髻。三數知己。於酣飲之餘。集斗室中。各言所志。多有慕古今奇士者。獨南丁笑而不言。衆方以爲奇。其後予漫遊膠東。南丁忽願偕行。異而問其所喜。則願飲黃河之奔流。察岱嶽之崔巍。一暢其行廻之心懷。非同流于豺狼。希冀于材祿者所可比擬。比歸。貧而不改其志。其粥文。與至而立下萬言。或匝月未成一字。

雖釜已生塵。怡怡如無戚容。士之安貧。足以似之矣。南丁執筆。已將五載。其初。常記奇俠劍客之所爲。大氣磅礴。可撼五嶽。奇情蘊伏。豪氣橫吐。見者無不嘆足與美人香草爲行。前歲。忽效兒女旖旎之作。或紅牡丹。一變其作風。予嘗怪之。以爲其歷年所遇。無非遭逢其或元虜豪氣。消磨而盡乎。因爲序以張之。惟細察書之容節。則向之紀奇士俠客者。易爲美人。其紀不遇于時。遲暮生感者一也。依然爲不平之鳴。今復有楊乃武之成。又爲一有感之作。蓋楊乃武一案。足以表清季之昏暗。南丁獨成是書。其志可知。南丁告予。此書之成。歷時兩載。於清代官府之賄賂蒙蔽。不厭求詳。卽所以表人情之黑暗也。殺青之日。求序於予。聊書片語。亦卽誌南丁之志趨歟。尤半狂序。

自序

(五)

楊乃武一案。爲清代四大奇案之一。小白菜畢生姑。又爲一絕代佳麗。逃掌故者。遂益嘖嘖。其名乃越彰。案中情節。雖離奇怪異。惟不外乎官府之昏暗。賄賂公行。楊乃武不冤沈海底者幾希。歷年著作者。多有翻古出新。而對於楊案之記述甚稀。街坊間盛行小本。其中情況。乖謬百出。完全淫移不堪寓目。予因撰此案之始末。俾明此案之所由情實。則若干年後。或不致訛傳失真矣。惟楊案。乃爲一確有其事之冤狀。自不能如武俠言情等小說之信口開河。于是徵求事跡。最爲首要。亦卽最屬困難之一端。予於前歲炎夏。卽起始下筆。迄至今日。方先殺青。歷時幾兩載。其難可知。計參攷者。有李孟符先生所記之春水。室野乘。清光緒年時之申報。以及浙江提刑按察司之奏狀刑部批狀。楊案全部案卷。故幾如山積。致屢成屢棄。廢稿盈案。蓋非如此。不足以求案情之確切也。於前歲廢歷十月

間。李伯廉彈詞楊乃武。於露春閣茶居。予以絕少暇時。不能赴聆。即請托友人往聆歸告。不意友人遭事故。半途而廢。昨春。東方書場亦聘李氏。復由戚輩分期聽解。雖其情節。尚多不符。然以欲集益思廣起見。不得不知彈詞中之情節如何也。故此書之成。可謂歷經辛勞。不厭求詳。遠非曩時之信筆所成者可比。且於二載之中。外悔日亟。浙滬一度血戰。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予非隱者。安能免俗。不免恐怖時現。愁城坐困。于是又屢經執毫。未能成一言。爲之投筆之歎。今幸全書告成。翻復以觀。雖不免尙有潦率。惟終較之以往。差勝多多。堪以自慰矣。致問世之時。輿論是如何。自非予所敢問。賈誼之屈于長沙。李廣受阻於雁門。此大丈夫齟齬落時之所宜。固不必求一時之得失。祇安一己之心懷而已。予自東魯歸來。常瞰人心梟獍。處世日艱。能安心意。無愧於世者。百不得一。是書既能安予之心懷。於願已足。毋復他求焉。

祝融氏黃南丁自序

附識

此書之成。經營達兩載之久。歷時不可謂不遠。且絕非世人好誇者之過譽其辭。蓋搜集材料。甚需時日。否則必致有失真之謂。材料中之最得力者。厥惟提刑按察司及雙刑部之二奏摺。與全案之案卷。但卷多殘缺。未能一窺全豹爲憾。以故書中。關於換屍一節。不能詳攷。

姻橋先生賜序。卽言及此。舉而書中則未記載。似屬缺點。然其中尙有緣由。以換屍之事。其有兩說。一卽 姻橋先生所謂以釜底抽薪法爲之。因此刑部覆驗。品連之屍。未曾中毒。一說餘杭縣劉錫彤。非惟未作爲事。卽品連之柩。亦未入京師。當時究屬如何。已漫不可攷。乃翻覆攷證。似以復說爲近。且劉錫彤於刑部所定之罪。爲戎黑龍江。如換屍否驗。死有餘辜。決非戎邊而已。故書中循後說省筆。非盲然落紙。攷証未詳者可比。立附識序後。以待之將來證明焉。

奉題南丁先生楊乃武說部調寄眉意

一枝秃筆勝青霜
繪影繪聲忙都緣天賦豪
興故寫作乃武楊
風流事情紙長竟中傷
未讀先歛欲哭不得雄
膽佛腸

二十二年春仲二良杜進高倚聲

清代第一
風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回目

- | | | |
|-----|------------|------------|
| 第一回 |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
| 第二回 |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
| 第三回 | 椿樹彫殘萱花花折 |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 |
| 第四回 | 手足耽耽鼠牙雀角 | 耳目逐逐燕語鶯啼 |
| 第五回 |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 文人無行聯牀鯁夢蘧蘧 |
| 第六回 | 合雙成巫女襄王圓夢 |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
| 第七回 |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 室內鴛鴦腎嫂多情愆合 |
| 第八回 | 苦口婆心種成功德 | 甜言密語喜見祥和 |

楊乃武與小白菜 回目

一

156396

第九回 金玉緣口開雙和合

藥石慈語惜一嬌娃

第十回 綠意贈妝奩可敬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

第十一回 起罡風蠹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第十二回 三更圓夢規勸良人

五夜寒衾思懷吉士

第十三回 一紙寄鸞箋劈開情網

三遷營兔窟割斷紅絲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雙偕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

第十五回 看盛會万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塗

貪夫殉財具呈持正義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偕游惜無美色

第十八回 斗室中密語談佳麗

茶寮地踞坐品清泉

第十九回 鬼蜮爲心快飲醇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第二一回 謀士巧施狡計暗室有虧

賢婦錯認良心黃金虛擲

第二二回 亂貞心一包春藥

劃極策兩字秋瘟

第二三回 急色兒覆雨翻雲

癡婆子大驚小怪

第二四回 賣風流黃金買笑

受賄賂白鏹結交

第二五回 明月清風魂銷一刻

尤雲殢雨胆怯終宵

第二六回 返家庭荆妻成宿孽

應考試村夫結冤讎

第二七回 求魚水一夕定計謀

說風情片言明心跡

第二八回 妒恨起毒心禍根隱伏

殷勤調湯藥惡意唯銷

第二九回 毒親夫血棉襖作證 哭兄長白孝衣見官

第三十回 驗屍身美小娘受冤 報家信好兒子求救

第三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第三二回 佈牢籠卽席填供狀 工羅織行文革衣冠

第三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

第三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第三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第三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第三七回 按察得贓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第三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複告狀大地見光明

第三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第四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濇官

第四二回 聽祕密昭雪沈冤 讖反平重見天日

楊乃武與小白菜 回且

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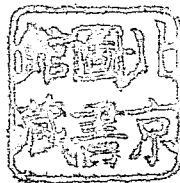
清代風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在專制時代。人民未能得到法律的保障。把人命視作兒戲。不論這一件事情。是否冤獄。受着絕大的冤枉。總先求之於非刑。受刑的人。偷是稍一含糊。不勝苛刑之苦。無不屈打成招。冤沉海底。做官府的人。也並不細細推求。研討案情如何。究竟是否這人所做。祇爲了自。已前任關係。謬然定讞。一個好端端的安份良民。就是斷送了一生。并且冒着奸邪兇惡的罵名。官員却不以爲自己的錯誤。反栩栩以爲能。這是何等的殘酷。而且達到了這一種極大冤枉的事。一般官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一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二

府大都抱着所謂官官相護的陋見。絕少可以由上峯超雪。把冤獄平反。除非是遇見了的確的是清正廉明。愛民如子的官府。纔有反平的發見。如清末時候。楊乃武同小白菜。因奸謀斃親夫一案。便是個明證。要不是刑部細細追求。把案情追一個水落石出。楊乃武同小白菜。豈不是冤沉海底。永沒有超生之望了呢。閑話少說。言歸正傳。却說在同治年間。江浙餘杭縣。倉前地方。有一家豆腐店。店主姓葛。娶妻喻氏。生下一子一女。子喚品連。因那姓葛的排行第一。倉前的人。都喚他做葛大。品連便喚做葛小。大女喚三姑。生的醜陋不堪。渾如母夜叉一般。滿身的漆黑皮膚。粒粒起縐。雙條掃帚眉。一對銅鈴眼。滿面麻子。一個塌鼻梁。血盆大口。露出了一口的關板焦牙。



又是聲如破鑼。說起話來。先得嚇人一跳。而且是生性獸愚。不解糊麥。倉前的人。沒一個不知道這葛三姑。是個其醜無比的傻子。葛大在店內。雖是十分勤儉。只因豆腐生涯。每天所做的賣買。總是有限。家道很是清貧。仗着喻氏。幫助着在店內燒煮豆腐。也用不起什麼夥計。便將品連。亦在店內學習豆腐生意。一家四口。苦苦度日。那一天。葛大正在店內磨着豆子。預備做些豆腐。應明天的賣買。聽的門外有人叫道。姐夫在家中麼。葛大聽的是喻氏的胞弟。喻敬天的口音。忙放下磨盤。笑應道。是兄弟嗎。快請裏面坐吧。話猶未畢。喻敬天已走將進來。上前見過葛大。喻氏一同坐下。葛大道。兄弟到來。可有什麼事情。敬天笑道。正是。我一來是來探望姐姐姐夫。二來有一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四

件事情。要同姐夫商議。喻氏正舀着一盞茶。自房內走將出來。聽了笑道。兄弟。什麼事情。巴巴的跑來。同你姐夫商議呢。敬天笑道。如今南京。正鬧着水荒。逃難出來的人。已不知有多少。昨天我們家中。也來了一家親戚。姓畢。祇有一母一女。便是我的連襟。襟兄早已亡過。剩了一個我妻子的姐姐。同了一個姨甥女兒。家中本來自襟兄死後。窮苦非凡。這一會被水沖的房屋都倒。家具全失。沒奈何。投奔到我家中。姐姐。你想我如今的景况。已大不如前。怎能招留着兩個人。在家中吃閑飯。又不能不留着他們。還是你弟媳婦子。想的出些法子。說這個姨甥女兒。年紀祇有七歲。人也生的不差。雪白粉嫩。的確是伶俐的女孩子。不如找一家好好人家。令他出去做童養媳。或是



對定親事。可以兩邊住住。幫着做些事情。我一想倒也不錯。又想到了姐姐這裏。品連已有十四歲了。你們這裏。正嫌着人口太少。幹事忙碌。倒可以把我那姨甥女兒生姑。說合給品連。童養在家中。省得以後。品連長大起來。對親困難。好得彼此都是親戚。又不費什麼。每天祇吃掉些粗茶淡飯。一個女孩子的飯量。也很有限的。而且生姑人是七歲。做事倒還不差。什麼提水煮飯洗菜淨衣服這些雜事。也可以幫着姐姐。到了南京水災平定之後。生姑的母親。偷是回去。生姑便可以兩面住住。直待品連娶親。揀一個好日子。同小夫妻倆一圓房。那便什麼都完啦。豈不是省了到外面去找親事。又得費錢。又是辛苦。姐夫姐姐。你們瞧好不好呢。葛大。同喻氏聽了。暗暗的想了



一回。覺得敬天這話。很有理。葛大便笑道。兄弟的話。自然是不錯的。可是做姐夫的。你是知道的呀。十分貧苦。一些也沒有積蓄。只仗着雙手做事。喂飽肚皮。人家的女孩子。偷是嬌養慣的。那就過不來這些勞碌日子。還有生姑的母親。把生姑給我們這種手藝人家。做一天飽一天的。願意不願意。這倒先得說個明白。不要到了以後。心疼孩子。便反悔起來。這不是要鬧糟了嗎。不如不幹的好了。喻氏道。正是。這句話却得預先問過。不然。倒是麻煩。敬天笑道。這倒不用慮得。昨天我早已問過他們母女。都說是祇要有口粥喝。可以活命。那就是了。好得大家是至親。難道還能反悔不成。喻氏心中。本因着家中事多人少。又用不起夥計。同品連養一房媳婦。年紀雖輕。總可以



幫着做些雜事。聽了敬天的話。很是歡喜。卽向敬天道。既是兄弟這般說話。那是最好也沒有的了。只是可要什麼聘禮銀子等東西呢。那却又得打點哩。敬天笑道。生姑的母親。早已說過。並不是把女兒賣給人家。要什麼銀錢財禮。是同人家對一門親家。一概不用。以後到了圓房時候。再預備一些。那便是了。如今祇須雙方說定。換了八字。便把生姑領到家裏。一切都算完哩。所以這財禮銀子。也無須打點得哩。葛大聽得。竟有這般便宜親事。不用一些財禮。便能媳婦到手。豈有不願之理。忙滿口答應。敬天見葛大喻氏。都已應允。心中十分歡喜。又閑談了一回。起身告辭。說定明天領生姑前來。拜見葛大喻氏。調換品連的生辰八字。葛大點頭答應。送敬天出了大門。回到



第一回 謝良嫁翁伯喜耦 成壁障巧妻伴拙夫

八

裏面。喻氏只喜得滿面是笑。向葛大道。這真是意想不到的事情。我們家中。正爲着人少。作不來活計。來一個七歲的女孩子。好歹也可以幫着我一把呀。只是兄弟。明天便得把人領來。換品連的八字。你也得去請人寫一個。預備好了。還有什麼旁的需用東西。也得籌備一下。總是一件喜事。喜燭兒定得點一對兒。明天兄弟。是個大媒。媒酒却不能不喝一杯。這是喜酒。不能將就過去。這些些事情。今天都須安排舒齊。免的明天。孩子已來了。一切都沒有安排。吃人家笑話。葛大笑道。這是容易。八字帖子。我立即請人家去寫。喜燭等東西。即出去賣來。這都不要緊。不必這般慌張。明天既要請兄弟。喝上一杯。媒酒。却要煮些體面菜看。那仗着你了。喻氏點頭道。那是自然。你快



去買吧。葛大興匆匆的取了些銀錢。出門而去。喻氏自在家中料理活計。這時品連也在家中。帮着喻氏磨豆漿。照顧門面。不一時。葛大已是回來。手中提着一付香燭。同了和合甲馬。還有些乾蔬菜等物。同了兩瓶陳酒。見了喻氏。笑道。帖子已寫就了。你瞧瞧可是這樣的嗎。說着在懷中取出一付大紅全帖。授給喻氏。喻氏笑笑。道。你真是快活糊塗了。我又不識字。怎地知道對不對呢。人家識字的人。寫出來的東西。總不會錯的。便接將過去。供在上面。又把香燭蔬菜。也放在上面桌上。把酒收好。只待到了明天。預備一切事情。一宿已過到了明天。葛大喻氏。都是絕早起來。喻氏忙到街上去買了些魚肉之類。在灶上煮燒起來。品連同了葛大在外面照應賣買。喻氏把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一〇

菜肴約略羹好。忙到外面。把和合甲馬。同了八字帖子。供在上面。正中燭台香爐。俱都放好。將蔬菜供在和合面前。安排就齊。仍回灶上。料理酒肴。忙亂了一回。聽的門外。敬天已在那裏叫道。姐夫已起身了嗎。葛大聽得。忙迎將出去道。兄弟快進裏面坐吧。話猶未畢。早見敬天。同了一個年有四旬的婦人。一個伶俐女孩子。走將進來。葛大一見。知道便是畢生姑。同了母親。忙讓着道。親家太太。可到笑話。真不成樣子哩。生姑的母親。連聲謙遜。進了屋內坐下。喻氏也到外面。一同見過。細細把生姑一看。生的雖小。却美麗非凡。兩條春山眉。似感非感。一雙秋水眼。亦明亦蕩。雪膚花容。端的是一個可喜可愛的。女孩子兒。把葛大。喻氏二人。喜的個只是嘻嘻的笑。敬天道。今天恰



巧是好日子。姐姐姐夫。便把品連八字。交給了我。給親家太太帶將回去。那就是了。喻氏聽了。忙命葛大。點了香燭。喚品連拜過。敬天。即喚生姑。拜見了公公婆婆。葛大喻氏。只是呵呵大笑。受了品連同生姑四拜。品連又拜了岳母。謝了大媒。葛大把八字帖子取下。交給敬天。敬天接過。授給生姑的母親。又在懷中取出了生姑的字庚。笑着道。如今你們是親家了。諸事都可以互相照呼。說着把字庚給了葛大。葛大命品連供在桌上。喻氏這時。早笑哈哈地進了廚房。品連也進去相助。生姑的母親。向生姑道。生姑。你在這裏。萬事得聽你公公婆婆的言語。不能貪懶。已是一家人了。將來在這裏過一輩子的日子哩。咱過了幾時。到來看你。等待家裏的水平了。咱還得回去。過了



一二年光景。你也可以回來瞧瞧。生姑聽一句。應一句。兩晴之中。早忍不住。掉下淚來。敬天道。這又奇了。今天是好日子。怎地哭起來了。快進廚房去。幫你婆婆去煮飯吧。葛大聽了。忙笑道。兄弟這却不對。今天生姑。還是第一天到我家中。怎好就命他去操作呢。便是新媳婦子。也須三朝之後。纔去做羹湯。孝敬公婆呢。好的也沒有什麼了。不的的大事。早都預備好哩。讓他安安穩穩的。喝一杯喜酒。兩個吉利兒吧。生姑的母親笑道。啊呀。了不得呢。生姑不知生來的什麼福氣。到了這般疼孩子的公婆家裏。可是一個媳婦兒。總的侍奉公婆的。生姑雖小。不能說不是媳婦兒啊。再沒有婆婆煮飯給媳婦兒吃的。以後不論什麼事情。祇要生姑能做。不妨命他去做去。就是葛大



笑道。親家太太。這却不用太謙。我們這般人種。一個人就有一個人
的事。閑着是沒有的。祇是因了今天。是他們的好日子。又是第一天
到我家中。倘是立即把他使喚得一個腳不點地的往來操作。還像
什麼樣兒呢。正說話間。喻氏已笑哈哈地的捧出一盤菜肴。安放在
桌上。品連忙放上五個杯子。五雙匙箸。葛大便秘把兩瓶酒取出。舀着
熱水燉熱。笑讓道。親家太太。請來喝一杯喜酒吧。又向敬天道兄弟。
這一杯謝媒酒。可是要喝的。敬天同生姑的母親。忙含笑道。那可不
敢當哩。害親家太太忙碌。快一齊來喝一杯吧。你們二位。是公公婆
婆。小孩子敬一杯兒。這真是應該的哩。喻氏正又端出了兩色菜肴。
放在桌上。聽生姑母親。這般說話。忙笑道。沒什麼呢。快喝吧。遲了得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春伴拙夫

一四

涼哩。敬天道姊妹這樣的忙碌，怎好坐呢？葛大知道敬天等二人不肯就生，便笑着喚喻氏一同前來就坐。喻氏即回到廚下，洗了洗手，將飯置在飯籃之內，方走到外面，一面笑道：「怎地這般的客氣，快喝酒吧。」一面讓二人上坐，二人謙遜了一回。生姑的母親坐了上面，敬天坐了客位，喻氏打橫，葛大在下面相陪。葛大提起酒瓶，在各人杯內斟了一杯，又笑道：「生姑也來吧。今天是喜酒，都的喝一杯兒的。」生姑的母親忙道：「這可不能，沒有品連不坐。」倒喚生姑坐的。敬天道：「那也不必再客氣了，品連同生姑一齊來吧。」葛大聽了，方命品連坐在喻氏一旁，生姑即依着母親坐了。三姑在一旁，坐着要肉吃。喻氏即也弄了些肉，放在飯上，給三姑吃。敬天一瞧桌上，共排着八隻大碗。



滿滿的裝着魚肉。細細一看。見一碗是紅燒栗子肉。一碗是麻椒雞。一碗青魚煎豆腐。一碗五香干絲。一碗白菜炒肉。一碗蝦餅。一碗青菜。還有一碗。却是雪菜蝦米湯。都燒的濃油直透。五香撲鼻。真是色香味三者都佳。便笑道。端的是忙碌了姊姊。煮了這般多的好菜。喻氏笑道。兄弟說那裏話來。今天給品連領媳婦兒。難道就喜酒也不預備一杯嗎。說着舉起酒杯。讓生姑的母親敬天二人飲酒。飲過了一口。卽一齊吃菜。葛大把酒瓶在生姑品連杯也注了半杯。笑道。喜酒總的喝一口兒。慌得生姑忙站起身來道謝。六個人在桌上。連說帶喝。鬧過了一陣。把兩瓶酒喝完。喻氏方命品連到廚下去把飯籃捧出。一同吃飯。飯畢之後。喻氏品連把殘肴收拾清楚。泡上香茗。敬



第一回 謝良媒笨伯得喜耦 成孽障巧妻伴拙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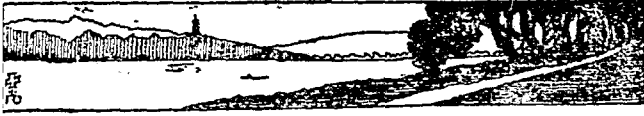
一六

天同生姑的母親。又在葛大家中閑談了一回。見天色不早。即起身告辭。臨走之時。生姑的母親。又把生姑叫到面前。細細的叮囑了一番。方告別葛大喻氏。同了敬天。一同回去。生姑直送到門前。忍不住雙淚交流。呆呆地站了半晌。見母親已是去遠。纔回到裏面。自此之後。生姑已做了品連的童養妻子。葛大喻氏二人。見生姑甚是伶俐。心中很是歡喜。生姑也很和順。每天帮着喻氏淘米洗菜。漿洗衣服。都能做得很好。喻氏只喜的滿面是笑。常是稱讚生姑。誰知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葛大竟生起病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話說葛大喻氏夫婦。由喻氏胞弟說合了畢生姑給品蓮做童養媳。葛大夫婦。很是歡喜。又見生姑十分聰明伶俐。可以幫助喻氏辦理家事。喻氏很是快活。誰知過了幾天。好事不常。葛大有一天。絕早起。身在店內做了一回豆腐。到了午間。午飯已過。葛大覺得身體困倦。便在店內向桌上一伏。竟安然睡去。這時候正是深秋天氣。寒風凜凜。葛大睡在桌上。受了一陣涼風。打了一個寒噤。身上都落了栗膚。及至一醒。覺得身上寒冷透骨。連打了幾個噴嚏。頓時有些頭目森森起來。知道受了寒氣。忙起身披上一件棉衣。當時也不以為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一八

意到了晚間，却覺得頭眩鼻塞。耳鳴目昏，四肢酸楚，坐立不住。便向喻氏說了。欲先去安睡。喻氏忙在葛大頭上二摸，却是炙熱非凡。不禁吃了一嚇。慌忙到裏面把牀上被褥鋪放就緒。向葛大道：「快些睡吧。你發熱呢。待我去買一服風寒疏散的藥。濃濃的煎了服下。蓋上被兒。出一身大汗。把風寒趕出。即便好了。不然。明天沒人作活計呢。」葛大點頭道：「正是。偷直是生起病來。誰人能作賣買呢。那就糟了。說畢。忙忙的脫了衣服。睡將下去。喻氏即把一牀重被。同葛大蓋好。一面取了些錢。命品連快些出店。到街上錢寶生所開設的愛仁堂藥舖。托錢寶生撮一服發表風寒的藥料來。煎給葛大吞服。那倉前地方。本是個市鎮。祇有錢寶生開着一家愛仁堂藥舖。並沒有第一家



藥店。那錢寶生。便是愛仁堂藥店的主人。也懂的一些醫理。常是同人。家瞧瞧小病。所以倉前鎮上的人民。遇到了受了感冒。發熱起燒。也不請醫生診脈。祇到愛仁堂去。向錢寶生討藥。今天喻氏。見葛大發燒的。甚是炙手。怕真的病倒。沒人可做賣買。便也忙忙的。命品連到愛仁堂去。向錢寶生撮藥。品連領命。飛也似的去了。喻氏在家中。即在外面收拾了一回。關了店門。品連已拾了一服飲片。走將回來。喻氏忙取過一個瓦罐。把藥放下。注了水在爐上。煎了一回。煎得濃的八分一碗。端至牀上。叫葛大道。快把藥趁熱喝下。重重的出一身大汗。明天病便好哩。葛大被喻氏叫起。欠起身來。將藥服下。依舊睡倒。喻氏即把被褥同葛大蓋得嚴密不透。自己收拾了襪盞。自到



第二一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二〇

外面。同品連生姑。一齊吃過晚飯。三人一同收過殘肴。洗滌干淨。喻氏卽到房中。一瞧葛大。雙頰炙燒的似火一般的通紅。鼻塞氣重。在牀上翻來覆去。睡不安穩。知道病勢不輕。心中很是急著。便命品連三姑。睡在外面。生姑在牀下地上。鋪下草席被褥。睡在牀下。萬一夜間。有什麼事情。可以叫喚起來。生姑聽了。卽把自己的被褥。抱到裏面。鋪在地上。先自睡下。喻氏也胡亂的在葛大足邊。睡了下去。聽的葛大。漸漸的有些睡熟。喻氏忙碌了一天。身體很是困倦。也朦朧睡去。及至一覺目醒來。見天色已是發了魚肚白色。忙坐起身來。一瞧葛大。雙眼似開似閉。竟有些昏沈的模樣。喻氏心中。不禁亂跳。卽把手在葛大頭上一摸。却仍是炙手非常。並不退了寒熱。不覺焦急起



來知道今天葛大不能再起身操作，可是家中不能一天不做賣買。是個做一天吃一天的清貧人家。葛大平日雖也略略有些積蓄，却甚是細微。坐吃山空，萬萬不能支持。虧的昨天製就的豆腐百頁等物，還剩下不少。自己同了品連，隨了葛大，也學得些做豆腐的手術。今天葛大就起身，自己同品連生姑三人，也可勉強支持賣買。不過倘是葛大有了半月十天，病體不好，那就應付不來的了。當下喻氏忙起身，叫醒了品連生姑，一同起來開店做賣買。三姑這時也已醒了，只坐在一旁，呆看喻氏忙了半晌，聽的裏面葛大叫道：品連，快取杯茶我喝。喻氏品連聽了，忙答應一聲，在茶壺內倒了一杯熱茶，送到裏面。喻氏也走到裏面，問道：怎麼樣了？葛大道：不興呢，頭痛的。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二二

很。喻氏一望葛大，見他面上依舊緋紅的如火烘一般。知道尙是燒得利害。即向葛大道：「今天請個大夫來瞧瞧吧。我看你的病是不輕呢。」葛大聽的嘆了一口道：「我們這般人家，做一天吃一天的，難道還能化錢服藥不成？我想捱兩天總能好的。別多化了冤枉錢。我又不能起來做買賣。沒有了錢，連飯都要沒得吃哩。還說什麼請大夫服藥呢。」說罷，雙目之中，竟落下淚來。嗚咽個不住。喻氏忙安慰道：「你別這麼了。自己身體要緊。話不是這樣講的。家中全仗着你一人做買賣過活。我是一個女人家，怎能支持門面。品連又小，生姑比了品連又小上幾歲，人却伶俐，也是個女孩子呀。只做幫着我做些煮飯洗衣服等家事，應付做買賣，越發的不成功的。」三姑這傻子，愈其是不



用說了。歎的這般情形。連米麥都分別不出的。還說什麼別的事情。你倘是有個三長兩短。叫我怎麼樣呢。說着也不覺嗚咽起來。又暗聲道。你快些別悲傷。請大夫來瞧瞧。是正經。身體好了。多做些賣買。不强似病在牀上。不能開店了嗎。葛大聽了。只是搖頭。喻氏也不管他。出去到外裏。叫過品連。到街上去請大夫。品連領命飛也似的去了。喻氏自在家中。整理家事。命三姑看守門戶。生姑在裏面。瞧着葛大。可要什麼茶水。服侍葛大。不一刻。品連回來。已請下了大夫。到了午後。大夫到來。喻氏接迎進去。坐在牀邊。喻氏先把葛大。昨天白天受了風寒。晚間得了病症的話。細細向大夫說明。大夫聽了。便向葛大面上。望了望氣色。取過幾本舊書。枕了葛大手腕。靜心診脈。診過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二四

之後。又瞧了瞧葛大舌苔。瞧畢之後。不禁縐眉着臉。只是搖頭。喻氏見了。知道病勢沉重。忙問道。大夫。這病還不要緊嗎。大夫道。這病乃是由食滯。夾風寒而起。平時總是很貪涼爽。在夏季內受足了風寒。又加着積滯辛苦。昨天借着受些秋氣。尖風遂一發不可收拾。已轉入傷寒之症。病勢很是鄭重。目下快些調理。或者還不要緊。說畢立起身來。走到桌邊坐下。生姑早把紙筆墨硯。預備舒齊。大夫即坐下。開寫藥方。喻氏取錢打發了看封。仍到裏面。大夫開下藥方。自出門去。喻氏品連。一同送過。忙把藥方交給品連。到愛仁堂去抓藥。抓來之後。即趕忙煎好。送到牀邊。扶起葛大。趁熱喝下。葛大仍舊睡好。喻氏把被褥蓋好。一天過後。明天早上。喻氏起身之時。忙先一瞧葛大。



却仍是炙手異常。病勢很是沉重。比較了昨天。有增無改。雙頰之上。燒的如紅露一般。上下嘴唇。竟已發了焦紫顏色。只嚷着要茶喝。噙氏心中。十分着急。這天的店也無心再開。只忙着料理葛大病症。無奈葛大的病症。每天祇是有增無減。服下的湯藥。渾如石沉大海。一些兒功效沒有。把噙氏急得一籌莫展。品連生姑。也都愁眉不舒。連三姑這般的傻子。也只呆呆地望着葛大。一言不發。祇聽得牀上葛大不住的呻吟。噙氏瞧着葛大病勢。情形不好。暗想自己是個女流之輩。平日全仗了葛大。每天開店做些賣買。方可苦度光陰。到如今葛大。一病這般的幾天。葛大從前。辛勤刻苦。略略存的些些款項。已被葛大病中。用得一千二淨。并且這幾天的醫藥費。已由典質而來。



萬一的葛大有什麼變故。自己一人。如何可以支持。想到這裏。心中益發的難受起來。忙打定主義。喚品連道。品連。快到你舅舅家中。請舅舅到來。我有事情商議呢。品連平日年紀雖小。常是隨着喻氏。到敬天家中。所以倒認的路途。聽的母親吩咐。忙答應一聲。到房中換了一件干淨短衫。慌忙出去。飛也似的向敬天家中去了。喻氏在家中。中悶悶的坐在葛大牀邊。約有半個時辰。聽的外面。敬天叫道。怎地。姐夫有了病呢。姐姐怎不早命品連到我家中來叫我呢。話猶未畢。敬天早自外面匆匆走入。品連隨在後面。喻氏見敬天到來。嗚咽道。兄弟你瞧你姐夫。病到這般光景。萬一有一個不測之處。叫你姐姐怎麼過呢。敬天一面走到葛大牀前。向葛大細細觀看。一面向喻氏



道。姐姐。且別悲傷。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吉人自有天相。不久自然就好。快請大夫要緊。喻氏道。正是呢。這幾天請了大夫。診脈服藥。可是服下藥去。一些兒效驗也沒有。我們家中。都靠着做買賣生意。纔有些飯吃。如今你姐夫一病了。這許多日期。每天又得請大夫撮藥。那一件不要化錢。又不能開店賺錢。把你姐夫沒有生病的時候。每天節省下的一些。早完一個精光。這幾天還虧是典了些衣服。方能請個大夫。這般下去。怎生得了呢。偷是你姐夫。有些什麼。那越發的沒法料理哩。說到這裏。雙目之中。兩行清淚。早向下直掛。聲音也變成了暗不成聲了。敬天聽了。心中很是悲傷。便把葛大面上。細細一看。見葛大面色。已枯白的一些。血色沒有。又帶着一般黑氣。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二八

雙目下陷。兩顴削縮。上下嘴唇。都燒的焦黑。顏已是瘦的不成模樣。知道病勢非輕。正欲回身。向喻氏商議。恰巧葛大這時。猛一睜眼。見敬天立在牀邊。便點了點頭。帶着喘道。兄弟。你來了嗎。我却不成功了。你姐姐同你外甥。都要你照顧些些。我死了也感激兄弟的大恩。說畢。痰氣上湧。忙伸手向喻氏要茶。一隻枯手。却瘦得似鳥爪一般。只抖個不住。敬天瞧了。心中忍不住一酸。雙目中有悲淚。禁不住流將下來。又怕葛大看了傷心。反添了病症。忙把手帕抹過。低聲道。姐夫。何必這般的傷心。祇要請個好大夫來。服下藥去。自然病就好哩。喻氏這時。已取上茶來。端到葛大口邊。葛大喝了一口。點頭道。但願如此。可是不中用的了。兄弟。可得瞧同胞面上。你姐姐總要你照應。



敬天一面安慰葛大，一面向喻氏道：「姐姐，這幾天請的是誰來瞧病呢？開下了什麼藥方？」喻氏即在牀前抽屜之中，取出了藥方，給敬天觀看。敬天看了，知道是傷寒重症，藥方上的脉案，開得十分凶險。又瞧見葛大有病體，知道很是利害，心中也很着急，便向喻氏道：「姐姐，如今也別說旁的，開店做賣買，那自然是不成功的了。姐夫病症，既然這般的沉重，趕緊的找個好大夫瞧瞧，病好之後，方能再做生意。不然，這般的拋延下來，越發的不好呢。」喻氏道：「話是不错的，祇是兄弟你知道的，似你姐夫這般光景，請幾個普通大夫，撮藥等病中費用，已是很難的了，怎能去找好大夫呢？那裏來的錢呀？說着不覺又嗚咽起來。」敬天忙道：「姐姐，且別悲傷，這不是哭的事情，我的家景也



不大好。不然這些還用說的嗎。如今這樣吧。我先借十塊錢給姐姐。請大夫要緊。姐夫好後。再還我就是。喻氏點頭道。兄弟的景况。我也知道的。可是如今是沒法的事。只能這般的了。待你姐夫病好之後。再歸還吧。敬天道。姐姐這倒沒有什麼。彼此都是至親。也無用客氣什麼。誰沒有困難的日子呢。當下即在腰兜內取出了十塊雪也似的大洋。交給喻氏。喻氏收過。敬天又安慰了一回。喻氏同葛大又向生姑道。生姑。前天你母親有人寄信來說。停幾天要來瞧你哩。生姑本很想念母親。聽敬天這般說法。心中甚喜。便點了一點頭道。姨夫。母親來了。千萬請他老人家來瞧俺。俺正想念呢。敬天道。那是自然。我還有些事呢。你在這裏。好好侍奉你家公婆。生姑連忙聲答。



應敬天卽起身告辭。喻氏送了幾步。自進房去。忙又喚品連去請大夫。同葛大診病服藥。無奈葛大病體沉重非凡。服下藥去。依然一些效驗沒有。反越發的加重起來。過了兩天。竟是人事不知。口中只說囈語。喻氏慌了手脚。知道不好。同品連牛姑三姑四人。晝夜衣不解帶的侍奉湯藥。家中錢又困難。敬天的十塊錢。也用的差不多了。喻氏等四人。已弄的憔悴不堪。又過了一天。喻氏見葛大的模樣。不似可以好的了。大夫又來診病。也只是搖頭。連藥方也不肯開下。長嘆走了。喻氏知道沒有挽救希望。心中悲哀。自不必說。雙目之中。只流着眼淚。暗想家中。已是一錢沒有。倘是葛大橫將下來。一切後事費用。怎生的了。忙命品連去請敬天到來商議。敬天聽的葛大將要不



第二回 末路悲風淒涼透骨 荒村苦雨歲月煎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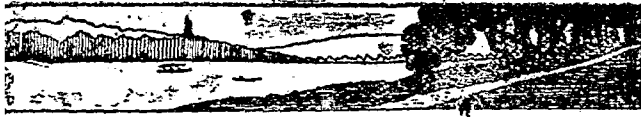
三二

好忙同了妻子王氏。隨着品連趕到喻家。喻氏一見早忍不住痛哭起來。向敬天道兄弟。這怎麼好呢。人是瞧上去不中用的了。可是萬一的橫將下來。家中一些沒有。如何得了。敬天也覺悲傷。一面止住了。喻氏哭泣。一面走到牀前。一看葛大已是雙目昏花。只是胡叫亂說。一口牙齒也燒的如焦炭一般。欲知葛大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回 椿樹彫殘萱花分析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

話說葛敬天同了妻子王氏聽的葛大病重忙奔到葛家一踏進店門。喻氏一見早雙淚交流十分悲傷。敬天王氏二人到牀前一瞧葛大見葛大這時已是雙目昏花。連人也不認識的了。手足不住的牽動。口中只是胡言亂語。知道光景不好說不定在旦夕之間有絕大變故。心下雖不明言。知道葛大已不久於人世的了。便回轉身來在外面坐下。喻氏嗚咽着道。兄弟不想你姐夫竟一變即變到如此地步。瞧他人是不成功的了。只是有一件萬一你的姐夫橫了下來。叫你姐姐兩手空空。怎麼辦理呢。難道叫你姐夫赤身露體去下泥坑。



不成。這非請兄弟。同我想個法兒。安過這件大事。做姐姐的心裏。總知道的哩。敬天聽了。暗暗一想。這件事情。雖說得不錯。可是自己。也非是個有錢的人。葛天死後。一切棺木衣衾等物。最省儉些。也得數十兩銀子。一時那裏去取呢。倘是一無預備。真叫姐夫赤身露體。下泥坑不成。自己瞧在同胞上。也不能不同喻氏想個法兒。便向喻氏道。姐姐這話。再也不錯的。萬事都須先行預備一下。免得臨事困難。不是兄弟說一句不知進退的話。依兄弟看來。姐夫這病。實是凶險得很。快些辦後事要緊。先冲一冲喜再說。喻氏聽了。禁不住啞聲痛泣起來。含着兩行悲淚。向敬天道。兄弟。姐姐早想到了這件事情。祇因家中。除了開店的許多家具之外。連一件光鮮些的大褂子。都當



掉的。了把家具去賣。一時又没人要。這如何是好呀。敬天也不禁愁。眉不展起來。立起身來。在屋內團團的走了幾個圈子。把手在頭上搔了一回。仍然想不出一個妙法。王氏在一旁。忍不位向喻氏道。姐。這事如今也說不得了。這是姐夫最後的一件大事。不能含糊。非得卽速預備妥當。不然。人是失败了。一件東西沒有。那怎麼辦呢。以俺看來。姐夫萬一不好。祇剩了姐姐同了三個孩子。品連最大也。只有十四歲哩。總不能再開店做賣買的了。必的另想別法。這些開店傢具。倒也不少。留在家中。也沒用處。不如把這些東西。命你兄弟。想法賣掉。或者可以得到數十塊錢哩。再是不夠。那便容易想法了。喻氏道。弟婦的話。固然不錯。這些家具。留在家中。本來不能再行應。



用。但是誰要這些東西呢。王氏道。這也說不的了。把這些東西賤價賣掉。大約還不致沒人貪這便宜。前日俺聽見你兄弟說過。不知有誰要開豆腐店。賣給了他。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敬天道。這事我早已想到。只因那人雖說是要開店。却得停上一二個月的光景。如今這裏。乃是立即等着用着錢。怎能等着呢。喻氏道。既是這樣。能不能先在那裏。借上幾十塊錢。利錢不妨厚些。這也沒法的事。將來兄弟向這要開店的人說好。這些東西賣給了他。就把這錢還了人家。不怎樣。越發的難了。敬天聽畢。又低頭沈吟了一回。方向喻氏道。這個辦法。錯是不錯。或者可以成功。不過利息却很重的。除非是到放印子錢的山西人手中。纔能借到。待我去同他商量一番。就把家具作抵。



將來由我把家具賣掉。再把本利算清。不知他可能答應。待我去商議一回。成與不成。再來報告姐姐知道吧。喻氏道。一切都費心。兄弟。瞧在同胞面上。幫着你姐姐。你姐夫一個不好。在九泉之下。也感激兄弟的。敬天道。都是至親骨肉。這還用客氣嗎。又向王氏道。你這裏陪伴着姐姐。俺去商量。說畢。即飛也似的出門去了。喻氏同王氏。帶着品蓮。生姑三姑三人。仍回房中。一瞧。葛大。竟是雙額如火一般的通行。喉間格格的痰聲。雙睛上插。已是不醒人事。喻氏一瞧。覺得情形不好。忙伏在牀上。高聲叫喚。葛大。祇把雙目。微微的轉了一轉。又微微的點了點頭。喻氏見了。知道不好。忍不住痛哭起來。品蓮生姑。也不覺低聲暗泣。惟有三姑。人事不知。立在一旁。只向着葛大。嘻



第三回 椿樹彫殘萱花分折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

三八

嘻的發笑。喻氏不禁嗚咽著道：「你還笑呢。你父親萬一不好過日子，也不知怎樣過呢。說着又痛哭不止。約有半個時辰。只見葛大猛的一睜雙目。向喻氏等看了一看。長嘆一聲。舉起一隻瘦如鷄爪般的手來。索索的抓個不住。向桌上指着。喻氏不解。葛大又向桌上茶碗指了一指。喻氏方知道葛大要茶。心中倒很歡喜。忙倒了一杯茶。托在手中。湊在葛大嘴邊。葛大勉強飲了一口。喻氏一手扶着葛大道：「覺的怎樣。好些了嗎。」葛大把失神的眼珠兒。向着喻氏一轉。口中嘆了一口。微微流出些眼淚。把口張了幾張。却一句言語說不出來。喻氏忙問道：「什麼呢。快別說了。多傷神咧。」只見葛大猛然間牙關一咬。向後一倒。把喻氏的一隻扶住葛大的手。直壓下去。險些兒把喻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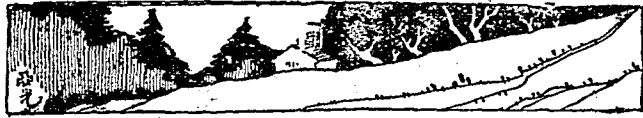
帶跌牀上。喻氏忙縮掉了手問道。怎樣呢。一瞧葛大已是面色大變。雙睛上插。口中流出白沫。候中痰聲。格格响個不停。喻氏知道不好。忙高叫道。當家的。怎樣呀。王氏在一旁見了。忙也上前。在葛大胸前。撫摹。帮着叫喊。一手摺着葛大人中。葛大只是雙目亂翻。並不蘇醒。品連生姑二人。早上前將葛大胸腹之間用力運摹。鬧了一陣。聽的葛大喉中。痰聲越發的响亮。漸漸的氣息細微起來。喻氏瞧見不好。已連哭帶喊。高聲叫葛大醒來。一壁雙淚直流。品連生姑人雖幼穉。已知人事。也禁不住嗚咽起來。王氏知是不中用了。忙向喻氏道。姊姊。我瞧姊丈不中用的了。快預備後事要緊。喻氏哭着道。弟媳的話。雖然不差。只是兄弟尙未回來。家中一個大錢沒有。如何是好。王氏



第三回 椿樹彫殘蓋花分析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

四〇

道。這也說的是哪。買東西沒錢。自然稍稍等一回完。姊丈身上也得把他收拾清楚。不能叫他骯髒着去呢。喻氏聽了一壁忍着哭聲。命生姑到廚房中去燒水。自己在衣箱內找了一回。找出了一身干淨衫褲。放在牀邊。這時葛大已剩了一絲遊氣。去死不遠。喻氏正是着急。聽得門外敬天叫道。姊姊。姊丈怎樣了。話方完畢。敬天已奔將進來。喻氏忙招呼道。兄弟。事情怎麼樣呢。你姐夫已不好了。你瞧吧。說着把手一指牀上。敬天把牀上一看。不禁垂淚道。既是如此。快辦後事要緊。方纔我到那家人家。把家具押給他的言語。向他說的。他倒願意。不過要我作保。我已應了下來。如今把所有家具。押了一百五十塊錢。言明子利三分。每月四元五角。三個月本利一齊付清。錢已



付給我了。可以快去辦東西哩。不然一時措手不及。那就爲難哩。喻氏嗚咽道。如今姐姐心中。已是亂如亂麻。一切都沒心思。諸事都的費心兄弟。瞧在同胞面上。總的幫着你姐姐的。敬天道。這還用客氣嗎。如今這樣。瞧姐夫總是不興的了。待我出去。把一應東西都預備就緒。帶回家中吧。家內也得留一些錢。也有些他用。好歹總儘這一百五十塊錢用就是了。說着取出了五十塊錢。交給喻氏。自己帶了一百塊錢。匆匆的去了。喻氏在家中。把生姑燒來熱水。同葛大說過。不多一回。葛大已一口氣不來。死了過去。喻氏品連生姑。都號陶大哭起來。便是三姑這傻子。也隨着衆人痛哭。王氏在一邊。也忍不住雙淚交流。好不悲傷。滿室中飽含着哀慘之色。不一刻。敬天早押着



第三回 椿樹彫殘萱花分折 桂華皎潔蘭葉芬芳

四二

人役把棺木衣衾一齊購辦回來。見葛大已死，禁不住也哭了一番。有了錢百事都容易。叫了人役把葛大安殮起來。擇日開吊。安殮舒齊天已晚了。這天敬天王氏夫婦二人，卽宿在葛家。陪伴喻氏。晚上又叫了五個僧人，超度葛大。自這天起，敬天王氏二人常在葛家。助着喻氏料理喪務。敬天又怕喻氏思夫悲切，苦壞了身軀，不時的勸慰喻氏心中。悲哀自不必說。只因瞻品連年紀幼小，三姑又是個褻子。不能不仗着自己扶着成人。敬天也常把這事相勸。只得稍殺悲痛。勉強主持家事喪務。過了三七，便擇定了一天，把葛大棺木開吊出去。到坟上下了葬。到了這一天來的吊客，除了王氏敬天夫婦之外，還有一個葛大的堂兄弟，同了幾個親友，一齊祭吊了一番。卽升



砲起送喪。喻氏品連生姑等。自然又有一番大慟。直到安葬已畢。親友也都散了。家中祇剩了敬天王氏二人。喻氏把喪事中所化費的錢。仔細一算。一百五十塊錢。只剩下了二十餘塊。已是一切都很闊省。便向敬天道。兄弟如今剩了姐姐一人。又有三個孩子。姐姐又不能到那裏去掙錢。如何得了呢。說着不禁又痛哭起來。敬天忙安慰道。姐姐且別悲傷。難道做兄弟的。能睜開了眼。瞧着姐姐餓死不成。總的想法子維持哩。喻氏只是雙目落淚。敬天也知道喻氏心中悲傷。當下即留在喻氏家中。到了明天。方纔辭別回家。臨行之時。又勸慰了一番。喻氏謝過敬天。自回裏面。過了幾天。恰巧敬天的朋友到來。要開豆腐店。敬天忙把葛家的開店家具。一齊盤給這人。一共算



了二百元錢。當時錢物兩清。敬天把一百五十四元五角。還給放印子錢的。其餘的四十五元五角。交給喻氏。喻氏心中。十分感激。敬天也稍稍的安慰了一些。仗着自己。會做活計。替人家縫些針線。母子四人。清貧度日。不夠之時。便把所餘下來的錢貼補。光陰迅速。匆匆又過了一個年頭。品連已是十八歲了。有一天。小大忽地不知去向。不見個無影無踪。這時正是紅羊之亂。太平天國的軍隊。已到了倉前。小大正是被太平軍擄去當了小廝。喻氏生姑悲傷。自不必說。只是也沒奈何的事。無法可施。喻氏的家況。越發的不如以前。起初還有敬天照顧。後來敬天的家景。也一天不如一天。弄得自己的一日三餐。也很費力。怎能照顧喻氏。生姑的母親畢王氏。雖有幾次自南



京來瞧女兒。却因家中依舊貧苦。不能救濟。喻氏這時已是成了三餐不繼的了。暗暗一想。自己若是再不設法。別說自己。竟要餓死。連三榮等也得餓死。葛家祇有這三榮一個根苗。怎能叫他滅絕呢。想到這裏。禁不住悲痛非凡。只得仍同敬天商議。敬天因喻氏年紀尚輕。家中又這般的窮苦。若要守節。那就非得餓死不成。品連又不知那裏去了。三姑又是個傻子。要守節也就難了。不如找一家小康之家。再瞧過去。把三姑帶了過去。或者品連可以回來。由喻氏扶養成人。合親之後。找一生意。使品連可以自立。如此葛家一脈香烟。不致斬盡斷絕。豈不是兩全其美。當下卽把這個主意。向喻氏說了。喻氏心中。雖也有些不願。無奈若要守節。便要餓死。品連回來也無



人扶養不得好處。葛家香烟就此斷絕。那罪就大了。不如反是。縱擁的好。因此倒也不表反對。事有湊巧。倉前鎮上有一家小康之家。姓沈名喚體仁。家中雖不豪富。還算的寬裕。度日。在這一年中。妻子得下病。瘥不治而死。生着三個孩子。最大的尙祇有十四歲。其餘一個十二。一個十歲。體仁平日須到外面去任事。妻子一死。家中便乏。凡照料一切家務。也沒人料理。欲娶一個續弦。得須能料理家事。人只亦要去得。托人尋找。可有相巧人物。便是再瞧。倒也不要緊。祇求家中三個孩子。有人照顧。一切家務。可以料理。就是。這事被敬天知道。暗想姊妹喻氏。若能嫁了體仁。將來品連一時回來。不愁沒人照顧。倒是件很好的姻緣。忙托着媒婆前去說合。本來喻氏人品相貌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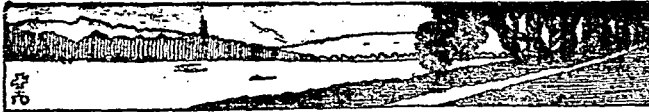
還去得。且是伶俐。整治家事。又十分精細。沈體仁曾經見過。聽得很是願意。卽一口應允。敬天大喜。忙來向喻氏說知。喻氏本來都聽命敬天。聽敬天說好。自然也很願意。只是必須帶了三姑等過去。又說明品連回來。也得同住。敬天見喻氏答應。忙把喻氏的要求。向體仁說了。體仁倒亦答應。當下卽選定日期。體仁把喻氏娶將過去。到了這天。喻氏送過葛大神主。又哭泣了一番。敬天在一旁。把喻氏勸了半晌。方纔停住悲聲。卽帶了三姑。嫁給了體仁。夫婦之間。十分的和穆。生姑這時。由畢王氏領回家去。言明將來品連回來。仍領過來。體仁把三姑。並不欺侮。視同己生。喻氏本不是潑辣婦人。把體仁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很是歡喜。敬天見是如此。便放下了心腸。流光匆



匆。好不迅速。不覺已過了五個寒暑。有一天品連忽地回得家來。說是由太平軍中逃回。這時已是二十五歲了。當下找了敬天。問喻氏的去向。敬天忙領到沈家。與喻氏相見。喻氏見後。自然是悲喜交集。便留住住在沈家。體仁也自己所生的一般看待。恰巧畢王氏帶了生姑來探望喻氏。詢問品連消息。知道品連回來。十分歡喜。即仍把生姑留在沈家同住。生姑這時却到了十八歲年紀。生的如花如玉。美貌非常。竟是有沈魚落雁。閉月羞花顏色。真是容光顏照。嬌麗無匹。是個千嬌百美的美人兒。倉前的人沒一個不稱讚生姑。是一個天仙化身。便送了他一個外號。因他的身體嬌小。玉膚如雪。都喚做小白菜。品連因葛氏一脈。祇有品連一人。喻氏不願姓沈。仍是姓葛。



倉前人爲了品連父親。喚做葛大。便都叫他做葛小大。惟有三姑。越發的生得醜陋不堪。傻呆異常。比了嫂嫂生姑。是有天地之隔。倉前人因他生的人既矮小臃腫。又是膚色漆黑。便喚作場枯菜。兄妹三人。都有了一個外號。這一年中。忽地體仁家中。發生了絕大變故。出來。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回 手足耽耽鼠牙雀角 耳目逐逐燕語鶯啼

五〇

第四回 手足耽耽鼠牙雀角 耳目逐逐燕語鶯啼

話說喻氏自葛大死後。生活艱難。又有品連生姑等三人。沒奈何。改嫁了鎮上沈體仁。匆匆的過了幾年。品連已到了二十五歲。生姑是十八歲了。生的美貌非凡。倉前鎮上的人。都喚他做小白菜。品連因他父親叫做葛大。便喚葛小大。三姑人既醜陋不堪。相貌蠢蠢。又是傻呆異常。臃腫黑膚。都喚他場枯菜。兄妹姑嫂三人。都有了外號。喻氏眼瞧着小大等。已是長大成人。心中很是歡喜。未免疼愛了些。被體仁前妻所生的三個兒子。看在眼中。心下十分不平。當下三人。避着喻氏。在外裏商議起來。想把品連等三人。不認做自己姊妹兄弟。



這時沈大年。年紀最長。有了二十歲了。平日見喻氏照顧小大。比了自已盡心。早不甘服。便向沈二沈三道。二位兄弟。我想爹爹年紀已經大了。到了風燭殘年的時候。萬一的有了不測。母親對於這帶來的兒子。自然是十分疼愛。到了那時。要把他趕將出去。不認做自己弟兄。那就難了。有了母親作主。定不成功。豈不是我們家中好好的家財。本來祇要三份開拆。爲今倒的四份分拆的了。我們不早些想個妙法。叫爹爹把這葛家小子。同了小白菜。場枯菜二人。一同趕將出去。不算我們沈家的人。將來就後悔不及了。二弟三弟。你們瞧是怎樣。哥哥的言語。是對不對呢。沈二沈三聽了哥哥的言語。不禁都直跳起來道。哥哥這話。真是不差的。你看如今母親對待葛小大。怎樣



的疼愛。不論什麼好吃好穿的東西。先的給他。纔輪到了我們。倘是不早些把他們趕出。以後我們的虧。可吃的不小呢。沈三人雖祇有十五歲。爲人最有機警。比較了兩個哥哥。來的能幹。機詐百出。聽了哥哥的言語。細細的思量了一回。笑道。這件事情。我看並不是難事。只須依着我去幹。定能把葛小大趕走。沈大沈二聽了。不禁大喜道。兄弟你倒有什麼妙法。快說出來。我們必定去幹。如今爹爹年紀已大。不能不快些把小大趕跑。不然。母親作主。還有什麼話說的呢。沈三道。對啦。我也正因着這個。纔想出個妙法。爹爹平日。我瞧他的神色。對於母親。固然是不差。對於小大等三人。究竟是油瓶兒子。不甚歡喜。祇爲着母親面上。方有這般的敷衍。有些事情。都是母親暗中



幫着小大連。爹爹都不知道的。如今我們弟兄三人暗中監視着他們。瞧見有什麼事情。母親又在那裏暗中貼補小大了。我們立即去告知爹爹。爹爹對於錢財一項素來很是重視。我們便投其所好。趁勢說母親將爹爹家財暗暗運給小大。預備將來爹爹一死之後。丟掉我們弟兄三人。去自立門戶。仍去姓葛。把我們窮餓而死。絕掉沈氏一脈香烟。好得小大母親尙要把他承繼葛氏香烟。不姓沈。這般言語。很在情理之中。爹爹定然相信。祇要爹爹一信。那事情便容易辦哩。我們再把葛姓的人。如何住在沈姓家中。用沈姓家產的話。一一慫恿爹爹。一面同小大來一個霸王硬上去。每天同他們尋事。不住的說他們把錢狂化濫用。把沈家家產。都要被他們用完了。將



來我們弟兄三人。都的挨苦。說着連哭帶吵。鬧一個天翻地覆。越是人
家知道。越有辦法。爹爹早聽了我們的言語。自然不再幫着母親
小大。這般的天天吵鬧個不休。歇不少的把小大趕出門去。大哥
二哥。你們以爲如何。沈大沈二聽畢。不覺連聲稱讚。忙一齊依允。
依着沈三的言語辦理。弟兄三人。商議已畢。便各人依着沈三的言語。
去乘隙進言。沈體仁本來是個一錢如命。無可無不可的人。又加着
耳朵根軟得異乎尋常。不論是誰。祇要說同他省儉。總以爲是個替
自己着想。幫助自己的好人。何況又是三個親生兒子所說的言語。
自然很是入耳。平日又瞧着喻氏。帶來了小大生姑三姑三人進門。
祇是飯米一項。已化掉不少。不過因自己答應在先。不好反悔。如今



被三個兒子。都說的一派家中。太於化費。若不及早設法。將來些微家產。化用完畢之後。如何辦法。體仁一想。這話甚是有理。便把小大生姑三姑三人。視若眼中之釘。把小大呼來。喝去。稍有不對之處。非打卽罵。把小大等三人。虐待起來。喻氏瞧在眼內。心中自然很不快樂。便不時同體仁爭吵。個不休。沈大等弟兄三人。見這計策。固然不差。卽暗中查看喻氏同小大生姑三姑等的事情。可有暗中喻氏把東西貼補小大。便去告知體仁。事有湊巧。有一天。喻氏瞧見小大身上穿的衣服。已是破爛不堪。心中很是不忍。忙在自己衣服之中。找了一件。重新縫過。給小大穿了。這事恰被沈二見了。忙去告知了體仁。體仁卽向喻氏吵鬧。喻氏到了這般地步。心中十分悲苦。知道萬



家祇有小大這一線根苗。決不能改姓沈的。體仁又口口聲聲說是別姓的孩子。不能用沈家的錢。偷不姓沈。卽不應該住在家中。又加着沈大沈二沈三三人。仗着體仁護短。欺侮小大等三人。因此小大生姑三姑三人。在沈家非惟不能得到體仁疼愛。連一日三餐都漸漸的不週全起來。喻氏知道。常此以往。決不是個常久之計。好的小大。以前在自己家中。學過豆腐生涯。不如托人把他荐將出去。到豆腐店內去學習。一年半載。將來學成之後。也能自立門戶。一面把生姑三姑。想一個住處。搬將出去。小大也可以居住。化用一層。自己總可以想法一些。小大能得賺錢之後。便不用擔心了。想定主義。卽後敬天到來。探望喻氏。喻氏見了。忙把這件事情。向敬天說了。想命小



大。出去學習豆腐生意。可以自立門戶。免得在沈家。被人欺侮受苦。敬天聽了。也很同意。便說道。這倒巧哩。餘杭城外觀音衙羅姓豆腐店內。正須一個夥計。便把小大荐去。諒能成就。這倒不要緊的。生姑三姑的住址。待小大學成賺錢之後。可以養活家中人了。再設法未遲。姊姊不必心焦。喻氏聽敬天這般說法。心中甚喜。忙托敬天前去。敬天答應了。自去過了幾天。敬天又到沈家。向喻氏說明。羅家豆腐店的事情。已經說妥。喻氏大喜。即揀了一個好日子。把小大送去。生姑三姑仍住在沈家。又過了一年光景。小大已滿師賺錢。沈大等弟兄三人。越發的把小大妒忌起來。逢到回家。總被三人。打罵譏笑。喻氏瞧了。知道若不設法搬出。不是個了局。正欲再同敬天商議。却又



發生的一件事情原來沈大沈二沈三三人祇有沈大一人已娶了妻子。沈二沈三連定聘都沒定過。沈二人還老實。沈三年紀最小。却最是不流不堪。眼瞧着生姑。生得這般美貌。人又伶俐能幹。不禁動起不端邪心。見了生姑。總是眉花眼笑。風言月語。同生姑談笑。想勾搭生姑。生姑見沈三。生得光嘴削腮。骨瘦如柴。相貌比了小大。還差上三分。那裏放在心上。只因了住在沈家。不敢直言喝責。祇的隱忍下來。見沈三同自己說話。便一言不發。默默的立在一旁。有時竟一溜烟逃到喻氏面前。沈三見生姑這般神色。並不詰責自己無理。以爲生姑是女孩子怕羞。因此不肯講話。同自己很有些眉目。越發想設法把生姑勾引上手。有一天。喻氏到敬天家中去了。三姑是個傻



子終日在門外同了街上孩子遊玩。房內祇剩了生姑一人。覺得很
是寂寞。方欲出房到院子裏散步一回。聽的外面叫道。葛家妹妹。在
房裏嗎。只因生姑與小大尚未圓房。依舊是兄妹稱呼。生姑一聽。是
沈三的聲音。又不能不答應。卽低聲應道。在房裏呢。有什麼事呀。話
還未畢。沈三一腳已跨進房來。生姑見沈三已是進來。只得起身讓
坐。沈三把房內四圍一相。便走到牀前。坐將下去。也不說話。兩隻的
溜溜的眼珠兒不住的向着生姑上下亂轉。這天生姑穿一件青布
大褂。下擊湖色土布半舊撒脚褲。脚上一雙妃色軟幫綉蘋綠色的
滿幫花小鞋。端的是三寸不到。二寸有餘。平正尖瘦。宛如一支水紅
菱兒。雖是滿身荆布。却越顯出天然素面。貌美逾花。兩條似璧非璧



烟籠春山眉。一雙宜喜宜嗔。婉轉秋波眼。瓊鼻櫻口。真是天仙下凡。西子再生。把沈三瞧得不住的向着生姑憨笑。兩個烏溜溜的眼珠。瞪的有銅鈴大小。把生姑看得心頭亂跳。禁不住兩頰上飛起兩朵紅雲。直紅到耳邊。越發的紅白分明。嬌艷欲滴。知道今天沈三。趁着婆婆不在這裏。進的房來。這般的端詳自己。定然不懷好意。只是又不能攆他出去。萬一的得罪了他。他到體仁面前。搬動是非。又得多費口舌。卽一言不發。低頭向着外面。沈三這時。已是心猿意馬。那裏忍耐的住。好得喻氏不在家中。仗着父親疼愛自己。生姑等都要自己家中扶養。生姑不敢公然同自己鬧個僵局。儘可放胆亂行胡作。想定主義。卽自牀上立起身來。走到生姑面前笑道。姊姊。你這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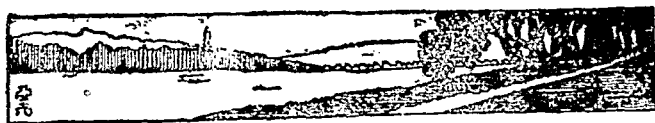
天因何不快樂呢。我來了。你不言不語。難道嫌我來的不好了嗎。生姑聽了。依然不理會他。回轉身去。默默的坐在牀上。誰知沈三。見生姑這般得薄怒輕嗔。面帶嬌羞。比了平時。還得美麗三分。禁不住慾火中燒。顧不得什麼。捷的一躍。跳到牀前。把生姑攔腰一抱。顫聲道。姊姊。我的好姊姊。你弟弟把你想死了。快救一救吧。說畢。一個圓彪彪的腦袋。直湊到生姑香腮之邊。嘖嘖兩聲。生姑早聞聲。一股腥氣。直沖過來。忙一面撐拒。一面忍不住心頭打噁。沈三那裏肯放。一個身軀。望生姑身上。壓將下去。把生姑壓住。雙手在生姑身上。不住的亂摸亂扯。把生姑嚇得魂飛魄散。忙一面閃躲。用力摔掉沈三。一面正色嬌叱道。快放俺起來。不然俺叫喊起來。告知你爹爹。瞧你如



何得了。沈三怕生姑，真得叫喊起來。被人聽得，到來驚散好事。忙把一手把生姑香口掩一個沒。一手拚命的扯生姑衣褲。口中不住的央告道：好姊姊，決順從了你弟弟。好處多哩。做了我的媳婦兒，不強似一個豆腐店夥計的妻子嗎？好姊姊，你今天依了你弟弟這一件美事。明天弟弟有好處給你哩。若是這般倔強。明天我告知了爹爹。說你來調戲我。瞧你還活的成嗎？生姑嬌軀被沈三壓住。口又被沈三捺住。不能叫。祇得的手足亂打亂踢。把鬚頭拚命的掙扎。欲把沈三摔去。無奈究竟是個女子。氣力微小。那裏可以摔脫沈三。已掙的烏雲四散。衣服鬆褪。下面又被沈三扯動中衣。眼見得衣褲將被沈三扯落。把生姑急得雙淚亂落。心驚胆戰。正是十分危急的時候。聽



得外面有人叫道。生姑在裏面嗎。却是體仁的聲音。沈三聽的。不敢再行用強。忙一鬆手。放起生姑。生姑這時。早忍不住。號陶痛哭。沈三恐體仁進來。瞧見。忙自側門。一溜烟的走了。生姑一壁痛哭。一壁整理衣服。體仁本因。想命生姑。到街上去。買些熟食。出來叫喚生姑。聽的生姑。在房中大哭起來。忙走房去。一瞧。見生姑這般。狼狽情形。房中。却又沒有別人。心中。很是悶納。便問道。生姑。誰欺侮你呢。怎地。青天白日。這般的。號喪。也得。取個吉利兒呢。快別哭了。同我。上街去。吧。生姑。知道體仁。歡喜。沈三。偷說。將出來。定要。護短。不信。自己的。言語。便抹乾了。眼淚。接了。體仁的。錢。出門。去購。熟食。買了。回來。悶悶的。坐在。房中。不一刻。喻氏。回來。生姑。一見。早痛。哭失聲。兩行。熱淚。如斷。續。



第四回 手足兢兢鼠牙雀角 耳目逐逐燕語鶯啼

六四

珍珠一般。向下直流。喻氏見生姑衣衫不整。烏雲鬆散。見了自己。這般的大哭。心中早猜到了幾分。忙細細一問生姑。生姑卽把沈三欺侮自己。到房中調戲的事情。一一向喻氏說了一番。喻氏聽了。不禁長嘆一聲。向生姑道。你也不必悲傷。好的今天。我到你舅舅家中。商議要把你們三人搬到外面去居住。免得在這裏受人閑氣。你舅舅已同你們找定一家。是這倉前鎮上。第一家有勢人家。姓楊。家中主人喚做楊乃武。爲人極是和穆。又生的很是端正。相貌也好。見他的人。沒一個不稱讚他。一表堂堂的好相貌的。家中人也不多。只有一個母親。一個出嫁已寡。常住在兄弟家中的姊妹。同了一個妻子。共是四人。却用着兩個家人。幾個婢僕。十分勢派。只因家中。房屋太多。



怕照顧不到。纔欲招一家清白人家進去居住。稍稍取一些租費。你舅舅同乃武。有些認識聽得之後。忙把你們說了。乃武聽得。便問起你外號。可是喚做小白菜來。當下倒也願意。所以你舅舅便定了下去。說定每月一吊錢的房租。你們家中嫌覺寂寞。小大每天可以回來。豈不是比着在這裏。被人家欺侮的好。生姑聽了。不住的點頭道。好。欲知後事。各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蜨夢蘧蘧 六六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蜨夢蘧蘧

話說倉前鎮上有一家姓楊的人家。家主便喚做楊乃武。方祇有二十七歲年紀。生的一表非凡。長身嶽立。眉目清秀。唇紅齒白。相貌端正。在倉前鎮上。算得個數一不數二的出跳人。而且是數代書香祖。上都有過功名。父親做過教諭。很是老成持重。不要說是倉前一鎮的人。奉若神明。有什麼交涉事情。都要請他做個公判。便是餘杭縣城之內。也都揖讓他三分。不論文武官縣。都互相往還。所以竟是個餘杭紳士中的第一流人物。身故之後。待到乃武手中。因乃武人雖幼小。却比較了他的父親。還能幹上幾倍。口齒伶俐。人又圓滑。老到。



又是個秀才。因此楊家聲譽越發的响亮起來。無論是誰。到了餘杭縣地界。問起倉前楊乃武。沒一個不知道是個餘杭有肝胆的紳士。家中祇有一個胞姊。一個妻子。胞姊比了乃武大有六歲。在二十歲的一年。嫁給城中葉家。丈夫名喚夢堂。也是個書香門第。嫁去之後。不到三年。夢堂一病身故。因膝下無子。家道又不十分富足。這時乃武尙是年幼。便搬到楊家。同乃武同居。一則可以照應弱弟。二則可以免得寂寞。葉氏的爲人。却不似是個女子。很有些丈夫氣息。雖是個孀婦。却很歡喜抱不平之事。同了乃武。生性相近。姊弟二人。友愛萬分。住在一處。十幾個年頭。從沒有一言語半。互相誤會起來。乃武對待葉氏。因幼時曾經扶養。形同母親。便敬愛非凡。沒有一件事情。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夢蘧遷 六八

忤過姊姊葉氏的意思。葉氏住在楊家。倒覺的比了夫家。來的舒適。便常年住下。不再回去。好的自己。既沒有公婆叔伯。祇有自己一人。儘可住在母家。乃武妻子。娶的是簷家的女兒。簷家在城中。也是家小小鄉紳。只是簷氏嫁到楊家之後。父母相繼亡故。簷氏本沒有同胞弟兄。便嗣了一個兒子。品行不甚端正。簷氏見了。卽生厭惡之心。不願相見的時候很多。因此簷氏的母家。同乃武家中。連杯酒往還。都稀稀的。簷氏却十分賢淑。事姊敬夫。都是盡心盡力。從沒有出過半句怨言。同了葉氏。也很和洽。在家中祇管着料理家事。乃武做什麼事情。從不顧問。乃武對這妻子。也頗歡洽。一家四人。在家中融融樂樂。度着安樂光陰。乃武除了料理鎮上的人。來到自己家中。求自



已出面辦理的事情之外。便一心一意攻讀書詩。有時人家到乃武家中。請乃武做些刀筆文章。乃武因家中並不富足。自己對於刀筆一項。很是精明。便替人家做些呈狀之類。貼補家用。乃武所做的狀子。却是十分精密。真是語語切實。字字在理。所以倉前的人。提起了楊乃武。沒一個不知道是個好刀筆先生。又加着乃武。頗有些小小聲名。越發的响亮起來。這一回。因了家中人口太少。要招一家租戶。祇須是正當的人。同了家庭間單些的。租金的多少。倒亦不在乎的。恰巧被敬天聽得。暗想這却巧咧。自己姐姐。正因着兒子小大。同了童養媳生姑。女兒三姑。被沈體仁的三個兒子欺侮。要找一處房屋。把三人搬出。如今楊家。既肯不計較租金。把房屋租出。那是最好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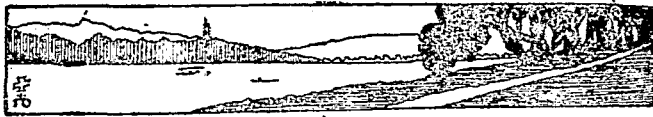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蝶夢蓮蓬 七〇

沒有的了。而且乃武在鎮上聲名赫赫。住在他的家中。還有誰敢去欺侮他們。這真是一得而兩便。即托了楊家熟悉的人。前去到楊家向乃武一說。乃武聽得人口簡單。就是鎮上出名的小白菜未婚夫婦。心中很是願意。便一口允許。當下敬天聽得乃武已是應諾。心中很喜。忙親自來見乃武。同乃武接洽。言明每月房金。祇收一吊大錢。把楊家右邊的三間房屋。租給小大等居住。前出是由一個大門。生姑的房間。同了乃武也很相近。好的乃武是有妻子的人。不甚妨礙。小大是在羅姓豆腐店內做夥計的。每日回來居住。不過幾天。同生姑又沒成房。仍然是分房安睡。小大到店內去後。生姑三姑也有了照應。敬天把一切事情辦妥之後。趁着姊姊到自己家中的時候。向



喻氏說了。喻氏聽得。很是喜悅。回到家中。却遇着了生姑。告知喻氏。沈三調戲的事情。喻氏聽得。越發的要緊。把小大生姑三姑等搬出。便把租定房屋的事情。向生姑說知。但等小大回來。即能搬到楊家。過了幾天。小大回到家中。喻氏即把租了楊家房屋。想把他們三人。搬去另外居住。細細的告知小大。小大心中。本來受得沈大等三人的氣也大了。聽的房租好。而且一切家具。都有借用。十分歡喜。忙選了一個日子。搬出了沈家。進了楊家房屋。小大自父親死後。母親改嫁。葛家所剩一些東西。如木器碗盞等類。都寄放在敬天家中。如今即搬了過來應用。喻氏又把自己在沈家積下的私蓄二十塊錢。交給小大。添置些衣服物件。餘下來的。作爲日常用度。貼補小大每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蝶夢蓮蓮 七二

月的不足。忙碌了幾天，都已就緒。小大依舊到店中去了。生姑三姑住在家中。生姑十分伶俐，除了料理家事之外，還做些針線。三姑却越發的傻了。每日只知道吃飯。其餘事情一概不懂。乃武的母親見生姑這般聰明，美麗的似天仙一般，只喜得沒入腳處，常叫着生姑在房中遊玩。又叫他在房中一同吃飯。同乃武並不迴避。乃武見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年紀又輕，暗想自己所見的女子，也不在少數。却從未見過這般美貌的女子。端的是西子王嬙之色。玉環飛戀之容。不由的憐愛起來。知道生姑家中困苦非常，便不時的把銀錢東西週濟生姑。生姑對於乃武，却也抱了一種同樣的心理。一則小大同乃武的面貌比較起來，自然是天地之隔。二則乃武手中，比了小



大。自然是鬆動得多。乃武的生性。對於外面。却很乾脆。對於女子。倒十分溫柔體貼。眼瞧着生姑。這般的姿色嬌容。真是人間少有。便越發的溫存柔和起來。比了小大的粗暴俗橫。又是天遠地隔。所以不多幾天。生姑對於乃武。也不知不覺的合意非凡。見了乃武。總是有說有笑。眼角逗情。只因生姑。是個玲瓏剔透的女兒。年紀也不算幼小了。風情已解。正是青春佳期。常是引鏡自覽。照見了自己這付獲容月貌。生得長眉飛鬢。媚眼含春。端的是傾國傾城。可以壓倒庸脂俗粉的顏。也不禁暗自嗟歎。自己有了這一付天上少有。人間無雙的美麗嬌容。倒落在窮苦人家。弄到童養在人家。匹配了一個相貌醜陋。舉止粗俗的豆腐店夥計。豈不是辜負了自己這付天生嬌姿。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蝶夢蘧蘧 七四

倘是生長在富貴名門。怕不是個艷名四佈的閨閣千金。所以心中。很是悲傷。眼瞧着小大這般的蠢笨如豕。庸庸碌碌的莽夫。怎地可以匹配自己般的嬌滴滴似的天仙人兒呢。倒是瞧見了乃武。這般的玉立亭亭。雖是比了小大年紀略大一些。這一種的雍雍華貴的神色。比較了小大。真是天地之隔。怎地小大。也是個男子。乃武同一是個男兒。何以一個生得這樣的大方雄俊。一個却生得如此的猥瑣醜惡呢。這不是老天。成心打着哈哈。使自己成一個彩鳳隨鴉。心中如何能得甘心呢。想到這裏。對于乃武。不由得起了個憐愛之心。而且小大。不常在家中。一月之中。難得幾天。住在家中。却又爲了未曾圓房。好端端的夫婦。生生的要拆開兩邊。瞧那乃武。同了簷氏。鵝



鵝。鰈。何等的恩愛。瞧在眼中。越發的心中熱刺刺起來了。不覺有些心猿意馬。不能自持。見了乃武。越發的慇懃侍候。乃武是個伶俐聰明的人。在風月場中。也曾逢場作戲。有什麼不懂的道理。見着生姑。這般的對待自己。豈有不知道的心中。也不禁怦怦然的心動起來。似生姑般的美麗女兒。誰瞧了都得心動。何況乃武。又是天天相見。朝朝會面。耳鬢炙親。笑語時聞的呢。不覺同了生姑。心心相印。二個人有了一條心腸。祇是礙着衆人。未便啓齒罷了。不覺又是二年工夫過去。生姑已二十多了。事有湊巧。這一天。正是清明佳節。小大同了生姑三姑。一齊到父親坟上去祭了一番。回到家中。三姑定要到姑天家中去遊玩。纏着小大。定要陪他前去。小大這天。店中因清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蝶夢遽遷 七六

明佳節。沒有事情。很是空閑。聽得三姑要到舅舅家中。即便依允。命生姑在家中守住門戶。自己帶了三姑。逕向敬天家中去了。家中祇剩了生姑一人。生姑覺得寂寞。便來找簪氏閑談。方走進房門。却祇見乃武一人橫在牀上。原來這天。乃武的姊姊妻子。都被城內一家親戚請去飲節酒去了。乃武因一則家中沒人。二則尚有一些事情未完。便留在家中。也覺得昏悶。睡在牀上養神。聽得有人進來。忙起身一看。却是生姑。慌忙含笑讓坐道。我道是誰。原來是葛家妹妹。今天小大兄弟回來。沒有生姑聽了。不禁粉面一紅。笑道。都出去了。上舅舅家中遊去。家中祇剩了俺一人。悶得慌呢。因此來找嫂嫂閑談。嫂嫂上那裏去了。乃武聽的家中只有生姑一人。心中不由得一動。



便笑道。也出去了。卽把到城中去的話說了一遍。一面取了茶杯。啜了一杯香茗。敬給生姑。生姑一手接茶。一面坐下來。乃武一看生姑。今天這付打扮。穿一件月白襖子。葱條中衣。下邊一雙大紅平金綉鞋。尖尖不到三寸。襯着一張嬌艷絕倫的美麗面龐。越是斌媚無比。暗想世上竟有這般縹緲的女子。不覺怔怔的呆望着生姑。只是細細端詳。生姑被乃武看得兩朵紅云。直潑到耳邊。越顯得紅白分明。嬌艷無雙。把乃武瞧得魂靈兒飛上了半天。如痴如呆的坐在一旁。生姑見乃武這般的失魂落魄的神色。忍不住撲哧一笑道。你瞧俺有什麼好看呢。這般的只管看俺。乃武聽了。如夢初覺。見生姑並不動怒。又加着平日相待的情意。知道生姑同自己性情。定然相合。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蛙夢遶遊 七八

便笑嘻嘻的道。我瞧瞧妹妹。怎地生的這般縹緲。小大兄弟。不知幾生修來的福氣。生姑聽了。兩頰邊越發的飛起了紅露。只是格格的笑。兩枝秋水般的妙目。睃來睃去。向乃武面上亂轉。好半晌。方低下頭去。長吁了一口。乃武見了。忙笑道。怎地動起氣來了呢。可是我言語有些冒犯了嗎。生姑抬起頭來。向乃武望了一望道。哥哥。說什麼話來。俺生就的命苦。你瞧那小大。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樣兒。俺見了。先一百個不高興哩。別再去說他。聽了。使人不高興呢。乃武見了。這般情形。心中早料到了七分。暗暗歡喜。今日趁着無人在家中。正可放胆行事。似這般似天仙般的女兒。若能如願一親香澤。真可算得是一生的幸福。瞧生姑的意思。也十分有情。這般的到口肥肉。乃



武怎肯不啖個爽快的呢。當下打定主義，便笑道：「好哥哥，便不談他，便了。今天妹妹既是覺的煩悶，哥哥正釀着一瓶玫瑰露在此，一同飲一杯解悶如何。」說畢，也不待生姑允諾，已立起身來，自己在櫥中取出了一對小白磁酒杯，幾色菜肴，放在桌上，提出一瓶紅燄燄的玫瑰露酒，斟了兩杯，把一杯送到生姑面前，笑道：「這酒還香甜可口，且飲一口吧。」這時生姑已是心中小鹿心頭亂撞，粉面通紅，不知怎樣纔好，只低頭不語，偷偷的瞧着乃武。乃武見了這般的嬌羞動人姿色，心中越是着了瘋魔，忍不住滿面含笑，漸漸的說些風情言語，來打動生姑。一面央告着生姑，飲一杯酒，解解愁悶。生姑對於乃武本來十分憐愛，今天被乃武這樣的溫柔小心，比了小大，真是天遠



第五回 浪子有心出谷鶯飛去 文人無行聯牀夢蘧蓮 八〇

地隔一點靈犀。早直到乃武身上。禁不住媚眼含春。水汪汪地的。只是憨笑。一壁舉起酒杯。飲了一口。乃武見生姑已飲了一口。便把精美菜肴敬給生姑下酒。這般的半晌。生姑已是飲乾了一杯玫瑰露酒。面上頓時覺的如火一般的燒起。心頭早怦怦的跳個不住。乃武這時飲了幾杯。心猿意馬。那裏再把持得定。便把酒瓶提起。取過生姑酒杯。一瞧裏面剩有一些殘酒。早把來喝乾。又斟了一杯。自己先飲了一口。授給生姑笑道。妹妹。且再喝一口吧。欲知生姑喝了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回 合變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話說楊乃武。趁着姊姊葉氏。妻子詹氏。不在家中。小白菜。舉生姑。也因了小大同三姑二人。都到舅舅敬天家中去遊玩。覺的寂寞。到乃武房中。欲找詹氏葉氏閑談。不想祇有乃武一人。便同乃武。坐下閑談。乃武取出了酒肴。請生姑飲啖。當下倒了一杯。自己飲了一口。授給生姑道。妹妹。請飲一口吧。生姑年紀已長。早已瞭解風情。平日瞧那小大。獸頭獸腦。醜陋不堪。自己又生着這般天仙般的面貌。未免心中不樂。見乃武這般的昂藏風流。瀟灑曉塵。比了小大。真有天遠地隔之分。也很有些留戀。如今見乃武這般相挑。早臉飛赤露。小鹿



心頭亂撞也。怦怦相動。便不知不覺得舉起杯來。飲了一口。乃武見了。知道有些眉目。不覺大喜。忙一面同生姑閑談。一面便挑以遊詞。生姑都只是不語。兩支水汪汪地的秋水。只向着乃武面上。睷來睷去。乃武瞧見生姑這般丰韻。那裏還忍耐得住。便推過酒杯。竟單刀直入。一把把生姑抱住。生姑只不作聲。半推半就。乃武見是時候。卽擁定生姑。一面把面親住。一面伸下手去。把生姑衣帶寬掉。生姑這時只羞的嬌顏如火。閉目不語。儘乃武擺佈。這一來。便種下了禍根。乃武同生姑已成就了奸情。好半晌。乃武方站起身來。生姑也起身整理衣服。乃武瞧生姑這時。杏眼帶赤。星眸含蕩。越發得纏繒了。忍不住又抱住了。溫存一回。方各自收拾。生姑見時候不早。恐小大三



姑回來。忙開門出去。乃武忙向生姑耳邊。喳喳的說了幾句。生姑不禁回眸一笑。又白了乃武一眼。乃武微微一笑。生姑即走出房去。回到自己房中。見小大同三姑。尙未回來。便橫在牀上。暗暗思想。方纔的事情。不覺又羞將起來。似花一般得嬌臉之上。又漸漸的滿起了兩朵紅雲。只時覺得乃武。人既漂亮大方。身體又很高貴。對於自己。這般的溫存體貼。比較了小大的粗獷野蠻。真是天遠地隔。芳心之中。不由得越發的愛着乃武。暗道。自己如能嫁了乃武。方是心滿意足。怎地這般命苦。匹配了這個三分像人。七分如鬼的葛品連。可算得是紅顏薄命。想到這裏。又不禁悲傷起來。眼中掉下淚來。乃武在房中。自生姑出去之後。因身體困倦。也趟在牀上休息。想着方纔同



生姑的事情。覺得很是得意。又想到生姑。生得這般的花容月貌。在倉前地方。可算的首屈一指。若是生在富室大家的深閨之中。豈不是一位閨閣千金。偏偏生在這貧苦人家。度那淒涼生涯。又配了這個醜陋不堪的葛小大。真是命苦已極。不覺替生姑抱屈。越發的痛惜起來。在牀上休養了一回。不覺天色已晚。聽得外面葉氏回了。詹氏在那裏說話。知道已經回來。忙站起身來。走出回去。見葉氏母子。同了詹氏。已是回來。坐在外面閑談。見了乃武。都笑着招呼。一同坐下談話。那邊生姑。已在那裏準備晚飯。小大三姑。也已歸家。對於乃武。同生姑的事情。都沒有知道。自這天起。乃武對於生姑。越發的憐愛起來。沒人的時候。便悄悄幽會。生姑家中。小大既不能賺錢。自然



很是窮苦。祇仗着喻氏偷偷的周濟一些。那裏能得支持。虧得乃武時常周濟。方能勉強度日。好得葉氏同詹氏。對生姑的境遇。也很可憐。因此倒也不疑心乃武。這般的度了幾時。已是新年正月時候。這一年。正是同治十一年份。乃武正是三十一歲。小白菜畢生姑。方是二十三歲。小大二十九歲。三姑也有二十一歲了。喻氏在新年之中。買了些食物。帶了自己在沈家積下的私蓄。來到小大家中。探望小大。這天小大正在家中。見母親到來。心中歡喜。同生姑三姑二人。接到裏面。喻氏把買的食物。放在桌上。向生姑道。生姑我知道你們年下沒什麼東西。所以特地買一些在此。快收拾了進去。在新年中。也可稍稍快活一些。生姑一看。却是臘肉風鷄鹽魚等類。又有許多糕



第六回 合雙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八六

餅茶食便一面收拾一面笑道。正是呢。年下虧得楊大爺送了我們許多東西。方得好過年。不然。又沒錢去買。小大接口道。正是。我們受了楊家多次的東西。自己又沒有什麼送給人家。怎麼好呢。生姑笑道。媽媽。我想如今趁着媽媽買來許多東西。揀好的送些過去。也算答報人家。媽媽你想怎樣。三姑這時。正忙着翻開了茶食包子。取了兩個蜜棗。向口中送。不住贊道。好吃。好吃。這個甜棗子。倒這般的怪好吃的。正一壁大嚼。一面亂翻。聽得生姑說着要送給楊家忙搶了一包蜜棗。一塊年糕。匿在身後道。媽媽。別聽嫂嫂的話。這些好吃的東西。如何去送人呢。快別瞎說。我要吃的。喻氏瞧了。不禁笑將起來。忙喝住三姑。向生姑道。好。還是你會打算做人。我想別得如茶



食糕餅等類。他們是不希罕。祇有那風鷄。却是我家中揀了四五斤重的肥鷄。自己風上的。如今我悄悄地帶了四支來。可送了他們二支。留兩只自己嚐。還加上一塊鹽肉。這鹽肉却是你晚爹托人在金華府帶來的。味兒還不差。送了這一樣過去。也好表了心意了。小大也有些獸頭獸腦。聽了喻氏的言語。並不作聲。只望着許多東西。呆看。三姑更是撇着嘴不願意。生姑心中。雖很是願意送去。讓乃武嚐。又表了自己的心意。只是怕喻氏小大說他同楊家親熱。致起疑心。便不敢立即取來送去。喻氏瞧見這般神色。倒不禁笑將起來。便向小大道。小大。你怎麼這般的發呆呀。難道是不願意不成。別說是你們常是受着他們周濟。便是沒有受過什麼。這種人家。巴結上



了。決不會吃虧的。何況你們住在這裏。凡事都須他們照應。又受過人家恩惠的呢。小大聽了。忙笑道。我沒什麼不願意的。我祇想着他們二少爺待我們。真是怪好的。祇要瞧我們沒了什麼。便送來了。我們將來。如何報答他們。因此便呆住咧。如今送這些東西去。還有什麼不願意不成。媽說怎麼辦。就怎麼辦好了。橫豎這些東西。也都是媽帶來的。喻氏聽了。暗想人家說小大傻頭傻腦。如今瞧來。倒也未必。祇是人只太難看了些。心中不覺歡喜起來。卽笑向生姑道。生姑。你聽着媽。把二樣東西送去吧。生姑聽了。便揀了兩支風鷄。一方鹽肉。拾在手中。興匆匆的出了房門。向乃武那邊走去。不一時。已是回來。笑着向喻氏道。楊家二少爺同大娘。都說着媽費心呢。喻氏



笑道。這些東西。還用得着謝麼。生姑也不答言。只忙着把東西收拾。又向小大道。今天媽來了。也沒有什麼菜肴。祇剩了前天楊家送來的風魚。一碟糟肉。把媽帶來的風鷄。煮一個起來。開一瓶楊家送的玫瑰露。將就着吧。小點頭道好。喻氏笑道。我倒隨便。不必多費手脚了。生姑笑道。媽怎樣說的。吃些東西。難道還不是該的嗎。橫豎他也要吃的。說着。忙忙的取了一支風鷄。到廚房中去了。喻氏瞧見生姑。這般的玲瓏能幹。很是歡喜。不覺提起了同小大完親的心事。暗想如今小大。也是二十九的人了。差不多已是半世年紀。生姑雖比小大輕些。却也是二十三歲了。不能說小。以前的不能完親。一則因了小大在豆腐店內。尙未滿師。沒錢進賬。怕不能養家開銷。不得



不緩些舉行。二則行完之時。也得請請親友。小大連生活都不周全。如何有這一注巨款。所以住雖住在一起。却仍沒有完親圓房。瞧這生姑同小大倒也沒什麼不合。不知他們二人究竟睡在一處。還是二處。倘是睡在一張牀上。再不圓房。被人家知道了。也不好聽。好得如今小大。去年年底。已滿了師了。以後去可以賺錢回來。不致再同以前一般的困難。這一注完親的錢。小大現時。自然是拿不出來。只須自己向敬天商議。請敬天帮忙。自己也津貼一些。再不夠時。向楊家借些。諒來楊家。素日待小大生姑甚好。沒有什麼不肯的。想定主義。等幾天到敬天家中。同敬天商議之後。請個風鑑先生。合合八字。選個黃道吉日。把小大生姑二人圓了房。自己也可以了結一件事。



事。將來若生下一男半女。繼續葛氏門中香烟。自己也可算得對得起已故的丈夫了。想畢之後。就笑着向小大道。你們三人。怎地睡法的呀。三姑在一旁聽得。早搶着道。阿哥一個房間。我同小白菜一對。睡一個牀的。喻氏聽了。越覺得生姑可愛。知道生姑從未同小大有越軌舉動。只是又細細一想。生姑雖是從小就童養在家裏。只因其中曾有幾年。小大被太平軍擄去時。回過母家。如今雖又接來同居。可是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似天仙一般。倉前鎮上。可算得頭兒尖兒。第一個美人。小大又生得如此醜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配着生姑。真是彩鳳隨鴉。不論是誰。都知道是不配。似生姑這般的花容月貌。那裏不找一個如意郎君。小大家中。又十分窮困。不要再隔幾時。



第六回 合雙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九二

別說是生姑不願嫁給小大。違反前言。把姻緣拆散。便是生姑的母親。也不要懊悔這件親事。過來要領生姑回去。重定良緣。豈不是又得麻煩。或者竟把這件親事拆散。豈不失却了機會。不如趁生姑同生姑的母親。未曾想到這一層上。快些同小大圓房。到了此時。生米已煮熟飯。就是要悔親。也不能夠了。因此喻氏越發要緊同小大圓房。便問小大道。小大。你如今在店內。可以賺多少錢了。把來開支家用。可以敷衍了嗎。小大聽得。不禁縐着眉頭道。不興。還是不夠。虧的生姑做些活計。同了三姑做些粗活。又仗着二少爺周濟一些。方能勉強度日。倘不是生姑做活計。光靠着我賺的幾吊錢一月。如何能興呢。喻氏聽得生姑能做活計。不由的心中大喜。暗想這倒不妨事。



了。倘是真圓了房。祇須生姑。稍稍多做一些生活。自己再稍稍貼些。也可以度日的了。便又問小大道。小大。我想你人也大了。年紀已是二十九歲了。不是小了。你媽又嫁着你晚爹。不能常來看你。終須一個親熱痛痒相關的人。照顧着你方好。不如同你舅舅商議。同生姑圓了房。一則完了媽的心願。二則你們二人。可以好好的做起一家人家來。似生姑這般的聰明伶俐。照顧着你。你好歹可以少吃些虧。你看好嗎。小大聽了。心中自然願意。只張開了大口憨笑。三姑在一旁。聽得喻氏說要同小大生姑圓房。有喜酒吃了。先歡喜起來。大笑道。媽媽好的。好的。有喜酒吃了。媽媽日期揣的近些。從此小白菜我要叫他嫂嫂了。方說得起勁。恰巧生姑。在後面廚房中走出。欲喚三



第六回 合變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九四

姑進去一同煮飯。聽的三姑說是要叫自己嫂嫂。同了有喜酒吃了。又瞧着小大坐在椅上不住的憨笑。臉上也稍稍有些紅赤。喻氏却笑嘻嘻地。見自己出來。連連的望了望幾眼。早猜透個中原因。知道喻氏。定是在那裏向小大說同自己圓房的言語。不由的嚇得一跳。把臉飛紅。也不再喚三姑。一溜烟的逃回廚房。喻氏見了。以爲是女孩兒家聽得成親。害起羞來。那裏知道生姑同乃武二人。早已卿卿我我。恩愛非常。成就了好事。所以生姑聽了。不覺有些胆戰心驚起來。當下喻氏也不理會。仍問小大道。小大。你怎樣只是憨笑呢。究竟怎樣呢。小大也不禁黑臉變赤。滿臉的疙疸。都顯了起來。點頭道。但憑媽好了。只是那裏來的錢呢。喻氏道。這倒不妨。我去同你舅舅商



議就是三姑聽得喻氏這般言語。只喜得直嚷。笑道。要叫新嫂嫂了。喻氏聽得。怕生姑害羞。忙喝住三姑。不許亂說。又想到生姑一人在廚房內弄飯。很是辛苦。方纔出來。定是叫三姑進去幫忙。却聽得了。三姑要吃喜酒。羞得回了進去。便叫三姑道。三姑。你人也二十一歲。怎地連煮飯都不去相幫一回。快去幫着生姑。把飯弄好。我們一同吃了。我還得早些回去。不然那些孽障。又得在你們晚爹前說東話。西搬是非哩。三姑忙笑道。正是咧。我因媽來了。倒把燒飯忘了。平日飯總是我燒的。只是常燒得底下枯焦。倒也很香。我就歡喜吃這香飯。同焦的硬塊。今天小白菜。不對了。要叫新嫂嫂哉。今天新嫂嫂燒飯。不要不燒焦。使我沒有吃硬塊。我得快些進去看看哩。說着。忙忙



第六回 合雙成巫女襄王圓夢 迎百兩淑姬君子同心

九六

立起身來。飛也似的向廚房奔去。一壁飛跑。一壁又大笑大叫道。要吃喜酒。該小白菜要變新嫂嫂。哉的亂叫。喻氏見三姑依舊這般的。傻齷連鍋巴都不識。叫做硬塊。又這般的亂叫亂嚷。被生姑聽得。豈不害羞。心中很是替三姑發愁。暗想似三姑這般得傻齷。生得如此的難看。十醜八怪般的。將來如何能攀親出嫁。祇可養老家中的了。三姑奔到廚房之中。却見生姑也不燒飯。只坐着低頭發呆。欲知後事各何。且看上回分解。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賢嫂多情愆合

話說喻氏到了品連家中。瞧生姑這般的伶俐聰明。便動了與小大圓房之意。當下即向小大說了。小大心中自然很是願意。平時見了生姑。這般嬌艷如花的未婚妻子。早已怦怦心動。也有過幾次。見左右無人。趁着向生姑調笑。生姑自與乃武勾搭之後。對於小大。心中早不願意。眼瞧着自己這樣的花容月貌。在倉前鎮上。算得全鎮魁首。却配了個全鎮最醜的丈夫。怎不有彩鳳隨鴉的感慨。心中很是不樂。每逢着一個人在房中時候。便愁對青燈。自嘆命薄。雖同乃武成就了好事。終究不是正式夫婦。將來倘是同小大結婚之後。就不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賈嫂多情慾合 九八

免礙手礙腳。除非是脫離葛家，方能同乃武一生廝守。因此心中，很有悔婚之意。只是自己又童養在葛家，很難啓口。好得小大無力成婚，可以同乃武交往。因此便蹉跎了下來。見小大到來調笑，當然嚴辭拒絕。小大却未曾同生姑正式成婚，不便相強，也只孥罷了。可是心中，眼瞧着這般一個美人兒，又是未婚妻子，不能同牀合衾，豈有不渴慕之理。祇是自己家道貧困，沒有成親的費用，只得徐圖將來。如今聽得喻氏要同他圓房，心中很是歡喜，只嘻笑了大嘴，露出了一口闊板黃牙，呵呵大笑。三姑聽得，便直嚷要喝喜酒。恰被生姑出來聽得，不由得心中大吃一驚，急忙一溜烟仍到廚下，呆呆地坐在椅上，細細思忖，怎地辦法。暗想自己生了這付天仙似的容貌，不



想匹配了這個醜八怪般的葛小大。家計又十分貧窮。圓房之後。少不得要同房共枕。叫自己如何過度日子。似自己這付容貌。同乃武恰巧可稱得一雙兩好。怎地老天。這般的不平。生生把自己配給了小大。小大的生性。又是粗獷不堪。同了乃武的。濫存體貼相較。那真是天地之別了。自己同乃武。雖已成了好事。恩愛異常。只是終屬勾搭成就。如今倘是要同小大成親。對於乃武。終得稍覺阻礙的了。怎能同乃武相守一世。自己平日。見了小大。便覺得礙眼。如今越發要同他同起同臥起來。生活又是貧苦。叫自己如何耐得慣這般生活。想到此時。忍不住兩支秋波般的妙眼之內。眼淚如斷線的珍珠般。滾將下來。耳邊却又聽得外面三姑哈哈大笑道。現在要添新嫂嫂。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實嫂多情愆合 一〇〇

了。有喜酒吃哉。心中越發的難過起來。不由得自嘆命苦。怎地。匹配了這個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怪物。不能同乃武百年到老。懊悔自己。在小大自太平軍內逃出之後。那時悔婚。豈不是好。如今若要同乃武廝守一世。除非是悔婚不嫁。立卽出了葛家。方能稱心。想到這裏。禁不住想着了乃武。是個著名刀筆。倉前鎮上。那一個不知道楊乃武是個刀筆名手。便是連餘杭縣城內。也赫赫有名。諒來對於這些些悔嫁的事情。祇須他出手。真是易如反掌。倘是小大要打官司。也祇須乃武在上下衙門之中打點。便可成功。自己何不去同乃武商議。同葛家悔婚。離了之後。再嫁與乃武。豈不是絕妙的事情。可以同乃武白首到老。不再同這醜八怪完婚的了。諒乃武同自己。既這



般恩愛。聽得我自己情願向葛家悔婚。再嫁給他。豈有不願之理。自然替自己設法。全力辦理這件事情的了。自己同乃武穩穩可以相守一世。豈不是最妙的一着呢。想罷。打定主義。便抹乾眼淚。方欲立起羹飯。却見三姑飛也似的跑來。連笑帶嚷的向生姑道。小白菜不對不對。現在要叫你新嫂嫂了。你飯可曾燒好。可有焦硬塊呀。生姑聽得也不去理他。只立起身來。一面燒菜。一面向三姑冷冷的道。你自己去看吧。真個三姑自己去把飯鍋揭開觀看。見飯底已起了鍋巴。很是歡喜。便幫着生姑煮燒。不一時都已就緒。卽開出飯去。生姑怕喻氏疑心。仍裝着很是歡喜的神色。興匆匆地的端出了幾盤菜。着放在桌上。小大也幫着搬好匙箸。生姑又在房內取出了一瓶玫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賢嫂多情愆合 一〇二

瑰露酒開了。取兩個杯子擺在喻氏小大面前。各各斟了一杯。向喻氏笑道。趁熱喝酒吧。喻氏笑道。生姑三姑。你們也來吃吧。三姑即坐將上去。先夾了一塊鹽鷄。放在口內大嚼。生姑又到廚房之內。取出飯來。方坐下同食。喻氏飲了兩杯。也便吃飯。小大却喝得有些醉意。方纔不飲。不一時。都已飯罷。生姑把殘肴收掉。取出茶來請喻氏吃茶。自去廚下收拾。喻氏見生姑這般的井井有條。很是歡喜。又同小大談了一回。約定了後天到敬天家中。命小大同三姑同去。因要同敬天商議。同小大圓房之事。怕生姑害羞。因此不命生姑同去。當下小大答應知道。喻氏即回轉家去。小大却因酒意很深。即打了一個中覺。生姑却獨自一人。呆呆地坐在房中。暗思怎樣的同乃武商



議悔婚。不禁想到了自己的身世。父親在日。也是個秀士。書香門第。都因了受了刀兵之亂。水災荒年。弄得一家人家。好端端到了貧無立錫之地。父親便憂鬱而死。自己回了母親二人。無處投奔。自己又沒一個嫡親弟兄。可以奉養母親。所有的幾畝薄田。連遭荒歉。收成全無。真弄到衣食不周。不得已纔到這倉前鎮來投親。不想竟到葛家來做了童養媳婦。匹配的葛小大人。既醜陋不堪。家中也是這般的貧窮。比較了自己家中。真是差相方弗。自己生着這般的花容月貌。再不道命苦到如此。似小大這般的人。如何配有了自己這樣的妻子。也太不相稱了。自己是怎樣的一個心高氣傲的了。配個丈夫。却這般的猥瑣。平時瞧在眼中。已覺得討厭萬分。如今越發要圓起房。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賢嫂多情愆合 一〇四

來同他共牀合枕。別說是別的事情。便是半夜三更。香夢初回。在枕邊瞧見了這般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人兒。也得赫一個半死。如何能得白頭偕老。同過日子呢。似自己的這付容貌。匹配了乃武。方算得才貌相當。方不負了一生。偏偏乃武已有妻子。自己又配了這般的一個丈夫。真是老天無眼。爲何錯定了姻緣。想到這裏。越覺得小大的相貌醜惡。不堪同衾。便一心一意的同乃武商議。怎樣纔可以悔婚。同小大脫離。方能同乃武廝守一世。思前想後。心中煩惱憂愁。自不必說。兩眼之中。也不覺眼淚直向下掛。欲待到乃武房中去商議。又怕小大醒來。被他知道。反爲不美。因此只得守候機會。知道後天小大同了三姑。要到敬天家中去商議圓房的事情。總可趁着他



們去的時候。同乃武會面。便能商議得悔婚辦法。諒乃武同自己這般恩愛親蜜。決不肯任着小大。同自己圓房。礙自己的好事。想到乃武肯向葛家悔婚。自然是求之不得。憑着乃武的刀筆。這些些事情。當然易如反掌。生姑想到了這一層上。倒稍覺得安心了些。當下見天色已晚。聽得外面小大。已經起身。忙仍到廚下。收拾晚飯。三姑也進來相幫。不一時。晚飯就緒。擺出來吃飯。可是生姑心中有了心事。便有些茶飯無心。很覺得悶絕。祇略吃了一些。小大三姑。那裏知道生姑的心事。依舊狼吞虎嚥的飽餐一頓。晚飯過後。生姑收過殘肴。在廚房內收拾清楚。便各自安睡。到了明天。小大仍到店內去工作。只因這時。還在新年之中。小大白天。到店內去。晚間便回到家中遊。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貴嫂多情慳命 一〇六

玩所以到了天還未明。便得到店中去。做豆腐。日中時候。店市已落。便回家中。有時出去遊玩。這天自然也是這樣。生姑在房中。因有了心事。再也睡不安穩。聽得三姑。鼾聲如雷。睡得很熟。生姑却只是翻來覆去。到了四更時分。方覺得有些朦朧。却聽得小大。已是起身。生姑怕小大疑心。反爲不好。卽仍起身。安排了面水。與小大盥洗。又煮了些粥。給小大充飢。小大吃畢。卽匆匆起身。到店內去了。生姑方再回到房中。重行安睡。身體也十分困倦的了。不覺安然入夢。一覺醒來。已是辰刻光景。三姑早已起身。生姑因懼被小大三姑等。瞧出自已有了心事。致露出了破綻。好得明天小大同三姑二人。都得上舅舅喻敬天家中。祇有一天工夫。自己便能同乃武會商。因此不動聲



色仍舊照常操作。果然小大三姑都未覺得。一天易過。到了明天。小大因這天喻氏吩咐。命自己同了三姑到敬天家中。一則拜年。一則商議完姻圓房的事情。須得到敬天家中去午飯。便在四更不到。已經起身。吩咐生姑。早些叫醒三姑。替他梳洗得干淨一些。揀一件光鮮些的衣服給他穿着。生姑答應一聲。小大自出門去到店。生姑因這天須得同乃武商議悔婚。便睡在牀上。閉着雙睛。暗暗思想。見了乃武之後。如何開口。過了一回。見已紅日東升。時光不早。忙叫醒三姑。三姑把手抹着倦眼。早嚷道。阿哥那裏去了。今天要到舅舅家中去咧。生姑聽得。不由得暗笑。三姑早已想定到敬天家中去了。便笑叫道。三妹。快些起來吧。你哥哥就得回來。同你去咧。三姑聽得。忙一



第七回 簪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賢嫂多情懲合 一〇八

睜雙眼。一骨碌爬起身來。出房到廚房中。取了面水盥洗。生姑也便起身。一面同三姑梳洗。一面同三姑閑談。梳洗畢後。又在房中揀了一件花花棉襖。給三姑穿了。又將一雙平底花鞋。足有一尺光景。給了三姑。原來三姑怕纏足疼痛。不曾纏足。便成了尺二蓮船。同了生姑的三寸金蓮。尖瘦得似一支水紅菱兒。相較之下。真是天遠地隔。這雙花鞋。乃是生姑湊着三姑的尺寸而做。預備在新年穿着。今天便取給了三姑。三姑把衣服鞋襪。都穿着就緒。坐在客堂之中。呆呆地等着小大回來。一同上敬天家中。生姑也梳洗了一回。自去端整早飯。煮好之後。問三姑可要吃粥。三姑撇起了大嘴。向生姑道。小白菜。你真是贛的了。停一回到舅舅家中。好吃的東西。正多着呢。如今



吃粥。便吃不下了呀。不要吃。生姑聽了。倒不覺好笑起來。卽自去吃粥。不一刻。小大已自店中回來。也換了一件青布棉襖。一條干淨青布作裙。又穿了雙新的青布鞋子。方同三姑出門向敬天家中去了。生姑見小大三姑二人已去。心中很是歡喜。一望日色。已是已脾時分。知道乃武已是起身。一切都已就緒。便收拾了一回。走將過來。方到了楊家客堂之內。却見乃武妻子詹氏回了葉氏。方穿好了衣服。要出門去。心中大喜。暗想今天。很是湊巧。自己可以同乃武細細商談的了。葉氏瞧見了生姑。卽忙讓坐。生姑一面謙遜。一面同二人招呼。詹氏便笑道。生姑。你怎地這時倒空閑了呢。生姑便把小大三姑都到敬天家中去了。向二人說了。又問二人。到那裏去。叶氏笑道。我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嫂多情德合 一一〇

們上親戚家去拜年。這時乃武恰巧從房內擡出，見了生姑，卽點頭招呼。生姑乘着二人不覺，暗暗向乃武使了個眼風。乃武那裏知道生姑要同葛家悔婚，急待同自己商議。只道是生姑欲乘着無人之際，同自己幽會，便暗暗點頭會意。一面向詹氏道：「你們快去吧。晚了倒不好，叫人家懸望的好。」生姑不是客氣的人，不必陪伴了。生姑也忙道：「正是。正是。」二少爺的話，一些不差。既是大娘娘和二奶奶有事，請便吧。我也得回去煮飯咧。說着立起身來，自回家中。知道乃武已知自己約他，停一回定必到來，便不到廚房中去煮飯，只回到自己房中，靜悄悄的睡在牀上。等候乃武到來。詹氏同叶氏見生姑回去，卽說了一聲有慢。過一天來遊玩，便一同出門拜年了。乃武見



二人已去。生姑定在房中相候。忙一溜烟望着生姑房中走來。方踏進房門。却見生姑獨自一人。睡在牀上落淚。原來生姑回房之後。道乃武即要到來。睡在牀上。又想起了小大將要圓房。自己同乃武不能白頭到老。所以又流起淚來。當下乃武瞧見。不禁先是一呆。平時生姑瞧見自己到來。總是歡天喜地。滿面春情。親熱非凡。因何今天睡在牀上悲泣。以爲生姑恨着自己多天不來。所以悲傷。忙在牀沿上一坐。笑道。好人。怎麼哭起來了呢。可是爲了我多天不來看你嗎。可知道我們的事情。須得祕密纔好。倘是被小大知道瞧見。那還了得。這幾天小大常在家中安歇。叫我如何來看你呢。生姑聽得乃武這幾句言語。知道同小大圓房之後。小大定必常住在家中。自己



第七回 簷前鸚鵡小姑有口難防 室內鴛鴦雙多情德合 一一一

同乃武不容易相會的。便越發的悲泣不休。一塊手帕。已是溼透。把乃武弄得莫明其妙。忙一面把生姑扶了起來。盪着香腮。一面問道。究竟是不是呀。如何這般的悲傷呢。有什麼事情。快告訴我。好歹我總可以幫你。祇要是我做得到的事情。光是哭。有什麼用呢。快告訴我。有什麼事情。值得這般悲傷。生姑聽得。方止住悲痛。一面拭乾了眼淚。向乃武說出一審要同葛家悔婚的話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回 苦口婆心種成功德 甜言蜜語喜見祥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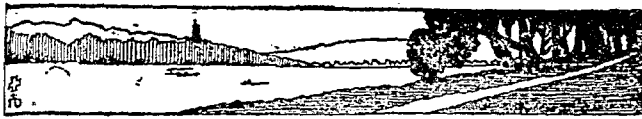
話說小白菜畢生姑。聽得喻氏說起要把自己同小大圓房。心中很不願意。一心想同小大悔婚。嫁給乃武。這天乘着小大同三姑。到舅舅喻敬天家中去了。便到楊家。暗暗示意給乃武。恰巧乃武的姊姊叶氏。同了妻子簪氏。也一同出門。乃武即悄悄的到生姑房中。却見生姑。獨自一人。睡在牀上哭泣。忙追問生姑。因何這般悲哀。生姑一面流淚。一面向乃武嗚咽道。我生就的命苦。自幼喪了父親。只剩了一個。也是生就命苦的娘。把我弄到了這個所在。來朝夕同兩個三分像人。七分如鬼的人。在一處。只不叫人悲傷。並時常虧的二少爺。



垂憐照應。又承二少爺這般的憐愛。我滿想就此過了一生。也是罷了。雖是每天。瞧見那一對傻頭傻腦的獸子。却有時還爲安慰一些。不想如今。連這些些的快樂。也要沒有的了。怎不使我哀痛自己這般的苦命呢。說畢。又哀哀的痛苦起來。把一個布枕。濕了半邊。乃武聽了生姑的言語。依舊不甚明白。又見生姑哭的如帶雨梨花。心中早憐惜非凡。忙一把把生姑扶起。一面溫存道。生姑。究竟是什麼事情。值得這般哭泣。且說將出來。待我細細思忖。有我楊乃武在這裏。好歹總可以幫助着你。且別悲泣。快說給我。知道是什麼大事呢。生姑卽一壁拭淚。一壁把前天喻氏到來。要改選吉日。同小大自己圓房。自己心中。不願嫁給小大。意欲悔婚的話。細細的向乃武說了一



遍。又向乃武道：二少爺，你瞧小大這般的相貌，別說是同他共牀合枕，便是我每天同他同桌飲食，也一百個不樂意哩。不因了二少爺這般憐愛，我早要脫離這地的了。如今越發要圓起房來，叫我怎生過日子呢。而且小大，倘是圓房之後，說不定得常常回來，你我的事情，便有些礙手礙腳，我那裏受的下呢。好歹請二少爺同我想個法子，同他們一刀兩截，割斷了牽制，方能……說到這裏，禁不住粉面通紅，漸漸的低下頭去。乃武瞧了，豈有不知之理。知道生姑嫌小大相貌醜陋，不願成婚，要同小大悔婚，嫁給自己，只是自己一則已是有了妻子，萬萬不能再娶生姑；二則自己同生姑的事情，終是私事，若是暗中往來，原無不可。倘說是要正式娶到家中，便是作爲小妾外



間難保無人談論。說是自己因了勾搭生姑，逼散小大姻緣。豈不是奪了小大的妻子。自己在倉前，名譽向來很好。這一來，豈不受萬人唾罵。就此名譽掃地，竟得無顏見人。因此這事，萬萬的使不得的。便是如今，雖沒人敢說自己同生姑有什麼愛昧事情。可是都知道小白菜同葛小大，還未圓房。小白菜生的這般的嫵嫩，小大如此的醜陋。當然不是美滿姻緣。住在自己家中，難免沒人捕風捉影的猜測。而且小大生姑，這般的年紀，何以住在一處，却不圓房。又是使人可疑。倒不如趁此機會，助生姑同小大圓房。一則可以免了外人的閑話。二則倒可以同自己常久相愛，不致使小大喻氏敬天自己姊妹妻子等發生疑心。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又加着小大這般貧困，討一



房妻子也不是容易事情。若是自己趁勢德惠了生姑。幫助生姑悔婚。與自己並沒有多大利益。在小大却一生把他一家人家拆散。於自己陰隙上。也不甚佳妙。自己已佔了小大的妻子。何忍再去拆散他的入家呢。不如相助生姑。把這條悔婚心念去掉。在自己名譽上。既好在實際上也比較有益一些。陰隙上越發的不虧了。可以把自己勾搭生姑的罪惡消滅。豈不是好。想定主義。便向生姑道。生姑似你這般的花樣的容貌。真所謂秋水爲神玉爲骨。便是古時的玉嬀西施。飛燕玉環。也未必再勝如了你。不要說倉前鎮上。找不出第二個。便在杭州府內。浙江全省。也找不出如你一般的來。直可說天下無二。世上無雙。若是處於深閨之內。怕不是個艷名雙全國內蘭閨。



淑女應該匹配個如玉樹臨風似宋玉潘安般的王孫公子。總算得一對璧人。閨房之樂。可以勝於畫眉。如今配了小大生得這般的醜。渾如個醜八怪短命丁似的。無怪你心中要悲哀痛哭了。你的言語我都明白。可是話不是這般講的大凡一個女子。最重名節。所謂一夫不受兩家茶禮。烈女不嫁二夫。便是這個意思。你我的事情。究竟不能上張曉諭的宣佈出來。祇可暗暗相會。你我雖是恩愛非常。總是私情。偷是說你如今同小大悔婚。再來嫁我。不是我說句薄倖的話。一則我已有了妻子。在我這種門庭。怎能無緣無故。把妻子休掉。我妻子又沒犯七出之條。便是我要休他。也是個不可能之事。再把他休了。來娶你家中。別說是我的名譽上。必定從此掃地。爲鎮上



人所不齒。就是你的聲名也不好聽。而且你的一方面憑空說一聲悔婚。也談何容易。內中困難正多。若是悔婚不成。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其犬。爲人訕笑。二則你我住在一個門庭之中。你生就這般的容貌。小大又這般醜怪。難保早有人在背地談論你。我有了不正當的事情。若是你一悔婚之後。豈不是坐實了這事。如何再能見人。如今這般情形。那一個敢道你我一言半語。你悔婚之後。再來嫁我。越發被人家說你的悔婚。是我調唆出來的。那時我還能在鎮上立足不成。我既不能在鎮上立足。你又如何辦法呢。再有小大聽得你要悔婚。豈肯甘休。說不定要步到衙門之中。這一來。越發使得你我二人。顏面掃盡。所以你說要同小大悔婚。再來嫁我。這事萬萬不能生。



姑。你是個聰明剔透的人。總能想到這一層上。並不是我的變心和忍心。不肯同你設法向葛家悔婚。實是倘若實行悔婚之後。倒有許多不便。受人家閑話。這又何苦呢。生姑。你想對也不對。生姑仍睡在牀上。一言不發。聽乃武說畢。方嗚咽道。如你這般說來。我決不能同小大悔婚的了。任我在苦海之中。同這不像鬼。又不如人的東西。一生度日。儘被他蹂躪。你我的事情。就此了結了不成。瞧你不出這般文質彬彬。一表非凡。肚子內又很通達的人。這般的狠心。竟把我送入了地獄。一些不肯救援。從此之後。你也不必再來瞧我。你我的事情。就算完了。便是昔日你同我的山盟海誓。萬般溫存。也都是假的。如今不必再去提起。并且不同小大悔婚。你我自然也難以相會的。



了。何況你是個薄倖人呢。我不怨你。祇怨自己。生成的這般苦命。落在這地獄之中。永無脫離之日了。說着又嗚嗚痛哭起來。乃武聽得忙也伏下身去。拍着生姑的香肩道。喲呀。生姑。你差會了我的心了。你以為我乘此機會。和你斷絕了嗎。這却是你大大的誤會了。我的意思。不叫你悔婚。就因了我不願離開着你。你想倘是悔婚之後。我既不能娶你。你難道就不嫁人不成。嫁一個人。又怎能如小大這般的獸子。那時我再欲與你相叙。方真的是難了。不如不分開了。而且如今你的年紀。已是二十多了。住在這裏。若再不同小大圓房。外間造謠生非的人多。怕不說你因了小大貌醜。不肯圓房。說不定同我有了一手。豈不是你我二人的名譽。又將掃地。所以我想正好借着



同小大圓房。一則可以免除了外間之閑話。二則小大這般的傻子。我們要騙他也還容易。況且從此之後。免了喻氏等的疑心。不致命。小大搬到別地居住。你便能常住在我的家中。相會自然比較了外。面容。又不會出岔子。被人知曉。小大既在豆腐店內做夥計。少不得要在店中回來的日子。決不能多。你可以借着同小大同牀共枕。與三姑分牀。睡在小大的房中。小大不回來的時候。我盡可放大了胆子前來。豈不是一舉而兩得。比了如今的偷偷摸摸。好到萬倍。所以我勸你不要悔婚。完全是因了我不願離開着你。暗中圖一個一生恩愛。你竟誤會了我的意思。以爲要斷絕你了。豈不是大大的辜負了我的好意。我又不傻。放着你這的天仙般相貌的人。還肯丟掉。



不成。說着。一手勾住了生姑香頸。在生姑的嬌顏之上。親了一口道。生姑。你細細的思忖一會。我的話。差也不差。薄倖人。可是這般計算的。說着。便伏在生姑香肩之側。低低的道。好妹妹。你是個聰明剔透。生成了玻璃心肝的人。如何連這些些意思。也想不出來。只圖了一時的忿氣。不把以後的事情如何。細細的思忖一回呢。生姑聽乃武滔滔的說了一回。究竟也是個聰明極頂的人。不是似三姑這般的愚魯。覺得乃武所說的言語。一些不差。倘是自己同小大悔婚之後。如何能再住在這裏。除非是嫁給乃武。如今既不能嫁給乃武。悔婚之後。非嫁別人。便祇能回家鄉去。若是嫁一個丈夫。總不能再比小大蠢魯的人。自己同乃武的事情。便有些難了。若是回家鄉南京去。



第八回 苦口婆心種成功德 甜言蜜語喜見祥和

一二四

更不必說了。同乃武不會再行見面。豈不是弄巧成拙了呢。想到這裏不禁嬌顏飛紅。一語不發。乃武見生姑不再言語。知道生姑心中已漸漸的明白起來。便又笑道。生姑我說的言語。可是一些不差。如今請你把悔婚的念頭丟開。任他們怎樣辦法。定了日期圓房也好。不圓房也好。祇要你能照常住在這裏。你我二人便能永久會面相叙。我看小大這人。雖則粗魯。待你却還不差。你可知道似小大這般的人。要娶妻子。很不容易。你悔婚之後。小大再要定一家親事。不知在何年何日。豈不把小大一家好端端的一家人家。拆一個四散分離。又絕了葛家香烟。這陰險可喪得不小了。非惟是你喪陰險。受萬人唾罵。便是我也成了個狼心狗肺的惡人了。倒不如你同小大



圓了房。一則成就了葛冢香烟。二則你我可常常在一起。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好得你如今也慣了。怕什麼呢。生姑聽了。不禁嘆喲一笑。向乃武白了一眼道。你這人真是可惱。人家心中正覺得不舒服。你還取笑我什麼。怕不怕咧。乃武見生姑這般神色。似嗔似笑。越發添了幾分美麗。忍不住心中怦怦的亂動。便趁勢把生姑一摟。笑道。啣呀。我說的是句句好話呢。卽是你圓房時的不怕。也是我的大功呢。生姑聽了。忍不住嬌聲連連。伸手把乃武拍了一下。乃武乘了這一拍之勢。頓時房中不再聽得談話。祇有些嬌喘之聲。好半晌。方見乃武整着衣服。出了生姑房門。生姑却顏如朝露。倦眼惺忪的橫在牀上。自此之後。生姑方暫時把悔婚的心丟開。不再向乃武提起。這



天晚上小大同了生姑回來。生姑因聽了乃武的一番相勸。倒把平日厭惡小大的心思。去了一半。願意同小大圓房。可以常住在楊家。表面上同小大成爲夫婦。暗中却與乃武白頭到老。便滿面春風的。同小大三姑二人閑談。暗暗探聽。今天小大三姑到了喻家之後。可曾選好吉期。果然在小大口中。探聽得很是明白。原來小大同三姑二人。今天依了喻氏的言語。到舅舅喻敬天家中。一則拜年。二則商議小大合婚的事情。小大三姑到了喻家。敬天正在家中。喻氏早已到了。小大三姑忙先同了敬天等拜過了年。又見了喻氏一同坐下。喻氏便同敬天商議小大圓房的事情。敬天聽了。笑道。正是。這事我也想到了很久的了。祇爲了小大一則還未滿師。不能多賺些錢。開



支家用二則圓房之時也得一注費用。從那裏來呢？所以一向沒有提起。如今小大已是滿師。好歹能夠多賺一些了。常時命他們小夫妻倆住在一處。名份不定。究竟終有些不便。而且生姑這孩子。既生就了這付花一般的容貌。年紀也不小了。不要做出什麼事來。反爲不美。不如先同他們圓了房再說。我也本來要同姊姊來說了。如今姊姊既是也有這個意思。那自然再好也沒有的事了。只是圓房之後。可不能如現在了。每天開門七件事。件件要錢。如何辦法。又加着圓房時的一筆費用。出在那裏。這却都得先預備一下。姊姊你瞧對不對呢。喻氏笑道。我也因這個緣由。不敢提起。現在却知道小大的家計。一半仗着生姑做活計下來。那就不妨事了。圓房之時。便越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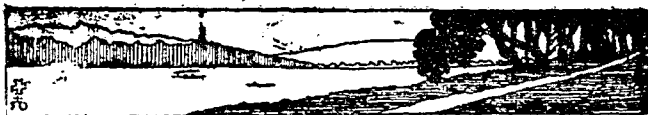


願意做了。小大也可多賺一些。家用便可以不用愁了。圓房時的費用。我稍稍有二十幾塊錢的私蓄。弟弟你也帮他幾塊。不足時向楊家二少爺借一些。將來加利還他。這也是一件大事。我瞧楊家同小大生姑都好。平時常是周濟。這般的大事。終不致於拒絕。有了幾十塊洋錢。也可以將就的了。敬天笑道。如此很好。事不宜遲。我今天便去找合婚的。揀一吉日。定下了吉期。可以大家安心預備喜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回 金玉緣口開雙和合 藥石意語惜一嬌娃

話說葛小大同了三姑到舅舅喻敬天家中。一則拜年。二則因了喻氏要同小大生姑圓房。同敬天商議。小大三姑到敬天家中。見喻氏已到。當下小大三姑二人向敬天拜過了年。坐在一旁。喻氏便把要替小大生姑圓房的言語向敬天說了一遍。敬天聽得生姑會做活計。將來小大家中。可以仗着生姑貼補。又聽得喻氏說了圓房的費用。喻氏自己已有二十餘元的私蓄。請自己也補助幾元。不足時可以設法向楊家借貸一些。敬天知道有了幾十元。同小大圓房。雖不十分富麗堂皇。也不算得十分寒酸的了。心中很是歡喜。便笑道。似姊



姊這般說來。果然無須慮得。既是如此。生姑年紀。已不小了。不要再停幾時。發生了什麼變故。我們事不宜遲。今天午後。我便去找一個陰陽先生。把他們倆的八字合上一合。選一個黃道吉日。圓房就是。喻氏笑道。正是。這事都得費心兄弟的了。選定了吉期之後。我們也可以慢慢的準備起來。敬天滿口應諾道。午飯之後。即去找陰陽先生。三姑自到了敬天家中。只抓着桌上的果子亂嚼。呆呆地聽得喻氏同敬天談話。聽得敬天。午後去找陰陽先生。揀選吉期。不久小大便得成親。倒比了小大還要歡喜。不住的嚷道。好了。有喜酒吃了。又向着敬天道。舅舅。叫這個陰陽先生。揀得早些。我可以看阿哥同小白菜拜堂了。喻氏瞧三姑這般的傻頭傻腦。胡言亂語。不禁歎了一



口道。三姑以後。我瞧他定得終考在家中的了。這般的傻樣。有誰來
覓他這樣的寶貨去呢。怎地生姑。生得這般的聰明伶俐。嬌艷縹緲。
三姑却既傻又醜。無怪都要叫生姑做小白菜。三姑叫塌榧菜哩。三
姑聽了。把嘴撇得高起。瞧着小大道。不要緊。不要緊。我也嫁給阿哥
好哩。喻氏敬天。見三姑傻到這般地步。忍不住笑將起來。喻氏忙叱
三姑道。不要亂說。三姑見喻氏發怒。方不敢再說。不一刻。午餐已備
敬天便請喻氏吃飯。喻氏也不客氣。同了小大三姑。在客堂內坐下。
一瞧桌上。排得滿滿的一桌菜肴。十分豐盛。喻氏笑道。今天倒破費
了兄弟。怎地辦了這許多的菜肴。我又不是客氣的人。小大三姑。更
不必說。是外甥男女。越用不着這般的盛饌。叫你姊姊心中。怎生過



得去呢。敬天笑道：「姊姊也不必謙遜了。我同姊姊是一母同胞，今天到來吃一些也是應該的。何況姊姊今年到來還是第一次，又有小大三姑，這一些些東西，算得什麼，快趁熱吃吧。」說着，即請喻氏上坐。小大三姑打橫，自己同妻子在下面相陪，又取了一瓶玫瑰露酒，在喻氏杯中斟了一杯，道：「姊姊，你嚐嚐這酒，還是去年我自己把花瓣自浸的。」喻氏即飲了一口，覺得又是清醇，便滿口道好。敬天知道小大也歡喜飲酒，便也斟一杯給小大道：「今天不是舅舅不許你多飲，只因飯後還得出去幹正經事兒，祇許你飲三杯。」多飲了醉後不好。小大即答應一聲，各人隨意飲啖。飯罷之後，喻氏坐在敬天房中喝茶，敬天却向喻氏道：「姊姊，我們先去一趟，選定日期，可以定心。」姊姊



在這裏相候。待我同小大回來之後。再回家如何。喻氏點頭道好。你們可得早一些回來。不然我是候不及的。敬天一壁答應。一壁同了小大。出門而去。喻氏便在敬天家中等候。敬天同小大二人。一逕向着陰陽先生家中走去。這位陰陽先生在倉前鎮上。專替人家算命。起課卜葬。選吉期。配合八字。合親等事情。名號喚做費鐵口。倒也有些小名望的。敬天同小大。即去找費鐵口。選吉期合親。走了一回。早到了費鐵口門前。一瞧費鐵口。正同人家起卦。敬天小大二人。即走到裏面。在一旁坐下。直待費鐵口起完了卦。方向費鐵口說明要選吉期合親。請他選一吉期。費鐵口把小大生姑的八字。排了一回。即揀定了六月十八。是個黃道吉日。同小大生姑二人的八字之中。很



第九回 金玉緣口開雙和合 藥石意語惜一嬌娃

一三四

是相合。在這天合親。穩可夫唱婦隨。家庭融洽。敬天聽了。很是歡喜。謝了費鐵口一千制錢。方同了小大回來。喻氏見敬天小大回到家。忙問選的什麼日期。敬天把那費鐵口的言語。已擇定了六月十八的一天。作爲圓房的吉期。喻氏聽得。很是歡喜。向敬天笑道。這般也好。離今天還有半年光景。可以慢慢地準備起來。便是錢的方面。我也可以多積一些。兄弟你也可以慢慢籌措。對於圓房所需用的東西。拜天地時。小大生姑所穿的衣服。既是夏天。倒可省些。我也得回去了。再遲了。怕這三個坏蛋。又得在老頭子面前搬是非哩。過一天。我再到小大家中。向生姑說明。圓房之時。生姑也有許多應用之物。也要叫生姑預備一下。而且向楊家去說話。還是叫生姑去。比了



別人好些。楊家的大奶奶二少爺，都很瞧得起生姑。諒來沒什麼不肯的。兄弟你瞧對嗎。敬天點頭道：「好。正這般吧。姊姊先回去好咧。好得離吉期還有半年。不妨慢慢的籌措起來。不必急急于一時呢。喻氏一面吩咐小大，好生在店中做事。一面向敬天夫婦作辭。自回沈家。小大三姑又遊玩了一回。方回到家中。只因敬天吩咐小大暫時不必向生姑談起。所以小大並不向生姑說。知已選定了六月十八日的吉期。祇是三姑。獸頭獸腦。那裏知道什麼。便向生姑說了。生姑聽得。因早被乃武勸解了一番。知道不能悔婚。不如同小大圓房之後。可以同乃武常在一處。倒也若無其事。依舊操作。並不因了將要同小大圓房。心中現出不高興的神色。過了幾天。新年已過。小大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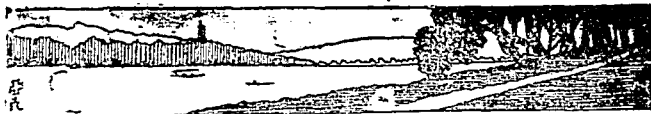
第九回 金玉緣口開雙和合 藥石意語惜一嬌娃

一三六

到豆腐店中去做事。有時回來住宿。有時便宿在店中。一個月中。宿在家中的時候。不過七八天光景。而且每天住在家中的時候。絕早即須到店中去。因此小大在家中的時候。真是極少。生姑同乃武。越發的可以從容幽會。好得三姑睡到牀上。即酣睡不醒。非到明天朝上。不會醒轉。生姑俟三姑睡熟之後。偷偷的到小大房中。約着乃武幽會。便拚喻氏已同小大擇定了六月十八。作爲圓房吉期。向乃武說了。又把圓房之時。缺少費用。要向乃武借些開支的話。也一一的向乃武說明。乃武聽得。心中也很歡喜。向生姑笑道。如此也好。大凡一個女子。總得嫁一個丈夫。你我的事情。終久不能出亮。同小大圓房之後。你表面上便有了丈夫。住在這裏。便不妨礙了。暗中却可以



時常相會。小大又須到店。在家中的日子。不一定多。豈不是你我仍舊可以如現在一般。致于圓房時的費用不夠。向我借些。我自自然可以答應。也說不到什麼借不借的言語。便算是我送的一份禮。也是應該。但是我無端送上這般一份重禮。外面又得有了閑話。依我想來。不如我暗暗給你一些。你藏好了。將來喻氏托你來向我借來。你可以取出。說是平日做的活計儲蓄着的一則可以免了外間閑話。二則又見得你的賢惠。生姑你瞧如何。生姑聽得乃武這般的體恤自己。越發的感激乃武。曲盡綢繆。自不必說。過了幾天。果然乃武悄悄的交給生姑三十塊洋錢。命生姑藏好。生姑心中越發的感激乃武。不禁又想到將來同小大圓房之後。少不得要同小大同牀合枕。



難保不冷落了。乃武想到這裏，心內又覺得不歡喜起來。向乃武道：二少爺，承你這般的垂愛，真是感激之至。今生今世，不能再報你的大恩大德，祇得待之後生的了。乃武笑道：你是個聰明人，怎地還提起這些話來。倒叫我心中不安咧。好得以後，你我相交的日子尚多。說什麼報恩不報恩呢。生姑道：話雖這般的說，只是我心中總覺得對不住二少爺的。不是說句不怕羞恥的話，將來同小大圓房之後，終久不能如現在一般的快活。可以隨時相會。小大這人生得又這般的不堪，叫我如何忍耐得住呢。說着不禁又垂下淚來。乃武一見，忙安慰道：你不必這般的想。你既住在一個家裏，小大又得到店，自然相敘的日子很多。我不是多譬解給你聽了嗎。同小大圓房之



後。反來得便利。在我們的事情上。非惟無害。反有利。生姑道。話雖不錯。只是小大這人。如此的醜。醜。醜。怪。教人見了。便作噁心。如何可以同床共枕呢。我對這一件事上。心中不知怎的。總不願意。乃武聽得生姑這般說話。暗想小大的人。生得固是醜。人怪般。可是生姑決不能因他醜陋。鬧出什麼岔子。在自己既是不好。在生姑也未必有益。反兩敗俱傷。如今生姑。既有了這般言語。不要悔婚的心。腸方纔丟掉。又生出別一主意出來。倒得勸他一番。使生姑知道自己的事情。乃是越禮之事。一個妻子。做了這般事情。已很對丈夫不住。不能因了同丈夫意見不合。又嫌丈夫相貌醜陋。再生出作踐丈夫的事情。非得敬愛丈夫。方能以功抵過。想生姑是個聰明剔透的人。自能



明白其中利弊。當下打定主意。忙向生姑道。生姑。你這個心思。可不能有。你得知道。大凡夫婦之間。須相敬如賓。方算得一個賢德女子。對於丈夫。非得敬愛不可。做妻子的人。有了外遇。已是很不應該。何況還要嫌丈夫。怎樣醜陋。怎樣骯髒。那還能稱一個賢德女子嗎。我們的事情。既不能給外人知道。不論什麼事情。便不能使旁人猜疑。你倘是不願同小大同房。外間自然又得猜疑起來。你我的名譽。可不是仍如要悔婚一般的一落千丈。何況小大待你也很不錯。你祇要想到自己。已做了對於丈夫越禮之事。不能不敬愛丈夫。將功贖罪。有了這個心思。便不會嫌丈夫醜陋的了。你是個聰明人兒。當能知道我的言語。是否至情至禮。生姑。你細細的思忖一回。錯也不



錯。生姑一言不發。聽乃武一番相勸。暗暗的思忖了一回。不由得恍然大悟。頓時把厭惡小大的心腸。一變而成爲敬愛。這也是生姑明達事理。知道女子應三從四德。一女不事二夫。自己既由母親主持。配給小大。小大便是自己的正當丈夫。自己對於小大。應該相親相愛。所以聽了乃武的言語。句句入耳。在乃武心中。也因了自己已佔污了生姑身軀。不應再使生姑與小大齟齬不和。於自己的陰隲名譽。都有妨礙。因此諄諄相勸。虧得乃武有這般善念。以後方得超雪冤獄。倘是生了邪念。那裏有這般的善報。此是後話。且說生姑自聽了乃武一番相勸。把厭惡小大的心思。都丟在九霄雲內。對待小大。竟以妻子身份。體恤小大。不如以前一般。見了小大。卽生厭惡之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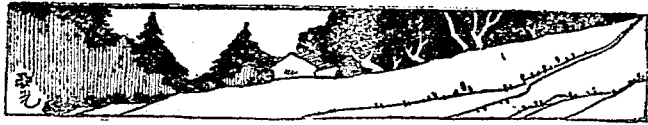
的了。便是對於三姑也很和穆。小大是個渾渾糊糊的人。只知道生姑對自己十分要好。喻氏見了生姑這般形式。也以爲生姑知道了。要同小大圓房。定了名份。纔敬愛丈夫。那裏知道其中有乃武相勸的一番言語。方有這般效果。過了兩月。喻氏已同小大預備一切圓房應用的東西。暗暗算了一算。自己到六月中。大約可以私蓄三十元光景。敬天却有十餘塊錢相助。連着小大所嫌的錢。可以積蓄下來的。共有五十餘元。倘再有三十塊錢。便可以諸事齊備。很舒服的了。這三十塊錢。早有心要向楊家相借。托生姑自己向葉氏乃武去說。這天到了小大家中。卽向生姑笑道。生姑有一件事情。必須你替我去辦理。論理呢。這件事情。不好請你自己去說的。只是如今也是



沒法的事。偷不是你自己去說。怕不成功。所以祇得我自己來托你了。生姑聽得。早料到是要向楊家借錢。作爲圓房之用。便假作不知道。媽媽什麼事情。要我做的呢。只要我辦得來的。如今既是一家人了。有什麼不可以呢。媽快說吧。喻氏聽得。心下很是歡喜。忙笑着道。也沒什麼大事。只爲了你們圓房的事。我同你舅舅。雖有了一些。還覺得少一些。偷是錢少了。辦事既困難。應用的東西也得缺乏。而且面子也不好看。因此我想由你向楊家二少爺去借這麼二三十塊錢。將來由我加利歸償。楊家二少爺大奶奶。都瞧得起你。諒來你去說來。一則你的面上。二則是成就了你們一件好事。十九可以應允。如今你可能代着你媽。向楊家二少爺去說一說呢。生姑聽得果然。



是借錢的事。便笑道。我道是什麼事情。原來是這事。媽媽不是我說一句不識臊的話。如這般的一生大事。向人家去借錢。怕不被人恥笑。媽既少錢。也不要緊。我平時做着活計。積下一些。何不併上用呢。也可免了向人家借。受人家譏笑呢。喻氏聽得生姑有些私蓄。願意取出。心中雖很歡喜。只怕祇有幾塊的錢。仍不夠用。便笑着道。你的話雖是不錯。是怕仍不夠吧。你有多少錢的私蓄呀。欲知生姑取出多少錢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回 綠意贈妝奩可敬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

話說喻氏在葛小大家中，向生姑說起圓房尙少費用，要托生姑向楊家借貸。那裏知道乃武早交給生姑三十塊錢，免爲落一個接濟生姑之名。反惹出外間閑話。當下生姑聽得喻氏托自己向楊家借錢，不禁暗暗好笑。便笑着道：「自己有些私蓄，情願取出作爲圓房之用。喻氏還怕不夠，又向生姑共有多少私蓄？」生姑笑道：「這是我平時做的活計，除了日常貼些家用之外，悄悄的儲蓄着的。那裏有多少呢？也不過二三十塊錢罷了。媽媽併了上去，可能夠用了嗎？」也免得向楊家去借貸。倒怪不好意思的。喻氏起初聽的是由日常貼着家



用所餘。以爲有限。如今却聽得有二三十塊。倒出於意料之外。不覺大喜道。真的嗎。倘是你有二三十塊錢。那自然不必再向楊家去借了。生姑笑道。媽媽。這難道可以說謊的事嗎。不信我便交給了媽媽。就是好得終須媽去辦理事情用的。說着忙走到房中。在枕底把乃武所給的三十塊錢。取了二十五塊用手巾包好。餘下五元。仍塞在枕底。以防到做新娘子的一天。或有什麼用處。放好之後。取了二十五元的一包手巾包。走到外面。在喻氏坐的旁邊桌上一放道。媽。這是我私蓄的二十五塊錢。請媽收了。由媽媽怎樣的化吧。有了這二十五塊洋錢。還夠不夠呢。喻氏忙把手巾包解開。一瞧裏面。不是二十五個雪也似的洋錢。又是什麼。不由得笑顏逐開的道。啲呀。倒瞧



不出你有這麼大的本領。居然能積下如此之多的洋錢。這也是小大的福氣。有這樣的一位又能幹。又會賺錢的媳婦。只是如何可以用你的錢呢。生姑笑道。媽什麼說的。我的錢。難道就不是他的一般嗎。用了有什麼緊要呢。說到這裏。粉面上早飛起了一陣紅雲。低下頭去。把喻氏瞧得只是的笑。呆呆地向着生姑直瞧。生姑忍不住又向喻氏道。媽還得向楊家去借錢。喻氏笑道。有了你的二十五塊。自然不用再開口。咧究竟向人家借錢。也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呢。說着便把錢收好。到了晚上。喻氏已回轉沈家。這天小大住在店內。夜間乃武又同生姑會面。生姑把喻氏要來借錢。已將前數天乃武交給自己的三十塊錢。交與喻氏了二十五元。乃武聽得心中很是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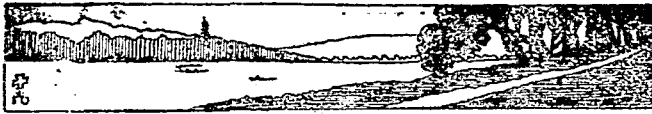


第十回 綠意贈妝奩可敬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 一四八

喜知道生姑已變了以前的心腸。依着自己言語辦理。光陰迅速。匆匆已過三四個月。這天已在四月中旬。天氣已漸漸的熱將起來。有一天。也是合該有事。小大隔晚。睡在家中。到了早上。到店中去的時候。向生姑說明。今晚不回家來安宿。生姑正因乃武連日有事。到了杭州府去。昨天方纔回來。小大却又住在家中。不能相會。生姑很是記着。乃武屈指一算。足足有半月光景。沒有相會了。今天聽得小大晚上不回家。中心中很是歡喜。俟小大去後。即借着到楊家遊玩。暗暗通知了乃武。乃武也因半月沒向生姑相會。心中十分想念。見生姑來。暗暗通知。心內也很喜悅。到了晚間。乃武悄悄的來到小大房中。同生姑幽會。生姑見了。自然很是歡喜。靠在乃武身上。膩在一處。



一面又把同小大圓房之後。怎樣可以相會。向着乃武。乃武瞧生姑。滿面春情。眼角流俏。紅生生的杏靨。只向着乃武臉上揉擦。乃武心中。早怦怦的動了起來。忍不住擁住生姑。推倒在小大牀上。鬧一個雙鳧飛肩。生姑只斜昵着一對水汪汪地的秋水。微微嬌喘。越發把個乃武逗得欲仙欲死。約有半個時辰。生姑啣的幾聲。頓把一個螻首。在枕邊滾了幾滾。已是雙目緊閉。肢鬆弛。乃武也不禁連喘帶吁。把生姑抱得貼緊。停了一回。乃武方長長的吁了一聲。一瞧生姑也醒了回來。向着乃武微微一笑。這時天時。雖在四月中旬。夜間尙很有涼意。生姑忙扯了牀上綿被。蓋在身上。一壁同乃武擁抱得貼緊的細談衷腸。正是快活。猛然間。聽的外面有人打門叫道。生姑生姑。



第十回 綠意贈妝盒可敬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

一五〇

快開門來。生姑一聽，却是小大的聲音。不由的花容失色。小鹿心頭亂撞。乃武也聽的是小大打門。心中雖也有些慌忙，却比較生姑鎮定了許多。忙安慰生姑道：「別忙，待我回去，你裝着方醒的神色，再去開門。小大瞧不見我，同你睡在一處，自然也不敢說出什麼話來。說着便匆匆起身，穿好衣服，飛也似的去了。生姑也把衣服穿好，方裝着初醒般的含糊答應了一聲，悄悄的出了小大的房，把一支紅燭也執在手中，帶出方慢慢的走去開門。一看正是小大回來，小大倒也不生疑心，只是一眼瞧見生姑，兩頰飛霞，帶着十分春色，好似又有些慌張顏色。當下小大以為是夜中開門，所以有些驚慌，也不在意。即走到自己房中，生姑究屬心虛，忙執燈隨了小大進來，燭光之



下。瞧得分明。小大牀上。一條棉被。已是堆在牀中。凌亂不堪。原來生姑同乃武。慌忙之間。未曾把棉被摺好。小大見了。不由的心中。大疑暗想。怎地自己牀上的棉被。這般的凌亂起來了呢。瞧這式樣。分明是有人睡過一般。又見生姑面上。越發的飛起了兩朵紅雲。直滿到耳邊。小大越覺得生姑的態度可疑。只是自己同生姑。既未圓房。不要這時自己一鬧。鬧出了岔子。圓房的事情。又得生出了變化。二則究竟沒有親眼得見。不能說定生姑有了不端之事。便也不明言。笑向生姑道。妹妹去睡吧。生姑萬想不到小大這時。竟回到家中。怕小大瞧出了自己的行爲。心中很是驚慌失措。又瞧在小大房中的棉被。不會摺好。心中越是慌張。如今瞧小大並未動怒。反和顏悅色的



喚自己去睡。以爲小大並未知道。心內倒有些內愧起來。便放燭台。懶快地回到房中。橫在牀上。暗暗的思忖方纔的事情。危險萬分。要不是住在一個門內。那就糟了。這般事情。究竟終覺不安。將來如何是好呢。想到這裏。不禁柔腸百轉。很覺得兩難。那裏睡得安穩。小大在房中。因起了疑心。先把生姑支開。方把被一揭。細細瞧着。可有什麼破綻。誰知方揭開被來。便發現了一個香囊。小大一見忙取起。一看認得這香囊是生姑自己所綉。平日佩在衣襟之上。怎地今天在自己牀上。棉被中呢。這般看來。生姑定在這牀上睡過的了。而且並不是和衣而臥。所以把衣襟上所佩的香囊。墮在牀上。生姑因何要在這牀上解衣而臥呢。又想着生姑方纔的神色慌張。同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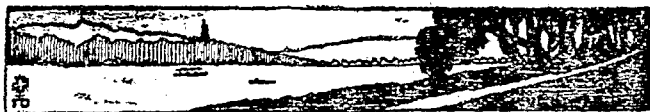
平日也有晚歸的日子。一敲了門。生姑總三脚兩步。前來開門。今天却慢騰騰地的隔了足有一刻鐘光景。方答應開門。見了自己。又這般的神色不定。牀上摺好的棉被。弄得這般的凌亂。被中又有生姑所佩的香囊。這事端的可疑。不要生姑在這牀上。幹着不端之事。想到這裏。不禁在牀上四面尋找。可有什麼可疑的東西。却在被腳下。又瞧見了一塊手帕。小大忙取來一看。忍不住滿面通紅。心頭火發。原來小大認得這塊手帕。同平常乃武所用的一般。無二。帕上又印着些水積。約有手掌般大小。小大見了。早猜到生姑同乃武。定有些不干不淨的事情。今晚二人。定在這牀上相會。想不到自己撞將回來。驚破了他們的好事。怪不道生姑面上。滿面春色。見了自己。神色



不定面上紅一塊白一塊的原來他在家中幹出這般的醜事。同乃武早已勾搭上手。楊家平時待自己同生姑這般要好。却因了這個緣由。自己尙未圓房。一頂綠頭巾。早戴在頭上的了。想到這裏。不覺氣得目瞪口呆。恨不得趕到生姑房中。把生姑痛打一頓。只是又想着自己同生姑。一則尙未圓房。不要這般一鬧。發生了變故。自己這般的貧困。相貌又醜。娶一房妻子。也不是容易的事情。萬一生姑變起心來。自己再從那裏去找這麼一個縹緲妻子。又加着自己究竟未曾瞧見。有道是捉奸捉雙。如今連兒也沒見過。如何可以宣揚出去。一則乃武是何等樣的人物。別說是在倉前鎮上。無人不知。便是在餘杭縣中。也赫赫有名。又是著名的刀筆先生。不要自己這般一



鬧。乃武惱羞成怒。自己不過是個豆腐店的夥計。論財論勢。遠不是楊家對手。祇須乃武筆尖一動。便能使自己家破人亡。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呢。想到此時。只得把惡氣按了下來。暗道。不如明天去看看母親舅舅。商議之後。再作道理。忙把香囊手帕一同藏起。準備以後作爲證據。藏好之後。卽橫在林上安歇。預備明天去見喻氏。敬天告知二人。再作道理。却說乃武。同生姑勾搭。在家中瞞着妻子。詹氏和姊妹叶氏。每逢了同生姑幽會的晚間。卽向詹氏推托在書房中安歇。替人家代撰刀筆文字。須在夜間靜心下筆。因此睡在書房之內。實在到了夜間。聽得詹氏的叶氏等衆人。都回房安睡。卽悄悄起身。到小大房中。同生姑幽會。詹氏叶氏。到也不疑。這一晚。乃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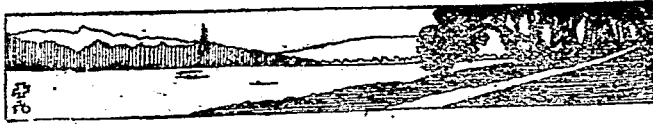
第十回 綠意暗妝奩可教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

一五六

說是在書房中安歇。詹氏很是賢惠，便獨自回房在燈下做着女紅。尚未睡下，聽得外面小大打門。生姑並不立刻出去開門，心中很是奇怪。悄悄一聽，好似生姑住的一面，有着很凌亂而慌忙的聲音。心中不禁起了狐疑，停住了手中女紅，靜心聽着外面，只聽得客堂中好似有人走動，心中越發大奇，便在門縫內向外一張。月光之下，望得分明，見乃武披着短襖，拖着鞋子，匆匆的走過，面上很是慌急。望着書房而去，接着聽得生姑答應，出去開門。詹氏是個聰明之人，怎不知道內中情事。早料到了乃武，同了生姑二人，定有了不端之事。心下雖很憤怒，只是詹氏爲人，最是溫柔賢淑，對于乃武，體貼萬分。如今瞧透了同生姑的事情，也不言明張揚起來，只暗暗的思忖。怎



樣向乃武規勸。只因生姑已有小大是正式丈夫。不能再嫁別人。同乃武私通。若被小大知道。鬧將起來。非惟乃武的名譽上不好聽。也要使生姑置身無地。而且使一個女子身墮名裂。未免有傷陰騭。不如悄悄的勸乃武同生姑斷絕。一則免得將來乃武名譽掃地。二則乃武身體也好保重。三則生姑也不致被人輕視。打定主義。便悄悄的睡下。又側耳細聽外面。小大同生姑。可在那裏吵鬧。聽得很是平靜。一些聲音沒有。暗暗叫了聲僥倖。以爲小大並未知道。心下倒稍稍放了些心。只預備停一天相勸乃武。免得再似這一回的危險。却說乃武自小大牀上。匆匆地披了衣服。飛也似的望書房走去。走到裏面。點起了燈。坐在牀上。心頭只嚇得怦怦亂跳。不禁呆呆地的發



怔。又怕小大疑心。鬧將起來。豈不是害了生姑。心中便越發的忐忑不停。忙靜着心。細聽外面。只聽得生姑開門。小大進來之後。卽沒有什麼聲浪。知道小大不會吵鬧。不覺暗暗叫了聲好險。暗想喜得小大傻頭傻腦。未曾發覺。不然害了生姑。是不必說。連自己的聲名。也大有妨礙。萬一傳將出去。豈不大窘。又不禁想到自己同生姑。雖是你貪我愛。恩愛非凡。究屬不是個正當夫婦。自己是個有妻子的人。要娶生姑。當然是不成功了。既是不能把生姑娶回家中。同生姑相會。除了幽會。別無妙法。將來難保不有比今天危險一些的事情發生。或者竟被小大撞見。那時非惟生姑無顏見人。連自己也不免被人家談論。而且生姑同小大。是有媒人有庚帖的正式夫婦。倘是自



已同生姑幽會之時。被小大知道。捉起奸來。被人家知道了。還有什麼面目。列于士紳之列。想到此時。覺得同生姑的事情。終究不妥。不如趁了這時。懸崖勒馬。還能保住了以後雙方的顏面。同幸福。只是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叫自己如何捨得下呢。乃武想來思去。橫在牀上。那裏睡得安穩。再也想不出一個妙法。可以不有如今晚這般的危險。直到了天色微明。方夢醒睡去。小大這晚也猜透了。乃武同生姑有了不端之事。欲到了明天。到敬天家中。請了母親喻氏。一同商議。怎樣辦法。因此也未會好睡。到了東方日出。微微透起一線紅日。小大即起身梳洗。生姑也即起身。煮了早點。給小大吃了。小大並不多言。吃過早點。匆匆的出門而去。身旁早把昨天晚上在被中取



到的香囊手帕帶好。生姑見小大出門。以爲小大尙不知道自己同乃武的事。心中到很放心。見天色尙早。加着昨晚受了驚慌。覺得很是疲倦。便仍回到房中。再睡下牀去安歇。小大自出門之後。在路上暗暗思忖這事如何辦理。偷說是聲張出來。有道是捉奸捉雙。旣沒捉住。如何能說定他們有了奸情。不如先同舅舅母親。商議一番。再作道理。便一逕向着敬天家中走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102
448-41

楊乃武與小白菜

清代第一風流奇案



上海益新書社總發行

MG
1246.47
10
12



3 1772 7147 9



清代風
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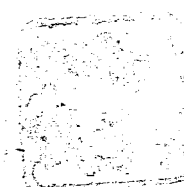
第十一回 起罌風蠹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却說葛小大。因隔夜本欲住在店內。忽地店中老闖來兩個親戚安宿在店中。小大的舖位。讓給了老闖的親戚安睡。不得不回家安歇。不想發現了乃武同生姑。有不端之事。把自己牀上的棉被。翻得凌亂不堪。在被中又取到了生姑的一個香囊。一幅乃武的手帕。小大這時。便料定乃武同生姑。定有了苟且之事。當下也不言明。到了明天。天方明亮。紅日一輪。方從東山徐徐吐出。小大已吃了些早點。出門到敬天家中而去。欲找了敬天。再請了母親喻氏。一同商議怎樣。

第十一回 起罌風蠹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一

156398





辦法不一刻早到了敬天家外。見大門尙關得緊騰騰地。原來這時方才寅末卯初時光極早。敬天尙未出來開門。小大心中焦急。忙把大門打了幾下。只聽裏面敬天問道。是誰呀。這般早的時候。便來打門。小大忙高應道。舅舅是我。有要緊事兒。請舅舅快開一開吧。敬天方纔起身。聽得外面打門的却是小大。心中不禁一怔。又聽說是。有要緊事兒。暗想不要小大同生姑。發生了什麼岔子。不成。不敢遲延。忙三脚兩步奔到門後。把門一開。見外面立着一人。不是小大。又是何人。面上含着一面的怒容。雙眉緊繃。好似有一件重大的心事。方弗敬天見了。忙問道。小大。你這般時候來找我。又是這般的怒容滿面。爲的是什麼呀。小大道。舅舅。事情大咧。且到了裏面再細細的



告知舅舅吧。我還得去請母親來一同商議咧。敬天知道小大今天到來。定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然小大傻頭傻腦。平常不容易發怒。便開了門。同小大到了裏面。小大便把昨晚怎地回去。怎地打鬥。怎地生姑停了一刻鐘方來開門。自己見生姑顏色不定。起了疑心。走到自己房中。又見把自己摺好的綿被翻亂。不禁大起疑心。在被中找到了生姑的一個香囊。是每天佩在衣帶上的一塊。乃武的手帕。顯見得乃武同生姑。早已有私情。昨晚正在自己牀上睡覺。被小大回去。驚了好夢之前後事情。細細向敬天說了一遍。一面又把昨晚在牀上被內取着的一個香囊。一方手帕。取將出來。給敬天觀看。道。這個香囊。是生姑自己所綉。平常我瞧見掛在衣帶之上。如今



第一回 起罡風蠢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四

却在我牀上被內一方手帕。我也常見楊家二少爺所用的一般無二。也在我牀上被內。顯見得生姑同了乃武。同睡在我的牀上。被我回去一打門。把他們驚散。在倉卒之間。把香囊同手帕遺落在牀上。而且因急於來開門。連綿被都未曾摺好。凌亂不堪。在我沒有回家的時候。他們二人。定在牀上做下不端之事。所以生姑開門之時。面上還紅馥之地的神色慌張哩。敬天聽小大說舉。把香囊同手帕看了一回。認得香囊。確是生姑的東西。手帕雖不能說定是乃武的。諒來小大也不致於說謊。又加着小大平日。倒不甚會說謊。對於生姑。又很心愛。決不會平空杜造。有意破壞乃武同生姑二人。這件事情。什九是可以認爲確定不錯的了。不禁沈吟起來。暗想似生姑這般。



的才貌雙全的女子，配給如醜八怪般，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葛小大。大自然是算得彩鳳隨鴉，當然不免心中不悅。似楊乃武這般的人品，身家才學，同生姑匹配，倒恰是郎才女貌。又住在一家，相見之後，發生了這般事情，也可說得是在情理之中。只是生姑早已同小大訂婚，又是童養在家中，幹下這種不端之事，總不能說是不錯。如今既是做得事，机不密，被小大險些兒撞穿，拿到了可疑的証據。在小大一方面說，一個童養媳，同人家有了奸情，倘是被外人知道，豈不遺羞門楣，說小大帶了綠頭巾，除非是把生姑退掉，方能遮除羞恥。祇是小大已是中年相近的人了，家道又如此的貧窮，要聚一房媳婦，不是容易的事情。小大人品，既生得醜陋不堪，才學又胸無點墨。



第十一回 起罡風養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六

做了一個豆腐店內的夥計。所入有限。那裏有人肯配給他呢。好容易對定了生姑。人品在倉前鎮。可算得獨一無二。女紅亦很不差。這可說得是求之不得。不想却同了楊乃武有了奸情。偷是因此退掉。小大的一。生。或者竟將孤獨一世。葛家也說不定要絕嗣的了。而且捉奸捉雙。祇得到這些些証物。也不能說定他們一定有了奸情。生姑對於小大。未必心中樂意。退婚却求之不得。似生姑這般的美貌。怕不嫁一個如意郎君。比了小大。強如百倍。小大對於這事。偷是張揚出來。小大並沒什麼利益。生姑却恰中心懷。奸夫又是倉前一霸的楊乃武。聲勢赫然。他出面幫着生姑。非但小大不會勝利。竟要吃一個大虧。倒不如不聲張來得好些。敬天想到這裏。覺得這事萬萬



不能聲張。同生姑反臉。如一反臉之後。生姑正中心懷。趁此同小大悔婚。小大退掉了生姑。又那裏去找這般花一般美貌。八面玲瓏的媳婦呢。只是自己的意思。雖是這樣。不知姊姊喻氏心中。是如何意思。不如先把喻氏請來。一同商議。瞧他怎樣的主意。再作道理。便向小大道。你且別張揚出去。究竟你沒把他們捉住。有道是捉奸捉雙。捉賊捉贓。你既沒有把他們二人捉住。便不能說定他們二人有了奸情。張揚出去。被人家聽得恥笑。不如先把你母親請來。我們一同商量怎樣辦法。再作道理。小大聽得。覺得敬天的言語。很是不差。自己對於生姑也很歡喜。雖是昨晚猜測他同乃武。有了奸情。心中十分憤怒。却也怕一鬧之後。把生姑退掉。以生姑這般美貌的人。自己



如此的窮困醜陋到那裏去再找一個呢。聽得敬天吩咐。不能聲張。忙連連應諾道。好。且把母親請來商議。就是敬天忙喚過一個小廝。到沈家去請喻氏到來。也不說明是因了小大的事情。怕沈體仁的三個兒子聽得之後。妄說閒話。只說是敬天有事相商。不一刻。喻氏到了敬天家中。見小大也在這裏。便笑着道。我知道是小大又有了什麼事情了。敬天笑道。姊姊說得一些也不差。正是小大的事情。要請姊姊來一同商議一下。喻氏見小大愁眉不展。呆呆的坐在一旁。敬天也很露出了爲難神色。知道有了很緊要的事務發生。忙問道。什麼事呀。這般早的天氣。便巴巴的把我叫來。敬天卽把小大昨晚發現了生姑同乃武。有了奸情的話。細細的說了一遍。又把香囊和



手帕給喻氏觀看。喻氏湊畢，不禁沈吟了一回道。似生姑這般的面貌。別說是乃武中意。不論是誰。都得說一聲。纒繳年紀又不小了。我的所以要同小大急急圓房。也因了這個緣由。生姑匹配小大本有些委曲的。不要年紀一大。生出了別的變故。如今果然不出我的所料。弄出事來。怪道那一天。我要叫他向楊家開口。借小大圓房時的費用。他即取出了二十五塊洋錢。說是做活計積蓄下的。我原有些奇怪。憑着做些活計。那裏積得下這麼多的錢。這時想來。自然是楊乃武給他的了。論理一個媳婦。做下了這般不端的事。便應該退掉。再辦奸夫一個罪。也就完了。可是現在却不是這般講。一則奸夫是一個有財有勢的楊乃武。別說是倉前鎮上。誰都不敢去動他。便是



第十一回 起罡風蓋夫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撲芳隣

一〇

杭州府餘杭縣內也。很有些權力。似我們這般的人家。同他去頂撞。真是鷄子同石頭去碰了。那裏可以得到什麼勝利呢。二則似生姑這樣的媳婦。真算得才貌雙全。偷是退掉之後。又到那裏去找第二個呢。何況捉奸捉雙。憑着一個香囊。一條手帕。怎能說定他們一定有了奸情。豈不是平空把一個既美麗又能幹的媳婦丟掉了呢。三則似小大般的人。年紀已是三十歲了。人品既不見得好。才學更不必說。家產當然再也論不到。再要配一房媳婦。怕不是個容易的事吧。因此依了我的主見。千萬不可鬧將起來。弄得畫虎不成反類犬。那纔後悔不及呢。敬天聽了。正合着自己的意思。忍不禁點頭道。正是。正是姊姊的言語。一些不差。我也是這個主義。似我們這種人家。



別說是沒有捉着人家奸情。便是捉到了之後。也未必鬥得過楊家。何況楊乃武又是個著名的刀筆先生。可不是好對付的。只是也不能不想個辦法。使他們以後不再幹那不端之事。免得被人家知道。恥笑小大。這方是正理。小大心中。對於生姑。本十分心愛。如今弄出了這種事情。丟掉生姑。心中也不願意。只是偷然絕不願問。儘生姑同乃武去通奸。自己真是變了開眼烏龜了。總得想一妙法。使他們以後不再發生這般醜事。可以使這頂綠頭巾卸掉。聽了母親喻氏的言語。正中心懷。忙接着道。對咧。母親說的話。一些不差。我們這種人家。要同楊家去反臉。是辦不到的。第一要把他們弄到不再在一處。不被人家知道。再把生姑。嚴行管束起來。使他以後知道改過就



是了。母親舅舅以爲如何。喻氏敬天。本來都是這般心思。都齊齊點頭敬天。沈吟了一回。向喻氏道。我們既定了這個息事耐忍的主義。祇使生姑。不容易同乃武會面。自然他們不容易在一處了。可是如今住了一個門內。那裏能得監視他們呢。除非是叫小大搬到外面來住。不住在楊家。方可使他們不常相會。便是乃武再要找生姑幹那不端之事。究竟住在外面。比了在一個門內。難了許多。小大也可以暗暗監視生姑了。小大不在家中的時候。乃到小大家中。也不便當了。乃武是個鎮上的紳士。也得顧些聲名。人家丈夫不在家中。跑去同他妻子談話。豈不被人家談笑。乃武也不能不顧忌一些。夜間更不必說了。小大也在家中了。即使乃武到來。可以由小大接待。越



發不妨事了。這樣可以不傷情面。又杜絕了後患。却算得是一舉兩得。因此不如把小大搬到外面來居住。便諸事都了哩。喻氏聽得。點頭道。正是。我也是這般想。不如把小大搬出來住。自然沒得這般事情了。不過倘是在這幾天內。立即搬場。一則沒有相巧的房屋。二則反啓人家疑心。怎地住得好端端的。忽地立時立刻的搬起家來。內中未免被人家說長道短。我想事情已到了如此地步。倘是生姑同楊乃武已有了奸情。早搬晚搬。都是一般的了。總是沈不清楚。若是沒有什麼。幾年也住了。難道一兩月便得出岔子不成。小大現在你回到家中。不必張揚。原似平時一般。不要被生姑同乃武起了疑心。反生枝節。只是每晚總得回去住宿。不要好酒貪杯。誤了大事。只暗



暗的留意着生姑的行動。生姑便是有天大的胆。也不敢妄作非爲。一面我們。暗中留意房屋。在圓房之前。搬到外面來居住。只說是住在楊家圓房之後。不大方便。不如獨立門戶的好。因此搬出來住。這麼一來。豈不是面面光鮮。既不得罪楊家。生姑也沒法藉口。又可免了旁人談笑。弟弟你瞧好不好呢。敬天聽了喻氏的一番言語。覺得這般辦法。真是面面俱到。再好沒有的了。忙連聲道好。小大心中也很歡喜。三人商議已畢。小大自到店去。喻氏在敬天家中。吃了早飯。方纔回家。從此之後。喻氏敬天小大三人。暗中留意房屋。準備搬出楊家居住。小大每晚總是回去睡覺。對於生姑。却依然是和顏悅色。並不把此事聲張。生姑自從這一天險些兒被小大撞穿之後。到了



明天見小大絕早出去。面色上很不好看，心中很不放心。怕小大已猜透了自己同乃武的事情，暗想自己同乃武究屬是苟且，不大方，便長此以往。終有一天敗露的日子。除非是同小大悔婚方能同乃武常久相聚。不覺又把悔婚的心意勾起。欲同乃武商議。偏偏這天乃武出門去了。直到晚上回來。小大已先回了家中。生姑怕小大向自己說話，却見小大依舊同平日一般。並無舉動。以爲小大並未知道。方放下了心腸。可是自這一天起。小大每晚必回家中。因此生姑要同乃武相會。晚上竟沒有空閑時候。白天又是人多不便。把生姑的一顆芳心。弄得忐忑不定。終日裏緊繃眉頭。暗暗思忖。怎地辦法。終思想不出有什麼妙法。避了小大同人家耳目。可以同乃武幽會。



第十一回 起罡風驚天憶家室 來疑雨村婦擇芳隣

一六

而且有時瞧見乃武。乃武的神情之中。却似淡淡的。不似往日濃厚。生姑是個聰明的人。早瞧出了乃武的神情之間。大非往日可比。越發覺得納悶。不知道乃武心中。是如何意思。又不好相問。誰知乃武自這天被小大驚散之後。回到書房之中。被詹氏暗暗瞧見。便着實的規勸了一番。把乃武的迷夢。喚醒過來。因此變了往日對於生姑一味戀戀不捨的態度。欲知詹氏怎樣規勸。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三更圓夢規勸良人 五夜寒衾思懷吉士

話說楊乃武的妻子詹氏。爲人最是賢淑。自幼飽讀閨訓。對於一個女子的三從四德。都能確守不踰。嫁了乃武之後。對乃武的敬愛體貼。真可說得是無微不至。知道乃武是個風流儻的人物。在外面難免沒有尋花問柳等風流之事。恐傷了乃武身體。便常是乘機善言相勸。保重身體。所說的話。句句是由真誠所出。乃武見詹氏這般的賢惠。很是歡樂。不由得把在外面尋花問柳的心腸丟掉。夫婦二人。恩愛非凡。自結婚之後。從未勃谿過一次。又加着詹氏。凡是規勸乃武。總是溫顏相向。語語從心。嵌中發出。不由不使乃武誠心悅服。聽



了詹氏的言語。詹氏見乃武這般的歡愛，越發的體貼丈夫。便是乃武有時在外面做下越禮之事，詹氏見並沒大害，也就只當不知，到了乃武稍稍醒悟之時，方以好言相規。乃武忍不住內愧而止。詹氏又因了乃武善於刀筆，恐有了傷天害理的事情，也不時向乃武陳說陰險因果。乃武聽了，便對於不合人事的刀筆訴狀，常是拒絕。因此乃武雖是以刀筆有名，只反平些冤枉屈服的人情冤獄，幫助了人家做傷天害理的事情，十不一見。這都是詹氏平日規勸之功。這一次暗中瞧見了乃武同生姑有了奸情，險些兒被小大撞見，覺得這事萬份不妥。生姑是個有夫之婦，同他通奸，律有專條，是觸犯刑法的事情，倘是被人家知道，都有未便。這事萬萬不能常久，非規勸



乃武從此斷絕，方能保住不出岔子。當下想定主義，便暗暗等候機會。相勸乃武使乃武醒悟，與生姑斷絕關係。過了一天，乃武在晚上睡在詹氏房中。婉燕之餘，睡在牀上，閑談家常。恰巧這天喻氏到小大家中，同小大出去購辦生姑做新娘時的衣服。詹氏卽向乃武笑道：相公，生姑要做新媳婦了。我們同他同居了好久，也應送些禮物。送什麼東西？相公以爲怎樣？乃武聽得詹氏提起生姑圓房的事情，不禁把前數天的事情，提上心頭。微微的啣了一口道：娘子你去預備就是。總之稍重一些，他們也很貧苦，帮他一些，也是好事。喻氏瞧見乃武這般神色，知道尙未忘情，暗道：不如在這時，探探他的口風。對於生姑究屬是怎樣心腸，便又笑道：正是，生姑也可憐，生得這般。



花一般的相貌。配了個醜不堪的葛小大。怎不叫他傷心呢。乃武聽得不覺又長歎一聲道。怎說不是呢。可是事已如此。婦人家究以名卽爲重。旣對定了親。自然也沒法更變的了。這也是他的命運。叫人也無能爲力。又不能助他打破這環境。倘其是去幫了他不嫁給小大。事實上雖好。名節上却不堪問了。旁人的閑話可畏。別說是生姑不得好處。便是幫助他的人。也不免被人說話。是見色起意。看想生姑。纔出這個主義。而且生姑倘是不嫁給小大。非悔婚不可。悔婚也不是容易事情。在倉前的人。誰不知生姑是小大的妻子。又豈養在小大家中。必須要經官動衆。一個閨女。鬧到這個地步。名譽上還用說得嗎。無端悔婚。又是觸犯刑章的事情。也未必拿得隱。到了這



時倒變了弄巧成拙了。因此這事。竟是無法可想。只得瞧他這樣一塊羊肉。落在狗嘴裏了。詹氏聽了。乃武這番言語。知道乃武對於生姑。雖是憐惜。可是也不願使他同小大悔婚。忙趁勢挑乃武道。語雖這般說。啊。生姑心中。不免心中難過。倘是做出了不端之事。小大如何辦法呢。乃武笑道。論理呢。生姑配小大。實是冤枉。但是既已事已成事。也不能反悔的了。若然做下不端之事。不要說名。即喪盡。便是被小大知道。鬧將起來。終是奸夫淫婦。犯了刑法。有誰說。因了生姑生得好。小大生得醜。不配做夫婦。應該在外面結合奸夫的呢。少不得都要說。生姑同奸夫廉恥喪盡。被万人唾罵。詹氏聽乃武這般說法。暗想不趁了此時。向乃武規勸幾句。使他醒悟。更待何時。忙又笑



道。對咧。一個女子。有了丈夫。如何可以再不守婦道。自然要被人家恥笑了。只是我看似生姑這般的人。自己既生得花一般的容貌。配個小大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心中自然不歡樂了。又沒有讀過什麼閨門女訓。對於一個女子的三從四德。也不見得十分明白。立脚便不會怎樣的堅牢。祇要有一個相貌稍好的男子。覬覦他的姿容。去引逗他。便保不定要弄出事來。所以以後生姑。不有這種事情。便罷。倘是有了。都是做男子的人。不怕傷陰。去引逗他的不好。到了身敗名裂的時候。方知道了。人家的大富。可是懊悔嫌遲了。這種男子。冥冥要有報應。我倒看有機會。要規勸生姑。千萬別上這種大當。弄到身敗名裂之時。懊悔要嫌遲的。一個女子。第一要敬愛丈夫。將



來不怕沒有好報。相公。你看好嗎。乃武聽詹氏如此一說。不由得心
中一頓。覺得詹氏的言語。一些不差。似生姑這般的女子。被男子引
逗之後。方有這般不端之事。若是自己那時。能以正言相勸。便決不
會另有別好。就似前數天生姑要悔婚。被自己一勸之後。立即放下
了這條心腸。可見生姑這人。並非是淫蕩一流人物。原是可與爲善
的女子。自己去引逗他。真是大傷陰騭。而且生姑既有了丈夫。自己
總是奸夫。萬一被小大撞破。自己的顏面何在。又連帶了生姑身敗
名裂。想到這時。忍不住心頭隱隱作痛。忍不住呆呆地的怔住。詹氏
見乃武呆着不語。知道乃武有些醒悟。便又笑道。相公。怎地悶住不
語呢。難道真的怕生姑不明道理。嫌丈夫醜陋。做出歹事來嗎。這也



第十二回 三更圓夢規勸良人 五夜寒衾思懷吉士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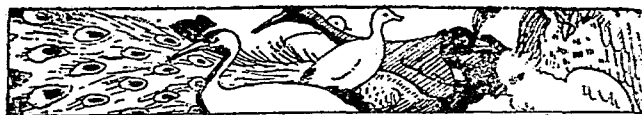
不妨。生姑這人是何等的聰明伶俐。祇要把這些要緊道理。提醒他一番。自然可以懂得。一變嫌惡丈夫的心理。易爲敬愛丈夫。一個女子。祇要明白了敬愛夫君。三從四德。是女子們的要訓之後。別說是沒犯有不端之後的人。可以立即知道倫常大道。敬愛丈夫。便是已有了不端之事的人。也能知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立即斷去奸情。做了個賢德媳婦哩。乃武聽得詹氏說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言語。不禁恍然大悟。暗想自己怎地這般糊塗。一時想不起來。只要自己從今天起。不再與生姑私會。再瞧有機會之時。細細的開導他一番。使生姑對於小大。不生嫌惡之心。夫妻間不致勃谿。即使自己曾經引誘生姑。這般一來。也可將功贖罪。不傷陰騭。自己同生姑的聲



名也可以保得住了。這真是若海無邊。回頭是岸。却不道被詹氏一說提醒。心中十分歡喜。又暗想今晚詹氏怎地向自己說到這些事情。不要詹氏昨晚瞧見了自己從生姑處出來。猜透了自己同生姑有奸情。恐弄到身敗名裂。觸犯刑章。方暗暗諫勸自己。這般說來。詹氏的賢惠。真是無可比擬。自己瞞着他幹下這般歹事。如何對得住他。想到這裏。忍不住向詹氏瞧了幾眼。詹氏却又望着乃武微微一笑。乃武覺得詹氏的神色。同了方纔一番言語。明明是知道了自己同生姑的事情。面上早一陣陣的紅暈起來。覺得詹氏既已知道。再瞞着他。使他耽心。良心上也說不過去。即把同生姑的事情。原原本本的告知了詹氏。并且立誓不再同生姑往還。詹氏聽了。知道乃武



已是醒悟。並非虛言。心中大喜。忙安慰了一番。這一夜之後。乃武果然不再同生姑得會。便是生姑相約暗示。也只當不知。並不赴約。又因了小大這時。每晚歸家安宿。對於生姑守幽很嚴。生姑在這種情形之下。對於小大。心中自不免又起了些厭惡之心。對於乃武。却並不知道。已由詹氏勸醒。斬斷情絲。只以爲乃武懼怕小大撞見。因此不敢相會。這般的過了十幾天光景。生姑那裏耐守的住。只恨得茶飯無心。恰巧這一天小大不回家中。生姑大喜。忙暗暗來約乃武幽會。誰知到了晚上。生姑白守了一夜空房。乃武並未到來。却知道乃武住在詹氏房中。心中很是動氣。坐在房中。細細思忖。覺着乃武對待自己。神情之間。好似冷淡了許多。不似平時見了自己到他們家。



中有說有笑。神情中暗暗露出因了自己而發。如今乃武見自己之時。總是默默的走開。一無說笑。這種神情。顯見得冷淡不堪。爲了什麼事情。對待自己。如此的冷談起來。只猜不出內中緣由。這般一想。不禁把以前乃武對自己的溫柔憐愛。真算得無微不至。比較了小小的粗魯。不可同日而語。自己偷是有了這種丈夫。于願已足。無奈被月老錯配姻緣。同乃武祇結了個露水姻緣。到如今越發連露水姻緣也不週全了自己。怎生得這般命苦。心中一酸。眼淚便似斷線珍珠般的滾將下來。又覺得自己對乃武。並無開罪之處。便是前晚小大回來。險些兒撞見。也不是自己之故。可是乃武對自己。好似也未表示不滿。如何忽地情淡到如此地步。只猜不出什麼道理。思前



想後淚如雨下。竟是泣不成聲。眼瞧得小大這般醜陋。反匹配了做正式丈夫。乃武這樣溫柔的人。反成了露水夫妻。如今越發成了薄倖郎君。自己好不命苦。將來如何能安然度日。究竟乃武對於自己是怎麼的一個心思。若是不過一時。受了驚恐。不敢到來相會。好得同住在一個宅子之內。既未忘情。不久自能重行歡聚。只怕乃武已變了心腸。那就恩斷情絕的了。生姑一面暗泣。一面胡思亂想。只猜不出乃武因何變了心腸。把昔日恩情。忘一個干干淨淨。想了半晌。忽地把長眉一展。星眸一睜。暗道。我真的傻子。他既不來相會。我不是目不識丁的女子。難道不能作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暗暗給他。一則責請他不該恩情斷絕。因了什麼道理。二則可以把自己的



苦處。陳訴一番。偷是他怕以後被小大撞見。好得圓房的日期。當有二個月光景。悔婚也不能算遲。也可以同他商議個辦法。使得以後能做一個長久夫妻。豈不是不怕小大撞見了呢。看他取到這封書信之後。如何回答自己。想定主義。一聽外面正打着三鼓。忙起身回到自己房中。一看牀上。三姑正仰面睡個酣熟。知道三姑一時不會即醒。正好放胆寫信。桌上筆墨硯台。倒都現成。這是因了生姑。刺綉綉貨須描寫花樣。所以早已購辦。生姑這人。是個絕頂聰明的人。幼時在家中讀過幾年詩書。住在葛家。空閒時常看看書字。學習一回。到了楊家之後。越發受了乃武薰陶。對於文字一項。雖不能說好。寫信等事。却已能夠。這時輕輕的磨起墨來。取了一張描花樣白紙。提



起筆來寫了一封纏綿悱惻的情書。書內把種種事情。序述個詳細。寫得哀怨動人。末後又說小大怎樣粗曠。如何醜惡。萬萬不能一處。度日。把悔婚的言語。舊事重提。情願同小大悔婚之後。隨乃武安份。度日。雖是備位小星。亦是願意等言語。寫好之後。聽得更鼓。已打五。更。知道天色將要明亮。不要被三姑醒來。瞧見。忙急急的收拾了。桌上紙墨筆硯。把書信藏好。看有機會。投給乃武收拾好了。即忙解掉外面衣服。悄悄睡下。三姑並未知道。仍是酣聲振耳。十分好睡。生姑因一夜未睡。嬌軀十分疲倦。不覺朦朧睡去。醒時已是日上紗窗。三姑早已起身。生姑忙也起來。收拾了一回。料理家事。直到午後。生姑忍不住到楊家來游玩。欲趁勢遇見乃武。或能細訴衷腸。不然。也可。



以把寫好的信留在乃武書房之中。使乃武瞧見。到了楊家。見詹氏葉氏。都坐在家堂內閒談。瞧見生姑。忙一齊起身讓坐。生姑一面謙遜。一面問了二人的好。方一同坐下。閒談了一回。方知乃武今天並未出門。在外面書房之中。生姑聽得。也不再問。只暗暗歡喜。暗想乃武。既是在書房之中。自己何不悄悄進去。瞧乃武怎樣對着自己。想定主義。又敷衍了幾句。起身告辭回去。詹氏叶氏含笑送過。生姑見二人已不在後面。知道這時乃武正獨自一人在書房之中。這也是生姑知道乃武的脾氣。白天在書房中作事。不許一人進去。連在外面窺探。也是不許。因此生姑料着並無別人在書房之內。便悄悄的外走到書房外面。四面一望。却一個人也沒有。忙踏進房去。瞧見乃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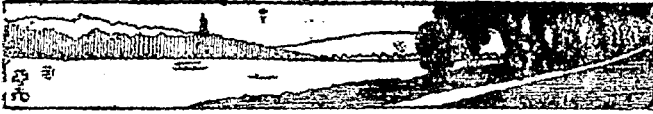


正坐在椅上寫字。生姑不敢高聲喚呼。怕被人家聽得。只低低的叫了聲二少爺。乃武正聽得有人進來。又聽得喚二少爺。忙抬頭一看。却見是生姑。只嚇得一跳。不由得啊呀道。你怎麼走到這裏來呢。被人家瞧見。那還了得。生姑並不分辨。正待責問。昨晚何以不來赴約。忽聽得外面隱隱有人高叫小白菜。生姑聽得是三姑聲音。恐被他撞穿。忙把袖內的書信。丟與乃武。飛也似的出書房而去。欲之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一紙寄鸞箋劈開情網 三遷營兔窟割斷紅絲

話說小白菜畢生姑。因昨晚楊乃武爽約。到書房中去找乃武。正欲訴說。聽得三姑一片的叫小白菜聲音。恐他撞見。慌忙把昨夜寫好的一封書信。擲給乃武。匆匆的出去。三脚兩步。趕到自己客堂之外。正迎着三姑。三姑一見。即笑着道。小白菜哥哥回來了。快去快去。生姑正奔得氣急口喘。聽是小大回來。不覺又是一慌。忍不住粉臉飛霞。心頭亂跳。隨了三姑。走到裏面。果然小大已是回來。原來小大因天氣炎熱。喻氏命他同去看房屋。纔回家換穿衣服。小大衣服都是生姑經手放摺。到了家中。不見生姑。一問三姑。知道到楊家去了。小



第十三回 一紙奇書箋劈開情網 三邊營免窟割斷紅絲

三四

大心頭已是打了個疙瘩。忙命三姑去喚三姑到楊家。一看生姑並不在那裏。問詹氏那裏去了。說是已回家中。因此三姑一路的叫將回去。見生姑從外面到來。倒也並不查問。到了家中。三姑笑着向小大道。你說小白菜在楊家。他却外面。小大聽了。又瞧見生姑的面色不定。不由得疑心大起。暗想乃武書房正在外面。不要生姑乃武二人。又在書房中幽會。好得自己不久就得搬出。如今也不必查了。反生出別的枝節。當下祇向生姑取了衣服。穿好了出門而去。生姑方懾着三姑說出自己在外面。不要小大疑心。見小大一言不問。倒放下心來。却說乃武在書房中。瞧生姑進來。心中懾得卜卜亂跳。方欲以正言相勸。却聽得三姑一片叫喚。把生姑叫去臨行之時。丟下



了一封書信。卽拾將起來。一看上面。寫得二哥親拆四字。字跡十分娟秀。正是生姑親筆。忙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二哥愛鑒。啓者。竊以去歲以還。蒙哥不棄。不以賤軀爲辱。誓以百年。妹生不逢辰。荆門不幸。橫遭摧迫。子子弱弱。茫無所依。母老家貧。無以爲生。乃有童養之舉。方以爲可以出水火。面登衽席。而妹命薄天生。夫壻旣形如鬼魅。身高不滿五尺。目不識丁。胸無片墨之儲。又寒若范叔。釜可生塵。衷心之悲。無可倫比。清夜捫思。常淚洗鴛枕。去歲而後。天假良緣。得逢君子。復不以妹微賤。使侍牀側。方擬百年相偕。不意罡風陡起。吹折鴛翼。常此以往。情何以堪。醜如厲鬼之葛小。望且生畏。安能同牀共枕。祇以哥之相勸。聊忍一



第十三回 一紙寄書箋劈開情網 三邊營兔窟割斷紅絲

三四

大心頭已是打了個疙瘩。忙命三姑去喚三姑到楊家。一看生姑並不在那裏。問詹氏那裏去了。說是已回家中。因此三姑一路的叫將回去。見生姑從外面到來。倒也並不查問。到了家中。三姑笑着向小大道。你說小白菜在楊家。他却在外面。小大聽了。又瞧見生姑的面色不定。不由得疑心大起。暗想乃武書房正在外面。不要生姑乃武二人。又在書房中幽會。好得自己不久就得搬出。如今也不必查了。反生出別的枝節。當下祇向生姑取了衣服。穿好了出門而去。生姑方懾着三姑說出自己在外面。不要小大疑心。見小大一言不問。倒放下心來。却說乃武在書房中。瞧生姑進來。心中懾得卜卜亂跳。方欲以正言相勸。却聽得三姑一片叫喚。把生姑叫去。臨行之時。丟下



了一封書信。卽拾將起來。一看上面。寫得二哥親拆四字。字跡十分娟秀。正是生姑親筆。忙拆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二哥愛鑒。啓者。竊以去歲以還。豪哥不棄。不以賤軀爲辱。誓以百年。妹生不逢辰。荆門不幸。橫遭摧迫。子子弱弱。茫無所依。母老家貧。無以爲生。乃有童養之舉。方以爲可以出水火。面登衽席。而妹命薄天生。夫婿旣形如鬼魅。身高不滿五尺。目不識丁。胸無片墨之儲。又寒若范叔。釜可生塵。衷心之悲。無可倫比。清夜捫思。常淚洗鴛枕。去歲而後。天假良緣。得逢君子。復不以妹微賤。使侍牀側。方擬百年相偕。不意罡風陡起。吹折鴛翼。常此以往。情何以堪。醜如厲鬼之葛小。望且生畏。安能同牀共枕。祇以哥之相勸。聊忍一



時偷生以侍君子。今彼眈眈虎視。視妹爲囚。難越雷池一步。不復能待。哥以遣妹。悲哀心懷。永夜迢迢。轉輾反側。祇以淚洗面。妹身雖蟄於斗室。心固未嘗一日不飛越於哥之左右也。此情此景。安可一日以居。哥素愛妹。義無坐視。祈卽加援手。拯妹於枯井之底。設法與葛氏解婚。俾得常侍君子。雖位列小星。亦所夙願。昔日之山誓海約。固言猶在耳。當不致爲薄倖李郎。使妹之願於危殆。昨夜待哥三更。而哥竟爽約。豈微賤之質。不足以當君子之一盼。則妹以能仗鼎力。得脫牢籠。將長齋黃卷。古佛青燈。了此一生。以報哥之德。葛氏鼻鷗。誓不願偕其永生。妹萍飄弱苦。所仗者祇哥而已矣。乞憐而一諾。無任感激。生當隕首。死當結草以報。臨書涕泣。



惶恐待命。伏維賜。冷是禱。妹畢生姑叩啓。

乃武看畢。覺得滿信的哀怨悱惻。不忍率讀。只是自己自詹氏諷勸之後。已是大徹大悟。決不再淪漩渦。致自取罪戾。有傷陰隙。這封書內又一味的欲與小大悔婚。倘是不去復他。自己落一個薄倖之名。倒也不必說他。不要生姑。由怨生恨。真是弄出了別的變故。非惟害了生姑。又拆散了小大姻緣。或者竟致把小大好端的一家人家。弄得妻散家破。罪過不小。不禁大爲躊躇起來。好半晌。陡的想起生姑前次也向自己說要同小大悔婚。被自己反復開導了一番。便知道其中利害。不再提起。生姑這人。原不是個不良女子。只因未知其中道理。方有悔婚的思想。如今也可勸他一番。或者也能使他醒悟。同



小大相敬如賓。豈不是好自己也可將功折罪。但是當面勸他。一則又得被人生疑。二則有些言語。倒不好啓口。不如也寫一封規勸他的書信。使他見了明白其中利弊。反較爲妥當。想定辦法。卽提起筆來寫道。

賢妹粧次。奉華扎誦讀未罄。覺如清夜杜鵑。哀怨不忍率讀。兄衣襟爲之溼透。妹之所言。固未嘗不合于情理。彼儉村俗。何能匹妹之清麗絕艷。惟以兄所知。尙非如妹之思。兄以磊落之軀。蒙妹不棄。不以儻夫視之。願托終身。期以白首。衷心之感。無復言宣。然人生於世。所貴重者。祇爲名節。若名節已墮。終爲人所不齒。尤以女子爲最烈。所謂一女不嫁二夫者是也。妹與小大爲夫婦。雖未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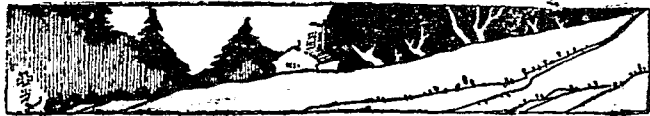


婚而有慈母之命。媒妁之言。名正言順。又復自幼同居。形影未離。盡鄉里之人。莫不知之。夫婦爲人倫之首。嫁夫之得失。非以貌別。自當視丈夫之德行。性氣。不能以貌醜陋。遽謂遇人不淑。小大雖醜。其心則良。待妹亦未嘗一日疾言厲色。妹若能平心相待。必能美滿恩愛。若視辨貌色之優劣。而定遇人良惡。則蕩婦浪子之所爲。非溫淑女子之所宜。且女子首重三從四德。兄與妹之遇合。終屬勾且。幸而未爲鄉人所知。否則人言嘖嘖。非惟兄之不能立足於故鄉。卽妹亦不免受萬人之唾罵。故悔婚之舉。斷乎不可。兄於日前。已嘗面陳其中利弊。妹秀慧異常。當能明達。還祈三思。小大而醜。其心則喜。必能體貼。妹懷琴瑟和諧。願小大一家。所仗者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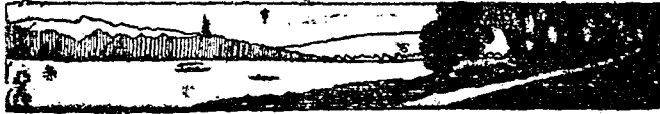
第十三回 一紙寄鸞箋。劈開情網。三遷窈窕。窟割斷紅絲。 四〇

妹一人。一旦悔婚。貧苦之家。安能再得賢妻。遂致家破人亡。於心何忍。鄉人知之。亦必詈妹之無良。尙有何面目。偷生人世。此中利害。可洞若觀火。無待兄之曉曉。妹自能知之也。夫婦之間。相敬如賓。梁鴻孟光。世所稱道。爲女子者。宜敬其夫君。方稱賢婦。妹如能敬愛小大。無忤無違。自有至樂。孟梁不能專美於前。而兄與妹之聲譽。亦能因此而保全。兄於去年。以愛妹之深。情不自恃。致隙情網。冥冥之中。陰隙已傷。迄今以思。疚愧無似。若不亟圖自救。天道好喜。自古已然。恐報應之速。卽在目前。前日小大歸來。聊以示警。若海無邊。回頭是岸。失之東隅。尙能收之桑榆。此所以前晚之約。不得不爽。自救亦卽爲拯妹。區區苦哀。伏乞原宥。妹如不以兄言



爲忤。敬事小大名節。既保後福無窮。不然。一旦東窗事發。法網難逃。終且淪于萬劫不復之中。自此而後。兄當盡其所能。助妹伉儷。以贖前衍。惠書所言。不敢承命。以妹之明。必不以兄言爲河漢。憬然恍悟。力保名節。兄感且無量。伏維三思。是幸。端復緘安。

寫好之後。密封在信封之內。上面又寫了生妹親啓四字。暗想生姑並非是個淫姬蕩婦。瞧了這封書信之後。若是能得憬然而悟。倒也一件功德。可以保住了葛家血食。雖是去年自己去勾引生姑。喪盡陰險。這麼一來。或者能得將功折罪。心中倒很歡樂。把信藏在身上。瞧有機會。卽交給生姑。這夜乃武仍宿在詹氏房中。悄悄地把生姑書信。同了自己怎樣寫下回信。勸導生姑的活。細細的向詹氏說了。



詹氏聽了，很是歡喜，知道乃武自被自己勸後，已懸崖勒馬，苦海回頭。經此不會出什麼岔子的了。一宿無話，到了明天午後，生姑又到楊家來游玩，暗探消息。乃武怎樣對答，恰巧乃武在客堂之中。詹氏、叶氏都在裏面房內，乃武趁勢把自己寫好的書信，悄悄交給生姑。道：賢妹回去細看，自能知道一概情由。說畢自出去到書房中去。生姑忙把信藏好，怕就此回去。詹氏等起了疑心，又到詹氏房中談了一回，方告辭回去。三姑這時巧是不在房內，生姑忙取出乃武書信，拆開細觀。生姑爲人，本不是個淫娃蕩婦。這一回祇因了小大監視甚嚴，不能同乃武會面，由愛生怨，方把悔婚心念，再提上心頭。不然早經乃武把其中利害，解說明白。生姑也知道悔婚之後，非惟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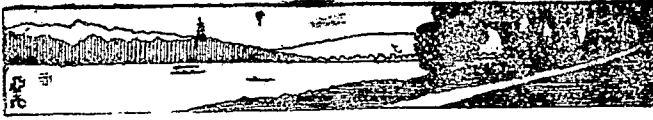
利益。反而弄到身敗名裂。如今瞧了乃武相勸的書信。言正義嚴。把女子應當三從四德。方算得一明賢惠婦人。說得十分明瞭。石禁恍然大悟。覺得以前同乃武的勾且。真是喪名敗節的事情。若不極早回頭。將來不免被小大撞破。弄得万人唾罵。不要說是自己無顏。偷生於世。便連乃武也難於立足的了。豈不成了愛之適以害之了呢。不如趕速回頭。可以保住名節。好得同乃武的勾且。旁人一無所知。小大便有疑心。也不能說定。何況別人。自此之後。不再同乃武往來。小大那裏能得說定自己同乃武有了奸情。豈不是名譽無礙。有誰敢說自己不貞節呢。真所謂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心中不覺十分歡喜。並不以為乃武薄倖。反覺感激乃武。自這一天之後。乃武同生姑



雖仍不時見面，却以禮自守，絕未幽會過一次。也虧得如此，不然翟點難雪，乃武也險些兒冤沉海底。此是後話，却說生姑自被乃武勸導之後，對待小大越發的比前敬愛，並不以小大醜陋憎嫌。不過生姑生就花一般的容貌，嫁這麼一個醜八怪般的人物，心中不免有紅顏薄命的感歎。這也是人情之常，不足以責生姑過了幾天，小大同喻氏已覓好了房屋，在本鎮太平街，是一進樓房，租金等都很便宜。喻氏因了那天小大說起生姑同乃武有了奸情，即一同商議搬出乃武家中居住。打聽得太平街內有一進空屋，同小大去一瞧，倒很合意。租金又小，正合小大居住，便付了定洋。同敬天商議，何日搬進。敬天把日歷翻開，一面觀看，一面向喻氏笑道：「姊姊，你瞧揀得離



吉期遠些。還是近些的好呢。喻氏沉吟了一下道。我看還是離吉期近些。可以到了搬家的前數天。再命小大告知生姑。免得又生什麼變故。敬天點頭道。正是。我也是這般想。我們這一次的搬家。都爲了生姑同揚。乃武不要有了奸情。纔要搬出楊家。以免以後的風波。生姑如今。未必知道我們正瞧房子搬家。若是他是同了。乃武不做好事。知道了。要搬出楊家。不能再同。乃武隨意幽會。心中自然是不樂意了。不免又得生枝生節。不如揀一個離婚期近一些的日子。使生姑知道。也來不及生出枝節來了。喻氏道。正是。正是。我也是這個主意。敬天卽翻了一回黃曆。見六月十一。正是黃道吉日的好日子。最宜遷居。便向喻氏說了。喻氏覺得很好。離六月十八的圓房。祇有七



天生姑要生變故也。萬萬來不及的當下即告知了小大。命他在六月初六七光景。告訴生姑。教他向楊家退租。瞧他怎樣的神色。小大答應回去。也不向生姑說起。流光駒隙。不覺已到了六月初旬。那一天小大從店中回來。向生姑道。妹妹。媽說這裏的房屋。雖是不差。終究同人家合一個宅子。不大便當。因此要搬到太平街居住。房屋已由媽同舅舅看過。一切都好。已定了十一搬去。明天請你向楊家說明。還把東西收拾收拾。免得臨時慌忙。明天媽還親自來同你商議。咧。生姑聽得。陡的吃了一驚。只是生姑自從乃武寫信勸導了一番。已把乃武的事情完全斷絕。對於小大抱着敬愛之心。因此聽得搬家。雖有些不樂。倒也無可無不可的。隨口應答了一聲。祇覺得小大



平時並未談及搬家。如今突然要搬到太平街居住。而且日期很是侷促。心中不免懷疑起來。細細一想。不由得心中大悟。已知道定是。小大疑心自己同乃武勾。且所以悄悄的。同喻氏等商議。搬出楊家。另行居住。忍不住叫了聲慚愧。虧得乃武先期見及。果然小大已生了疑心。好得如今我們二人。已斬斷情絲。不然豈不要戀戀不捨。弄到身敗名裂呢。這晚小大只吩咐生姑。把東西收拾收拾。倒也沒有別話。到了明天。喻氏到來。向生姑說了要搬家另住。請生姑去向楊家說明。是因了圓房之後。不便要另行居住。生姑一口答應。午飯過了。即到楊家。恰巧乃武也在裏面。生姑把小大要遷居的話。向詹氏等三人說了。詹氏聽了。正中心懷。暗認自此以後。可以把乃武生姑



第十三回

一紙寄鸞箋劈開情網

三遭營兔窟奮斷紅絲

四八

二人完全斷絕。便滿口應諾。乃武亦知道小大所以遷居的緣由。好得自己已是醒悟。便答應了一聲。生姑見楊家並無說話。與匆匆的回去。告知喻氏。喻氏瞧生姑對於搬家。絕無不歡之色。心中很是納罕。以爲小大的疑心。完全虛事。也很歡樂的吩咐了生姑三姑二人。收拾東西。到了十一日。自己再來相助說畢。自回家中。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雙偕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

話說葛小大因了那一天在自己牀上。取得了生姑的香囊。乃武所用的手帕。起了疑心。卽同喻氏敬天二人悄悄商議。搬出楊家居住。喻氏找到了太平街內有一幢空屋。租金十分廉少。正合小大居住。卽向小大敬天說知。同去瞧過。都很合意。由敬天揀定六月十一日黃道吉日。搬出楊家。遷入新屋。又怕被生姑先行知道。發生了別的變故。因此到了初七的那天。方向生姑說明。托生姑向楊家退租。恰巧生姑已被乃武勸醒。對待小大。非比往日。聽得小大同喻氏來說。十一日要遷居到太平街去。明知因了疑心。自己有了不端之事。便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雄偕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

五〇

一口應允。到楊家退租。一切說好。喻氏即回轉沈家。吩咐生姑收拾家具。自己到了十一。再來相助。生姑答應之後。送過喻氏。回到裏面。屈指一算。離十一祇有四天。忙同了三姑。慢慢的收拾起來。到了十一的一天。生姑已把一切家具東西收拾就緒。喻氏敬天都來相助。小大也忙得汗下如雨。葛家雖是貧苦。東西倒也不少。足足的搬了一天。方纔完畢。乃武却送了一分厚禮。進了太平街新屋。佈置洒掃。又忙了一回。方都就緒。生姑一看。這所房屋。樓上也有兩個房間。樓下客堂灶披。房子半新不舊。還覺不差。喻氏知道小大生姑尚未圓房。決不能住在一個房中。把樓上兩個房間。一個給生姑居住。一個小大同三姑安宿。到十八日圓房之後。生姑小大。自然住在一個房



中三姑却另房居住。安排穩妥。方回轉家中。敬天因小大圓房。離這天祇有七天。一切圓房時所用物件。喻氏在購辦時候。已安放在太平街新屋之中。只須把來整理一番。牀桌木櫥等物。都放在生姑房中。將來便是新房。敬天瞧一應事務。都已差不多了。也自回去。到了明天。喻氏敬天。又到小大家中。預備喜事。小大心中欣喜。自不必說。便是生姑也覺得很是樂意。幫着喻氏等料理。並沒有一些不悅。喻氏見了。先放了心。覺着生姑對於乃武。並沒有戀戀不捨意思。不知有什麼奸情。當下也不再放在心頭。只忙着預備小大喜事。葛家雖是貧困。小大圓房。也是件要緊大事。總得辦些酒席。請請親友。其餘如佈置新房。購辦應用物件。添製幾件拜堂時用的新衣。同了生姑



做了新媳婦穿的衣服種種事情。已是把喻氏敬天二人忙一個手脚不停。小大這幾天。因了家中有事。便不再到店。帮着喻氏辦理。便是生姑也忙碌了多日。接着發喜帖。辦酒席。又預備了一下。不覺已到了十七。明天即是好日子了。喻氏細細一算。所預備的錢。除了購辦東西。製辦衣服。用去四十餘元之外。還剩了四十五元。光景明天的用度。已差不多了。只因並不是娶親。祇是圓房。用不着花轎執事等費用。祇須叫一個掌禮。拜堂送天地和合。到了新房之中。坐回花燭。外面請親友熱鬧一天。卽就成功的了。圓房禮物。亦就完畢。小大生姑二位小夫妻們。卽可以同住一房。實行周公之禮。一切費用。省下不少。要緊的只有酒席一項。早由敬天雇了一個廚子。殺下兩腔



肥豬。連酒菜算來。有了二十元。是足夠的了。其餘花燭使用人等的費用。用去了十五元。很覺舒齊。不算枯薄。還可餘下十元。留給小大。作爲日常之需。心中便很歡喜。當夜宿在葛家。到了明日吉期。小大生姑喻氏三姑四人。絕早起身。敬天也。清早到來。這一天的客人。來得倒也不少。喻氏的丈夫沈體仁。楊乃武。小大的堂弟葛文卿。愛仁堂藥店小老闆錢寶生。都到小大家中。向小大賀喜。生姑的母親。因已老病在牀。正在南京。沒有到來。生姑這天。是新媳婦。自然不便出來。照呼親友。只坐在新娘房中。這天的吉時。是在午後未初。敬天一面。料理事務。一面。瞧着時刻。見已是未初模樣。忙吩咐掌禮伴娘。準備拜堂。伴娘把生姑在新房中。掇了出來。同小大並肩立了。一齊拜



過了堂。接着便是見禮。第一個自然是沈體仁同喻氏。然後敬天夫婦。諸親友都見過了。禮方回房休息。生姑這時穿着新媳婦裝束。頭上珠珞紛垂。越顯得珠圓玉潤。絕豔人寰。諸親友沒一個不嘖嘖稱贊。小大喻氏敬天等幾人。又照呼了親友坐席。一個個歡呼暢飲。直鬧得燈闌酒罄。方各自回去。沈體仁喻氏又吩咐了小大生姑一回。喻氏又把所餘的錢。交給了小大。方同沈體仁回去。敬天夫婦。俟客人散後。把一切事務。料理清楚。也回家中。小大同生姑。便在這一夜。內成就了百年大事的周公之禮。生姑心中。早知道自己。已非完璧。戰兢兢地的怕不要漏出了破綻。雖在預先一天。悄悄備下了一方鷄冠血酒的綢帕。到了這時。有意做出了顫吟畏縮。淺笑低嗔。眉頭



緊鎖。玉肢輕搖的嬌態。仍怕小大知道了破花殘柳。担了一夜憂心。可是小大。還是破題兒第一遭的事情。那裏識得其中玄妙。又加着如生姑般的美人兒。軟玉溫香。早把魂靈兒飛上了半天。有什麼功夫去細辨真偽。狠吞虎嚥。恨不得立刻把生姑和水吞下。不由得使生姑曾經滄海之感。越發覺得小大的粗獷可厭。乃武的溫存體貼。要不是經了乃武的一番助導。又得生意外變故。好夢易過。明天早上。小大生姑。都絕早起身。大小困了圓房。向店中請假三天。這天便不再出門。貧苦人家。不如富家豪門。新媳婦可以香閨慵起。享畫眉之樂。必須自己經紀。料理家中。生姑起身之後。依舊如平日一般的操作。轉瞬間三朝已過。小大仍每天到店。生姑自然仍未圓房時。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雙借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 五六

一般。事事須自己經紀。三姑又是個猷儂不堪的女子。除了帮着煮飯洗衣。學做一些粗針線之外。竟是一事不能。同生姑談話。只除了猷話。一些沒有。因此生姑。覺得寂寞非凡。小大的心情。又不甚溫和。對待生姑。雖還算好。可是白天到店。晚上回來。倒頭便睡。有時把生姑蹂躪一陣。什麼輕憐蜜愛。萬鐘溫柔。款款情話。小大那裏懂得。把生姑這般一個美人兒。磨得悲哀不堪。心中委屈萬分。一個人的時候。常是以淚洗面。便抽個空閑。又寫了封信給乃武。訴說自己苦况。乃武對於生姑。未嘗不知道生姑的苦楚。只是事已如此。無法挽救。倘是再續情絲。被人家知道。名譽掃地。豈不是愛之反而害之。只得硬了心腸。把慧劍斬斷情絲。覆了一封信給生姑。勸他好好廝守。以



禮相勉。又把各節大道。遠轉的說了一回。將來生下孩兒。教子成名。自有好日。所謂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以後若是須自己幫助之處。祇要不越乎禮。自己能力所及。無不應命。暗中又關切詹氏。照到生姑。詹氏很是賢惠。知道乃武能斷絕生姑。心中已十二分的歡喜。聽得乃武命自己照顧生姑。便一口應諾。詹氏也知道生姑紅顏薄命。生成這付天仙般的容貌。却嫁一個醜如鬼怪的葛小大。算得是可憐之極。理宜照顧。便不時的送些銀米。生姑得了乃武書信。也稍覺安慰。又常是得到詹氏周濟。知道是乃武的主使。越發感激乃武。小大家中。本是貧苦非常。仗着小大做一個豆腐夥計。那裏能得養家活妻。也虧得詹氏有些銀米送來。生姑做些活計。三姑這時粗的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雙偕老 重瘟疫鴛鴦故故分飛

五八

針線也得勉強做得。賺些小錢，纔可以支持度日。這般的過了半年光景，有一天也是合當有事。乃武因了接到生姑一封書信，道是生姑的親母老病身故，死後蕭條非凡，無錢爲殮。南京家中有信來借貸，無奈小大平時連過度日子，還有些勉強，如何有錢寄去。懇求乃武。看在昔日情份之上，周濟一些。自己因了經濟困難，實在連盤費都沒有。生身母親死了，也不能回去，命苦已至極點。乃武見了，便回了一信給生姑，一口應允，已代寄了十塊洋錢到南京。又勸生姑不必悲傷，至損玉體。爾我的情分，這區區十元不必掛在心懷。等言語不料這一封書信，生姑一不留意，被小大取着，細細一看，認得下面的署名是楊乃武三字。信上的言語，小大並沒多識字理，不甚明白。



心中不由得大疑起來。忙把書信藏好。到敬天家中。給敬天觀看。敬天一看。早明白生姑同乃武。果然以前有了不端之事。卽向小大說了。小大那裏忍耐得住。立刻要回去。同生姑吵鬧。還是敬天明白其中事理。忙止住了小大。一面把喻氏請來。一同商議。喻氏倒也曠達。吩咐小大。不必同生姑吵鬧。一則鬧將出來。聲名難聽。二則生姑同乃武的好情。在住在乃武家中之時。如今却已斷絕往來。吵了起來。不要生姑一橫了心。托了乃武出頭。小大這種人家。那裏敵得過乃武的勢力。倒弄巧成拙。好得他們二人已斷了關係。不如暗中監視。使他們不能會面。自然不能成奸的了。反可以有時借着乃武。幫助小大。豈不是好敬天小大聽了。覺得一些不差。小大便不同生姑說。



起。只在暗中注意。可是生姑同乃武。同住在楊家之時。有過奸情。已被小大敬天喻氏等知道。生姑見了乃武書信之後。心中十分歡喜。又很感激乃武。因想念已死的母親。心亂如麻。隨手把信放在抽屜之中。過了一天。想着了這封書信。不要給小大瞧見。忙去一找。那裏還有影蹤。心內很是惶急。怕小大見了吵鬧。到了晚上。小大回來。生姑心頭好似小鹿亂撞。以爲小大定得同自己大鬧。誰知小大一言不响。好似並未見着乃武的書信一般。方放下了心。光陰匆匆。不覺又是一年。正是同治十二年份。小大賺錢仍然如此。生姑倒也慣度清貧生活。不再覺得難堪。而且因了生姑善於治家。把家事整理得有條不紊。生姑又聰明非凡。不論什麼精細活計。一瞧便會。一會便



好。倉前鎮的人。多喜歡生姑的針線。賺的錢。便稍稍增加。生姑又甚精細。常有餘蓄。生活便比較了去年好些。到了三月下旬。小大店中。一個大夥計死掉。小大即頂了這缺。賺錢雖是多些。事情却是忙了。不論是店中的什麼事情。如買豆子。送豆腐。製豆腐等一切事務。都得小大受理。因此須宿在店內。不能天天回家。這也因了豆腐生涯。必須在三更天光景起身操作。方能應付早市。若是天天回家。自然不能每天三更到店。好在生意人家。祇以賺錢爲主。怎能夠因了享閨房豔福。廢了店務。所以生姑知道之後。十分歡喜。忙忙的置辦了一付被褥。送到店中。作爲小大住在店中之用。小大自這天起。一個月內。回來安宿。不到十天。生姑在家中。同三姑料理家務。做些活計。



倒也不覺什麼。匆匆的又過了三四個月。已過了暑伏。正是秋涼七月天氣。倉前鎮上。賽行極盛的孟蘭勝會。七月中的孟蘭會。這時候年年舉行。却沒有這一年來得盛大。只爲這年的夏天。厲疾盛行。死於疫病的人很多。便惹出了一班巫師僧道。暢言休咎。說是上天降罰。若不亟求天憫。不知要鬧到如何地步的瘟疫。聽得的人。也不管是真是假。一唱百和。方弗真的大禍臨頭。全鎮的人都嚇得戰戰兢兢。街頭巷口。常聚着許多人窺竊私議。茶坊酒肆。更有許多人造謠生非。說得千真萬確。什麼天上降下了五部瘟神。地間放出了五煞惡鬼。專佈疫氣。聽得的人。越是人心惶惶。當下便有人創議賽會打醮等事務。向上天解禳。散掉瘟疫。這時候的人心。對於賽會打醮等



事都十分的信任。頓時寫願簿相助的相助。預備會事的預備會事。忙一個不亦樂乎。又因了有放出五煞惡鬼的言語。特別注意于七。月。中的孟蘭會。這也是相傳下來。說七月是鬼月。孟蘭會專超度陰魂。如今既有五煞惡鬼。非得超度不可。便舉行一個盛大的孟蘭勝會。先由鎮上紳耆出面會商出會的經費。同了孟蘭會中所需物件。自然有一班熱心的人。分頭前去預備。又因了取媚鬼神起見。把會中景緻。要弄得盛極非凡。孟蘭會本是年年舉行的賽會。不過這一年異常的盛大。一切會務。由年年舉行賽會的人去担任。分頭到各處去借應用物件。招人煉各種功夫。什麼高抬閣高蹺肉臂燈等。自六月初。直準備到七月二十光景。方漸漸辦理完善。早有人傳到外



第十四回 度佳期花燭雙雙倍老 重瘟疫爲惹故故分飛

六四

面知道這一年的孟蘭會不比往年盛極一時。內中有除了全付執事旂傘等應用物件之外。尚有茶箱玉鑾架角端等物。最珍貴的。有珍寶紮成的種種物件。功夫方面。抬閣高蹺肉香爐等。其多自不必說。祇是高抬閣一項。共有十八座之多。都是高有三丈光景。這種盛會。已足有二三十年。沒有舉行過了。這個風聲。別說是倉前鎮。餘杭縣中都已傳遍。便是杭州省城內之。也都知道。倉前鎮到了七月底的一天。有這麼一個盛大的孟蘭勝會。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五回 看盛會萬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

話說倉前鎮上。因了六月三伏。瘟疫重大。罹疫而死的鎮上人民。不知多少。家家都嚇得戰兢兢地。以爲觸怒了神祇。犯了天愆。因此上天降災。便有幾個巫師。同了幾家專於歛錢的道院僧廟。趁着時機。倡言禍福。說什麼五部瘟神下界。都爲了平時人民不敬天地。不惜五穀。所以上天降災。若要消災去禍。必須舉術賽會。那些無智愚民。却不思不敬天地。不惜五穀。所以上天降災。應該快些改惡爲善。倒附和了這些巫師僧道。籌備起賽會事宜。在六月中。已出過幾種。如瘟將軍會。姜太公會等。又因說是這次的瘟疫。由五部瘟神放出了



五煞惡鬼已震動陰司，非舉行一個盛大的孟蘭會，不能解穰鎮上的人忙急急籌備。要討五煞惡鬼等歡喜，預備得非常盛大，好得清朝賽會一事，並不違禁例。官府反嚴行保護，一年中的會期，本有許多。孟蘭會也是年年舉行，不過沒有這一次的大動干戈。鎮上的士紳出頭主持，捐款的捐款，出力的出力，預備賽會應用物件的預備，煉台閣高蹠等工夫的煉工夫，忙一個不亦樂乎。早有人傳播出去，倉前鎮這一年舉行這麼一個大孟蘭會，自有有興致的人，四處趕來看會。會期是七月底的一天，不到二十五六日的光景，四處來看會的人，已不知有了多少。倉前鎮上家家門首都搭起了看會高台，準備賽會過時，可以坐在看台上細細觀看，又怕街上的看客擠



到家中。豈不把着台擠毀。又各在門首。攔起了擋木。來看會的人。有的宿在親戚人家。有的臨時租了人家的房屋居住。鎮上所有的幾處小小客店。都早擠得水洩不通。又有幾個投機的人。臨時備下客店。專招看會的人。宿飯店酒舖。終日座無空隙。說不盡的形形色色。熱鬧非常。這一次的盂蘭會。直預備到二十六的一天。方纔就緒。看會的人。早把一個倉田小鎮。擠一個人山人海。自有會中人出來維持秩序。又先期到外面來量地步。看形勢。只因會中台閣高蹶。很多怕不夠地步通過。一切就緒。差不多已將到會期。看會人都伸長着頭頸。只待七月底的一天。看這個盛極一時的盂蘭大會。却說到倉前鎮來看會的人之中。有一人姓劉名子。和年方二十五歲。乃是



餘杭知縣劉錫彤的兒子。劉錫彤年過半百。祇有子和一個兒子。因此把子和愛如夜明珠一般。劉錫彤是維揚人氏。年輕時也是個浮滑少年。家中並不富有。不過是個中人之產。娶妻之後。得了一大注的妻財。登時暴發。抖將起來。只因這位劉太太。母家姓林。同劉錫彤同籍。父親是個維揚富翁。膝下無兒。所生一個女兒。嫁給劉錫彤。劉太太別的不懂。對於幫夫運三字。却熟悉非凡。到了劉家之後。儘把家中值錢的東西。向着夫家搬去。帮着丈夫劉錫彤發財。好得劉太太。既沒有弟兄。自然沒人同他爭奪。劉太太的父母。一則愛女兒心切。連帶愛了女婿。二則自己並無兒子。將來百年之後。祇是繼承一個族中子弟。承續香烟而已。自己有這麼大的數百萬家私。終久



要給別人。不如給了女兒。究屬是自己的親骨血。而且女婿。也有半子之份。比了承繼過來的兒子。總親熱一些。便儘着女兒搬運。祇要女兒開口。沒有不應之理。嫁給劉錫彤的時候。老夫婦怕女兒嫌夫家貧困。不能稱心如意。早允許把存在錢莊金號大商家的存款。由女兒帶一半到夫家。已足足的有了七八十萬。其餘粧奩手飾。自然是豐富極頂。祇是壓箱底用的金條。已用了五百兩。只有金叶金器。也有五百餘兩。手飾中的珠項件珠花等物件。珠子粒粒有黃豆大小。這並不是作書的有意相湊。却是的確的事情。劉太太因了楊乃武的案子。所用去賄賂。足有數十萬光景。這都是劉太太母家的產業。大都談楊乃武奇案的人。都能知道。閑話少說。且歸正傳。劉太太



出嫁的時候帶去的財產差不多已將百萬無論何人總可以滿足他的慾望的了。可是劉太太到了臨時上花轎時還是一百二十個不願意在閨房中只是痛哭不肯上轎把個老太爺急得手足無措怕錯過了吉時將來夫婦不能和睦自己祇有這一個女兒怎生捨得總得夫婦之間相敬如賓女兒過去稱心如意方好放下心腸這一次的所以配一個中人資產的劉錫彤也因了要使女兒快活舒適劉家上無尊長一進門就是當家太太又加着女兒帶去了七八十萬家私自然有財必有勢誰敢不服豈不是女兒過去仍如在家中一般而且女兒的脾氣在家中嬌養已慣決不能受人管束有翁姑的人家萬萬不成因此配給劉家如今不要錯過了吉時冲犯了



喜煞。夫婦閨房之內。時起勃豁。終日吵鬧。豈不是反害了女兒了呢。只是愁眉不展。還是老太太明白。知道女兒的不肯上轎。決不是不願意出閣。嫁給劉錫彤。內中必有一個緣由。忙走到閨房之內。悄悄向着女兒問道。寶貝女兒。怎地你還不稱心呢。你爸爸嫁你。也把我一半家財。交給了你咧。只爲爲了劉家沒錢。纔這般的給你帶去。我同你配劉家這頭親事。也爲的是你。劉家一無尊長。二無弟兄。你一進了門。卽是個當家太太。做現成主母。又加着你帶去了這般多的家財。財多勢厚。有誰敢不服你的調度。便是女婿。平空添了七八十萬家產。都是因了娶着你這般一個好老婆而來。自然那裏敢違背你一言半語。怕不當你做玉皇大帝看待。這樣的家庭。嫁過去再舒



第五回 看盛會萬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

七二

服也沒有的了。所以我揀了劉家把你配了。他家雖窮困一些，好得我們有的是錢，還怕着什麼來。怎地你只是的哭，不肯上轎，不要錯過了喜時，可不是頑的。你究竟是什麼不如意呢，快說給做娘的知道。祇是做娘的可以辦到，無有不應許你的。還少什麼東西，祇要是家中有的，也沒有不肯給你帶去的呀。寶貝女兒，究竟是什麼事情不稱如意呢。這位嬌養已慣的寶貝女兒，聽了母親說了這一大篇安慰的言語，問他因了什麼不肯上轎，方把一塊絹帕拭乾了眼淚。徐徐的道：不是女兒不願意嫁給劉家，這是母親作主的事情，做女兒的怎能違背。可是女兒嫁了過去，錢雖不算多，也總算有一些了。勢却一些也沒有，可不是就得受人家的欺侮了嗎。老太太聽了，以



爲女兒的不願上轎。凶了劉家無財無勢。嫁了過去。有了七八十萬財。自然再不能說是沒有的了。勢却依然無着。所以不願。便不由得笑道。女兒。你什麼聰明一世。朦朧一時起來了呢。有了錢。不是可以去捐上一個官做。豈不是有了勢了。如今女婿。雖沒有勢力。祇須你過了門之後。取三五萬銀子。替女婿捐一個現任官員。便不是有財有勢了嗎。老太太心中。以爲這般的一開導女兒。自然不再哭泣。歡天喜地的出去上轎。誰知這位小姐。聽得老太太的一番言語。點頭說道。正是呢。女兒也因了過去之後。必須捐一個官做。方心中發愁。咧。老太太聽得女兒說是也。因了要捐官。纔在那裏發愁。不禁一呆道。你不是方纔說要女婿有財有勢呀。捐了官。便可以。有財有勢。那



第十五回 看盛會萬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

七四

是最妙的事情了。怎說爲了要捐官纔發愁了呢。劉太太見母親聽了自己的言語，怔之的奇怪起來。倒不覺微微一笑。又點着頭道：「誰說不是呢。母親你怎地還不明白。你想要做官有勢，自然要捐一個大官才好。捐大官豈不是要多化一些錢了。女兒所帶過去的一些，雖不算少，究屬也不能說多。萬一捐官的時候，化錢一多，帶過去的現錢不夠，不是要把珠寶金子等去折變了嗎。那些折變珠寶金子的當店，那一家不要賺錢生利。到了那時，女兒自己沒有這麼一家賺錢生利的店家。這個虧，不是吃得大了。豈不使女兒因了捐官發愁呢。老太太聽畢了女兒見一大扁的發愁緣由，早倒抽了一口涼氣。方是明白女兒的不願上轎，只爲了再要一家當店。這些贈嫁的



七八十萬家私。還沒有趁女兒的心願。不禁暗暗佩服女兒的見識。遠大人還沒嫁到劉家。已在那裏替女婿不吃大虧。這般看來。女兒沒有一家當店贈嫁過去。決不肯輕易上轎。人家嫁女兒不肯上轎。都是嫌着乾宅的聘禮不好。自己女兒出嫁。却一味的帮着女婿掙家產。好得自己老夫婦二人。並無兒子。祇有这个女兒。倘是不給女兒帶去。將來仍不免被他人得去。究竟女兒是自己的親骨血。來得親近。不如應許了女兒。討他歡喜。便笑着道。我道是什麼大事。原來是這麼一些些的事情。你何不早說呢。你怕將來吃虧。這個容易。只須把你爸爸開的當店。掙一家過去。可不是就不吃了虧了呢。我去向你爸爸說吧。劉太太的父親。自然是無可無不可的。只要女兒不



錯過吉時嫁了過去。小夫婦和好。別說是一家當店。便是把自己所有的店家。一齊變了姓劉。也是願意。這般一來。劉錫彤又平空添了。一家十餘萬兩銀子本錢的當店。劉太太纔歡歡喜喜的嫁給了劉錫彤。劉錫彤平空得了這麼多的妻財。心中得意。自不必說。因了妻子手中。有百萬家私。怎敢有半點違反。自然言聽計從。劉太太說東。劉錫彤不敢說西。劉家一切的事情。都由着劉太太作主。家中婢僕。有的。是劉太太贈嫁過來。當然。唯劉太太命是聽。其餘。劉家原有的。僕人。同了新雇過門的婢僕。知道劉太太是個大財主。不論什麼事情。都由劉太太手中發放。那一個。敢不奉承聽從。便是劉錫彤自己。知道所過的快活日子。都仗着妻子的家私而來。也不敢不聽妻子。



的指揮。又加着劉太太自幼在家中。度慣如意日子。嬌養已慣。稍不稱心。即大呼大罵。好得劉錫彤。却是奴隸生性。只要日子過得快活。一切都肯。對於這種粧台奴隸。越發心很情願。終日侍候着太太。討太太歡喜。因此把個劉太太。捧上了三十三天。家中一概事務。不要說是內裏一切。便是劉錫彤到外面去的事情。也非得太太應許。不能亂走一步。劉錫彤起初。因了妻子是個財主。要討他歡喜。自己方可度得快活日子。自不免事事請示。卜妻子的歡心。漸漸地把劉太太的氣燄。步步高陞。自己的主義。件件壓低。到了後來。竟把妻子。真個視若玉皇大帝。不敢稍有違背。無論是外面家內的事務。劉太太說怎麼辦理。便得怎麼辦理。劉錫彤那裏敢說半個不字。都是由劉



太太發令劉錫彤如捧着聖旨般的前去承辦。在揚州一地。那一個不知道劉錫彤是個掛名主人。懼內大王。劉太太大權在握。一呼百諾。好不稱心如意。可是劉太太到了這個地步。心中還有一件事情。放心不下。心中覺得不快。只因劉太太嫁到劉家。雖是帶着七八十萬家產。一家典當。只是母家。還有一大半的家財。留在家中。沒有帶到劉家。自己父母年紀已老。將來百年之後。若是自己不趕緊設法。把剩下的家私。搬到劉家。豈不是白白便宜了繼承的兄弟。而且自己父母應嗣的兒子。是族中很窮的一房。自己從小便瞧不起這窮小子。感情很不相合。以後父親死後。這一大半家財。便得傳給這窮小子。如何願意。非得趁着父母未死之時。全部搬運過來。方趁了心。



頭之願。想定主義。卽天天借着探望記念父母。到自己家中。計算這一大半的家財。劉太太的父母。對於這個女兒。向來鐘愛非凡。臨嫁的一天。還被女兒兩點清淚。哭掉了一家典當。自古道美人一笑值千金。劉太太的一哭。竟值了十餘萬金。老夫婦倆對這個寶貝女兒。可算得疼愛得至矣盡矣。如今見女兒嫁了劉錫彤。小夫婦恩恩愛愛。女兒的氣勢高長無比。心中自甚歡樂。見女兒仍舊想到老夫婦倆。不忘孝道。朝夕同着女婿。承歡膝下。覺得總算沒白疼了女兒。那裏知道女兒女婿的到來。乃是探望這一大半的家私。老夫婦二人心中一歡喜。越發的疼愛起女兒來。連着女婿劉錫彤。也一同疼愛起來。只要女兒開口。沒有不應之理。好得老夫婦倆也抱了情願傳



第十五回 看盛會萬人聚小鎮 缺妝奩一女泣空房

八〇

給女兒女婿不願傳給不是親骨血的嗣子。事有湊巧。這個應嗣的族子年紀尙祇有八九歲光景。人事不知。他的父親却是個古道正氣的秀才。家中雖貧。絕不到外面來借貸一兩半錢。只仗了教讀過那清苦生涯。明知道自己兒子應嗣給劉太太的父親。有着百萬家私。倘是不加顧問。不免被劉太太奪去。可是此時。讀書人只尙氣節。不以金錢爲重。不肯自墜志氣。到便宜了個劉錫彤。欲知劉太太究竟得到家財沒有。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途 貪夫殉財具呈持正義

話說劉太太。怕自己父母百年之後。所剩下來的。大半家私。便宜了繼承過來的兄弟。忙打定了主義。要設法把家產運到劉家。因此同了劉錫彤二人。天天在老夫婦倆落打。渾千方百計。哄騙得老夫婦倆快活。可以把家財容易的騙到手中。劉太太的父母。那裏知道自己女兒。不是紀念親爺親娘。纔天天來承歡膝下。乃是爲着自己。未曾給女兒帶去的大半家財。只道是女兒女婿。對於自己。十分孝順。因知道自己沒有親生兒子。怕或着寂寞。天天到來。同自解悶。越發的把女兒。愛得如掌上明珠。帶着女婿劉錫彤。也視同親生兒。



子一般，祇要女兒女婿開口，要自己所有的東西，沒一件不立，即應諾。好得沒有親生兒子，給了女兒，總算是自己骨血。劉太太趁此時，即同劉錫彤二人，今天要珠寶，明天要現銀，儘是把老夫婦倆所有的家財，向劉家搬運。到了後來，老夫婦倆越發免得勞心勞力，自己所有家產，把一應賬目，都交給了女兒掌管。漸漸的劉錫彤的產業，一天一天的多將起來。雖也有幾個族中的人，看了不平，可是劉太太是親生女兒，女兒到母家去侍奉父母，明正言順，准也不能說一句閑話。應嗣的嗣子方面，不出來說話，旁人越是不該出來問訊。又過了三四個年頭，老夫婦二人相繼去世。劉太太這時自然不再客氣，把父母所有的產業，全部運到了劉家。總算還怕族中說話，住



的一所房屋。並沒改作劉姓。直到繼承的兒孫繼承進去。已是一無所有的了。偌大的一分產業。虧得劉太太的滿腹經綸。方被劉錫彤完全享受。自此之後。劉太太對於娘家。即斷絕往來。不通信使。劉錫彤自娶了妻子。先得百萬妻財。又平空發了這一大宗的橫財。成了維揚地方數一數二的富翁。心滿意足。自不必說。可是對劉太太。越發要頭低三寸。只爲所有家財。完全由劉太太一人之力到手。劉太太得了父母的遺產之後。一件心事。算是放了下去。所有的經濟權。當然是由劉太太操手。只是劉太太心中。又覺得有一件事情。還不能彌心。只因這時的劉錫彤。財固然是有了。勢却依然沒有一個人。須得有財有勢。方能稱心如意。辦事得心應手。劉太太在嫁劉錫彤。



的時候。不是早已說過。須得使劉錫彤有財有勢。方了心願。如今財已有了。自然須在勢的一方面着手。好得這時。不論要什麼官做。祇要有錢。都可以出錢捐買。好似目下的運動費一般。不過彼時是明的。目下是暗中化費而已。劉太太既打了捐官念顯。即化了三萬兩銀子。捐了一個厘金。分發在浙江省內。有了錢什麼都容易。劉錫彤捐好了官。忙到浙江去候補。又化了幾個錢在省內。即掛出牌來。劉錫彤得了個現任乍浦厘金局長。自然同劉太太等大小家人走馬上任。心中十分得意。這時劉太太祇生了一個女兒。嫁給杭州知府陳魯的兒子作婦媳。一個兒子。便是劉子和。劉家有的是錢。缺少的是兒子。既生了子和。疼愛自出乎尋常。渾如天下掉了顆夜明珠下。



來。尤其是劉太太。對於這位寶貝兒子。弱愛得不知所云。百依百順。比了孝順父母。還要來得週到。不論什麼東西。祇要兒子中意。儘是儘。千上万的化錢。心中也都樂意。便是劉錫彤。有時說了一言半語。劉太太便得大發雷霆。把子和的性情。弄到驕貴不堪。無所不爲。劉太太從沒有聽從人家半句言語。都是獨斷獨行。他愛怎麼樣辦理。便得依着他怎麼樣辦理。惟有這位寶貝兒子劉子和。所說的言語。劉太太沒一句不點頭應允。劉太太說東。劉子和說了西。便依着是西。這般的鐘愛。可稱爲天下少有。世上無雙。這一次劉錫彤到乍浦上任。劉子和也相隨同去。在乍浦鬧得烏煙瘴氣。下亦樂乎。劉錫彤也不去愛他。劉太太有時。還幫着兒子。因此誰都不敢碰動子和。可



是劉錫彤的到乍浦辦厘金。是化了銀子捐買來的好藹。是下了本錢。當然要撈回成本。還得加上些利息。劉太太又不是肯蝕本的人。替劉錫彤化了幾萬銀子。捐得了這厘卡。早吩咐劉錫彤。要加料出稍。劉錫彤奉了劉太太的閻令。比了聖旨。還利害。要加料撈回成本。自然在厘金上設法了。對於捐收一項。真算是無孔不入。一心只想搜刮。誰知過了幾月。碰到了對頭。原來有一幫木客。採辦了大批木材。路過乍浦。應納的稅。也已完納過了。不過清朝厘卡。有什麼貨物經過。不管已納過了什麼稅項。總得照例完一種厘金。其中弊竇。便不一而足。只須向卡上賄賂。即能以多報少。少完厘金。大都採辦了大批貨物。經過厘卡的客商。總得納賄給卡上。卡上即少報稅金。合



下來還是客商便宜。因此客商都願意納賄給卡。上管厘金的人。因客商少繳的是國家公款。納的賄賂。却可以進自己腰包。也願客商如此。便宜些客商。在清朝厘卡算作肥缺。便是這個緣故。劉錫彤做了乍浦厘卡。越發只事收受賄賂。全不以國稅爲意。如今見有數十萬的木材經過。心中歡喜着痒痒地的。以爲是好賣買到來。卽示意於本商。要一万兩銀子。誰知木商聽得一開口要這般大的數目。不肯應承。卽鬧翻起來。劉錫彤逞着官威。竟把木材扣留。在乍浦不放過卡。這些木商見劉錫彤這般作爲。也不肯認輸。取出銀子了結。到杭州省城設法。聽得倉前鎮上楊乃武有一手的好刀筆文章。便厚禮相聘。請乃武幫忙。乃武卽做了一張稟單。托了省內士紳。命木商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塗 貪夫殉財具呈持正義

八八

將劉錫彤告了一狀。果然乃武刀筆利害。省內撫台下命放了木材。劉錫彤竟因了這件事情。撤差。劉錫彤細細打探。方知是倉前楊乃武做的手腳。自己吃了個大虧。便把乃武恨入刺骨。只想報仇。可是總找不到乃武的錯處。乃武在抗州省內。又很有權勢。劉錫彤無奈之何。也只索罷了。劉太太見自己丈夫厘卡失掉。索性勸劉錫彤再捐個正印官員。停了幾年。果然錢可通神。又捐了一個正印知縣官員。而且是現任省內掛牌。選了餘杭縣。令劉錫彤赴任。劉錫彤上任之後。同乃武到成了父母官了。只因倉前鎮恰巧是歸入餘杭管轄。劉錫彤對於乃武。雖是十分痛恨。只是乃武是地方紳士。清朝時候。官府向例要結納紳士。互相利用。劉錫彤做了餘杭縣知縣。自不免



結納地方士紳。同乃武也。見過幾次。心中雖是因了木材的事情。耿耿於心。面上却不能不敷衍和氣。乃武心中却早已忘懷。因當時祇知道乍浦厘捐是個姓劉的人。却不知道便是劉錫彤。如今已做了自己的父母官兒。餘杭知縣。劉錫彤選任了餘杭縣。這位掌經濟大權的劉氏太太。疼愛得如心肝活寶般的公子劉子和。自然是隨同上任。住在縣衙門內。這時劉子和已是二十一歲。劉太太因了抱孫心切。早同子和娶了一房媳婦。是李家的女兒。生性很是賢淑。熟讀閨門女訓。對於三從四德。十分明白。敬夫事姑。事事週到。只是面貌却祇有中人之姿。並不美貌。而且穩重非凡。品性溫淑。大有非禮弗視。非禮勿聽的氣概。不肯亂走一步。同劉子和恰是相反。子和的面



貌生得唇紅齒白。姣好得渾如個美貌女子。自幼受了劉太太的溺愛。嬌養。手中有的足錢。又生成這付容貌。便自以爲風流絕頂。對於女色。混如蒼蠅見了血一般。成人之後。便終日在外面尋花問柳。誘引良家婦女。好得劉錫彤有財有勢。卽是鬧出事務。也有劉太太逼着劉錫彤去担當。這時劉錫彤任了餘杭縣。子和越發胆大心粗。仗着自己這付面貌。劉錫彤的勢力。劉太太的金錢。只在外面胡鬧。自有幾個趨炎附勢。覬覦子和金錢的浪子。篋騙。慫恿着子和。替子和設法誘騙婦女。對於李氏。早因了面貌不佳。體態毫無風流之處。循規導矩。滿面正經之色。視同陌路。李氏見自己丈夫。在外面狂化濫用。浪費虛擲金錢。終日誘引良家婦女。閨閣淑媛。甚至尋花問柳。苟



結蕩婦。越鬧越不成樣子。怕弄出了事務。便忠言規勸過幾次。如子
和的人。胸無點墨。目不識丁。那裏知道什麼禮義廉恥。不應在外面
誘淫人婦。自墜名譽。祇知道追歡取樂。在女色之內尋快活。聽了李
氏的良言規勸。自然忠言逆耳。愈覺得李氏討厭。這般的幾次以後。
子和把李氏。竟視若眼中之釘。平日不進李氏房門一步。鎮日的在
外面停眠整宿。在娼妓淘內廝混。見了李氏。非但不理。即是逐罵一
頓。有時竟把李氏打上幾下。劉太太只聽這位寶貝兒子的言語。見
兒子同了媳婦不洽。方弗如冤家一般。便也把李氏作踐起來。一不
合意。卽太叱大罵。將李氏詈個不休。李氏遭遇了這般景况。苦不勝
言。但是仍然逆來順受。一些沒有怨言。祇是暗中不免落淚悲傷。或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塗 貪夫殉財具呈持正義

九二

著遇人不淑。反是劉錫彤。覺得李氏。很是可憐。人也賢惠。不時勸劉太太好生照顧李氏。不可作踐於他。因此李氏。尙能偷生人世。這一次倉前舉行盛大的孟蘭勝會。怎樣的盛況。早傳到了餘杭縣中。被劉子和聽的。子和這人。最歡喜胡鬧。這種賽會。豈有不看之理。本來劉子和。不論到什麼地方去遊玩。只向劉太太要錢。也不說明到何處走。何時回來。一年之中。住在家中的日期。十分有限。不是在外面狂嫖濫賭。便是妍識外好。自有一班仰仗子和鼻息生活的狐羣狗黨。把子和如衆星拱月的保獲。終日追隨在一處。所以劉太太。倒也放心。絕然不問他的行踪。李氏更是不敢動問。還是劉錫彤。有時還得問及子和。可在外邊胡鬧。却有劉太太在那裏承當。這次倉前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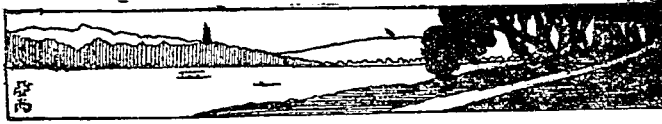
舉行孟蘭盛會。早有子和的一班爪牙。先同子和設法。怎地到倉前去看會遊玩。子和心中。知道倉前這次的孟蘭會。不比往年。盛大非凡。四面各地去看會的人。一定很多。自然婦女。也是不少。可有絕色女子。在那裏看會。自己到倉前去。一則看會。二則還能備此機會。獵豔。便興匆匆地的準備到倉前去。命手下的人。先幾天到倉前鎮上。關照愛仁堂藥店小老闆錢寶生。說自己要到倉前看會。設法住處。子和同錢寶生。本很熟悉。只因錢寶生這人。最喜趨炎附勢。可以仗勢欺人。生性又很陰險。奸計百出。在倉前鎮上。真是無惡不作。見了高貴一些的人。即趨承奉迎。極盡獻媚之能事。瞧見貧苦乏勢的人。便魚肉作踐。威勢十足。是一個上等地痞。面貌又生得獐頭鼠目。塌



鼻闊嘴。自幼也歡喜嫖妓宿娼。在女色上亂鑽。恰巧老天有眼。遇着了。一個淫蕩娼妓。暗生梅毒。錢寶生那裏知道。因愛上了這娼妓的。一股浪勁。打得火一般熱。不上十天。已把梅毒。傳到身上。過了幾時。竟毒發起來。內釘之上。起了許多惡瘡。膿血淋漓。疼痛非凡。錢寶生心中着急。只是還不知道。是由這個蕩而且淫的娼妓身上傳來的。梅毒。祇認是濕毒。把自己藥店內。的藥料。配了些。去消濕毒的。幾味。暗暗的服了下去。那裏有什麼用處。越發的利害起來。頭上已潰爛不堪。又爲了怕人家知道了。恥笑。不敢向人言明。只暗中留心打聽治法。日子一拖延下來。非惟下部潰爛得不成模樣。漸漸地往上攻鑽。全身發出了毒瘡。連面部也有了紅點。鼻孔之內。慢慢地也爛了。



起來。寶生至此。方明白是傳來梅毒。已到了開天窗地步。心中着慌。忙延醫服藥。還虧得自己開着藥舖。一切藥材。都容易辦到。方不致送了性命。直到梅毒除掉。面上鼻子。已爛場的了。鼻孔中又多了一塊塞肉。說起話來。便成了個模糊不清。非得用心靜聽。不能聽出他說的什麼言語。下部也成了半截。光頭削去了一段。再不能耀武揚威。馳聘疆場。倒死了寶生的色心。劉子和在餘杭縣內。早已聲名狼藉。沒一個不知道劉錫彤的兒子劉子和。是個花花太歲。錢寶生有時。到餘杭縣去。聽得了劉子和的名聲。知道是餘杭縣的愛子。便欲傾心侍奉。一味趨承。可以仗勢欺人。恰巧有一個朋友。也是以前錢寶生在窩子內認識。這時在劉子和身旁。專同劉子和跑腿。錢寶生



第十六回 貧兒暴富納粟走邪途 貧夫殉財具呈持正義

九六

卽由着這個朋友同劉子和認得。劉子和見錢寶生奸計百出。狡謀多端。恰恰是個狗頭軍師。而且對於引誘婦女的計謀。十分利害。便引爲知己。錢寶生又把自己昔年引誘婦女的春丹媚藥。送給劉子和使用。劉子和得了。如獲至寶。把錢寶生視爲第一個好友。錢寶生見劉子和已入了自己彀中。便放出手段。騙劉子和的金錢。劉子和有的。是錢。祇要趨承得快活。大把價的化錢。滿不在乎。錢寶生便得其所哉。着實得些劉子和的好處。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上回分解。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

話說錢寶生同劉子和二人。一個歡喜劉子和的金錢。一個佩服錢寶生的計謀。互相科用。倒成了個莫逆之交。所謂物以類聚。劉子和這般附浪蕩子弟。自然同了奸詐刁梟的錢寶生。交得甚好。而且錢寶生對於趨承人家。乃是特長。見了劉子和的面。只是少爺長。小子短的奉承。把個劉子和。拍得骨酥筋軟。覺得再沒有比了。錢寶生知趣的人了。錢寶生便於中取利。着實得了些劉子和的好處。這一回倉前鎮上。出孟蘭會。錢寶生早料到劉子和定到倉前看會。因此把自己的愛仁堂藥店樓上。收拾起一間臥室來。準備劉子和到來安



歎錢寶生的父母。對於錢寶生。素來不能管理。錢寶生的父親。却不似錢寶生一般的奸刁。倒是個正人。平日瞧見了錢寶生的作惡行。非行爲不端。很不贊成。常訓斥兒子。無奈錢寶生的母親。同兒子是一鼻孔出氣。把寶生溺愛非常。見了寶生這般行爲。非惟不訓斥寶生。反以爲寶生能幹。會賺大錢。不以丈夫的言語爲然。只幫着兒子說話。又加着錢寶生。向來不把父母放在眼內。連一個孝字。怎樣寫法。都不知道。叫他如何知道在父母面前。要行孝道。聽了父親的良言相勸。便反唇相譏。有時竟把父親痛罵一頓。寶生的母親。也附着兒子。把丈夫訴說一回。錢寶生的妻子。雖覺得寶生不對。不應向着生身父親。這般無理。只是那裏敢說一言半語。儘着寶生同母親向



老頭子吵鬧。把個錢寶生的父親。氣得索索發抖。知道母子二人無可理喻。從此不再管寶生的行動。寶生倒覺得耳邊清淨。父子間的感情。可算壞到極頂的了。常是不同兒子會面。住在後面。寶生却住在藥店樓上。這次料到劉子和要來看會。忙把自己住的一間臥室。收拾清楚。準備給子和居住。自己同妻子。搬在藥店後面一間披內安歇。果然到了賽會的前幾天。劉子和派人到倉前。關照錢寶生。要到倉前看會。托寶生安排住處。寶生聽得。知道劉子和到來。自己有利可圖。忙連連答應。與高采烈的預備起來。渾如得了聖旨一般。把臥室收拾得清清楚楚。只等待劉子和到來。一面便托這個來關照自己安排住處的人。回復劉子和。請他早幾天到倉前。可以多盤桓。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

一〇〇

幾日。這人聽得。自己去回復。劉子和聽得錢寶生已替自己預備了住處。登在他店中。很是歡喜。又聽得寶生請自己早幾天去。可以多玩幾天。正中下懷。只因子和這幾日在餘杭縣中。正覺得頑得膩煩。到倉前去遊玩幾天。倒也未爲不可。而且知道倉前舉行孟蘭勝會。四面去遊玩看會的人。一定很多。倉前鎮上。必是熱鬧非凡。婦女們去看會的。也不在少數。或者有幾個絕色女子。自己此去。既可以飽飽眼福。或是又有什麼豔遇。也未可知。便匆匆的預備行裝。一面又怕在倉前一有了奇遇。必定以金錢爲第一要務。這次前去。須得多帶一些錢在身旁。以備不時時需。卽回到家中。向母親劉太太要錢。劉太太聽得兒子要到倉前去看會。向自己取錢。立卽吩咐廚房。替子



和備下了二百洋錢帶去。可是子和聽得母親給自己二百洋錢。覺着這二百元。倘是安安份份的看會遊玩。那裏用得掉這許多錢。倘是要和艷嫖娼。不免稍稍不足一些。不如多帶一些。爲妙。好得知道母親對於自己。只要開口。沒有不應之理。便笑着向劉太太道。親娘二百塊錢。叫兒子用了什麼好呢。你想我們這般人家。爹爹又是餘杭正印官員。兒子出去。總不能現出寒酸相來。被人家笑話呀。劉太太聽了點頭笑道。寶貝的話。一些不差。你娘倒沒想到。你究竟要多少呢。可命帳房去預備好呀。寶貝。別先發急。你要用的一些。你娘總可替你辦到。只是你是個脆生生的文弱公子。帶許多現錢。怕不要壞了你。如何好呢。劉子和一想。倒也不錯。倘是多帶了現洋。豈不累



墜。不如帶些金器金條。要用的時候。可以折變。豈不是便當了呢。當下打定主義。卽笑着道。親娘說的不錯。多帶了現銀。重得討厭。不如帶些金子去吧。這一次兒子到倉前去。總得叫一隻船去。便帶在船上。着差人看守了。豈不是萬無一失了嗎。劉太太點頭答應。忙又命婢女去照呼帳房。替子和叫一隻大船。把行裝發下船去。自己到房內大紅皮箱之內。取出了十條金條。一包金葉。共是有二十兩金子。交給子和。這時帳房預備的二百塊錢。也捧了進來。子和收好。這天和。不再出去。宿在衙內。準備明天動身。到了明天早上。一支大船。已叫端整。子和的行裝。也發了下去。自有一班狐羣狗黨。在船中伺候。子和帶了兩個僕人。辭了母親。帶了金子現洋。一同下船。開船向



倉前進發。從餘杭縣到倉前鎮。路程不遠。船開了二點鐘光景。已是到了。早有人上岸到愛仁堂藥店內。去通知錢寶生。寶生這兩天內。知道子和將要到來。已把臥室預備就緒。又安排下了豐盛酒菜。天天望着子和到來。聽得子和的船。已到了倉前。忙跟了這報信的人。三脚兩步。趕到河邊。望着子和的大船。正在那裏繫纜。子和同了兩個朋友。立在船艙門內。寶生一眼瞧見。即高叫道。大少爺。怎地今天方纔到來。我已候了幾天了。子和聽得抬頭一看。見是寶生。心中歡喜。忙點頭答道。錢兄。有勞大駕。快先請上船來吧。便有船夫搭上扶手。放下跳板。錢寶生走上大船。子和回到艙內。一同坐下。寶生笑道。大少爺。這次做處的會。真是盛極非凡。四方來看會的人。實是不少。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

一〇四

我知道大少爺定得到來。怕沒有住處。在舍間收拾了一間斗室。請大少爺安歇。不知大少爺可肯賞光。錢寶生本是個襟鼻子。鼻孔中生了一塊多肉。塞得滿了的不通。又加着鼻子生梅毒爛掉了一些。兩個鼻孔併成了一個。說起話來。哼哼哈哈的再也說不清楚。如今說了這許多言語。早面紅筋赤。鬧成一片糲糊。一旁幾個家人。忍不住暗笑。虧得劉子和同寶生常在一處。還聽得清楚。便笑道。多謝多謝。住在船上。可不是一樣的呢。寶生聽得子和要住在船上。這一急非同小可。暗想。倘是子和不住到自己家中。非惟自己這幾天的收拾房屋。預備東西。完全白忙。便是要想得劉子和的好處。也有有限的。即眉頭一縐。計上心來。向子和笑道。大少爺話雖不差。住在船上。



總比舍間來得舒服一些。不過怕有些事情不便當呀。子和聽寶生言中有因。暗道對咧。自己倒沒有想到。這一回來看會。原是因了來看會的人。必定多衆。或者有纏緞婦女。到此看會。所以也來趁熱鬧。飽飽眼福。可有豔遇。若是住在船上。究竟不便。別說是獵豔。絕不方便。便是嫖妓宿娼。也不便當。聽寶生的說話。也有這個意思。說不定。寶生。已知道自己心思。早有預備。也未可知。覺得寶生這人。實是知趣。忙點頭笑道。好。只是打攪錢兒。寶生忙道。大少爺說什麼話來。寶生承大少爺看得起來。光降舍間。已是臉上增光。如何倒說打攪的話呢。子和笑道。好好。我就住到錢兒府上。他們便命他住在船上。就是寶生見子和已答應住到自己家中。心中大喜。忙連聲應諾。又笑。



第十七回 投幣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

一〇六

着道。大少爺既肯光降舍間。就請大少爺命貴管家把應用的行裝。發到舍間去。吧。別的不要緊。舍間的被褥。怕不干淨。薰壞了。大少爺不是兒戲的。大少爺早上下船。想此時已是餓了。舍間已備下幾色粗肴。一杯水酒。越發請大少爺賞光。充一充飢可好。子和聽說。即命家人將自己應用行李。發上岸去。搬到寶生家中。又吩咐幾個門客。同了差人。好好住在船上。寶生便向衆人笑道。諸位放心。大少爺在小弟舍間。決不會有什麼岔子。凡事都有小弟承當。說着。又向子和道。大少爺。倘船上沒有什麼事情。就到舍下如何。子和應了一聲。命一個長隨。帶了自己應用隨身物件。金條現洋等東西。跟了自己。一同到寶生家中。不多時。早已就緒。寶生即先上岸去。子和同了長隨。



也上了岸。一齊走到寶生家中。進了愛仁堂藥店。上了樓梯。直到寶生同子和收拾的房內。子和抬頭一看。見收拾得雖不精緻。却也干淨暢亮。這時寶生早忙一個手足無措。安排東西。不一刻。子和的行李也搬到樓上。一切舒齊。寶生又命擺上酒肴。請子和享用。子和很是樂意。晚上便住在樓上。祇留了一個家人侍候。其餘的人都住在船上。這一天。正是七月二十七。離出會的月底。還有兩天。劉子和的到倉前看會。本是其次。要最緊的。却是瞧到倉前來看會的人之中。可有絕色女子。同了倉前鎮上。有否漂亮婦人。因此到了倉前。錢寶生早猜透了子和的脾胃。終日陪伴了子和。到鎮上各處去閑逛。四面留意。可有纏繳女子。倉前鎮上。這幾天來看會的人。真不在少數。



把一個平時冷清清地的小鎮擠得人山人海。茶坊酒肆之內也熱鬧非凡。鎮上店家沒一家不利市三倍。婦女們到來看會的也不少。每天街上店中總有許多女子在那裏閑逛。子和同寶生二人天天上街去遊玩。細細留意觀看。齊整一些的女子。雖有時遇見。真是纏緜的。却未曾見着。鎮上也有幾家私窩子。寶生知道子和。是一刻離不開女子的人。到了晚間。即喚來侑酒。其中雖也有一二個嬌小玲瓏。活潑可喜的妓女。總覺得有些土頭土腦。面貌又不十分可人。虧得劉子和這人。抱着有妓即嫖主義。又是有的是錢。化幾個滿不在乎。每晚常留着妓女待寢。倒也不覺得十分寂寞。只是這一回的。目的。以爲來看會的人必多。定有幾個絕色女子。自己仗着錢可通神。



大致可以達到目的。如今並未有這般豔遇。連一個真正絕色女子。看也沒有看見。心中不免不十分樂意。過了一天。這天已是二十九了。寶生同子和到鎮上遊玩了一回。見這天來看會的人。越發來得多了。婦女也很不少。依舊沒一個十分可人的姿態。到了晚上。回到寶生愛仁堂藥店之內。這天寶生。又備下了幾色精緻菜肴。一小饅。女貞陳酒。喚了兩個倉前著名的私娼。一個喚做雅雲。一個叫瑞香。到家內陪伴子和。循酒取樂。子和同雅雲瑞香。已在前二晚上。嫖過一次。因此很是廝熱。一面說笑浪謔。一面同寶生飲酒。飲了幾杯子。和有些酒意。想到這一回看來。會瞧見了這許多看會的女子。一個也沒有真是絕色。雅雲瑞香二人。祇是玲瓏一些。面貌不過中人之



姿同二人相交。大有聊勝於無罷了。究竟這裏本地人家。不論良民娼妓。有否好的女子。便笑着向寶生道。錢兄。這幾天來看會的人。豈不是少呀。寶生笑道。正是。這也是因敝處今年的會况。端的是盛極非凡。什麼抬閣。高躑。臂爐。角端。執事。馬牌。無一不全。差不多在這二十年來。別說是敝處。就是省內。也未曾有過。所以來看會的人。如此的多了。我知道大少爺愛熱鬧的。即忙忙的來請大少爺觀看。子 and 笑道。老錢。你可知道我這一回到倉前。看會却在其次。最要緊的。老錢。你且猜上一猜。是什麼事情。寶生這人。最是喜於趨承。劉子和的性情。早被他探得明明白白。知道子 and 是個好色之徒。兩天來在鎮上遊玩。只要瞧見一個稍稍平整一些的女子。一雙色眼。即釘住了。



不放。如今聽得子和叫他猜這一回到倉前來的目的。早料到因了女色。可是兩天工夫。並沒見着絕頂姿色的女子。不稱子和的心意。因此問着自己。便假作不知道。大少爺的心意。我如何猜得出來呢。還是請大少爺說明了吧。倘是能得効勞。無有不承命之理。子和笑道。老錢。你自以爲聰明絕頂的人。怎地這一些些也猜不出來呢。除了刀巴之外。還有什麼大事呢。寶生笑道。大少爺。雅雲瑞香。難道不是刀巴不成。子和啐道。老錢。不要再假疾痴呆。究竟這裏。有沒有好的。倘能得大少爺的中意。成功之後。自當重重相謝。寶生聽了。覺得這一回。確是沒見着好的女子。若能得着一個。替子和牽馬成就。這個好處。何用說得。便一言不發。暗暗思想。鎮上可有絕色女子。可以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 一一一

使子和化掉一筆大錢。自己從中取利想了一回。猛然被他想起了
一人。暗想子和若是瞧見了這個女子。管教他魂靈兒飛上了半天。
怕不使他神魂顛倒。求教自己。自己即能在裏面大得其利。騙子利
的大把金錢。想定主義。先哼唧唧的一笑。子和見了。忙問道。老錢
笑些什麼。難道我的脾胃。你還不知道嗎。寶生忙道。大少爺的心思。
我早已知道。方纔因想起了一人。所以笑起來了。不知想起何人。且
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斗室中密語談佳麗 茶寮地踞坐品清泉

話說錢寶生。因想起了一人。所以笑將起來。子和聽說。忙問寶生道。想起了誰呢。這般的好笑起來。寶生道。方纔大少爺。不是問鎮上可有絕色女子嗎。我倒想起了一個。這人大少爺見了。定得酥掉了身軀。飛去了魂靈。這個女子的面貌。真可說是絕色。雪也似白。水一般嫩的皮膚。花一樣嬌。月一般亮的臉龐。不短不長。不瘦不肥。兩條春山般的眉毛。灣灣細細。宛比兩片柳葉。一雙秋水般的眼珠。又明又亮。黑白分明。櫻桃小口。鮮紅欲滴。襯着一對三寸金蓮。渾如兩只水紅菱兒。任憑是鐵石人兒。禁不起他秋波一轉。便得魂靈飛上半天。



第十八回 斗室中密語談佳麗 茶寮地踞坐品清泉

一一四

三魂渺渺。六魄蕩蕩。不要說倉前鎮上。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便在大少爺住的餘杭縣內。杭州省內。怕也找不出第二個來。這人大少爺見了。定必中意的了。子和聽寶生說了這一大套。早酥麻了半邊。忍不住笑着道。老錢。別亂說胡話。騙人。那裏有這般縹緲的女人。怎地我這兩天沒瞧見呢。寶生忙道。我怎敢騙大少爺。真是有這麼一個絕色女子。子和笑道。既是真的。這人在那裏呢。快說出來吧。別悶在肚裏。叫人難過。寶生笑道。是是大少爺且別心急。待慢慢的告訴就是。這人母家姓畢。名喚生姑。鎮上的人。因他生得又白又嫩。宛比小白菜一顆。即送了他一個外號。便喚做小白菜。大少爺你聽了這個外號。已可以想到他的漂亮縹緲了。子和聽得。只是呆呆地



發怔。忍不住問道。老錢。小白菜是什麼樣的人呢。寶生笑道。大少爺別先心急。待我細細的告訴就是。子和自己。也覺得太於猴極。禁不住嘆喟一笑道。不是我的心急。實是這個女子。大約真是個絕色。叫我如何忍耐得住呢。寶生知道子和。若瞧見了小白菜。定得神魂顛倒。一心要想到手中。便是一個私娼。也得說到千難萬難。方能騙他的金錢。如水一般化用。何況小白菜。又是個良家婦女。自然要說得難上加難。好叫他請自己設法。其中利益。那就難說的了。想定主義。便向子和笑道。大少爺心急也用不着。得意却亦不成功。人家是個正道的良家婦女。已嫁着丈夫。我們祇是說他的縹緲罷咧。若說是到邪路上去。那就不對了。子和聽了。渾如一盆冷水澆頭。渾身冰冷。



呆呆地道。老錢你如何知道他是正經婦女呢。他嫁的又是何人。是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吧。寶生道。這倒不是。小白菜嫁的丈夫。說也可笑。却是個醜陋不堪。身不滿五尺的三尺短命了。同了小白菜的絕麗清雅。真是絕端不配。兩個人在一起。真是個潘金蓮同武大郎。而且家中貧苦非常。差不多吃了朝飯沒晚飯的樣子。他的丈夫。做一個豆腐店中的夥計。每月所入。那裏夠養家活口。還虧是小白菜。做得一手好針線。替人家做些活計。纔可以勉強度日。似這般嬌的的一美人兒。倘是生長在大家閨閣。怕不是個閨閣千金。偏偏落在貧苦人家。做一個豆腐夥計的妻子。紅顏薄命。說小白菜的景况。可算是一些不錯的了。劉子和聽到這裏。早笑顏逐開的道。老錢如此說。



來。小白菜嫁的丈夫。面貌既醜。家况又窮。不過是個下等商人的妻子。怎說是難上加難。不容易設法到手呢。一個女人。沒有不愛金錢和漂亮的丈夫的人。小白菜生就這般閉月羞花的容貌。嫁得了一個醜陋不堪的丈夫。又無財少勢。心中未必樂意。難免冤老天無眼。巧女常伴拙夫眠。不得意可想而知了。別說是別的。就是到了晚上睡覺。高興之時。瞧見了如此的一位醜八怪似的寶貝。與繳先得丟了大半。又是個三尺短命丁似的矮子。湊了頭不湊脚。把一時興頭。都得掃得干干淨淨。這般的苦况。那裏忍耐得住。倘是有一個漂亮年輕男子。手頭又鬆。勁力又足。去勾搭上去。自然容易的到手了。小白菜怕不也是這般。我倒真的以爲怎樣的困難。原來都是



你的胡言亂語。有意哄騙我的寶生。忙道。大少爺。你別得意。話雖不差。一個女子。沒有不貪富貴榮華。同了繚繳丈夫。小白菜這個婦人。却大不相同。母家是個書香門第。父親也進過黌門。自幼熟讀詩書。對於一個女子的閨門女訓。三從四德。最是知道。從不肯越規失禮一步。只因父親死後。家中遭了水災兵變。一貧如洗。方到夫家做童養媳婦。自小就同他丈夫在一處。直到了去年。方纔圓房。對於丈夫。雖是這般的似醜八怪短命丁般的人。絕未有過半句冤言。夫妻恩愛非凡。家中貧苦。每天忙着女紅。作為日常用度。也很願意。不論是誰。同他談起丈夫。絕對沒說過不好。平常日子。遇見了面生男子。別說是說話。連看都沒看過一次。可以知道他的貞節不同尋常了。他



丈夫每月住在家中。也不過五六天光景。其餘的日子。要住在店中。小白菜在家中。除了一個傻子姑娘之外。祇有一人。也不寂寞。連大門都不輕易走出一步。只在家中料理家事。倉前鎮上的人。那一個不說小白菜的賢惠溫淑。似這般的婦人。豈是金錢可以打倒於他。要想他到手。豈不是難上加難。再難也沒有的事情呢。這一大扁言語。倒把子和說得目瞪口呆。好半响。方遲遲的道。這般說來。想他是。不成功的了。老錢。你怎地知道得這麼詳細。寶生笑道。小白菜的丈夫。姓葛名品連。因他的父親。鎮上人爲了他排行第一。都喚他做葛大品。連即都叫做葛小大。同我却有些認識。葛大在世生病。都是我。去看病。如今還是這樣。小大同小白菜圓房。我還去吃喜酒過。聽說



圓房的費用。有一半却是小白菜平日做了活計積下來的呢。葛家
的事情。我怎麼不知道呢。子和聽得寶生認得小白菜的丈夫葛小
大。平時又常去看病。葛家的事情。又知道的這般詳細。寶生同葛家
自然是很熟的了。同小白菜也必認識。這事托了寶生。請他設法。或
者有些希望。不覺把方纔死掉的一顆心。又活了起來。方待開口。托
寶生設法拉馬。不禁又想到寶生所說的言語。小白菜纏緞得如天
仙花人。真是地下少有。世間無雙。想倉前是一個區區小鎮。那裏有
這般美貌的女子。不要寶生。怕自己這次看會。沒瞧見絕色女子。心
中不樂。有意胡言亂說。提自己興緻。實則並沒有這般一個美麗女
子。如今聽得之後。即去托他設法。豈不被他取笑。非得待自己瞧見



之後。若是同寶生說的一般無二。確是個美貌佳人。那時再重托寶生。尚不要緊。便是多化幾個錢。心中也是願意。想定主義。卽向寶生道。老錢。你的話可是當真。我總有些不信。世間也沒有這般漂亮的女子。既有了這般面貌。却嫁給一個豆腐店夥計。相貌又醜。家中又窮。却是十分恩愛。這般情形。誰都不能相信。寶生也知道子和沒有瞧見小白菜。不肯相信。非得叫他瞧見之後。方可以使他化上幾個。似小白菜這般的嬌模樣兒。子和看見。怕不魂靈出竅。到了那時。儘自己開口。把金錢如水一般用去。亦然願意。自己的利益。便不用說是大得其利的了。便笑道。大少爺。不用不信。祇須明天同我去看他一看。方知道我老錢。不是說謊。欺騙你大少爺哩。好得明天看會總。



得出門。大少爺只要跟着我走。自然能得瞧見咧。子和聽得很是歡喜。這時雅雲瑞香二人。呆呆地坐在一旁。聽二人談講。祇因了錢寶生。說起話來。被鼻孔所礙。哼唧唧的說不清楚。也沒聽出二人講的究竟什麼事情。只知道在那裏講小白菜。心中也知道是個絕頂縹緲女子。只是怕說了人家縹緲。把自己落了下去。子和不喜歡他們。便一言不發。如今聽二人談畢。方笑着道。大少爺說些什麼呀。這般的歡樂。酒都冷咧。這一句話。把寶生提醒。忙喚人添酒換肴。同子和再行暢飲幾杯。這晚子和。因知道了明天。可以瞧見絕色美人。心中甚喜。不覺多飲了幾杯。有些醉意。寶生仍命雅雲瑞香留住。陪伴子和。寶生自回房去。各自安歇。到了明天。正是七月底的一天會期。



寶生絕早起身。走到樓上。在房門口側耳一聽。裏面子和。却已醒了。同雅雲談話。寶生恐子和起得晚了。差過了會時。又不能瞧見小白菜。忙高聲叫道。大少爺。醒了沒有。出會的時辰。雖是下午。去瞧昨天說的美人兒。却得早些前去。不然看會的人。一多。便不能瞧仔細。咧。子和在房中聽得。忙一壁披衣起身。一壁笑應道。老錢。房裏來吧。我已在這裏起來了。寶生卽一推房門。却沒有上門。伊呀一聲的開了。走進房去。子和已跨下牀來。雅瑞二人也都起身。寶生喚過僕人。安排面水早點。一切就緒。子和因今天晚上。倘是看見了小白菜。真是天仙一般。少不得要托寶生設法。總有一些機密話商議。免得被雅雲等聽去。不大穩當。卽取出了二十塊洋錢。悄悄的交給寶生。命寶



生打發二人回去。寶生接過了錢，把雅瑞二人叫到外面，每人給了五元，命他們回去。二人謝了一聲，進房來辭了子和。方各自回去。倉前鎮上這種土娼，很是價廉。每夜有了兩三塊錢，已很豐富。如今得了五元，心內都很喜悅。不知寶生已嫌了十元了。子和見二人已去，便攙着寶生，到外面去探看小白菜。寶生點頭道：「葛家住在太平街地方。我們祇須到太平街中一家茶館裏面去品茗守候，自然能得瞧見。葛家的大門，恰巧對着茶館。小白菜若是出來，逃不出我們的眼睛。大少爺只依着我的暗號觀看就是。」子和點頭應諾。寶生即穿好衣服。子和因今天要見天仙般的美人兒，着意的修飾了一番。方一同下樓，走出店門，一逕望着太平街走去。不多一刻，早到了太平



街口。寶生回頭向子和笑道。這條小街。在這橋下。便是太平街了。子和一望。只見這條太平街。既小又狹。真是陋巷。街內房屋。都是低小非凡。住在這種小屋內的人民。景况可想而知不好的了。一壁思想。一壁已走進了太平街。覺得脚下高低不平。俯首一瞧。却是泥地。子和也不管他。隨着寶生。高一脚。低一步的走了一回。寶生又回頭道。到咧。接着把手一指左邊。有一幢矮屋。牆上沙土。已剝落不堪。正是小大家中。子和看了。不由得一呆。暗想小白菜。倘其是同寶生所說的一般縹緲。怎地住在這般簡陋破圯的房屋。豈不可憐。這時寶生已轉進葛家對面的一家小茶館內。子和也忙跟了進去。一看這家茶館。小雖小。地方倒還干淨。茶館內這天因看會的人多。早擠得滿



足有幾個認得錢寶生的。早站起身來照呼寶生也。一點頭照呼過了。同了子和。走進裏面的一間。佈置得悄悄雅緻一些。的雅坐。四面一望也。滿桌上坐了茶客。茶博士已走過來向寶生張羅。寶生一找。恰巧有沿街的窗檻之旁。有一張桌子。只坐着一個茶客。這桌子一邊。靠着兩門短窗。開窗之後。恰是可以瞧見街上。瞧葛家也很清楚。便笑着向子和道。大少爺。沿窗桌子上好嗎。子和一望。覺得在桌子邊瞧街上。很是容易。看葛家也是恰好。心中甚喜。點頭道。好。忙一齊過去坐下。茶博士泡上一壺雨前。寶生早把兩面短窗開了。子和即爬在窗欄上。瞧着街上。見往來的人。十分熱鬧。這天正是會期。看會的人。都已到來。倉前鎮上。平時冷清清地。今天已成了個熱鬧市。



鎮。人頭擠擠。盛極非常。每一家人家的門前。都攔着擋木。裏面排着幾隻椅子長橙。預備看會時坐。用。子和一瞧葛家。也是如此。心中暗暗歡喜。暗想。停一回看會之時。小白菜自然也得出來看會。坐在那裏。自己可以細細評品。小白菜究竟是怎樣的縹緲。當然可以一目了然。看得清楚了。心中十分歡喜。卽面朝着短窗坐下。寶生已擲了一杯香茗。授給子和。子和一壁飲茶。一壁舉目四望。瞧見茶館內的茶客。已擠得桌上坐滿。都在那裏談天說地。高談闊論。這時候已將已未午初。到了午飯時期。子和暗想。茶館內的茶客。總須回去吃飯。便是自己同寶生。也得午餐。餐後再來。說不定這處座位。被人家捷足先登。豈不可惜。小白菜出來。不能細看。正欲向寶生暗暗說知。却



見寶生向子和笑道。大少爺這時離出會時候還早。肚中想亦餓了。便是回去吃飯。怕再來時人越發的多了。這個座位。被人家得去。不如就在這裏吃飯。命人把酒菜送來。大少爺慢慢飲酒。等會出來。如何子和聽得。正中心懷。忙連聲應好。寶生即喚過一個跑堂的吩咐道。快到我店中。吩咐夥計。把預備的酒菜送來。我同這位大少爺。就在這裏吃飯。咧。會過之後。多賞你幾個酒錢。就是跑堂的忙答應。自去。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九回 鬼賊爲心快飲醇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話說錢寶生在茶館內。因劉子和要看小白菜。怕回去午飯之後。沿窗的座位。被人家搶去。卽命跑堂的。到寶生家中的關照。把預備下的酒菜。送到茶館之內。一面飲酒。一面等候。跑堂的答應一聲。自去遣人到愛仁堂藥店關照。不一刻。早見愛仁堂的一個學徒。一個夥計。提了兩隻食籃。一大瓶的女貞酒到來。跑堂的見了。忙取來了兩隻竹筷。兩分杯匙。安放在桌上。愛仁堂的學徒。先把酒瓶放在枱上。又開了食籃。取出了五色菜肴。兩盤冷碟。一一排在桌上。上子和一看。却是一盤金華茶腿。一盤冷搶活蝦。五色菜肴也都出色。是一碗醋溜



第十九回 鬼蜮爲心快飲醕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一三〇

西湖步魚一碗。竹筍川火蹄。一盆清炒蝦仁。一隻紅燒肥鴨。一碗粟子八寶鷄。燒得都是清香撲鼻。十分可口。這是錢寶生。因了劉子。和到來。特地預備下的。可以使子和歡喜。化大把價的錢鈔。學徒夥計。把菜着擺好。正待回去。寶生又問道。還有什麼嗎。夥計道。還有一樣菜。四色點心。因取不下了。沒有帶來。還得回去取哩。寶生點頭道。好。快些取來。學徒二人。答應自去。寶生一摸酒瓶。却已連瓶焯熱。卽拔去塞子。向子和杯中。注了一杯。自己杯中。也斟滿一杯。向子和笑道。大少爺。這幾色粗肴。是我特地命家中。煮備。還可以嚐嚐。請趁勢吃一些吧。子和見了。心中很是歡喜。一面謙遜。一面飲了一口酒。拚了一塊醋魚吃了。不禁讚不絕口。同寶生暢飲起來。飲了幾杯。那個愛



仁堂的學徒。又提了一隻食籃。一小桶飯來。寶生即親自去揭開食籃。一瞧裏面。正是一樣菜肴。四色點心。菜是燒的紅槍黿裙。塊塊肥爛。點心也做得很是精妙。乃是一盆火腿豬油合酥。一盆蝦仁鮮肉包子。一碗豆沙夾心八寶蒸飯。兩小碗翡翠餛飩。學徒把來一一搬在桌。把一張桌子。排得滿面子。和見了。忍不住向寶生笑道。老錢。怎地辦下了這許多菜點。兩個人又吃不下。寶生笑道。大少爺來了。也沒好好吃一頓酒飯。今天是看會正日。理應陪大少爺多飲幾杯。這些粗肴。怕不中胃口。怎說是多了呢。如今離看會的時候尚早。大少爺慢慢的飲起酒來。停一會還有好看的在後面。倘是只擺了二三色下酒東西。豈不失落了大少爺的身價。被人家恥笑了呢。因此稍



稍多辦了一二樣。一則聊表寸心敬意。二則也因了大少爺的身份。大少爺以爲如何。這幾句話。把個劉子和說得滿心歡喜。暗暗佩服。錢寶生的用意。想得周到。停一回小白菜出來。看見了這般的排場。自然可以知道自己不是尋常人物。心內很是感激寶生。暗想。偷是真的。小白菜是個絕色。事成之後。可得重重酬謝寶生。便向寶生微笑一笑。不再言語。一面慢慢飲酒。一面看茶館內的茶客。這一天都是坐定身軀。不再回家。有的也似寶生般在家搬了些菜着。在茶館內慢慢飲酒。有的在附近飯館內喚了些酒飯果服。有的便嚼着乾點。權充午餐。有幾個越發連點心也不吃。餓腹瀟坐。都是怕一立起來。座位被人家搶掉。失落了看會的地盤。這時候雖是已到了午飯



時光。每桌上的茶客。仍是有增無減。擁擠不堪。真是人聲喧雜。熱鬧異常。可是茶客在那裏飲酒吃飯的人。那一個比得上寶生桌上。排得滿枱精緻菜點。子和看了。不禁暗暗得意。同寶生且飲且談。已消磨了一個時辰。差不多已過了兩點鐘模樣。出會的時候。是在申末三刻。大約是四點鐘不到。街上趁熱鬧的人。已是漸漸多衆。人頭擠擠。摩頂擦踵的擁將過去。便是人家也漸漸有人坐定。等盂蘭會看了。寶生這時。笑着向子和道。差不多咧。人家看會的人。都在那裏出來了。這個妙人兒。總也得出來看會了。子和聽得。忙抬着頭。定着眼。瞧定了小大家中。不一刻。聽得門內有人高叫道。會要來了。快些到門前去。看會吧。這聲音兒。宛如打了一面破鑼。既响又闊。而且好似又



帶着些大舌刁嘴。怪聲怪氣十分難聽。把子和懾得一跳。暗想這說話的人。不要就是小白菜了。聽了這個口音。如此難聽。不像如寶生所說的一般。難道人相這般十全。聲音却這樣可怕不成。忙仔細一看。只見大門開處。走出了一個女子。坐得歪嘴塌鼻。凹眼突唇。面如黑灰帶黃。髮比黃毛而剛。身不滿四尺。腹如五石之匏。足長有尺二。手搖芭蕉之扇。走路鑿鑿如打鼓。說話鏗鏘勝敲鑼。真是羅刹女尙勝三分。無鹽氏差相方弗。說不盡的醜態百出。怪狀千種。把劉子和看得倒抽一口涼氣。忙悄悄的向寶生道。老錢。這個怪物。可是你說的小白菜呀。怎說是縹緲絕色。分明是媼母妖怪呀。寶生聽得知道。子和認差了人了。把這個醜女當作了小白菜。忍不住格格一笑道。



我怎敢騙大少爺。小白菜那裏變成了這個嘴臉了。這是小白菜的姑娘葛三姑。渾名兒却喚做塌枯菜。大少爺你看他這付醜臉形容。可不是又矮又黑。似一枯塌枯菜嗎。子和聽了。把三姑一看。忍不住也笑了起來。果然這場枯菜的外號。一些不差。寶生也向三姑望着。見三姑走到門前。四面亂望。口中不住的亂嚷道。看會哉。會要來快咧。又回頭高叫道。小白菜。可以出來看會吧。不要錯過了。寶生即向子和笑道。如何。塌枯菜在那裏叫他。他嫂子小白菜咧。停一回。這位妙人兒。便得出來咧。大少爺看仔細了。便知道我老錢的話。一些不錯。不是欺騙大少爺的。子和也沒工夫答話。匆匆喚過跑堂的。取過飯來。吃了一碗。吃的時候。不住的把眼珠兒向外面膘看。却再不見小



第十九回 鬼域爲心快飲醑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一三六

白菜出來。祇有這個醜無比的場枯菜。倚在欄木之上。四面亂看。伸頭縮腦。神情兒十分好笑。子和把飯吃畢。自有跑堂的送上面布。擦臉。卽面對窗外定睛瞧住了葛家大門。把兩支色眼。睜得足有龍眼大小。呆呆地的怔住。寶生却因要使小白菜看見自己桌上。排滿了一桌菜點。可以現出豪華。便不先吃飯。依舊慢慢飲酒。又停了一刻工夫。聽得三姑。又在那裏高叫道。小白菜。快些來呀。會怕要過了。接着門內。有一個似黃鶯兒般的口聲。笑答道。三妹。你怎地這般發急。時光還早着哩。這一種的嘸嘸聲。又清又脆。又柔又媚。好似百靈兒般的好聽。早把個好色的劉子和。魂靈兒飛上半天。心中發癢。越發把一雙色眼睜圓。死釘住不放。早聽得門聲响處。隱隱露出一



隻似水紅菱兒的三寸金蓮。穿着大紅綉着滿幫綠花的紗鞋。月白羅襪。真是小祇三寸。尖如菱角。是一雙追魂奪命迷人動心的金蓮。只這一鈎蓮瓣。已把劉子和看得目眩神馳。心猿意馬。怦怦地動個不住。忙依着這瓣蓮鈎。瞧將上去。早現出一個如花如玉。落雁沈魚。閉月羞花的美人兒。體態輕盈。腰肢袅娜。靜悄悄地邁動金蓮。走將出來。只見生成的一個鵝蛋美麗面龐。兩道春山細眉。斜挑入鬢。不點而翠。一雙秋水媚眼。閃動生光。湛澄而明。瓊瑤直鼻如懸胆。櫻桃小口比明珠牙排碎玉。整整齊齊。唇點胭脂。鮮鮮艷艷。細腰如楊柳擺水。金蓮如蓮瓣貼地。說不盡的風流。話不盡的媚媚。宛如西子洛神再世。飛燕合德重生。非惟這幾天在倉前鎮上。沒有瞧見。便是



餘杭縣杭州府也。從未見過有這般一個絕色的女子。把個劉子和看得三魂渺渺。七魄茫茫。呆呆地怔住。寶生笑道：「大少爺，如何？我老錢可曾說謊來？」子和也不答言。只是的笑，一雙色眼，死釘住了小白菜不放。寶生知道子和已着了魔了，便不去叫他。只喚過跑堂，取飯吃了一些，收去殘肴，吃茶等會，却見小白菜同了三姑二人，並坐在椅上，也在那裏等會。茶館內的人，見了小白菜這般的纏緲，那一個不看他幾眼。只是都知道是葛小大的妻子，便不十分釘看。惟有劉子和，因錢寶生在家中時，細細說過，又欲勾搭上手，因此兩隻色眼，只望小白菜，嚮來。小白菜這時，也四面觀看，瞧見了對門茶館之內，錢寶生同着一個漂亮少年，生得十分纏緲，約有二十餘歲光景，身



上穿得很是華麗。手上帶着一個玻璃翠的戒指。錄得似碧水一般。胸前掛着一條黃光燦爛的金鑲鍊。垂着兩顆紅寶石的鑲垂。瞧這神色。自是個富豪子弟。又見桌上排着滿桌精肴。寶生口內又叫着大少爺。這人的來歷。可是不小。寶生這人。很是勢利。肯這般的敷衍來歷。便不在小處。只是覺得這人。兩隻眼珠。只端詳着自己。便別轉頭去。不向着前面。子和見小白菜起初。向着自己看了幾眼。正覺得軟筋酥。忽地見他回頭過去。不再向着前面。知道小白菜。定發現了自己在那裏偷瞧。不願給人細看。所以回頭過去。心中很是就心。知道小白菜連看都不願令人細看。要着手自更困難的了。回去之後。却得重托寶生。方能有些希望。正是亂想。聽得街上有人大喊道。



會過來咧會已出來了。頓時街上人家茶館內的人忙着向一邊觀望。果然見前面遠遠的幾隻開導馬兒在那裏緩緩過來。一剎那間萬頭攢動。人聲喧鬧。街上來往遊玩的人都站定腳步。立在邊上看望。把街上擠得密密層層。擁擠不堪。各家門內也都坐得實足。坐不下的。便立在欄木之內。齊齊的望着外面。這一種的熱鬧情景。別說是餘杭縣內。近年來未曾有過。即是杭州府內。這十年來也沒有如這一回倉前鎮的熱鬧。險不把一個整壁的倉前小鎮。擠一個坌平。劉子和這時只得且放下了看小白菜的心腸。先看孟蘭盛會。不一刻已到了面前。先是開導馬兩隻過後。便是馬執事。馬鼓手。馬六冲。馬八標四種。共是三十四隻馬匹。這些馬都是預先在杭州運來。倉



前鎮上。那裏找得出這許多馬來。馬隊過去。卽有全付錫鑿架木鑿架。十番鑼鼓。旗傘之類。後面便有十八羅漢。都是扮得十分相像。是依着畫上十八尊羅漢像裝扮。真是維妙維肖。接着又是細樂角端。大鑼。擋。茶箱。抬的人都穿着一色白綢長袍。十分整齊。後面便是肉臂香爐。爐內爇着沉檀。速降各種妙香。烟氣氤氳。奇香馥薰。掛的人都是赤袒上身。穿一條湖綠綢褲。束一條沉香色綉花長腰帶。垂下足有二尺光景。伸直的肉臂。用細銅鈎十餘隻。鈎住了臂肉。下垂銅練。練上掛着各種香爐。小的也有二三十斤。大的却竟有百餘觔。模樣有的。一臂掛一爐的。有的。一臂掛兩爐的。有兩臂掛兩爐。掛四爐的。種種不同。約有三十對光景。只見臂肉。被香爐垂下了一二寸。銅



第十九回 鬼蜮爲心快飲醕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一四二

鈎吊住了皮膚好不驚人。過去了又有萬民傘。鼓手。紙紮的各種鬼魅。什麼大頭鬼。王小頭鬼。黑白無常等等。押着一個人扮的判官。滿面紅色虬髯繞類。很是壯嚴。後邊却是高蹠。足有五六尺高。下扮着八仙。王母。壽星。武松。哪吒。托塔天王。水漫金山等種種式樣。沿路又做出了奇巧工夫。也有四十餘個高蹠之後。有許多雜耍。什麼蕩湖船。武松打虎。唐明皇遊月宮。童子拜觀音。許真君斬蛟。約有十餘樣花色。又接了幾班樂手。頂馬黃杏傘。百花亭之類。都是最轟動看會的抬閣。有的扮着兩層。有的扮了三層。高的竟有五層。都用了綵綢紮起。綴着各種鮮花。有的還把珠寶排紮越發的寶光珠氣。閣上都用了七八歲的童子。裝就古事戲劇。每一層按了一齣。什麼諸葛亮



借東風。霸王別虞姬。韓信拜將。關公斬顏良。觀世音得道。文殊普賢。魯智深大鬧五台山。天門陣。楊宗保招親。劉智遠捉瓜精。李三娘挑水等熱鬧戲文。足足有了三十餘個。方纔完畢。結末便是衍節黃傘旂牌。引着土地城隍姜太公等神像。這一起孟蘭。足有過了一點鐘多些。方是完畢。看的人沒一個不稱讚。是空前盛會。十分熱鬧。會過之後。街上的人。也紛紛回去。一剎時擠得前擁後拽。摩頂擦踵。約有二刻光景。方纔散去。人家大門內看會的人。也都回進家中。便是茶館內的茶客。都是搶着座位看會。如今會也過了一時間。也散去了大半。各回家中。這也不必細表。祇說劉子和看畢了會。忙忙抬頭一望葛家。却見門前。已剩了個其醜無比的場。枯菜葛三姑。那個豔麗。



第十九回 鬼域爲心快飲醞酒 嬌鶯吐語初現桃花

一四四

絕倫的小白菜畢生姑，已不知在什麼時候進了門去。心中很是失望。覺得寶生的話，一些不虛。小白菜的行爲品性，果然不差。看過了，會即忙回進門去。絕不在外外搔首弄姿。便是方纔瞧見了自己。也有些知道自己不懷好意。因此不願多看。這般看來，要勾搭小白菜，倒是一件困難事情。忍不住眉頭緊繃，心中憂愁起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求計割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話說劉子和。瞧見小白菜。果然是個國色天香。世間無雙。不由得怦怦心動。誰知孟蘭會過後。抬頭一望。小白菜早回進門去。不見了影跡。知道寶生所說小白菜不是淫蕩女子。怕難以上手。心中很是躊躇。原來小白菜。在看會之前。早瞧出劉子和不懷好意。一雙色眼。死釘住自己。便俟會一過。即便進去。這也是小白菜經楊乃武諄諄相勸之後。已是改邪歸正。確守婦道。不再心猿意馬。瞧見了劉子和這般神色。憑劉子和的面貌。怎樣漂亮。舉止如何豪華。也絕不動心。忙忙的走了進門。不願意再在門外。被人細看。飽餐秀色。劉子和因了



錢寶生說過小白菜是個正道婦女。起初還有些不甚相信。如今見了這般式樣。方知寶生並非虛言。心中倒不免着急起來。呆呆地瞧定葛家。一言不發。錢寶生在一旁。早猜破了其中緣由。不禁微微一笑。知道劉子和瞧見了小白菜。已如中了魔一般的怔住。自己祇須略施小計。把小白菜牽住。不怕劉子和不化大錢。自己腰包便能裝得滿了。瞧劉子和這般失魂喪魄的樣兒。又忍不住暗暗發笑。即向子和笑道。大少爺會已過了。怕有些力乏了吧。我們回去。有話慢慢的說吧。子和聽得寶生話中有因。知道寶生認得小白菜的丈夫葛小大。自己若是重托寶生。或者尚有希望。好得寶生這人。最貪金錢。若能許他重重酬謝。寶生定必盡力相助。想到這裏。把方纔懊惱的



心理漸漸丟掉。反有些興緻起來。忙點頭答道。好。我們快些回去。我
正有話同你談哩。寶生即惠了茶鈔。又賞了跑堂的一千大錢。跑堂
的笑容滿面的謝了二人。寶生又吩咐把碗碟留好。停一回命店內
學徒來取。跑堂的忙連聲答應。自去收拾。寶生同了子和。立起身來。
走出了茶館。子和一望葛家。這時連場枯菜。葛三姑也都進去。不在
門前。即隨了寶生。一逕回到愛仁堂藥店。並不在下面逗遛。一直向
樓上走去。到了房中。一同坐下。自有僕人泡上香茗。寶生又走到樓
梯邊。叫下面夥計。到茶館內去收了碗盞。夥計們答應。自去。寶生重
復回進房內。在沿窗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一看子和。正坐在牀沿之
上。側着頭。呆呆地的思想。猜是在那裏想那小白菜了。不覺暗暗好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四八

笑。暗想這一回可着了迷了。便笑着道。大少爺。你在那裏想些什麼呢。子和却没有聽得。依舊低頭呆想。寶生見子和並未聽得。暗想小白菜的人。實是可愛。無怪劉子和要這般的痴想了。便高聲叫着。子和道。大少爺。想些什麼呀。連說話都聽不得咧。這一聲方把子和喚醒。也自覺好笑起來。卽微微含笑。道。老錢不必打悶葫蘆了。我想的事情。你自然知道的呀。錢寶生不由得嘻哈一笑。微微的道。那不用說咧。自然是想這個。雖兒了。吶。我老錢的話。可是不打誑語。可算得是頭兒。腦兒。尖兒。頂兒的。縹緲人物。似這般的人才。怕杭州省城之內。也找不出第二個來吧。劉子和聽得。越發的心中痒將起來。呆呆地的道。話雖不差。人是個絕色。可惜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去了。說



着不覺長長的歎了一口氣。寶生笑道：歎氣可惜，有什麼用處呢？插在牛糞上，究竟原是一朵花呀。子和聽得寶生言中有意，知道這事非得重托寶生不可。因寶生同葛小大相熟，小白菜自然常見，容易進言拉馬。二則寶生這人，是個門角落裏的諸葛亮，必有好的計較。祇須自己許下重酬，不怕寶生不貪。替自己設法，想定主意，即吩咐一個侍候的家人下樓。那家人即退出房去，下了樓梯。子和見家人已去，便笑着向寶生道：老錢，我的脾胃，你都知道了。見了這般的人才，怎肯丟掉手呢。這件事情，倘能辦就，我自當重重相謝。寶生見子和已是上鉤，一壁暗笑，一壁又吹吟道：大少爺，不是我老錢說爲難的話，只因小白菜這人，不是尋常女子可比。貞節非凡，從未見過。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五〇

他有過不規行動。這般的女子。要憑空拉馬。如何成功。子和聽了。忙又笑道。我也知道是難事。可是你是個有計較的人。而且同葛小大認識。總容易一些。倘是可以成功。不論多少金錢。我都願意。便是你替我出力。我也明白。自當重重相謝。好得這一回來。帶的錢還不少。若是不夠。我可以命人回去向母親索取。似小白菜般的容貌。別說是我相知的許多女子之中沒有。便是見也沒有見過。祇要是事情成就。多化些錢。那不算什麼。老錢。你總得使個計較纔好。寶生聽了。子和這一番言語。知道子和已着了小白菜的迷了。其中有大利可圖。即笑着道。論小白菜這般的容貌。多化幾個。也還值得。不過下手實是個不容易的事情。我老錢一向受着大少爺的恩典。沒有報答。



這一回當然要盡力設法。圖報大少爺往日的恩典。至于謝意的話。那也不必談起。我老錢受大少爺恩也不少了。只是似小白菜般的人。生在貧苦家庭。別的既不能動他的心。金錢或者有些効力。也未可知。如今大少爺。既是多化幾個不在乎。那就好辦了一些。且待我老錢細細思量一回。如何下手。方能有些希望。說畢不住的沉吟起來。子和見寶生已一口應諾。心中很是歡喜。聽得寶生說是小白菜是貧苦人家。金錢或者可以使他動心。有道是財物動人心。一些不錯。忙取出了一百兩銀子。向寶生道。老錢。這一百塊洋錢。先交給了你。儘你去怎樣辦理。我只聽好音。就是寶生見了這白花花的一百塊洋錢。堆在枱上。險些兒兩眼中發火。便假作繃眉道。有了錢也得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五二

想法怎樣用哩。纔可以使小白菜動心。如此也好。且放在我身旁。免得臨時受累。說着。早把一百塊大洋收在手中。向子和笑道。大少爺。今天總不成功的了。明天再想計較吧。子和心中。恨不得立時立刻。把小白菜摟在懷中。同圓好夢。共效于飛。可是覺得無論如何。是辦不到的事情。也只得應諾。當下寶生見天色已晚。忙命人開上晚飯。仍舊是許多精美菜肴。同子和二人飲酒細談。這晚子和因瞧見了小白菜這般的美貌。覺着前兩晚侍寢的土娼。變了無監嫖母。醜陋不堪。不願再喚來相伴。寶生也知道子和的心理。亦不相強。只同子和對飲閑談。無非把小白菜的事情。談了一回。飯畢。寶生下樓安歇。子和獨自歸寢。到了明天。子和絕早起身。一面梳洗。一面即喚寶生。



商議。寶生兒子和這般着迷。暗暗發笑。卽到樓上。同子和吃了些早點子。和早把家人遣開。問寶生計較。寶生於昨晚牀上。已想定了主意。便笑着道。大少爺。這般的難事。決不是一天兩天所能成功。做這些事情的人。必須要十分秘密。決不是公開大張曉諭的事情。如今大少爺到鎮上來。乃是乘了大號官船。帶了僕役家丁。誰不知道大少爺是餘杭縣正堂的公子。做出了這種事情。引誘民婦。被人家知道。豈不有關大少爺的名聲。便是老太爺的官箴。似乎也有妨礙。而且似小白菜般的人。很明白三從四德。雖是說金錢或者可以引動他的心。也得做得祕密。纔有一線希望。若是如現在的樣子。河下停着一隻大號官船。滿船的僕役。川流不息來侍奉大少爺。如何可以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五四

祕密。做出事來。少不得弄得滿鎮皆知。別說是小白菜這等人。不願意。即是不如小白菜般貞節德行的女子。平時不免有些不規矩。這時也不願意了。大少爺以爲如何。子和聽畢。寶生的一番言語。細細一想。覺着寶生所說的話。一些不差。忙笑道。老錢。話却說得是。做這些事情。自然是要祕密的好。只是如何辦法。就可以祕密了呢。寶生笑道。這却容易。只怕大少爺不稱心些。受不了苦楚。子和忙道。祇要事情成功。即使不舒服一些。也不要緊。老錢。快些說吧。別再悶個疙瘩哩。寶生道。事情要幹得祕密。除非大少爺先把這隻大船。命他們回去。那些僕役清客。也都請他們回轉餘杭縣去。大少爺獨自一人。住在舍下。纔能慢慢設法。又做得祕密。事情成功。也就比較了容



易一些。子和聽得。忙忙的立起身來。向樓下走去。寶生忙道。大少爺到那裏去呀。子和回頭道。你不是叫我把船同僕人。都趕回去嗎。寶生笑道。也不必如是的慌忙。何不就命在舍下的僕人。到船上去吩咐呢。大少爺就說是要住在鎮上。遊玩幾天。停數天自會回來。不必遣人來接。這裏侍奉的人很多。不用紀念。這纔做得秘密。不致被人猜破。子和聽得。覺得自己做事。過於鹵莽。這幾天被小白菜弄得昏了。不禁暗暗發笑。即依了寶生言語。仍坐定身軀。把僕人喚到樓下。吩咐他到船上去。命衆人先自回去。自己住在這裏。要遊玩幾天。遊畢自能歸家。稟明父母。不必記罣。住在這裏。一切都很舒服。僕人領命。忙忙回到船上。向衆人說知。衆人都知道劉子和的脾氣。到一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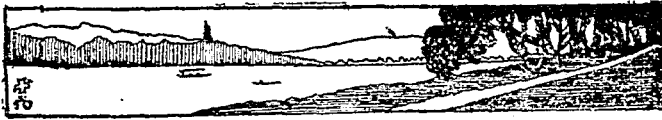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 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五六

地方常是如此，便先自開船回餘杭去了。劉錫彤劉太太聽得兒子仍在倉前遊玩，知道兒子不論到什麼地方，只要合意，不定住個十天半月，方纔回來。住在餘杭本地的日子，也不常歸家安歇。因此並不紀罪，却說劉子和見僕人已去，知道今天自己坐來這隻大船，同了船上人，定必開回餘杭，停了一回，忙又問着寶生，怎樣小白菜方可到手。寶生一面沉吟，一面笑道：「太老爺，這種事情，不是性急得來的。且待大船開後，人都走了，方能慢慢進行。子和聽得也無可奈何，只得耐心守候。原來寶生對於小白菜怎樣下手，早已在昨晚想定計較。因怕劉子和以為容易，不能暢所欲言，為的騙子和金錢，又因了跟隨劉子和的人很多，做事不便，不能祕密進行，難以成功，所以有



這一番言語。先把大船遣走。留子和獨自一人在倉前鎮上。可以儘着自己調排。不覺已是午飯時候。寶生同子和二人。即在房內吃飯。子和因尚不知寶生。對於小白菜的事情。有否把握。心中忐忑不定。竟致茶飯無心。坐立不安。寶生見子和這般神色。知是急了。便一壁飲酒。一壁向子和笑道。大少爺。且多飲一杯。我已想得了一個下手。小白菜的妙法。且說將出來。成功不成。雖不可定。却總有幾分希望。大少爺且寬心飲一杯熱酒。待我慢慢的告知大少爺如何。子和正是心煩。聽得寶生有了計較。不由得笑顏逐開。端起酒杯。一飲而盡。催着寶生道。老錢。快說出來。你的計策。自然是不錯什麼的咧。寶生提起酒壺。在子和杯內斟了一杯。又在自己杯內也斟滿了。放下酒。



第二十回 求計劃浪擲金錢，誘美色先遣夫役

一五八

壺飲了一口酒，拊了一箸菜，方向子和笑道：「小白菜這人，雖是生在貧苦家中，自幼兒即童養在葛家，可是做的針線活計，却是精緻玲瓏，惹人歡喜。不論什麼綉花戳紗等東西，都做得精妙非凡。別說是小戶人家，沒有這般人才，即是深閨名門，也不見有這般精細的活計。因此我便想得了一個借事上門的妙計，只爲我同葛家，是素來認識，你却是從未見面，如何可以一同到葛家去，與小白菜相見呢？豈不被人家說話，說着又飲了一杯酒，斟滿了一杯。向子和杯中一望，却仍是滿滿一杯，不禁笑道：「大少爺，酒冷了啊。」子和正呆呆地聽寶生說話，聽得寶生說自己杯中酒已冷了，忍不住催着寶生道：「別打岔咧，快說下去呀。」寶生道：「大少爺，一面領上幾杯，一面聽我的計。」



較方覺得有趣咧。子和笑道。好好。你快說下去。是正經。便舉起酒杯。又飲了一杯。寶生仍把酒斟滿。方道。大少爺。方纔我不是說過的嗎。小白菜要他動心。除非是把金錢去引誘。或者有些希望。用金錢去引。便得先擺闊綽。方能顯得有錢。引動了他的心思。只是擺闊。也得使他看見。不然。豈不是白費心思。一無所用了嗎。要他瞧見大少爺的闊綽。是個有大錢的人物。別的地方。是不容易遇見的。便得到他家中。同他見面纔好。倘是只有我老錢一人。到小白菜家中去說。大少爺是怎樣的。有財有勢。人品又好。又溫柔漂亮。非但要被小白菜罵滾蛋。不懷好意。人家聽得。我錢寶生。做人家的拉馬。成何體統。我錢寶生。也休想在倉前鎮上。開這家愛仁堂藥店。混飯吃了。因此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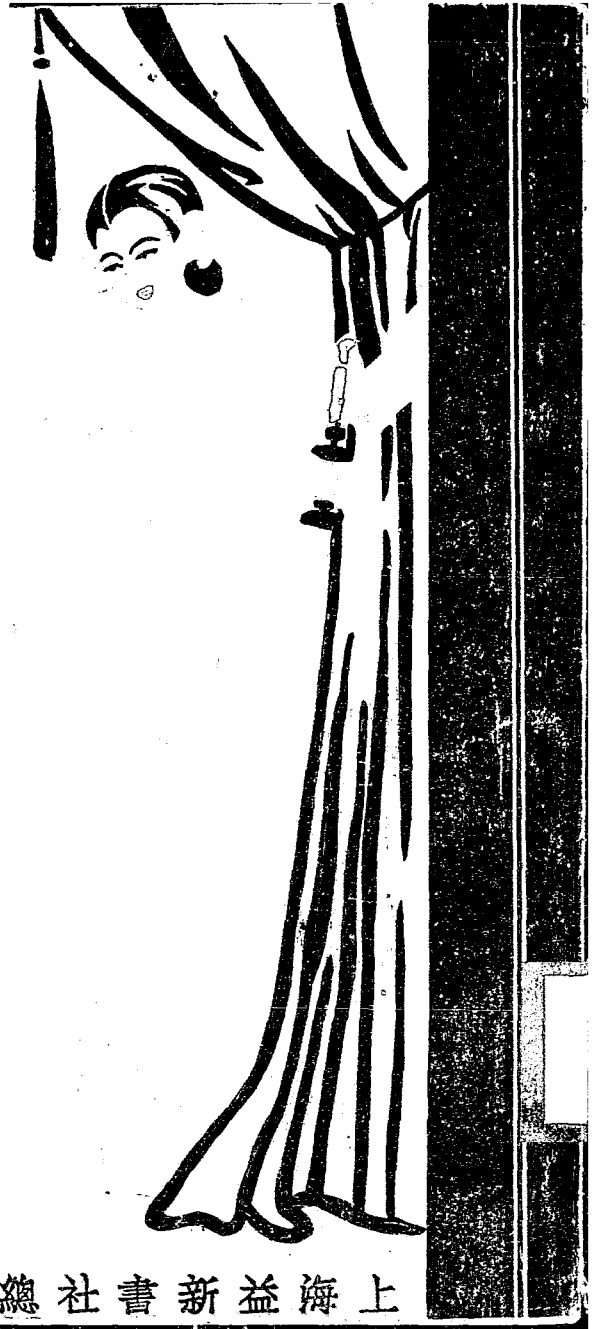


得請大少爺親自到小白菜家中。同小白菜見面。使小白菜見大少爺這般的豪闊。有財有勢。人又漂亮出衆。心悅成服的同大少爺安好。事情方可以成功。而且又祕密。不會使人家知道。大少爺這話對是不對。子和聽了。不禁連連點頭道。正是。正是。你的話一些不錯。只是如何可以到小白菜家中去呢。欲知錢寶生說出什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5
(44-11)

楊乃武與小白菜

清代第一風流奇案



上海益新書社總發行

MG
J246.47
10
24



3 1772 7143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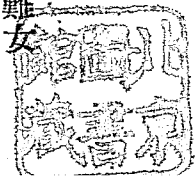
清代風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話說劉錫彤。因了劉子和的事情。把師爺請到商議。許了他一千謝意。林氏許了二千。子和自己。也許了一千。共是足足的四千元。托師爺設法救子和一命。這位幕府師爺何春芳。聽得有四千塊錢。滾進腰包。暗想這倒不差。自己隨了劉錫彤許多年頭。也祇賺到四千塊之鉅數。今天只要設法把子和的罪名脫去。便能賺這麼多的好處。自己又何樂而不為呢。而且萬一這事。以後有什麼破綻露出。自己四千塊已到手。回家去享福。也不妨事了。不必再在衙中辛苦。劉錫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一

156399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驅難女 二

彤卽使因了這事丟官。於自己却不妨事咧。又加着這事起頭之後。以後定有別的事務。從了這事發生。少不得也要自己想法。其中好處。那還說得。想得歡喜。只把隻旱烟袋。吸個不停。那股辛辣烟氣。滿佈在室中。薰得客堂內烟氣迷漫。白霧霧的混緊。林氏見了。早不耐煩起來。卽叫着春芳道。師爺。怎麼樣呀。能想法不能呢。春芳把旱烟筒放下。微微含笑。道。太太。別慌。這般大事。爲何能草草將就呢。非得想一個万全之策纔好。我承東翁這般垂愛。自得救大少爺的急難。以爲報答。林氏聽得春芳答應。方放下了心。子和心上一塊石頭落地。春芳沈吟了一回。向子和道。大少爺。你且過來。子和卽走到春芳身旁。春芳道。大少爺。你可要實說。不能隱瞞。一言半語。同小白菜。



的事情從頭至尾。細細說個明。我方能救你性命。林氏忙道。好兒子。你老實說吧。要活命。可不能害臊了。子和聽得。忙把到倉前看會。見小白菜起。用春藥成好。一逕說到毒死葛小大止。一一說了。春芳便沈吟了一回道。如此說來。你同小白菜相好。除了小白菜自己。葛三姑。錢寶生外。並無一人知道的了。子和點頭道。正是。春芳道。下毒藥是錢寶生下的。連小白菜自己也未知道嗎。子和又點了點頭。春芳笑道。小白菜生得。既是這般縹緲。葛小大又如此醜怪。自然心中不合意的了。怕奸夫不祇是你一人吧。可再有第二個人呢。子和道。這倒不對。小白菜同小大。很是和穆。除了我之外。在未同葛小大圓房之前。却有一個圓房之後。即斷絕往來。而且小白菜的同葛小大和



第三十一回 刁述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四

穆都是這人從中勸化之力。小白菜的不嫌小大難看。也因了這人苦口相勸。方是醒悟。春芳點頭道。如此說來。小白菜以前。還有一個奸夫。這人名喚什麼呢。子和道。說起這人。倒也很是有名。是倉前第一位紳士。在餘杭縣也很有聲名。便是楊乃武。只是自從小白菜同葛小大拜過了堂。便斷絕往還。師爺問他作甚呢。春芳微微一笑。把烟吸了一口。笑道。你怎地這般傻呢。我如今想得一個辦法。把你的罪名。移到別人身上去。便是將奸夫換上了一個。豈不是你完全可以脫身了嗎。只是楊乃武。却又是個札手貨。如何是好呢。說着。又問劉錫彤道。東翁。昨天來拜會的新舉人楊乃武。可走他嗎。錫彤點頭道。正是。春芳道。喲呀。又是個新中舉人。怎麼可以代着你呢。錫彤在



一旁聽得何春芳的一番言語。早已明白。要設法把奸夫。弄在別人身上。這人也得與小白菜有過關係。如今恰巧是個刀筆非凡。新中舉人。餘杭紳士楊乃武。怕又有些扎手。正是沈吟不語。猛然間想起以前乍浦稅局的事情。自己同乃武。本有舊恨。一向沒有報得。如今正好公報私仇。借此弄到乃武身上。出口冤氣。忙向春芳道。師爺。這楊乃武。同我本有一重私冤。我至今耿耿於心。沒有報得。倘能借此報我一口冤氣。最妙了。請師爺幫我一幫。自當重重相謝。春芳聽得。不禁連連點頭。兩隻的溜溜地的眼珠兒。望着上面。一面又不住的吸旱烟管兒。好半晌。低下頭來。向子和林氏等笑道。辦法是想得了一個。可是得太太親自出馬。方能成事。林氏忙道。師爺。你且說將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六

出來。怎樣的辦法呢。要我去辦呀。春芳道。我方纔不是說過了嗎。將大少爺的罪名。移到另一個奸夫身上去嗎。如今小白菜。既有一個楊乃武。曾經相好。就把這死罪。給了楊乃武承當了去。一則救了大少爺的性命。二則又替東翁報了私冤。豈不是一得而兩便呢。錫彤笑道。師爺話雖不差。可是怎樣纔能把罪名給乃武頂去呢。春芳道。就因了這個。要太太出馬了。東翁。今天雖已准了葛文卿的狀況。驗明了葛小大是服毒身死。可是小白菜。尙沒有招出誰是奸夫。祇須小白菜當堂供出。是乃武賣的毒藥。托他下在藥內。給小大服下。這般的一攀一咬。楊乃武滿身是口。遍體排牙。也脫不清楚了。只要東翁把楊乃武三拷六問。似乃武般的瘦怯怯書生。難道挨得起種種



刑具不成。那時節。把他屈打成招。豈不是完了。錫彤聽得。忍不住點頭笑道。計倒是條好計。不過如何可以使小白菜攀供乃武。同了如何把乃武拿解上堂。都須斟酌一下。而且將來詳文上府。怕也要駁下。這些事情。都得想得妥當。不是兒戲的事情。春芳更道。我已想得停當。祇須依着我的言語辦理。自然妥當。只是多化幾個錢。要救大少爺的性命。也說不得了。林氏忙道。化錢不要緊。只要把我的好兒子救下就好。春芳道。既是如此。那就容易咧。大少爺既說小白菜並非不想嫁他。都爲了小大活着。如今小大已死。又加大少奶奶也死了。小白菜偷能出獄。嫁給大少爺。心中必很願意。因此要請太太出馬。今天夜間。悄悄同大少爺到監中去看小白菜。將種種甘言密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八

語引動了他的心。說是以後事情完畢，大少爺娶到家中，請他做正式的大少奶奶。小白菜聽了，必然歡喜。那時只說明天堂上，祇須說奸夫是楊乃武。他的罪便可輕了。并且命他一口咬定，哄他倘不咬定。他的性命可要不保。小白菜要保性命，不怕不咬定。楊乃武了。若是小白菜，怕害了乃武性命，可說乃武新中舉人，不能犯罪。似這般的一個鄉下女子，那裏知道什麼法律。自然信了。他想說了別人自己性命不保，咬了乃武。非但乃武不甚要緊，自己保了性命，將來出獄，又能嫁給大少爺，做現任的知縣少奶奶。何等威風。到了那時，便是叫他另說別人，也怕不見得肯了。太太前去，可以堅小白菜的心思。以爲是太太親口應許了他做將來的少奶奶咧。因此非得太太



親去不可。這便是緊咬乃武的妙法。這一番言語說得劉錫彤連連點頭稱善。林氏早笑顏逐開。子和放下了愁容。錫彤又問道：師爺，這是使小白菜攀供楊乃武的計較。只是供出之後，怎能把乃武拿解到案呢？他是個本地紳士，又是新中舉人，爲何可以因了小白菜一面之辭，即差着差人去拿問呢？春芳又想了一回，笑道：事情到了這般地步，還能顧前瞻後了嗎？去提拿楊乃武到案，那自然不好。怕本縣紳士學府內都要出來抱打不平，却先得用個小計，使他到了衙內。當堂把小白菜提出對口。那時他要分辯，東翁便由得你哩。錫彤道：如何可以使他到衙中來呢？春芳道：這却不難。前天不是他到衙中來拜會東翁的嗎？明天早上，東翁先把小白菜審下一堂，等小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一〇

白菜咬定了楊乃武。即便退堂。到了下午。用名帖去請乃武。只說設宴接風。他自然不會懷疑。俟乃武到了。便同他反臉。立即把他監住。升堂審問。那怕他逃上天去。到了罪已定下。詳文上司。這樣便得多化一些錢了。有了錢運動過後。自然不會翻供。即使乃武翻供。上司已受了東翁的好處。怕不依舊如此。不過乃武多受些刑罰而已。而且杭州府是東翁的親家。總有照顧。先詳了上去。倘是風聲不好。便化錢運動。待過了會審。鐵案如山。再要翻。也翻不過來了。東翁以爲如何。劉錫彤這時。只喜得直跳起來道。好好。真虧了老夫子想得如此週到。就依着辦吧。春芳却搖手道。且慢。錫彤不覺一呆道。怎樣還不妥當嗎。春芳道。還有一件事情。東翁却也得化一些錢。便是衙內



的衙役差人監內的人。都得給他們一些好處。不然。在他們口中。露出了風聲。可不是頑的。錫彤不由得笑道。正是。不是師爺說起。我險些兒忘了。我却不便向他們去說。如何好呢。春芳笑道。這個容易。我同東翁效勞好咧。而且在堂上用刑的人。最是要緊。對於小白菜。却不能給苦頭他吃。使他可以相信太太的言語。太太見了小白菜。即可把這一點說給他知道。使他越發相信感激。咬定乃武錫彤道。好。准這般辦呢。春芳道。事不宜遲。東翁即把錢交給了我。待我去向他們說好。太太同大少爺。也快些預備。瞧小白菜去。林氏聽得。一面立將起來。一面問道。要多少錢呢。春芳算了算。衙中人役。便笑道。給衙役們的錢。一千塊錢。差不多了。可是許我的四千。也得給我纔對呀。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一一一

林氏笑道。不差。正要給師爺的。說着。卽到裏面。取出了四千塊錢的。一個存摺。一千塊現款。命兩個丫環。揀了。走到外面。先向子和道。都是爲了你這夜明珠。纔化這麼多的錢。便交給了何春芳。春芳歡天喜地的收了存摺。先叫過一個衙役。把一千塊錢。送到外面房中。又叮囑了林氏。卽進監。方回到外面。叫進了幾個衙役頭兒。把事說明。分掉了八百塊錢。賺了二百。把事情辦好。卽進去通知了錫彤。這時林氏已準備就緒。聽得衙役們都已安妥。卽帶了子和。同了一個丫環。悄悄的到女監中來。錫彤却橫在煙榻上抽煙。錫彤的鴉片烟癮。本是很大便。一面吸烟。一面等候林氏等的回旨。却說林氏帶了子和丫環。直到女監門口。女監內的監卒。早已得了銀錢。知道林氏



要來。在門口等候。見林氏到來。忙上前迎接。林氏吩咐衆人。不要聲張。開了監門。走到裏面。守監的早把小白菜移在一間干淨一些的房內。同別的女犯隔絕。便是刑具。也只得一條細練。林氏到了裏面。見小白菜正坐在牀上。子和一見。早想起了枕邊風情。忍不住上前一把執着小白菜的柔荑。嗚咽道。好人。我媽來瞧你哩。小白菜見是和。忍不住眼淚如線一般落下。又見林氏一同到來。不知何事。忙起身拜見。林氏見四顧無人。忙一面叫小白菜坐了一面甘言蜜語。說子和怎樣的愛他。自己也很歡喜。將來事情完畢。由自己作主。把他娶回家去。算正式的媳婦。好得如今子和妻子李氏。已經死掉。名分上可以一定。所有官司。已同幾個師爺。商議好了。可以使他出監。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一四

毫無問題。祇須當堂認定楊乃武是奸夫下的毒藥，便不要緊。只因乃武新中舉人，這些事情到了他身上，一些沒有罪的，倘是不說，乃武事情便糟了。如今衙中監內，都由子和化錢說好。明天上堂，雖說用刑，必定不受苦處。不然你不信，子和又把如何愛慕，如何想得他茶飯無心，現在同媽媽說好，將來娶他做媳婦。這是自己的一片苦心，纔下這個計較。不然說自己也不要緊，可惜自己是個白丁。因此要說乃武，他是個舉人，不能犯罪，這般一來，都可以出罪了。即能一同白首偕老，共享安樂富貴。這一番言語，把小白菜說得信以為真。又因了初進監時，監內的人一個個如狼如虎，好不可怕。如今換了一付面目，把自己十分優待，顯見得子和化了錢，打通了關節，而且



將來有做知縣少奶奶的福氣。知縣太太親口許下。自然不會欺騙自己。心中也不免大大活動。卽隨口應諾。林氏見小白菜答應歡喜非凡。又取出了一個藍寶石魚胆青金鑲戒指。套在小白菜手上道。這個戒指。便作爲將來同子和結婚的信物吧。可見得我不是騙你。咧。小白菜越發相信。忙謝了林氏。林氏卽把小白菜叫起媳婦來。子和也逼着小白菜。叫林氏婆婆。小白菜到了這時。真是六神無主。認定林氏同子和是自己第一個恩人。救自己性命。把子和毒死。大殺夫之仇忘一個干干淨淨。便含羞帶愧。喚林氏一聲婆婆。林氏笑着答應道。我有了你這般一個媳婦。真是稱心願意。祇要你依着我的吩咐。到堂上說是楊乃武。將來自有好日子在後面。小白菜唯唯。



第三十一回 刁師爺移花接木害書生 老虔婆口蜜腹刀騙難女 一六

領命。林氏見計策成功，便一面安慰了小白菜，一回一面又取出三十塊錢，喚進監婆，交給他道：「這裏你得好好看顧，每天將好菜請請，要什麼東西，只管買了，到我那裏取錢。這些些留着使用，守監婆滿面是笑，接了謝過。小白菜見林氏這般相待，倒安了一半心，以爲明天堂上，只說了乃武。事情便完畢了。那裏知道都是何春芳的鬼計呢。林氏見事情就緒，即出監而去。子和也安慰了小白菜幾句，隨着林氏了環去了。小白菜却安心在監內，依着林氏言語，準備明天攀供乃武，欲知後事如何，且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佈牢籠卽席填供狀 工羅織行文革衣寇

話說林氏子和到女監中見過了小白菜。把小白菜甘言誘動。果然小白菜不知是計。以爲真是子和愛他。設法相救。心中感激。依允了林氏。到明天攀供。乃武頓時把乃武以前待他的種種恩義。忘在九霄雲外。林氏子和回到衙內。向錫彤春芳說了。二人聽得小白菜已受騙。第一步計劃已經成功。只待明天。俟小白菜供出乃武。再實行第二步妙計。一霄過後。到了明天。錫彤起身。過足了癮。一瞧時候。已將十點鐘光景。忙吩咐坐堂。一時衙役人等。站立兩邊。錫彤正中坐定。卽命吊葛文卿上堂。文卿到了大堂。卽跪在下面。只叫請大老



空九

第三十二回 佈牢籠卽填席供狀 工羅織行文革衣冠

一八

爺替哥哥伸冤。錫彤點頭道：「葛文卿本縣自得與你作主，替你哥哥伸冤，便命人把小白菜提上堂來。不一刻，小白菜跪在堂下，心中却很鎮定，以爲只要說是乃武就可無事。錫彤把驚堂木一拍，喝道：「葛畢氏，快把謀死葛小大的事情從實招來。奸夫究竟是誰，免得皮肉受苦。」小白菜昨晚得了林氏教導，便叫着冤枉。錫彤喝道：「不動刑具，諒你也不肯招認。」命差人上了拶子。小白菜心中怕林氏說的言語不確，不免有些驚慌。那些差人早把拶子套上。錫彤叫一聲收，兩旁差人便答應一聲，齊齊吶喊，向兩旁緊收。可是小白菜一些沒有疼痛，只因何春芳早已吩咐過來，拶子雖收，却不在指上。儘是收得層層作响，受刑的人一些收不到指上。本來清朝官府的刑具，祇要化



錢給行刑的人。受刑人便一些不痛。非但看的人。瞧不出破綻。便是堂上官府。也不會看破。這也是一種黑幕。何況今天。劉錫彤心中明白。非凡。不過遮掩人家耳目罷咧。小白菜到了這時。已把林氏的言語。相信到了十二分了。便假作疼痛。放聲大哭。錫彤暗暗歡喜。暗想小白菜。倒也做得甚像。便喝叫鬆刑。兩旁把繩鬆下。錫彤又喝道。葛畢氏。快些招來。倘再刁賴。本縣要動大刑了。小白菜仍推不知。錫彤即命差人。把天平架取來。放在當堂。這東西非同小可。受着便得暈去。連文卿瞧了。也很寒心。小白菜那裏願招。這都是昨夜林氏所教。錫彤便吩咐差人。把小白菜上了天平。只向上一收。小白菜趁勢口稱願招。錫彤便命放下。喝問口供。小白菜哭道。這都是楊乃武的主



意與小婦人無干的呀。錫彤道：「怎麼是楊乃武的主意呢？」小白菜卽把乃武攀供上去道：「小女人同楊乃武自前年四月起首通姦那時候小婦人住在楊家。有一天小大晚上回來險些撞破奸情。小大便起下疑心卽搬出了楊家。住在太平街內。乃武仍常來行動。前一月光景又被小大險些撞着。自此之後小大每晚住在家中。乃武無隙乘不能到來。便心中懷恨。那一天小大到店中去了。乃武悄悄走來。把一包砒末交給自己。下在食物之中。可以毒死小大。做長久夫妻。小婦人一時糊塗依了他的言語。把藥接過。恰巧這天小大到沈家去午飯。腹痛回來。命醫生開了藥方。又買了桂圓熬桂圓湯。小婦人便把砒末下在藥中。小大服下。卽便死了。這都是乃武致壞自己。小



婦人也是一時糊塗。求大老爺筆下超生。這一番言語。有枝有叶。把乃武攀供個着實。說畢之後。小白菜心中。總覺得有些對不住乃武。不禁哀哀痛哭起來。文卿聽得。也信以爲真。把乃武恨如刺骨。這堂堂上。早錄下口供。命小白菜劃了供。錫彤即吩咐把小白菜收監。候提到了乃武。再行審問。又命文卿不許多言。也收了監。便一面命差人到倉前去。提沈喻氏。喻敬天王心培等衆聽審。一面退堂。回到裏面。林氏早已得信。很是歡喜。何春芳也到裏面。同錫彤商議。寫下了名帖。命一個伶俐家人。到乃武寓所。去請乃武。原來楊乃武。自那一天辭了葉氏詹氏。到杭州去鄉試進場之後。三場很是得意。做下了三篇錦綉文章。交卷也很早。出了考場。在寓所中把所做的幾篇文



章又細細的看了一遍覺得字字斟酌妥貼可算得經論佳作。心中得意自不必說。便不再回去。卽在杭州住下等候放榜。到了九月十五的一天。放下榜來。乃武已中了第一百另四名。舉人心中歡喜。當下在杭州拜同年會親友忙個不了。又有許多湊趣的人。同乃武設宴賀禮。直鬧到十月初方纔完畢。卽動身到了餘杭。因餘杭縣中也有許多親友同年。須去拜會。又要到衙門中去拜會本地官府。便住將下來。又有親友們知道了。乃武得中都來拜賀。有的擺酒同他接風賀禮。鬧了幾天。直到初九的一天。方纔去拜會了劉錫彤。本待再過二三天卽回轉倉前。恰巧聽得了小白菜犯下了謀殺夫親的大罪。心中很是奇怪。暗想小白菜自己勸化之後。已是歸正。如何有



了這般大事發生。怕是冤枉。倒得稍稍打探信息。因此仍留在餘杭。這天却有一位同事。請他午飯。沒有到衙前打探。飯後回到寓所。覺得放心不下小白菜的案件。欲出去探聽。却見僕人。取來了一個名帖。說是本縣劉知縣。請乃武赴席。乃武聽得本縣請酒。自然答應前去。把帖子一看。上面寫着未刻入席。心中覺得奇怪。暗想這位劉知縣。怎地請在未刻。不早不晚。算的什麼呢。當下也不懷疑。即回復了來人。准時前來。下帖人自回衙中。回復了劉錫彤。錫彤忙請到了師爺。一同商議。設下了天羅地網。只待乃武到來。乃武那裏知道。在寓所中一瞧時候。已是二點多了。知道若去打探了小白菜的事情。要錯過了劉知縣的酒席。似不好看。便不再出去。又停了一回。見是未



末光景忙整理了衣服。穿了箭衣外套。赴宴禮服。又戴了舉人的冠。戴出了寓所。逕向劉錫彤衙中。不刻。早到門前。卽着人通報。不多時。劉錫彤親自出來。迎到裏面。在書房內分賓主坐下。兩旁差人却排得齊齊整整。十分嚴肅。乃武四面一瞧。不禁奇怪起來。暗道。今天劉錫彤宴客。難道只有自己一人不成。不然。自己來得太早。別的客人尙沒到來吧。回頭一瞧。劉錫彤神色之間。却也有些不對。滿面含着一段肅殺之氣。好似罩了一重嚴霜。毫無一絲笑容。心中越發的不解起來。正待說話。却見一個衙役。走到裏面稟道。酒筵齊備了。劉錫彤卽向乃武拱了拱手道。楊兄。便請入席吧。乃武見了。以爲是只請自己一人。忙一面謙遜。一面隨了劉錫彤。走到一間側室之內。裏



面擺着一席酒筵。錫彤卽請乃武上坐。自己在下坐相陪。何春芳這時也來與乃武相見。坐在一旁。一席酒筵。只有這三人。坐定之後。卽有一個衙役上來斟酒。劉錫彤便道了聲請。便不再言語。何春芳却同乃武寒暄了幾句。乃武見了這般情形。知道錫彤今天宴請自己。定有事情。只是也猜不到是小白菜攀了自己。不一刻。酒過三巡。菜上四道。錫彤忽地開起口來。正色向乃武道。楊兄。小弟有一事不明。欲請教高見。不知可能見教否。乃武不知是什麼事情。忙道。老公祖有什麼見教。晚生自當領教。錫彤卽目視春芳。春芳卽在身旁。取出了一張東西。授給錫彤。錫彤接過手中。交給乃武道。楊兄且瞧這一紙訴狀如何。乃武接到一看。却是葛文卿告小白菜因奸謀命。毒死



小白菜的狀子。乃武看了。也不知道錫彤的目的何在。便沉吟道。這般謀死親夫。自得真憑實證。方能有效呀。錫彤冷笑一聲道。正是。正是。本縣已下鄉驗明。確是服毒身亡咧。乃武不禁愕然道。這般說來。葛畢氏實有可疑了。可是因奸謀命。有了淫婦。必有奸夫。公祖可曾問出口供。奸夫是誰呢。錫彤冷冷的道。不差吶。奸夫倒也供出來了。乃武聽得小白菜已供出了奸夫。不覺面色一變。暗暗痛恨小白菜。怎地果然幹出這般潑天大事。倒瞧他不出。如此狠辣。卽正色道。老公祖。這般大事。自應按法嚴辦。旣供出了奸夫。卽可將奸夫拿到。使他對口。供出實情。方能替死者伸冤哩。劉錫彤聽得乃武這幾句言語。立即把面色一沉道。好。旣是如此。楊兄。你可知道奸夫是誰。乃武



正待答言。劉錫彤已立起身來。向何春芳道。師爺。你把小白菜的口供。高聲念上一遍。春芳聽得。忙在袖中取出小白菜的口供。高聲念了一遍。乃武聽畢。暗暗吃了一驚。暗想。再想不到小園菜。這般忘恩負義。竟把自己咬了上去。只是無憑無據。憑着一個婦人的話。也不能便把自己怎樣。方欲分辯。早見錫彤喝道。楊乃武。本縣一向以爲你是讀書君子。誰知你是這般的人面獸心。竟幹這般醜事。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今天可由不得你咧。說畢。向兩旁差人道。快把楊乃武押將起來。本縣即刻升堂審問。替死者伸冤。說了便一抖衣服。竟自出去。兩旁衙役。早把乃武一把在座上扯起。喝着快走。乃武見這般情形。知道今天劉錫彤。因了平日同自己不合。要公報私仇。可是



自己。究屬是個紳士。又是新中舉人。不能因了奸婦一言。便把自己怎樣。便哈哈大笑道。好劉錫彤。原來今天。你請我赴筵。存着這般歹心。好得我楊乃武。並未犯下這般歹事。看你敢將我怎樣。將來自有水落石出之時。瞧你怎樣得了。何春芳也不答言。只命差人。將楊乃武押將下去。差人們聽得。也不容乃武再言。如狼如虎的。乃武押將出去。春芳卽回到裏面。見劉錫彤正橫在烟榻上過癮。卽坐在一旁。劉錫彤商議了一回。如何審問乃武。過了半個時辰。錫彤的烟癮過足。方伸了伸腰。吩咐升堂。一剎時。鼓聲响亮。兩旁差人。立得齊整。雖說是七品縣令的大堂。職份細小。也十分威嚴。劉錫彤撚着八字鬚。踱將出來。在正中坐定。一邊有刑名師爺。一邊有錄供幕府。



劉錫彤坐定之後。便命人先把沈喻氏帶上堂來。原來到倉前去提的聽審人犯。都已提到。不一時。喻氏當堂跪下。喻氏這時也得了信。說奸夫是楊乃武。把乃武也恨如刺骨。劉錫彤問了喻氏年歲籍貫。喻氏一一答了。又問了一回小大死的情形。同了平時同小白菜的情形。喻氏即把小大住在楊家。看破奸情。搬到太平弄居住。後來又如何看出小白菜不對。怎樣毒死。自己生疑。命葛文卿前來告狀。細細說了一遍。錫彤聽畢。便命跪在一邊。將文卿帶上也問了一遍。同喻氏所供。一般無二。文卿供畢。錫彤又把敬天王心培等。一一問過。便命將三姑帶上。這時三姑已由子和關照。命他供出小白菜奸夫。只有乃武一人。又許下了二十塊錢。三姑便依着子和吩咐。供了乃



武錫彤暗暗點頭。春芳的計較高妙。當下卽把小白菜帶上堂來。又假意喝問了一回。小白菜依舊咬定是乃武交的毒藥。錫彤把衆人問過。都命跪在一旁。方把乃武帶了上堂。乃武這時是個新中舉人。照例不跪。立在下面。劉錫彤把驚堂木拍得山响。喝道。楊乃武。你尙有何說。快些從實說來。怎地起意。因奸謀斃葛小大的性命。乃武聽得哈哈大笑道。公祖。我毒死葛小大。可是你親眼得見的嗎。有什麼憑據呢。錫彤聽得早忿火中燒。喝道。楊乃武。葛畢氏已招得明明白白。是你親手授給他的砒藥。還容你刁賴不成。還是好好招出。本縣存你體面。不招恐有些不便咧。乃武早橫定了心。不招什麼。瞧你自己怎樣。便把牙一咬道。晚生又沒有做過這事。說些甚麼出來。錫



彤也料定乃武不肯認在。身上。卽把小白菜提在堂下。喝道。葛畢氏。你把楊乃武怎樣命你毒死丈夫。同乃武對來。小白菜見了乃武。本有些肉塊。只是信了林氏的言語。要救自己的性命。又可做知縣媳婦。不得不把天良泯絕。向乃武道。二少爺事已至此。便說了吧。乃武聽得小白菜果然攀了自己。忍不住火高千丈。向小白菜罵道。好一個沒良心的淫婦。我當初怎樣看顧於你。今天不思報答。反將這般事情。攀供於我。你的良心何在。小白菜被乃武說了這幾句言語。心中究屬慚愧。低頭不語。錫彤見了。暗道不好。不要小白菜良心發現。說出了根由。那還了得。忙把驚堂木一拍道。好楊乃武。竟敢仗着科舉威勢。咆哮公堂。我也知道你是個新科舉人。不把我小小縣令。放



在眼中。可知你如今犯下重法。皇子犯法。與庶民同罪。本縣也顧不得體面了。說着卽命幕府。下一角文書到學府中。將乃武科舉革掉。這種文書。春芳早已辦就。立就命人去到學府。不一時。回文到來。把乃武數載辛苦得下的科舉前程。在這一角文書之上。生生斷送。劉錫彤卽命差人。把乃武衣冠剝下。乃武到了這時。知道劉錫彤已同自己做定對頭。要公報私仇。也只得跪下。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

話說楊乃武在餘杭縣被小白菜攀供作奸夫。當堂被知縣劉錫彤行文到學府。將乃武科舉革掉。本來清朝的學老師很是昏聩。革去衣衿。祇須縣中行文到來。立即除命。並不問明事由。是非冤屈。因此楊乃武一剎那間。已將千辛萬苦。得來的科舉。被劉錫彤斷送個干淨。只得跪下。錫彤知道偷是小白菜在堂上。難免不改口供。便命差人把一千人犯。都帶了下去。只留乃武一人。差人應命。將小白菜等衆人都帶了大堂。錫彤即指着驚堂木喝道。楊乃武。快把謀死小大的實情。從速招來。免得皮肉受苦。乃武這時。咬定牙關。暗想祇須我



不說什麼，拚着挨刑，看你如何辦法。卽厲聲答道：「沒有什麼招呀。」錫彤喝道：「不上刑具，諒你也不肯招出。」卽喝命差人把乃武拖翻，打了三十大板。可憐乃武那裏受過這般苦痛，只打得皮開肉綻，鮮血飛橫，橫在地上，爬不起來。錫彤喝道：「快把毒死葛小大的情由，從實招出。倘再刁賴，莫怪本縣要動大刑咧。」乃武忍着疼痛，呻吟着道：「這事影踪全無，叫我招出些什麼來呢？」錫彤也知道乃武決不肯卽時認在。身上，自取死罪，非將他屈打成招不可。卽吩咐將大刑伺候。頓時堂下，噲哪一聲，擲上一付三木夾棍。錫彤喝道：「楊乃武，招也不招？」兩旁差人，早受了錫彤銀子，便也和着叫道：「楊乃武，快些招吧，免得受這些另碎苦處。」乃武這時，已橫定了心，索性不言不語。錫彤見了，把



驚堂木連連拍得怪响。將朱籤擲了一把下來。喝道。快將這廝夾將起來。看他招也不招。兩旁差人。頓走將上來。把乃武靴襪扯去。雙足套在夾棍之中。只一收。只痛得乃武。兩目昏花。眼前金星亂迸。大叫一聲。已昏了過去。錫彤一見。忙吩咐鬆去夾棍。便有一個差人。把水將乃武噴醒。乃武已是面如金紙。氣息昏昏。春芳一見。知道不能再行用刑。怕乃武死了。與本官不便。忙以目止住錫彤。錫彤會意。即命差人。把乃武先行收監。自己退堂。這一來。已鬧得劉錫彤烟癮大發。忙橫在榻上。林氏早過來替錫彤燒烟。錫彤一面吸烟。一面暗想。乃武這般熬刑。不肯招認。如何是好。忙命人去請了師爺到來商議。不一刻。何春芳到來。林氏先向春芳笑道。師爺好計。辛苦了。快騎一回。



吧。春芳即同錫彤對面橫下。錫彤縳着眉頭道。師爺瞧不出楊乃武這般的一個書生。竟耐得起如此大刑。不肯招認。如何是好呢。春芳笑道。東翁。楊乃武如何能就招呢。一招便是個死罪咧。非得三敲六問。使他耐不住刑具的苦處。方能屈打成招。如今就要他招。可不成功呀。錫彤道。師爺。你想個辦法。什麼刑具。他纔挨不住了。又得不傷他性命好纔。春芳閉着雙睛。思想了一回。笑道。東翁。楊乃武也不怕他不招。可是小白菜那裏。可又得請太太去一趟咧。方纔我瞧他有些口軟。別良心發現。說出了根由。那可糟了。錫彤猛的驚悟。點頭道。對咧。不是師爺說起。我險些兒忘了。林氏聽得。即笑道。爲了好兒子的事情。也說不得了。即帶了個丫環去了。春芳又同錫彤商議了一



回準備怎樣用刑。逼出乃武口供。直到林氏自監內回來。說是小白菜已答應不再翻供。十分信任自己的哄騙。春芳錫彤等方纔定心。錫彤又請春芳在裏面飲酒。都飲得醉醺醺地。方回房安歇。却說乃武押到監中。兩足已不能行走。躺在囚牀上不住的呻吟。心中暗想。小白菜怎地咬定了自己。內中定有緣由。那裏想得到奸夫。卽是錫彤的兒子。子和乃武本是個好刀筆。時于監內一切。豈有不知道之理。知道要些使用。方不致在監中受苦。幸虧出來之時。身旁尙帶着二十餘塊錢。卽留了十元。其餘都用在監內。牢卒見了。頓時眉開目笑。立時換了付面目。乃武又想到自己家中。聽的自己得中。不知如何快活。再不道自己已被人攀害。受刑下監。家中又沒知道。如何是



好。正是爲難。欲設法命人去通一個信給自己寓所內的僕人王廷南。原來這王廷南是乃武家中的老家人。雖不常在乃武家中。已是在倉前另立門戶。逢到乃武有事。仍相隨侍奉乃武。這次赴試。乃武一本獨自一人到杭州去。後來廷南知道。卽追蹤到杭州。隨着乃武到了餘杭。王廷南也在那裏。乃武便欲通信給王廷南。使他報給家中。葉氏詹氏知道。一則在監中。有事也便當些。二則還可設法在他們到別處去求救。正在呆想。耳畔聽得有人嗚咽着道。二少爺。這是從那裏說起。爲何遭了這飛來橫禍呢。接着又嗚咽不止。乃武睜眼看。却正是王廷南。只因廷南自乃武到衙中赴宴。覺的寂寞。便橫着靜候。到了晚上。尚不見回來。心中越發的悶得慌了。卽踱上街去散



步忽地聽得有人談說。楊乃武遭了人命官司。已禁在監中心中。嚇得一挑。忙忙奔到衙前打探。果然聽得乃武犯下了人命重案。被劉知縣下在監內。只嚇得廷南熱淚雙流。暗想究竟是否真的。不如到監中去探看一番。便知道真假。王廷南平日隨了乃武。對於衙門知識。也很知道。忙回去取了些錢。奔到監門一問。果是乃武已在監內。卽化了些使用。到監內來瞧乃武。乃武見是廷南。也悲泣不止。卽把事情說了一遍。命廷南速卽回轉倉前。報給奶奶大娘娘知。過快去。廷南聽得。知道不能遲緩。忙一面嗚咽道。二少爺放心。我就回去報信。二少爺自己保重。吉人自有天相。二少爺又沒幹這般傷天害理的事情。將來自有水落石出。超雪的一天。一面把身旁帶的幾



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

四〇

十塊錢交給乃武。作爲監內使用。方匆匆的去了。乃武却因了捧瘡疼痛不住的呻吟。知道一時要出監。是不容易。只得耐下性兒。在監中守候。却說王廷南。奉了乃武之命。匆匆回轉倉前。這時乃武的姊妹葉氏。妻子詹氏。那裏知道乃武遭了冤枉官司。只知道乃武在省垣。三場得意。中了一百零四名舉人。都是歡天喜地。只待乃武回來。同他賀禮。祝告天地祖先。那一天晚上。葉氏詹氏。都覺得有些心神不安。坐立不停。葉氏覺得奇怪。便向詹氏道。妹妹。怎地我今天覺得肉飛肉跳。不要有什麼禍事臨門不成。詹氏道。姊姊。我也覺得心神不定。只是二少爺中了舉人。乃是喜事。有什麼禍事呢。不要這兩天。因紀念了他。所以有些心神不定哩。這般一說。葉氏卽不以爲意了。



停了一回。見天色已是不早。便一同吃了晚飯。同房安睡。詹氏自乃武赴試之後。雖有一個兒子相伴。年紀尙輕。一個人覺着寂寞冷靜。即拖了葉氏。同牀安歇。可以免去驚懼寂寞。這晚二人。睡在牀上。都是翻來覆去。睡不安穩。葉氏便道。今天怎地都睡不着呢。倒不如說一會閑話。免得心焦。即同詹氏閑話了一回。不覺說到了小白菜的案件。詹氏即把乃武同小白菜的一番事情。向葉氏說了。虧得聽了自己。與小白菜斷絕往還。不然。這一回的事情。豈不是要牽涉下去了。葉氏聽得。暗暗點頭。詹氏爲人賢惠。也笑着道。正是虧得賢妹。早已把二弟勸得斷絕。不然。真的大不方便哩。正在閑談。忽地聽得外面有人打門。敲得一片怪响。把二人嚇的一跳。葉氏的兒子。即起身



喝問的誰呀。只聽得門外連喘帶促的答道。我吶。快開門呀。葉氏聽出是王廷南口音。暗想廷南。隨着乃武在餘杭如何昏夜回來。聽他的口聲。又是慌迫非凡。不要乃武有了什麼變故。心內早怦怦亂跳。詹氏越發嚇得手足亂抖。還是葉氏鎮定。忙命兒子去開了大門。只見廷南。忙忙的奔到裏面。也不管葉氏等已睡在牀上。一腳踏進房門。只叫了聲少奶大娘娘。事情糟咧。便喘做一團。葉氏詹氏。雖知道定是乃武有了什麼變故。却猜不透是因了小白菜的事情。葉氏的兒子。已關門進來。見衆人都慌做一團。也不知是什麼事情。忙問道。廷南。什麼事情呀。廷南俟定了一定氣喘。方把乃武在餘杭縣的事情。細細的說了一遍。葉氏詹氏聽得。早都哭一個氣噎聲竭。葉氏的



兒子王廷南也都嗚咽不止。好半晌，廷南方道：「二少爺命我來報給少奶同大娘娘知道，快些前去。」一同想法，咧，葉氏便定了定心道：「廷南爲今二少爺在監內怎樣呢？可曾屈打成招了嗎？」廷南道：「二少爺自被小白菜攀供之後，審過一堂，尙未招認，只是聽得二少爺說，劉知縣同二少爺有些私冤，怕要公報私仇。在餘杭縣恐不能照雪的了。因此請少奶大娘娘快去，可以另想別法。」葉氏詹氏聽了，齊齊的道：「明天我們就去。」葉氏雖是心亂如麻，比了詹氏，略稍稍有些主見。卽一面吩咐廷南外面去休息，一面的詹氏道：「妹妹，如今最要緊的是銀子。公門之中，那一處不須要錢？有了錢，便到處不受苦處。可是家中除了家用的幾十塊錢之外，一些沒有，如何是好呢？這樣呢，把



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

四四

我們二人有的一些手飾。明天先變一些錢來作急用呢。詹氏連聲應是。二人便不再睡。忙都起身。各各預備。又把乃武的衣服。聚了一些。準備明天帶給乃武。慌亂了一夜。都是以淚洗面。詹氏已哭得雙目紅腫。到了明天早上。詹氏即把幾件手飾。交給廷南。到當舖中去當了些錢。可憐乃武家中。本不富裕。這般一來。連詹氏葉氏的幾件金銀飾物。也都斷送掉了。不一時。廷南回來。却祇當得五十多塊錢。連家中所有的。不足百元。詹氏帶了。忙命廷南去喚了一隻小船。同葉氏匆匆下船。望餘杭縣去。臨行之時。葉氏吩咐兒子。好生看守門戶。自己晚上。便得回來。這也是同詹氏商議好的。家中也不能無人照顧。廷南須帶到餘杭。葉氏祇可朝去夜回。好得倉前離餘杭不遠。



葉氏的兒子。答應之後。自回進去。詹氏葉氏廷南三人。心急如灼。恨不得一步跨到餘杭。同乃武相見。一路上倒也平安。到了餘杭。卽由廷南引了二人。到乃武寓所之內。詹氏忙命廷南先到衙前去打探。今天可曾升堂審問。不一刻。廷南回來。說是今天尙未升堂。二人聽得。卽帶了東西。同廷南一齊到監中來見乃武。誰知到了監中。守監的監卒。早受了劉錫彤吩咐。無論是誰。不許進監探望。乃武又得了好處。因此詹氏等三人。到了監門。竟被監卒拒絕進去。急得詹氏一面哭泣。一面跪着哀求。放自己進去。一見還是葉氏。有些主見。卽取出二十塊錢。給了守監監卒。悄悄哀求道。我們便進去見乃武一面。卽便出來。決不連累大叔。監卒方點了點頭。放三人進去。監卒又



在一旁監視。詹氏葉氏見了乃武，只剩了嗚咽的份兒。那裏還說得出半句言語。還是乃武忍着疼痛，向詹氏道：「賢妻，你且別悲傷。這一回的事情，也是命中注定。這位劉知縣，竟以奸出婦人口，陷害于我。我想這裏不過是個知縣衙門，也作不得主。將來到了別地，諒來不致如此糊塗。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現在這裏，我也知道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你們今天進來，很不容易。以後或者便不能進來。也未可知。你們也不必多來。今天便可回去。可命廷南在此，隨時聽着信息，可以替我伸冤。孩兒年紀尚輕，要好好當心。說着也流淚不止。詹氏已是哭不成聲。乃武又向葉氏道：「姊姊，你比了弟媳能幹得多。諸事要請你照應。就是我方一冤沉海底，家中各事，都得仰仗姊姊了。葉



氏含淚嗚咽道。二弟。你放心好哩。倘是這裏同二弟做定了對頭。你姊姊總得給你伸冤。便是進京呼冤。也說不得了。這裏我們不能多來。我也知道。家中的事。都有你姊姊在此。可以放心。說着。一面拭淚。一面命詹氏將帶來的錢。交給乃武。作爲監中使用。又把衣服。也放在監內。正待細問乃武的原因。因何小白菜一口咬定。却見監卒。急忙忙的走來。向衆人道。快些走吧。四老爺來咧。乃武知道詹氏等多留不便。卽揮手道。你們去吧。記好了。把廷南留在這裏。可以隨時探聽音信。等我解進了省。審過之後。倘仍是不能明白。你們再作別個計較。到別個衙內去伸訴。如今却還說不定咧。三人聽了。不住的哭泣。禁不住禁卒再三催促。只得硬着心腸。同乃武告辭回轉了寓所。



第三十三回 熬刑具酷吏存惡念 探監獄義僕報凶音

四八

葉氏同詹氏二人。一同商議之後。覺得留在餘杭。也沒有什麼意思。不如聽了乃武回去。只留廷南在這裏聽信。好得知縣衙門。這些大事。不能作主。劉知縣儘是作對。還不要緊。將來解省之後。聽是如何結果。再設法到那裏去訴冤。好咧。定想主義。卽把廷南留在餘杭。詹氏葉氏。仍回家中。可是心中。終不放心。也是無可奈何。只得靜候廷南音息。欲知後是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却說楊乃武被小白菜攀供之後。在堂上受了三十大板。一夾棍痛得死去活來。下在監內。起初命王廷南去報知家中。使妻子姊妹到來設法相救。直待廷南去後。猛然醒悟。暗想自己尙未定罪。如何可以到別地去鳴冤呢。而且劉知縣要陷害自己。究竟是個知縣。不能有大權。將來勢必解省。經過許多衙門。難道也似劉錫彤般糊塗。同自己作對不成。自可反平。何必使詹氏叶氏發急呢。兩個女子也不見得有什麼計較。又加着劉知縣既要害自己。少不得吩咐禁卒。不許有人前來探視。即使他們到來。也不見得可以進監相會。就是可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五〇

以進來也得化着大錢，何不留着作爲將來訴冤之用呢。這時豈不白白的擲諸虛牝，這般一想，覺得方纔命廷南回去喚詹氏等前來多事。因此今天見了詹氏叶氏，卽吩咐他們回去，只留廷南在餘杭打探音信。詹氏等出了監後，乃武因足踝昨天被夾，很是疼痛，不能立起，便睡着靜靜思想計較，不覺到了下午，已是申末光景，方有差人下來，把乃武提上堂去。到了堂上，見劉錫彤高坐大堂，小白菜喻氏等衆人都跪在下面。乃武也只得跪下。劉錫彤把面一整，喝道：楊乃武，我勸你還是把毒死葛小大的情由，好好招認，免得皮肉受苦。本縣替你筆下超生。乃武暗道：憑你軟勸硬嚇，我總不認在身上。瞧你有什麼辦法。便搖頭道：太爺，怎能聽了葛畢氏一面之辭，卽以奸



出婦人口莫須有二字。認定了我是個兇手呢。錫彤冷笑道。本縣知道你不肯招認。你說莫須有之事。怎地葛畢氏不供了旁人。定得供了你楊乃武呢。何以原告見證。都不說葛畢氏同別人通奸。說是你楊乃武呢。如今葛畢氏也在下面。你可同他對來說畢。又向小白菜道。葛畢氏。那時楊乃武怎地交付毒藥。害死小大。細細同乃武對來。小白菜昨天。對於乃武。究竟有些內愧。可是昨晚又聽了林氏的甘言密語。說是偷不咬定乃武。非惟不能做知縣媳婦。而且性命不保。要受凌遲副刑。偷是說了乃武。可以脫罪。同劉子和結爲花燭。小白菜信以爲真。怕着要受副刑。便昧定天良。咬定了乃武。聽得劉錫彤命自己同乃武對已。卽咬定牙關。向乃武道。二少爺事已至此。也不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五二

必再瞞了。那一天你交一包毒藥給我。說是下在小大吃的東西之中。毒死了。小大便可以自首。借老衙門之中。都有二少爺承担。我一時糊塗。聽了二少爺的言語。弄出事來。二少爺如何反不承認起來。要害我坐一個謀斃親夫的大罪呢。這幾句話。把乃武氣得渾身立抖。忍不住罵道。好個淫婦。我楊乃武何等待你。今天不思知恩報德。反攀咬于我。你的天良何在。正再欲訴罵。劉錫彤早把驚堂木一拍。喝道。好楊乃武。竟敢在大堂之上。耀武揚威。目中無人。不給你些利害知道。諒你也不肯就招。卽一面把小白菜提下堂去。一面命差人把天平踏檣。取上堂來。喝道。楊乃武。你招也不招。本縣要用大刑。咧。兩旁差人都齊聲嚇着。乃武道。快些招吧。天平可不是頑的。終久是



個要招何必受另粹的苦痛呢。無如乃武咬定牙關，不肯認在。身上只叫着冤枉。劉錫彤頓時把鐵筒都擲下地來，連連喝道：「快將他上了大刑，看他可再刁賴。」差人聽得，立即把乃武架上天平，下了踏槓。這天平踏槓非同小可，便是江洋大盜也禁不起。何況乃武是個瘦怯怯書生。早大叫一聲，立時昏死過去。何春芳一見，忙目視錫彤。錫彤即吩咐鬆了刑具。差人又取過一盞冷水，向乃武一噴，却仍不見醒轉。錫彤見了，恐乃武死掉於自己大為不便，心中慌了起來。忙命差人們取了醋灰，在乃武頭邊一潑。一股焦辣辣的酸味，直沖進了乃武五官。乃武方悠悠醒轉，只是已氣息奄奄。眼見得不能再問，便仍命帶進監去。錫彤退堂，到裏面橫在烟榻之上，心中發怒，暗想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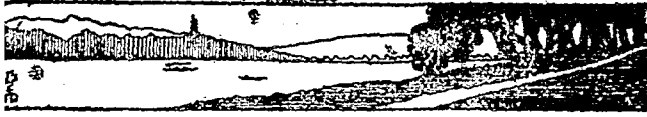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五四

武不肯認在身上。如何是好。定得想一件刑具。十分難受。又不制命。方好屈打成招。倘是要制命的。不要如今天一般的險些兒死掉。沒有招出口供。便刑訊斃命。自己罪有應得。如何是好。忙命人把師爺請到裏面。把這個心思說了一遍。何春芳一面撚着幾根鼠鬚。一面笑道。東翁。楊乃武是何等樣得人物。那裏肯隨便把個死罪認在身上。自然不是兩三堂可以完畢的事情。非得把他逼得受不了刑訊。方能屈打成招。東翁不須心焦。明天也不能再審楊乃武。今天上了天平。險些死掉。明天身體自未復原。不要又一用刑。真的送了性命。那就糟了。不如停着幾天。再審一堂。將不制命的刑具。用一個看。瞧他何如。若依然不招。再過幾天。我有個主意。將一個大盆。燒紅了炭。



把一寸長的小烙鐵，炙得紅了。在他不制命的地方，烙將下去。這個刑具，既不送他性命，却痛得難受。任他是銅筋鐵骨，也受不得。就怕他不唯唯招認了。錫彤聽得，早連稱好計。即吩咐春芳前去預備。準備應用。春芳答應出去。却說乃武回到監中，只是呻吟。禁卒們早奉着錫彤命令，把乃武好好休養，免得乃武受刑不起。死在監內，不能迫得口供。過了一天，乃武傷痕稍稍好了一些，以爲今天又得出去審問。俟到晚間，却不見來提。心中很是奇怪。一連幾天，並不升堂。乃武兩次所受的刑傷，倒也漸漸好了一些。又過了一天，錫彤依着春芳的言語，升堂把乃武吊出監來。這一次却並不把小白菜提出。一同審問。祇把葛文卿、喻氏等又問了一遍。葛文卿等那裏知道原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五六

由都認作乃武正兇。便都叫着冤枉。求大老爺伸雪。將奸夫楊乃武抵小大的性命。錫彤卽向乃武冷笑道。楊乃武。可曾聽得。你難道還刁賴不成。乃武卽也冷笑道。請問太爺。他們都瞧見我同葛畢氏通奸的嗎。錫彤把臉一紅。喝道。好一張利口。卽吩咐差役。將乃武打了二十皮掌。打得乃武口中噴血。牙齒落下兩個。兩腮腫起。錫彤又冷笑道。楊乃武。在本縣面前。也不容你刁賴。快些招來。乃武也不理會。只是喊冤。錫彤大怒。又把乃武打了四十大板。夾了一夾棍。痛得乃武躺在地上不住的亂哼。面如黃蠟。又昏了過去。便有差人。仍把乃武噴醒。錫彤知道乃武不肯招認。便依舊命人把乃武收在監內。待養息好些再審。葛文卿等也暫時收監。又過了幾天。將乃武又提出



監去刑訊了一番。可稱謂遍喻刑具。倍受荼毒。仍沒有審得乃武半句口供。再停了幾天。錫彤已同春芳商定。偷是常此不決。上司知道。很不方便。今天非得用了炮烙酷刑。使乃武禁受不起。屈打成招。方能把事情了結。便起鼓升堂。將乃武提上堂來。春芳早把火炭烙銖。準備就緒。錫彤卽把驚堂木一拍。喝道。楊乃武。瞧你不出。如此熬得起疼痛。刁賴不招。今天倘再不招認。本縣自有處置你的法則。快些招來。乃武這幾天來。被錫彤打得遍體傷痕。雖說總得休養幾天。那裏能得平復。聽得錫彤如此說話。並不理會。只叫着冤枉道。叫我招出些什麼來呢。錫彤冷笑連連。喝一聲來。把火炭抬上堂來。乃武一見。早打了一個冷噤。暗想。今天不知又得用什麼酷刑。只見幾個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字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五八

差人上來把乃武衣服剝去。一個指着一塊長約寸餘闊有五分的烙鐵。已燒得如火炭般通紅。錫彤喝道。楊乃武。招是不招。乃武不住的叫冤。錫彤卽把手一指。喝一聲用刑。頓時一個差人將烙鐵在乃武背上一落。只聽得唯之的吱。一股焦臭。直沖上來。乃武那裏受得起這般疼痛。慘叫一聲。眼前金星亂迸。只痛得心如油煎。好不難忍。斷斷昏去。錫彤見了。忙命取去烙鐵。乃武悠悠醒轉。覺得灸的一塊肉上。好似針刺一般。只聽的錫彤又大聲喝道。快些招來。乃武還未答言。第二方烙鐵。又在乃武背脇之間落下。這一來。任是鐵石人兒。也忍耐不住。乃武到此地步。知道招也是個死。不招也是個死。不如招了。將來解到省內。或者尚有清官。可以反予冤獄。倒強似在餘杭。



縣衙內受這般非刑。便咬緊牙關。忍着疼痛。叫道。好。我就招了吧。差人們聽得乃武。稱願招。卽鬆去烙鉄。錫彤見乃武果然受不住非刑。願意認在身上。心中大喜。忙問道。楊乃武。快些招來。他不招你不招。你怎樣毒死葛小大呢。乃武知道不招不成。便信口亂言。只說是因貪了小白菜的美貌。同他通奸。後來險些兒被小大撞穿。心中懷恨。便起下毒心。買了砒末。交給小白菜。要把小大毒死。後來小白菜聽信了自己。便將小大毒死了。這都是自己一時見色起意。因奸謀命。纔犯下了這般大罪。這般的胡亂招了一回。錫彤又道。你的砒末那裏買來的呢。乃武聽得。不禁躊躇起來。這一句話。叫自己如何回答呢。只是別的已是招了。這一些些。不如也胡說了吧。免得再受非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六〇

刑。卽隨意的道。砒末乃是在倉前鎮上的愛仁堂藥店中買的。又恐連累了錢寶生。只因乃武並未知道這事都是寶生一人弄出來的。怕害了寶生。卽說自己。假作賣砒末毒鼠。賣了四十文的砒末。交給了小白菜毒死小大。這般一說。却可以說去寶生的罪名。錫彤聽乃武供畢。卽命乃武畫了供。乃武執筆在手。暗想自己乃是屈打成屈。劃供之後。死罪已定。將來定何可以超雪。便是上司是個清官。似這般的有枝有葉。也不知道是冤屈。如何是好呢。乃武究竟是個有計較的人。又是個好刀筆。眉頭一縐。計上心來。暗道。自己能寫一手蝌蚪文字。諒劉錫彤是個捐班出身。決不識得這些幕府。同劉錫彤氣味相投。也不是個通才。不會認得自己何不名爲劃供。暗中却寫着



蝌蚪文字。把屈打成招四字寫上。作爲自己的劃供。這般一來。將來若有科舉出身之清官一見。認出了這供是屈打成招四字。當然要懷疑起來。自己或能因此超雪。也未可知。想得不錯。卽提起筆來。凡是在劃供的地方。都寫成了四個蝌蚪文。屈打成招。劉錫彤那裏識得。尙以爲乃武押的花字。興匆匆的收過。仍將乃武釘鐐收禁。又把葛文卿喻氏三姑等衆人。釋放回家。靜候音信。這般一來。何春芳的大功告成。把子和的一個死罪。使楊乃武頂了上去。劉錫彤退堂之後。滿面含笑。在烟榻上橫下。心中很是歡悅。林氏子和也都知道乃武已經招認。不由得喜動顏色。錫彤却知道這不過是第一步的事情完畢。以後尙得詳文入省。省內可能不批駁下來。同了將來部文



如何。都得細細商酌。方能不出破綻。便吩咐僕人。把何春芳請來。一同商議。不多時。何春芳進來。見過錫彤。坐在牀上。林氏先向春芳笑道。師爺。果然是個妙計。楊乃武已把事情招認下來。我的好兒子的性命。可不妨事哩。春芳笑道。話是不差。可惜事情還多着呢。詳文到省內。不知能否不遭批駁。這倒不是個問題。我看好歹又得他一些錢咧。林氏道。錢他一些不要緊。只要保了兒子的性命就是哩。錫彤放下烟槍。向春芳道。正是。師爺的話。一些不差。我也因了詳文的事。須得同師爺商酌咧。春芳想了一回道。東翁。依我看來。這事難保不遭批駁。只是祇要有錢。也不怕他批駁什麼。如今祇得依實擬了罪名。詳文到府。瞧他們如何。倘是沒有什麼風聲。那也完了。若是府上



有些疑慮。當然要把案犯吊上省去。那時東翁趕快上省。設法運動舒齊。那就不妨事咧。錫彤點頭道。也只好如此。春芳道。東翁尙有一件事件。可得先去辦好。楊乃武既說是毒藥在倉前愛仁堂錢寶生處買的。那錢寶生。可也得使他認下。不然。事情又不對了。子和在旁聽得。點頭道。這却容易。祇須我去說好哩。只是可犯什麼罪名。春芳道。罪自然有的。不過乃武說是假稱毒鼠。寶生的罪。便有也有限的了。不過是打幾下即完了。其實這打也是假的。是名稱罷咧。子和即答應他去說妥。明天錫彤又坐了一堂。把寶生提到問他。可曾買毒藥給乃武。寶生早由子和說妥。自然完全承認。這般一來。總算全案審理完畢。錫彤即命春芳擬定罪名。可以詳文上省。本來清朝。一概



第三十四回 骨肉聚囚牢良言付託 炮烙定冤獄屈打成招 六四

案件。犯人所犯的罪名。知縣不過是擬。須由知府定奪。因此錫彤命春芳擬個罪名詳省。春芳領命。自去依了大清刑律擬了小白菜謀斃親夫。問了凌遲大刑。乃武依着奸夫起意殺死親夫。問了斬立決。錢寶生却不應賣砒給乃武。照例杖八十。文卿也杖了四十。葛三姑喻氏等免議。刑罪擬好。又辦下文書。詳到杭州知府衙門。只待知府核定。詳文上撫巡衙門轉了刑部。批了下來。大事方能安定。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却說劉錫彤費盡心機。將葛小大的案件。攀在楊乃武的身上。好不容易。用盡了酷刑。把不應用的炮烙非刑。加在乃武身上。乃武方受刑不起。屈打成招。第一步的狡計。方算就緒。即備下文書。擬了罪名。詳到知府衙門。這時候正是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了。這位杭州知府。姓陳名魯。乃是劉錫彤的兒女親家。平日爲政。倒還清明。幕府中的刑名師爺。也是紹興人氏。爲人却正直不私。從未受過一些賄賂。不論什麼案件。總得細細推攷。須使案中。一無冤屈。心中方是安妥。陳魯的行政。也都虧得這位幕府師爺。便是陳魯的清正官箴。也因了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六六

這位幕府師爺的正直無私，纔有這般聲名。這一天，得到了餘杭縣的詳文，翻開一看，便是楊乃武的案件。這位師爺，見是謀斃親夫的大案，忙把文書，小白菜、楊乃武、葛文卿等的口供，細細觀看。怕內中有了冤枉，又見楊乃武是個新中舉人，越發不肯隨便看了一遍。竟被他發現了一個破綻，暗想：楊乃武既是個本科舉人，自然在省應試。去年科舉放榜，是在九月十五的一天，依詳文上看來，小白菜的案件發生，乃武恰巧是在餘杭。乃武在杭州，自放榜之後，直到十月初，餘杭直到十一，仍在餘杭。瞧上去，是沒有回過倉前。不然，難道十月初到了餘杭，即回了一趟倉前，將毒藥交給了小白菜？再到餘杭，自投羅網不成，乃武既中了舉人，這幾天忙着科舉的事情，那



裏再有這種謀死人命的心思。便是小白菜受了乃武之托。毒死本夫。何以竟敢留出血衣。不知滅跡。天下豈有這般愚魯的婦人。小大的死。偷真是小白菜毒死。何不等他死定之後。抹去血痕。再去請喻氏到來。何以小大尙未斷氣。小白菜卽命葛三姑請喻氏呢。難道要人家知道小大是服毒身亡不成。而且錢寶生所供。說是乃武假稱毒鼠。向他賣砒末。是在九月。九月正是乃武應試科場的時候。如何能向寶生購毒藥呢。內中定有冤枉。這般冤枉人命。自己不發現。則已。既發現了。豈容坐視。卽捧了案卷。來見知府陳魯。陳魯見師爺進來。又是手中捧了案卷。定有事情。忙一同坐下。師爺卽把案卷給陳魯看道。東翁。你瞧這件案子。可有什麼冤枉在裏面嗎。陳魯先把詳

文看了一遍。又把乃武的口供翻開。只見下面劃的供字。却是四個屈打成招的蝌蚪文字。不由得先是一楞。又細細的把口供看過。覺得裏面事實。很有些不符。便向師爺道。師爺。你瞧如何呢。師爺微微一笑道。依我看來。這事十分之七。是冤枉的。內中很多的可疑之處。陳魯聽得。忍不住點頭道。這話說得是你瞧楊乃武的劃供。不是明明寫着屈打成招四字嗎。卽指給師爺看了。師爺見了。越發認定這事冤枉。向陳魯道。東翁。我看這事。定然冤枉。東翁却得細細的重審一番咧。便將自己的意思。向陳魯說了一遍。陳魯連連點頭道。一些不差。這事却須重審一番了。就煩師爺。下個公文到餘杭縣去。把這一案的人犯。吊到省內聽審吧。師爺聽得。心中很是歡喜。忙連聲答





應。自去辦理。做好了公文。命差人下到餘杭縣去。却說劉錫彤。自詳文上省之後。終日提心吊胆。怕杭州府看出了破綻。只是因了杭州知府陳魯。是自己的兒女親家。万一出了一什麼岔子。尙能想法彌補。這天正橫在烟榻之上。只見何春芳走將進來。手中取着一個公文。見了劉錫彤。卽叫道。東翁。事情有些不好了。我看東翁。須上省走一趟。咧。說着把公文給劉錫彤看了。劉錫彤見這公文。正是杭州知府來的心頭早怕的一跳。忙細細一看。却是要提楊乃武等一案人犯。進省親審。說是口供之內。顯有不符之處。這般說來。這件案子。知府已起了疑心。因此要親自重審。不由得有些慌忙。向春芳道。師爺。你看這事。怎麼好呢。春芳道。這事還不要緊。好得陳知府。是東翁的兒



第三十五回 知府徇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七〇

女親家總不致同東翁做定對頭。只是這事。知府的責任。太於鄭重。將來還得上撫上部。萬一出了什麼事故。別說是東翁。就是知府。也不方便。因此只講情面。雖是兒女親家。恐也担不了這付千斤重担。怕還得多化一些錢。只要陳知府把錢收下。這付担子。便挑在他的身上。事情就不妨咧。東翁以爲如何。林氏在一旁聽得。早向錫彤道。正是。師爺說得一些不錯。化幾個錢。却不要緊。我們有的是錢。兒子却祇有一個。去了便沒有咧。自然兒子要緊。明天你快些上省去見一趙陳知府吧。只要他要錢。便是一二萬也好。你明天上省。把存摺帶兩個去好咧。錫彤一想。也只得如此。一面托春芳辦理公文。將人犯解上省去。一面預備明天自己上省。春芳却又想得了一件事情。



向林氏道。喲呀。險些兒忘了。小白菜那裏。却得太太去一回哩。不要他到知府衙門。倒翻供起來。豈不是前功盡棄了嗎。錫彤道。正是。這倒最是要緊。太太你快些去罷。林氏聽得。即帶了個丫環。到女監內來看小白菜。見面之後。又把甘言蜜語。哄騙了小白菜一番。說是如今因了要卸掉小白菜的罪名。設法解到知府衙門。沿途已吩咐差人們照料妥當。只要到了知府衙門。仍咬定楊乃武。便能脫罪出獄。那時即能同子和結婚。自己已命人在那裏準備婚事了。說得小白菜。心歡意樂。認定林氏。是自己的救命恩人。一心一意的依着林氏言語。咬定乃武。林氏見小白菜方面。已經說妥。心中很是放心。即去回覆了劉錫彤。錫彤即把餘杭縣的一切事務。托了何春芳辦理。自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七二

已到了明天。帶了存在杭州錢莊內的兩個存摺。共有四萬兩銀子。忙忙的到杭州去。臨行之時。又吩咐了林氏。俟葛小大的案件所有人犯。提解進省之後。林氏也得進省一趟。怕的是小白菜。一有什麼變供。林氏答應。錫彤即叫了一隻船。向杭州進發。到了杭州。便先打了公館。一面橫在烟榻上抽烟。一面暗暗思想。見了陳魯。怎地說法。當下先預備了一下。命僕人到莊上去開了二萬兩銀子一張莊票。又開了三千兩一張一千兩一張。只因錫彤知道陳魯衙中。有一位公正的刑幕。也欲運動一下。這一千兩。乃是化在知府衙門的衙役三班事情。可以順手。一切就緒。到了明天。即到知府衙門。謁見陳魯。見了陳魯之後。先叙了官禮。又見了兒女親家的私禮。陳魯心中。



也有些明白錫彤這一次到來。定有事故。卽同錫彤在書房之內坐下。錫彤卽向陳魯道。大人這一次吊謀死親夫的人犯。可是師爺以爲內中有不明之處嗎。陳魯聽了。心中早已明白。便笑着道。親家這事究竟是怎樣的內客呀。劉錫彤卽悄悄的自己同乃武有宿冤。欲公報私仇。如今小白菜旣說定是楊乃武。落得把這謀死小大的大罪。加在他的身上。只除了葛小大是子和毒死的一事瞞掉。細細的說了一遍。接着又取出了兩張莊票。笑道。這事卑職已辦糟的了。万事請大人包含。依着原判。這一些些。一張整數。請大人添些家用。這一張小數。請大人代交師爺。也請他帮忙。不必苛求。陳魯一瞧。見是足足的二萬銀子。不由得心中不動。暗道自己做了幾載知府也。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七四

沒有賺到幾萬。如今只須維持原案就到手了。二萬銀子自己何樂而不爲呢。卽滿面含笑。道：「親家說那裏話來。爾我是兒女親家。豈有不幫忙之理。只是師爺却有些古怪。這一回的吊取人犯。也是他的主張。錫彤道：「一切都請大人費心。便是師爺作梗。有了大人作主。也不怕他怎樣了。陳魯點頭道：「我知道了。你放心就是。快些回去吧。在這裏留久了不好。被上面知道不便。錫彤見陳魯已允。取了自己的賄賂。知道大事無妨。忙立起身來。深深的打了一恭。告辭出去。又找到了衙役頭兒。化了一千兩銀子。把事情托。方回轉餘杭縣來。林氏一見。忙忙問事情如何。錫彤卽把見陳魯的事情說了。林氏方纔放心。錫彤便把乃武等一應人犯。點過了名。解上省去。却說乃武。自那



一天屈打成招之後。知道這般一招。一個死罪。已認在身上。雖說是或者詳到上面。尚有翻供超雪之日。總覺得有些討厭。心中悶悶不樂。在監中細細思量。如何可以伸冤。這幸恰巧王廷南來探監。便暗暗吩咐廷南。自省內詳文批下。如何辦法之後。若是已定下死罪。趕快到家中報給詹氏叶氏知道。命詹氏上省伸冤。廷南領命。便只待省內批文。過了新年。聽得省內知府。要吊全案人犯上省復審。乃武聽得。心中一喜。精神不禁一振。知道知府復審。定是查出了案內。有了疑點。或者可以從此超雪。自己也可以翻過口供。生路有一線希望。等王廷南來探監之時。又悄悄的向廷南說明。命廷南也到杭州。可以隨時探聽消息。廷南聽得。也很寬心。自去收拾行李。準備隨着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七六

乃武進省。過了幾天。案中人犯。都已提到。知縣點過了名。命阮德解進省去。在知府衙門報到。仍把乃武等禁在監內。只待知府提審。知府陳魯。自那一天。劉錫彤到來。賄賂了兩萬銀子之後。早把要反平楊乃武冤獄的心思。丟在九霄云外。又代師爺收下了三千兩銀子。即打定主義。偷是師爺不肯收受。自己索性併在自己手中。把案子仍依了原審辦理。也不怕師爺怎樣。當下即命人把師爺請到裏面。這位刑名師爺。這天聽得劉錫彤到來。知道劉錫彤定是因了楊乃武案子到來說項。心中很是忿怒。只是不知道陳魯如何。正欲探聽陳魯的口氣。却見僕人來請自己進去。早明白是因了劉錫彤的事。情。即隨着僕人進來。見了陳魯。一同坐下。師爺忍不住向陳魯道。東



翁有什麼事情商議呀。陳魯笑道。並沒有什麼大事。就因了這件謀死親夫的案件。依我細細想來。怕不見得十分冤枉。劉令也是個老於公事的人。恐不能這般的將人作兒戲吧。師爺一聽。不由得詫異起來。覺得今天陳魯的言語。同那一天大不相同。細細一想。不禁恍然大悟。明白劉錫彤已是來暗通關節。心中把陳魯鄙厭起來。忙正色道。東翁似這般大事。理宜細細詳查。劉令難免有不到之處。依我看來。這事十分之九。却是冤枉。陳魯聽得。暗想不如把三千兩銀子來打動他的心思。怕他不更變轉來。忙在身旁。取出了劉錫彤的莊票。放在桌上笑道。師爺。這三千兩銀子。乃是劉令送給師爺。喝杯酒的。我已代你收下。如今你且收了吧。師爺聽得這幾句言語。明白陳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七八

魯已收了劉知縣的賄賂。而且劉知縣怕自己要澈底清查也賄賂三千兩銀子。可是自己一生正直。從未一次取過不義之財。這三千兩銀子取了。便得冤殺楊乃武同葛畢氏的性命。如何可以做得。忙正色道。東翁。這種銀子。我却收不進去。便是東翁身爲四品黃堂。應得替百姓伸冤。不能被劉令朦蔽一時。冤殺了人命。還請東翁三思。這幾句話。把陳魯說得老羞成怒起來。不禁把面一沉道。師爺。究竟事情。是否冤枉。也不可必。做官辦案。得將就處。便將就。何必如此認真呢。這事我已定了主義。愛怎麼辦。就怎麼辦了。請你不必多管。這銀子你既不收。我回了劉令。就是。只是一個人出外辦事。都爲的是銀子。要平空賺三千兩。談何容易。師爺。還是收下的好。不收。也不過



便宜了劉令。師爺聽陳魯說出這番話來。知道陳魯已被銀子賺了良心。自己却收受不下。這般看來。陳魯爲人。也是個貪財賍官。將來少不得有敗露的一天。自己身爲首席幕府。如何能得瞧着東家失敗呢。倒不如不見的好。仍回自己家中。苦度光陰。於良心上却安逸得多。想到這裏。不禁長歎一聲道。東翁這般銀子。我却收受不下。便是你。也得後悔莫及的咧。我同東翁相交不是一載兩年。平時總言聽計從。互相商議。不想今天。如此的忠言逆耳。將來少不得有想到的一天。我也無顏再留此間。做一個尸位素餐的幕府。不能替人民伸冤。從今天起。我再也不願相見的了。明天我便動身回去。倒落一個身心安泰咧。說畢。立起身來。竟自出去。陳魯見師爺一怒而去。正



第三十五回 知府偏私受賄賂銀二萬 師爺公正拒昧心錢三千 八〇

中下懷。暗想這人正是個傻子。三千兩銀子。竟推出腰包。自己樂得多得了三千。本來這人留在幕府。自己作事。大不便當。如今他既要走。趁此把他打發走了。不至在衙內礙眼。因此也不相留。只命人送了五百塊錢的酬意。師爺却一錢不收。到了明天。一肩行李。自回原籍去了。陳魯見師爺已走。心中越發放心。可以放胆幹事。依着原案審理。這天聽得案內一應人犯。俱已提到。忙吩咐升堂。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話說杭州知府陳魯受了劉錫彤二萬銀子賄賂。把起初以爲楊乃武是冤枉的心思。丟一個干淨。將幕府師爺氣走。也不以爲意。只圖銀子到手。一味幫着錫彤。欲把乃武一案釘成鉄案。當下聽得一應人犯俱已解到。立即起鼓升堂。差人阮德。卽上堂報到。領了批文。自回餘杭覆命。陳魯吩咐。把葛文卿帶上堂來。問了一遍。文卿便將在餘杭縣所備的事實。小大如何毒死。有血衣爲証。細細供明。陳魯把血棉襖看了一看。又帶了喻氏敬天王心培等。一一問過。供的言語。仍同餘杭縣一般無二。陳魯便將小白菜提上堂去。把驚堂木一拍。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八二

道。葛畢氏。你受了楊乃武囑托毒死本夫。究竟是怎樣下手。細細供來。倘有一字不對。莫怪本府的刑法利害。小白菜已受了林氏所托。咬定乃武。依舊把乃武交付毒藥。如何下在桂圓湯同藥內。說了一遍。陳魯卽命小白菜再剖了供狀。方把楊乃武帶上大堂。跪在當堂。乃武心中。當以爲知府生了疑心。因此要重審。却聽得陳魯喝道。楊乃武。你是個科舉文人。怎地幹出這般沒天理的事來。快把毒死葛小大。因奸謀命的實事。一一招來。乃武正認作知府生疑。所以再問。忙叫了聲青天大人。冤枉。小人是屈打成招的呀。陳魯聽得。忙驚堂木連拍幾拍道。好一個刁賴利口。竟又旨翻供來呀。給我重重的打四十大板。把朱籤擲下地來。兩旁差人。一聲吆喝。走過三人。把乃武亂



翻。一個揷住雙足。一個捺住了頭。一個舉起大板。將乃武打了四十。打得乃武股上鮮血亂噴。痛得不住呻吟。這一來。把乃武墜入五里霧中。暗暗奇怪。知府這一回的重審。自然因了口供中有了疑點。便該細問究竟。如何上得堂來。只叫了聲冤枉。不問情由。打了四十大板。這是什麼緣由。只聽得知府又喝問道。楊乃武。快些把因奸謀命的詳情。從實招來。免得皮肉受苦。乃武知道。倘是在知府堂上。依舊認在身上。那時死罪。便得十定七八。若能翻過供來。方有希望活命。即咬定牙關。呻吟道。青天大人。實是冤枉。小人在去年九月中。正在省內。赴試之後。等着放榜。如何能得付給葛畢氏毒藥呢。陳魯聽了。覺得這話却是實情。只是自己已受了劉錫彤二萬賄賂。乃武就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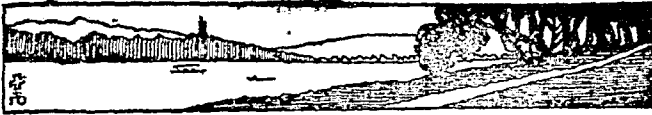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八四

冤枉也得不冤枉的了。卽冷笑道：「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叫冤枉的呢？怎地葛畢氏不供了別人，定得供出是你呢？」錢寶生也供出你向他購的砒藥呢。便向錢寶生道：「錢寶生，你把砒末那一天賣給楊乃武的，寶生早已得了子和通知，說是知府已經運動妥貼。今天又見到了堂上，不問情由，把乃武打了四十。知是子和的話，一些不差。便叩頭道：老爺是青天，小的不知道楊乃武購藥去毒死人命。只信他的話是真的，是毒死老鼠的。因此賣給他的。是在九月中旬，請青天大人筆下超生。陳魯喝道：楊乃武，你可聽得。還刁賴到那裏。再不招認，本府要動大刑哩。說着吩咐差人將夾棍擲在堂下。乃武却仍只叫冤枉。陳魯早喝一聲，將乃武上了夾棍。只一夾，乃武又昏了。過



去。知府見了。命人鬆了夾棍。用水噴醒。陳魯知道不能再審。忙命人把一衆人犯收監。自己退堂。回到裏面。暗暗思量。怎地能迫出乃武同餘杭縣一般的口供。乃武回在監內。心中想到堂上的時候。知府也認定是自己毒死小大。瞧起來自己萬一的希望。又歸泡影。心中十分煩悶。恰巧王廷南前來探視。卽悄悄吩咐。倘是知府衙中。仍如餘杭縣一般。趕速回去。命詹氏準備伸冤。廷南領命。自出監去。每天打探消息。準備去報知詹氏叶氏。這時劉錫彤同了林氏子和。因放心不下。也到省內。聽得一堂沒有終結。怕小白菜變了心思。忙使林氏再到監內。哄騙小白菜。小白菜究屬是個鄉鎮女子。那裏知道什麼利害。到了這時。只要活命。聽得林氏說是祇須攀供乃武。非惟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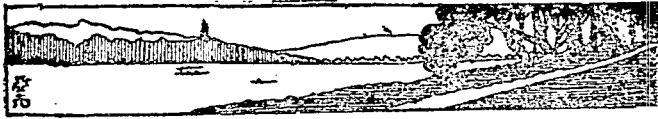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八六

以活命而且能得做知縣媳婦。如何不願。早把良心二字。付之度外。只依着林氏的言語。劉錫彤心中。知道陳魯受了自己二萬銀子。決不會超雪乃武的了。不放心只有小白菜。怕他翻供。聽得林氏已同小白菜說妥。便先回餘杭。命林氏子和。在省內聽信。過了兩天。陳魯又坐堂審理。一衆人犯。都已提到。仍先把小白菜問了一回。小白菜却一口咬定乃武。陳魯把小白菜帶下了大堂。方將乃武提到堂上。喝着命乃武招供。乃武心中。當存着一線希望。或者知府前一堂見自己叫着冤枉。這一堂便細細審問。便仍叫着冤枉道。大人。叫小人招出些什麼來呢。九月中小人在杭州。可以問小人的幾個朋友。是否說謊。陳魯陡的把面色一沉。道好一個刁賴奸人。你打算通同了。



別人便能卸掉你的大罪不成。說着大喝一聲來。把這刁滑小人上了腦箍。卽有兩個差人上來把乃武上了腦箍。陳魯喝一聲收頓。時兩過收緊起來。乃武覺得頭腦之上。渾如要爆裂一般。眼中金星亂拚。咽喉中隱隱有些血腥氣起來。好似要噴血一般。暗想不好。瞧這式樣。知府定同劉錫彤一般糊塗。或竟是得了劉錫彤好處。自己不招不成。如這般下去。竟得枉送了性命。豈不是冤沉海底。不如招認之後。還可以到別處伸冤。當有一線希望。超雪。忙口稱願招。陳魯大喜。卽命鬆了刑具。喝道。快些從實招來。乃武知道不招不能。便仍依着在餘杭縣堂上所招的說了一遍。自有人錄下口供。命乃武劃供。乃武仍劃了屈打成招的四個蝌蚪文字。陳魯雖是證得。可不能



說破。只因不能說定，乃武是寫着這四字當下，仍命禁率。把乃武釘鐐收監。小白菜仍收了女監。葛文卿、喻氏三姑等人，命他們各自回去。一切安排就緒，方纔退堂。回到簽押房中，同另一個刑名幕府師爺擬定了詳文，又把小白菜定了凌遲大罪。乃武却是斬立決的死罪。寶生杖八十。一切都是依着餘杭縣所擬的原定罪名。這般一來，乃武同小白菜已定下了兩個死罪，只待臬台詳到刑部，批復下來，即行施刑。林氏子和聽得之後，都放下了心，只是子和覺得似小白菜般的美人，要受凌遲之罪，十分可惜。可是也無可奈何。自己的性命也化了這許多的錢，方是保住，怎能再管小白菜如何。當下回轉餘杭，告知了劉錫彤。錫彤心中很是歡喜，忙請了何春芳進來商議。



春芳道。東翁如今事情。雖說安定。可是只怕楊乃武。還得翻供。非得待行刑之後。方得全部就緒。東翁却得命人在外面打探。錫彤點頭稱是。當下即暗暗差了幾個心腹。在省內倉前打探。楊乃武可有別的舉動。却說乃武自在知府堂上。屈打成招之後。知道死罪難逃。心中暗定主意。俟王廷南到來探視。忙悄悄的吩咐廷南。到倉前去報知詹氏叶氏二人。命詹氏進省呼冤告狀。廷南領命。忙忙的趕回倉前。向詹氏叶氏報告。乃武的言語。詹氏聽得。先哭一個死去活來。立即收拾了應用東西。欲進省訴冤。叶氏却雖也淚下如雨。心中比了詹氏有些主見。即向詹氏道。妹妹且別心慌。二弟雖是招認。離行刑之時尚遠。須得部中批下。方算得罪定冤沉無底。如今却尚有一



第三十六回 初翻卷又受非切 訴冤狀再提審問

九〇

線希望。你且安定一回。我們得細細商議一個辦法纔好。詹氏道。大姊。我這時方寸已亂。如何想得辦法呢。叶氏沉吟了一回道。妹妹。我想如今辦法。自然是須先上省伸冤。最是要緊。不過我們上那一個衙門去伸冤呢。也須先預定下了。而且也得做下狀子。詹氏聽得這話。一些不差。只點頭不語。叶氏想了一回道。我倒想起來了。我前在京中時。曾經在夏中堂家中。做過保姆。如今二弟既遭了這般冤枉。何不去求夏中堂作主呢。詹氏道。正是。這倒使得。我們這樣好。咧。我進省到提刑按察使衙門去叫冤。大姊上京師去見夏中堂。求他相救。雙方並進如何。叶氏點頭稱善。當下即命王廷南設法請人做狀子。叶氏也準備進京。面求夏同喜中堂。誰知事不湊巧。叶氏忽



地害下了傷寒重症。臥牀不起。詹氏也有些身體不適。計算日期。尙不要緊。只得等待幾天。光陰迅速。又過了一月光景。這時已是同治十三年。的六月中旬。叶氏詹氏。都漸漸安痊。狀子也做得就緒。詹氏知道事情急迫。不能再待。即帶了狀子。準備進省。向臬台撫台衙門。訴冤。臨行之時。同叶氏約定。詹氏上省。詹氏進京。乃武的兒子。托人照管。叶氏却帶着兒子一同進京。路上可以有些照顧。叶氏又想起了乃武有個族叔。名喚楊增生。正在京中。自己進京。可以住在增生家中。增生又做過衙門事務。對於衙門中一切事情。都能熟悉。萬一要告部狀。可以照應不少。姑嫂二人。商議已定。詹氏立即同了一個表兄姚士法。上省訴冤。這姚士法。約有四十光景年紀。爲人最是有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九二

心胆聽得了乃武的事情。義墳墳膺。這一次詹氏上省控告。自願一同前去。不一天。到了省內。詹氏卽命姚士法出去打探。這提刑按察司放告日期。姚士法出去打探了一回。回來向詹氏說了。明天正是放告之期。詹氏聽得忙忙準備明天同了姚士法前去告狀。把狀子等預備就緒。只待明天伸冤。一夜間也不會好生睡得。到了明天一早。詹氏姚士法二人起身之後。忙忙到按察司衙門之前。見時光尙早。卽在門前等候。停了一回。按察司蒯賀蓀起鼓升堂。這位提刑按察司蒯賀蓀。審理案件。十分精明強幹。官箴也好。這天升堂理事。高坐大堂。只聽得外面高叫一聲冤枉。忙命人出去觀看。不一刻。帶進一男一女。正是詹氏同姚士法二人。蒯賀蓀一見忙喝問了二人姓



名。詹氏姚士法二人。都報了姓名。蒯賀蓀聽了。卽喝問道。有什麼冤枉。當堂訴來。詹氏見問。忍不住雙淚交流。稟道。小婦人的丈夫。名喚楊乃武。乃是本科一百零四名舉人。中舉之後。尙未回到家中。在餘杭縣拜客。被鎮上葛品連的媳婦。葛畢氏。因了毒斃親夫一案。攀供同謀。餘杭縣不問根由。底細。立即把乃武拿問在監。乃武受刑不起。屈打成招。今年杭州知府。把全案吊上省來。審問。又未細問原由。不能超雪冤枉。依舊屈打招認。定下了死罪。小婦人情極無奈。只得到來叩訴伸冤。求青天大老爺。明鑒萬里。伸超小婦人丈夫楊乃武的。潑天冤枉。小婦人便死。也感激大老爺的恩典。蒯賀蓀聽得。暗暗一想。楊乃武一案。已由杭州知府陳魯審結。是因奸謀命。乃武也招認。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詎冤狀再提審問

九四

了口供。定下了斬立決的死罪。如何他妻子又來告狀呢。不要他妻子有意告着刁狀。希圖卸掉丈夫的死罪。便喝道。好一個刁滑婦人。你丈夫既是冤枉。因何不當堂聲訴。却自己招認呢。詹氏即叩首道。大人是青天。小婦人丈夫。實是的冤枉。乃是屈打成招。副賀蓀把驚堂木一拍道。你怎麼知道你丈夫的冤枉的呢。詹氏供道。大老爺明察萬里。小婦人的丈夫。去年進省應試。攷中了第一百另四名舉人。省內放榜。是九月十五的一天。小婦人丈夫。正在省內看榜。中了之後。便在省內拜客。直到十月初。方回到餘杭。從未回家一次。如何能在九月中交給葛畢氏砒末呢。而且小婦人丈夫。自從葛畢氏同葛小大成親之後。從沒有往來過一次。何以要害小大的性命。這都是



小婦人丈夫被誣的明證。請大老爺詳察。替小婦人丈夫昭雪覆盆。大老爺功德無量。公侯萬代。蒯賀蓀聽了。覺得這話也有些理由。便問道。楊詹氏可有狀子嗎。詹氏忙把狀子呈了上去。蒯賀蓀一看。見狀子上寫得很是明白。乃武同小白菜以前有過關係。後來經自己勸導之後。卽同小白菜斷絕關係。而且勸小白菜歸正。直到葛小大在沈家吃飯。得病嘔吐。回到家中。服藥身亡。這時乃武正中了舉人。在餘杭拜客。餘杭縣因葛文卿告狀。提到了小白菜。小白菜攀供。乃武。餘杭縣不問情由。將種種非刑。使乃武屈打成招。錢寶生招出。乃武賣砒。在九月中。這時乃武尚在杭州。如何能得賣砒。分明冤枉。一寫得很是明白。蒯賀蓀瞧畢。覺得依了詹氏的訴狀上。內中疑竇。



第三十六回 初翻供又受非刑 訴冤狀再提審問

九六

甚多。或者是冤枉也未可知。且待自己吊到案卷細看口供。再把人犯吊來審問一回。細細察看內中可有冤枉。就是。即向詹氏道。你且回去。本院去吊了案卷人犯。再行審理。就是。便收了狀子。又命差人將抱告姚士法收在監內。原來清朝告狀。都有一個抱告。乃是負責的人。詹氏抱告。便是姚士法。當下詹氏叩頭起身。自出衙去聽信。蒯賀蓀退堂之後。即下文書。將乃武一案的案卷。吊到衙門察閱。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贓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却說詹氏在提刑按察司衙門告了冤狀。那位餘杭知縣劉錫彤早已知道了音信。只因劉錫彤怕楊乃武有什麼動作。派着心腹在省城打探。果然探得乃武妻子在按察司衙門告狀。替丈夫伸冤。忙忙回到餘杭。報給劉錫彤。錫彤聽得。忙命人請了何春芳到裏面商議。春芳也知道了。到了裏面坐下。錫彤忙向春芳道。師爺事情又糟咧。乃武的妻子已在按察司衙門告了冤狀。怕又得提乃武等去審問了。不要審出了實情。非惟我兒子性命難保。就是我也大不方便咧。子和這時。嚇得面如土色。只拖住林氏求救。林氏那裏捨得。忙安慰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賍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九八

道寶貝兒子夜明珠別慌有錢呢。天大的官司。只要地樣的銀子。再化上幾萬。也不妨事。春芳聽了林氏這幾句話。即點頭道。正是太太說的一些不差。只得多化一些錢了。東翁你趕快上省。同陳魯去商議一回。化幾萬銀子給按察司。最好請他批駁下來。不准訴狀。那豈不是就了結了呢。倘是事情已僵了。便在審問之時。求他仍維持了原判。那便是了。不過小白菜那裏。又得去騙他一騙。只說是大少爺要伸雪他的罪名。在按察告狀。不說是詹氏所告。小白菜聽了。自然越發感激太太的吩咐了。林氏聽得要錢忙道。有有老爺。你明天快上省去。化一些錢不要緊。救兒子性命要緊。錫彤聽得。覺得也祇有這個辦法。即命林氏預備銀子。自己明天進省。過了一天。劉錫彤帶



了五萬銀子。同林氏進省。臨行之時。吩咐春芳。安排衙中各事。自己同林氏。到了杭州。下了寓所。卽先打探。按察司劄賀蓀。把這案怎樣辦理。却打探得劄賀蓀。先吊案卷。察閱。再定如何辦理。暗想。還好。尙未吊人犯聽審。或者可以把狀子駁斥不准。當下忙來見知府陳魯。陳魯也知道詹氏在按察司衙告狀。心中很是着急。見劉錫彤到來。心下一鬆。忙屏去左右。向錫彤道。親家。這事怎樣辦呢。錫彤道。卑職也因了這事。來見大人。如今按察大人。尙未把人犯調去。只吊案卷。卑職想能否設法。使按察大人。把狀子批駁下來呢。陳魯道。這可不是容易辦的。親家。你準備怎樣去說呢。錫彤道。事已至此。說不得仍化一些錢了。所以卑職特來求大人帮忙。陳魯想了一回道。這事我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脏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一〇〇

去見按察大人。倒覺得不好。不如你自己親自前去。我先同你去說上一聲倒好。錫彤忙打一恭道。若得如此。卑職感恩非淺。陳魯道。事不宜遲。我今天就上按察衙門。把案卷親自呈上。你明天便自己去如何。錫彤又謝過了陳魯。退出知府衙門。到錢莊上打了一張四萬兩銀子的莊票。一張二千兩的。預備用在按察司衙內衆人。陳魯却把乃武的一案案卷聚集之後。即到按察司衙門。見了蒯賀蓀。把案卷呈上一面悄悄的向蒯賀蓀說了關。即。明天餘杭縣劉令。要面見大人詳稟。蒯賀蓀聽得。知道內中定有緣故。暗想明天劉錫彤。瞧他如何說法。再定主意。便點了點頭。陳魯退出。回到衙內。使心腹通知了劉錫彤。命他明天自去見按察司。錫彤領命。到了明天。備下手



稟將四萬兩銀子莊票。夾在裏面。可以呈將上去。過備就緒。卽到了按察司衙門。來見蒯賀蓀。先把手稟呈了上去。蒯賀蓀接過。翻開一看。見裏面有一張四萬銀子的莊票。不由得心中一動。知道定有道理。恐說話不便。便屏退從人。向錫彤道。劉知縣可有什麼話說呢。錫彤趁勢。向蒯賀蓀打了一恭道。請大人體諒卑職的苦心。賀蓀縐眉道。如何辦法呢。你自然爲了楊乃武的一案咧。錫彤道。正是。請大人作主。可能駁斥了狀子。蒯賀蓀聽得。暗想。只要駁斥一張狀子。便有四萬兩銀子到手。這種好處。那裏去找。自己何樂而不爲呢。便點頭道。這倒容易。準這樣呢。錫彤聽得。蒯賀蓀已是答應。心中歡喜。忙又打了個千。謝過賀蓀。方退出按察司衙門。回去同林氏說了。小白菜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贓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一〇二

也不必去看了。錫彤仍留在省城。聽按察司衙門的消息。命林氏先行回轉餘杭。蒯賀蓀得了劉錫彤四萬銀子的賄賂。自然依着劉錫彤的請求辦理。足足的過了十餘天光景。方把詹氏提上堂去。姚士法提出監來。喝道。好一個刁賴婦人。擅敢告這般謊狀。本院已打聽得明白。你丈夫犯的因奸謀命大罪。已自己招認。乃是真實不虛的事情。怎地來告這刁狀。本當重重辦你們二人。姑念你們無知。不知底細。從寬辦理。說着。命差人將姚士法打了四十大板。詹氏打了二十背花。一齊趕下大堂。所告的狀子不准。當堂將詹氏狀子擲了下來。兩旁差人。早如狼如虎般把二人趕出。詹氏只哭得死去活來。到了衙外。便欲尋個自盡。還虧得姚士法有些主意。知道內中有出了



變故。忙止住詹氏道。快別如此。這時表弟的性命。都在弟媳手中。超伸。你倘是死了。還有誰去伸冤呢。我想這裏既如此糊塗。內中定了什麼緣由。我們難道不能再到別個衙門中去叫冤的嗎。今天且回去休息一天。明天我們索性下撫台衙門去叫冤去。杭州城內的官。總不能都是個糊塗官吧。只這幾句話。把詹氏提醒。忍不住連連點頭。當下回了姚士法。回轉寓所。夜間詹氏只是痛哭不止。虧得士法在一旁相勸。方能稍殺悲哀。一夜也未曾安睡片刻。到了天方發白。詹氏忙忙催士法同到撫台衙門。士法知道時光尙早。便又勸詹氏道。表弟媳婦。你也吃一點東西。再去不遲。似這般式樣。表弟的冤枉。沒有超雪。不要你倒先病倒了。如何是好呢。詹氏覺得這話不差。



方進了一點東西。西方同姚士法二人帶了這張按察司衙門不准的狀子。竟奔撫台衙門而來。這時的浙江巡撫。姓楊名昌濬。爲官平平。也沒什麼劣跡。政聲却也平常。這天正升堂理事。忽地聽得轅門前有人高叫冤枉。大老爺伸冤救命。楊巡撫聽得心中十分詫異。暗想如何有人到巡撫衙門來叫冤枉呢。難道省內出了什麼冤枉大案。在省內各衙門都沒有審理清楚。無奈到巡撫衙門來叫冤枉不成。忙命門丁沈彩泉。到外面去觀。看是誰在那裏叫冤。這個門丁沈彩泉。却是個壞蛋。在外面仗省巡撫衙門勢力。包庇控案。無所不爲。今天聽得有人在轅門叫冤。暗想不知是什麼案件。或竟是有那一處的官員。把官司糊塗了結。真是如此。自己定可從中取利。卽興



匆匆趕到外面。一看却是一男一女。跪在地下喊冤。那個婦人已是淚流滿面。泣不成聲。沈彩泉見了。便喝問道。你們二人來幹嗎的。詹氏哭道。小婦有潑天冤枉。求青天大老爺昭雪覆盆。彩泉聽得。即進去報給楊巡撫知道。楊巡撫聽了。暗想這婦人既說是潑天冤枉。來巡撫衙門喊告。定有不得已的大事。即命帶上堂來。不一時。把詹氏士法帶到堂上。巡撫向下一望。見跪着一男一女。男的約有三十餘多年紀。五官端正。女的也有三十出外年紀。十分端莊。二人都是一團正氣。不似個不良人民。即問過了二人姓名。二人都依着報了。楊巡撫道。有什麼冤枉。當堂訴來。詹氏便忍住悲聲。把乃武的冤枉一一說了。楊巡撫聽了。不禁想道。怎地餘杭縣劉令如此胡鬧。一個新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脏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一〇六

科舉人。怎能隨便的革掉呢。這位學府。也是糊塗。怎不細細的問一聲呢。只是這婦人。不到提刑衙門去告。倒到我巡撫衙門。這倒有些奇怪。忍不住問詹氏道。楊詹氏。你怎地知道你丈夫是冤枉的呢。你要替丈夫昭雪。何不上提刑衙門去告狀呢。詹氏忙叩頭回道。小婦人的丈夫。方中了舉人。家也未會回過。如何能有心情毒死葛小大呢。又怎能在九月中交毒藥給葛畢氏呢。小婦人也到過提刑衙門。替丈夫伸冤。怎奈提刑老爺。不肯受理。因此沒奈何來求青天大老爺明鑒。替丈夫伸雪冤獄。楊巡撫聽得提刑按察司不肯受理。心中越發的奇怪起來。知道定有緣由。便問詹氏道。可有狀子嗎。詹氏忙把狀子呈上。楊巡撫命沈彩泉接過。取到桌上。細細一看。覺得依狀。



子所說確是有些疑點。如何按察司不肯受理呢。如今既告到自己衙門。如何可以不管。待我下公事到按察司衙門。命蒯按察司審理。自己監審。自然不能再有什麼弊端的了。想定主義。便吩咐詹氏。三日後聽審。准了狀子。詹氏立法。忙叩謝起身。自回寓所等候。楊巡撫退堂之後。忙命刑幕下了公文到杭州知府衙門。吊楊乃武一案的人犯。到巡撫衙門聽審。又傳了按察司蒯賀蓀到來。親自吩咐三天後。在撫衙審理葛畢氏謀害親夫一案。命蒯賀蓀主審。自己監審。蒯賀蓀領命之後。心中十分着急。回到衙門。很覺躊躇。暗道。這如何是好呢。倘是審出裏面有弊。劉錫彤已送過自己四萬銀子。若是不好。好審理。却有巡撫監審。正覺得兩難。却聽得差人來稟道。餘杭縣求



見劄賀蓀聽得劉錫彤到來知道也得了信息忙請到裏面原來劉錫彤尙沒有回轉餘杭等待按察司批示駁掉詹氏狀子昨天駁斥狀子批示出來錫彤得信心中很是歡喜只是怕詹氏再到別處去告狀仍命心腹在各衙門打聽今天早有人報給錫彤詹氏又在巡撫衙門叫了冤枉錫彤聽得暗想這事勢成騎虎不如越發議法把錢連巡撫也運動好了方是妥當忙命人回去擢林氏取了錢到杭州來正欲去見陳魯一同議法怎樣可以走巡撫的門路橫在烟榻上呆呆的先想了一回方待起身到杭州知府衙門只見僕人報道巡撫衙門的門丁沈彩泉來見錫彤大喜知道定是因了這案忙吩咐相請僕人轉身出去引了沈彩泉進來原來沈彩泉聽得這案起



初出在餘杭。又聽得這幾天餘杭縣正在省內。心中有幾分明白。按察司的不准狀子。或者是餘杭縣暗通關節。所以不准。這一次告到巡撫衙門。自然餘杭縣也得前來納賄。自己何不先去探聽一下。竟有整干的好處。亦未可知。因此即悄悄的打聽了錫彤寓所。來見錫彤。錫彤因彩泉是撫台的親信門丁。又有這事。並不以彩泉是個門丁。輕視彩泉。忙請彩泉坐了。笑道。沈兄下臨。有何見教呀。彩泉笑道。大人。已知道楊詹氏在撫台大人面前。又告了冤狀嗎。錫彤聽得正是。因了這事。忙屏去僕人。悄悄的道。沈兄。我知道的了。可是老大人。怎樣的主念呢。彩泉見有些意思。微微的冷笑一聲道。怕有些糟了。吧。撫台大人。已傳了按察司主審。自己監審咧。錫彤心中別的一跳。



忙向彩泉笑道。沈兄。既承下顧。可有什麼妙法。教導小弟一回。可以挽回老大人的心意。小弟自當重謝。彩泉聽得。頓時露出了笑容。沈吟了一下道。大人準備怎樣呢。錫彤暗暗一想。卽笑着道。只要老大人能不細求根原。仍維持原判。小弟情願化上四萬兩銀子。作爲冰炭之敬。小弟今天本來要托人向撫台大小商懇。如今老兄到來。最妙的了。就請老兄轉達愚忱如何。老兄是撫台大人親信。自然必能成功。至於老兄。如此照應。也當重酬。說着伸了三個指頭道。這些小數。以爲酬勞如何。彩泉聽得有三千兩銀子到手。不由得興高彩烈。笑道。這也得瞧撫台大人的意思怎樣。方能說定。大人既這般厚托。我自當盡心辦理。這樣吧。我先回去。探探撫台大人的口氣。倘是成



功。我再來取銀子。不過還有衙門中諸位師爺弟兄。大人也得設法辦妥。不然却也不好。按察司那裏。大人可也得說好。他是個主審官兒。錫彤點頭道。正是。正是。撫台衙門的事情。一切都托老兄。師爺們等衆人。再加上四千之數。總之都請老兄幫忙。按察司處。那不要緊。由小弟自己去說。就是彩泉即義形於色的道。好。都在我身上。明天你靜候好音吧。說着即行告辭。錫彤起身送過。心中便安定了一半。忙忙橫在烟榻上。過足了烟癮。到按察司衙門。來見蒯賀蓀。相見之後。蒯賀蓀道。劉令。這怎麼辦呢。錫彤即把沈彩泉到來的事情。向蒯賀蓀說了。賀蓀聽了。方纔定心。便道。這却是好。只是這案。你以爲怎麼樣辦呢。錫彤忙又打了一恭道。蒙大人恩典。維持了原案。卑職感激。



第三十七回 按察得脏瞞天理 巡撫會審昧良心

一一二

不盡了。賀蓀點頭道：「只要撫台那裏說好，方能妥善。明天你再給我個信息吧。」錫彤謝過出來，回到寓所，心中記念着沈彩泉，不知可能向楊巡撫說妥。一夜也未好生安睡。到了明天，去催林氏的人，已伴着林氏到來。錫彤一見，忙問道：「銀子可曾帶來？」林氏笑道：「爲着兒子的事，也說不得了。帶八萬兩的存摺在此。錫彤取過，忙忙的出去。打了一張四萬，一張四千，一張三千的莊票。只待沈彩泉到來，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復告狀大地見光明

話說劉錫彤在寓所中。等候沈彩泉。到了午後。果然沈彩泉到了。錫彤一見。忙問道。沈兄。事情怎麼樣了。彩泉笑道。不是我誇口。換了別人。怕不是這般容易吧。撫台本來是不肯的。虧得我再三說了。方纔答應。大人按察司衙門。怎樣了呢。錫彤道。也妥當了。老兄的盛意。小弟心感之至。即取出了三張庄票。交給彩泉。彩泉收了。自去交給楊昌濬撫台。同了衙內諸人。劉錫彤心上一塊石頭。方是落地。不覺又想起了小白菜那裏。不要臨時翻了口供。忙又着林氏到了一趟監。只說是小白菜原來可以不死。都是被乃武攀定。說是小白菜起意。



命乃武去買毒藥的，所以小白菜也定了死罪。如今劉子和去告狀，欲出脫小白菜的死罪。只要說是乃武交給他的，強迫他下的，即能出罪。同子和百年偕老，說得小白菜把乃武恨惡非凡，將子很是感激，不由得不依着林氏的言語。林氏見小白菜信以爲真，心中暗喜。回去告知了錫彤，不覺三天已過。第四天的早上，一應人犯，俱已提到巡撫衙門。按察司蒯賀蓀也到了，見過撫台。這時賀蓀已由劉錫彤告知楊昌濬也得了賄銀四萬，心下放寬，便起鼓升堂。楊巡撫正中坐定，蒯按察司在上首擺下公案，先命葛文卿上去問過一遍。又吊了詹氏姚士法上去。蒯賀蓀喝道：楊詹氏，你怎地知道你丈夫楊乃武是冤枉呢？詹氏忙叩頭道：大老爺明鑒萬里，小婦人的丈夫，在



省內應試。怎能交毒砒給葛畢氏呢。請大老爺細問小婦人的丈夫。便知道咧。賀蓀冷笑一聲道。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喊冤枉。我也不來問你。停一回你丈夫自己招認之後。瞧你還有什麼言語。卽命差人把二人帶下。又提了三姑喻氏心培等衆人。一一問過。都咬定是乃武謀死小大賀蓀。點了點頭。命差人把小白菜帶到堂上。喝道。葛畢氏。奸夫究竟是誰。快些從實招來。小白菜泣道。小婦人原是不肯下手的。實是被楊乃武逼得沒法。說若不下手。他便得說將出來。使小婦人不能做人。他又是一個紳士。小婦人怎敢不聽他的言語呢。求大老爺明鑒。賀蓀命人錄下口供。取下去。叫小白菜劃了供。吩咐將小白菜帶下堂去。方把乃武提到堂上。這時乃武早知道這一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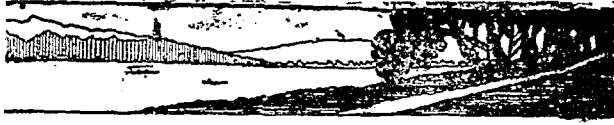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複告狀大地見光明

一一六

巡撫衙門開審。乃是妻子詹氏告的冤狀。難道巡撫也似知府一般糊塗。被劉錫彤通了關節不成。只是也知道詹氏曾經在按察司衙門告狀不准。按察司好似也受了劉知縣之好處。這次仍是蒯按察司主審。怕依舊沒有什麼好的結果。就希望巡撫或能主持公正。自己方有生路。便打定主意。看巡撫的神色如何。倘是可以清正。自己即咬定不供。若是依然如知府等一般。也不必多受另碎苦痛。招了完結。總是個死。到了堂上。聽得蒯賀蓀喝道。楊乃武。你既已完全招認。如何又使妻子來告這刁狀呢。乃武忙叩頭道。大老爺明鑒。小人實是冤枉。屈打成招的呀。蒯賀蓀把驚堂木一拍道。那一個犯人到了堂上。不叫冤枉。葛畢氏招得明白。是你逼着他下的毒藥。如何又



翻供起來。我先打你個刁賴翻供。接着喝一聲與我重打四十。兩旁差人。都得過了劉錫彤的好處。恨不得乃武立即招認。忙過來了三個。把乃武揷倒。狠命打了四十毛板。可憐乃武。以前的捧瘡。尙未痊愈。又打了四十毛板。打得乃武昏厥過去。好半晌。方纔悠悠醒轉。蒯賀蓀早把堂木拍得山响。喝道。楊乃武。還是好好招認。免得皮肉受苦。乃武呻吟着道。大老爺。實是冤枉。小人從沒有交過毒藥。給葛畢氏。小人招出些什麼供來呢。蒯賀蓀冷笑連連道。好一個刁滑小人。既已招供於前。又想翻供。使妻子告了刁狀。不動大刑。諒你也不肯就此認罪。說着吩咐差人。將乃武上了夾棍。喝道。楊乃武。招也不招。乃武道。大老爺。小人又沒害死人命。招些什麼出來呢。蒯賀蓀即喝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以堂成黑暗 複告狀大地見光明

一一八

一聲收。兩旁差人。吆喝一聲。齊齊收緊夾棍。只痛得乃武。心如油煎。渾如萬箭攢胸。不由大叫一聲。兩眼一翻。昏了過去。蒯賀蓀忙命鬆了夾棍。將乃武噴醒。停了一回。見乃武神色變轉。又喝問道。楊乃武。還是從實的招供。本司筆下超生。不然便夾死你這刁滑小人。瞧你再怎樣翻供。乃武本來。希望楊巡撫主持公正。因此咬定不招。如今見楊巡撫坐在上面。儘着蒯按察司。把自己打夾。渾如沒有瞧見。一般。知道楊巡撫。也被劉知縣通了關節。這般看來。不招不成。招了倒免得受許多痛苦。便長歎一聲罷了。咬着牙關道。好。我就招了吧。兩旁差人。聽說是乃武願意招認。都齊聲吆喝。乃武即瞧着以前在餘杭縣杭州知府衙門所供的。說了一遍。早有人錄下口供。取下堂



來。命乃武劃了供。楊乃武依舊劃的四個蝌蚪文字是屈打成招。當下蒯賀蓀命差人將乃武小白菜二人仍收入監內。錢寶生早在知府衙門杖過八十。便免刑釋放。喻氏文卿三姑等各回家去。結末把詹氏姚士法二人提上堂去。各打了四十。逐下大堂。這也是蒯賀蓀覺得將乃武屈打成招。有些不忍。再將詹氏姚士法重辦。良心上說不過去。因此只每人打了四十。逐下大堂料事。這一件天也般的大事。只因蒯賀蓀同楊昌濬二人。每人受了劉錫彤四萬銀子。只這一堂。仍把乃武屈打成招了完結。詹氏姚士法二人出了巡撫衙門。詹氏已是泣不成聲。又欲自盡。姚士法忙勸止道。這時千萬不能尋死。雖是省內各衙門都暗無天日。好得有大姊進京。求夏中堂設法。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複告狀大地見光明

一一〇

弟的罪名。也得部內批准方能確定。有了夏中堂在內。自然不會批准。尙不要緊。我們且回到家中。再行商議辦法。方是正理。詹氏一聽。倒也不差。忙忙回到倉前家中。把兒子也領了回來。命王廷南。仍在省內探聽一應消息。又可隨時報告。給乃武知道。詹氏在家中。終日哭泣。在巡撫衙門。又受了捧瘡。不覺又有些不適起來。姚士法便安慰道。表弟媳婦。你且安心在家中養病。待我到省內去打探。可有什麼衙門。可以告狀訴冤。詹氏聽得點頭稱是。士法便到省內去了。詹氏的病。直到九月初。方纔痊愈。士法也來告知詹氏。省內尙有步軍統領衙門。不在巡撫統轄之下。而且步軍統領。是個旗人。可以申奏朝廷。我們何不上步軍統領衙門去叫冤呢。或者有一線希望。詹氏



聽得。忙忙請士法做下狀子。這一回非惟不將兒子寄掉。并且帶了兒子。一同去叫冤告狀。同姚士法三人。到了省內。先打探了步軍統領可在杭州。士法探得。這位步軍統領。正在杭州。本來杭州的步軍統領。各省並沒有這個名目。乃是統領駐紮在杭州的八旗防軍的統領。不屬於浙江巡撫。平日只管理八旗防軍的軍事。並不升堂理案。這一回士法詹氏。因官司已打到了巡撫衙門。仍不能翻轉。沒奈何。撞倒這步軍統領衙門裏來。這一天統領正在衙門。忽聽得有人在轅門叫冤。心中十分奇怪。暗想叫冤如何到了我步軍統領衙門。忙命人去問。却見帶進一男一女。便是士法詹氏二人。統領問道。你們二人。怎地到我步軍衙門來叫冤枉呢。可知道我這裏並不審理。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復苦狀大地見光明

一二二

官司。詹氏忙叩首道。小婦人有潑天大冤。沒處可以聲訴。因此來懇求大老爺伸冤。知道大老爺是個青天。統領聽得。暗想不知是什麼大事。要我衙門伸冤。且問個明白再說。便喝問道。有什麼冤枉呢。快些訴來。詹氏忙把乃武一案的事情。自小大死。到巡撫衙門止。一連哭帶訴。說了一遍。統領一聽。暗想這事到真是大事。聽他所訴。內中已有大大的弊端。而且楊乃武。在九月中。也拜會過。自己同他也有些認得。如今他遭了冤枉官司。自己倒得替他出一些力。只是在巡撫衙門。也審定了。如何可以再審呢。想了一回。暗道。這事除非是伸奏朝廷。下旨復審。方能重行審理。打定主意。便向詹氏道。你們二人且去。待本統領申奏朝廷。再行定奪。就是詹氏姚士法二人。忙



叩頭謝了。退出衙去。步軍統領。即修了文書。星夜命人上京。奏報朝廷。浙江有了這般一件大案。告狀告到了自己衙門。如何辦理。請旨定奪。這文書到了京師。先下內閣。夏同善中堂。先行瞧見。這時叶氏。却尚未到達京中。夏中堂尙沒有知道這事的究竟情形。只是瞧見了楊乃武的案件。暗想楊乃武。乃是以前自己家中的保姆叶楊的兄弟。如何犯下了這般大案。如今既是乃武妻子在步軍統領衙門告冤。倒得細細查明。不要正是冤枉。當下即呈進御見。同治皇帝這時已身體違和。由慈禧后聽政。夏中堂怕事情弄糟。忙親自去喝見醇親王。因這時醇親王。在慈禧面前。最言聽計從。夏中堂即把乃武的根由。向醇親王說了。醇親王一口應承。向慈禧后去說情。過了幾



第三十八回 再翻供公堂成黑暗 複告狀大地見光明

一二四

早批了下來。交刑部雙大人查明辦理。夏中堂又去瞧了刑部雙大人。一同商議。便批了將乃武一案。仍發在浙江命巡撫楊昌濬。提刑按察司蒯賀蓀復審。又知道杭州知府陳魯。對這案不甚妥貼。札調了湖州知府錫光主審。因錫光是個旗人。可以一變以前審理的情形。商議已定。即將這擬旨。托醇親王進呈。過了一天。批准下旨。這個聖旨。直下到浙江巡撫衙門。巡撫楊昌濬。吃了一驚。忙忙把蒯賀蓀請到。一同商議。蒯賀蓀也得了聖旨。大吃一驚。見了楊巡撫。商議了一回。覺得這事。須先把湖州知府錫光運動好了。再同步軍統領說好。不必頂奏。方能無事。蒯賀蓀忙辭了巡撫。欲回轉衙門。通知劉錫彤。設法辦理。方回到衙內。却見差人來報。劉錫彤在外面候見。賀



孫大喜。忙請了進來。原來劉錫彤自七月間巡撫衙門審畢。回轉餘杭。心中稍稍安停。只待部批下來。便能完畢。只是暗中仍命人打探詹氏可有動作。隔了一月。却不見詹氏怎樣。心中很是奇怪。又過了一月。在九月中。却聽得詹氏在步軍統領衙門告狀。暗想步軍統領並不審案。如何到他衙去告狀呢。且瞧統領如何辦法。再定主意。一面命人打探。不見有什麼動作。直到這時。聽得聖旨到來。命巡撫按察司監審。札調湖州知府錫光主審。便大吃一懾。暗道。怪不得不見步軍統領有什麼動作。原來是申奏朝廷。如今怎麼好呢。忙請了何春芳一同商議。春芳道。這也沒有別法。事情已到了這般騎虎之勢。不能罷手。不如再化一些錢吧。可是楊乃武的妻子。不監禁起來。終



是個禍根。最好東翁越發多化一些，把他們都關了起來。待楊乃武死了，再放他們就是。錫彤點頭道：「正是。這事也只得如此辦理。事不宜遲。我立即上省就是。」當下即向林氏取了存摺，忙忙進省來見副賀蓀。見面之後，賀蓀忙道：「劉令，這事怎樣辦呢？」錫彤即央求道：「都得請大人照顧。卑職總是心感，自當重重相謝。」賀蓀道：「事到如今，也顧不得錢了。我想只得把湖州知府錫光同了步軍統領，都同他們說妥。統領那裏，只要他不再頂奏就好。錫光是個主審，却得細細的說上一說。劉令，你準備怎樣呢？」錫彤想了一回道：「這事都得請大人費神。卑職想錫知府到了省城，總得來見大人，就煩大人向他疏通。卑職情願化三萬銀子，而且須得把楊乃武的妻子也設法監禁，不然。」



終是個禍根。這也得請大人作主。卑職自當重酬。再添一兩萬銀子。步軍統領那裏待卑職自去疏通吧。賀蓀點頭道好。錫彤即行辭出。在莊上打了一張三萬。一張一萬。一張二萬銀子的莊票。先把一張一萬。一張三萬的。送給了蒯賀蓀。方來見步軍統領。見面之後。統領道貴縣到來。有何見教呢。錫彤道統領大人。不是因了楊乃武的案子。申奏過朝廷嗎。統領聽得劉錫彤爲了乃武一案到來。早知道定有下文。便點頭道正是。究竟這案怎樣的根由呀。錫彤即把二萬一張莊票。取了出來。放在桌上道。這案是楊乃武的刁賴。凡事總求統領大人包含這一些些。請大人喝一杯水酒之用的。統領一看。却是二萬銀子。本來清朝武將沒有什麼大的氣節。便笑着道。貴縣的意



思怎樣呢。錫彤道：只求大人不再頂奏。卑職已感激不淺了。統領聽說：只要不再頂奏，覺得很是容易。即點頭應諾。錫彤見已就緒，方纔辭出。又放心不下，蒯賀蓀那裏。可是知道錫光尙未到省，只得待候幾天。過了兩天，錫光已到了杭州。錫彤打探得錫光已去見過按察司，不知事情怎樣。忙到按察司衙門，見了蒯賀蓀，知道事情已經辦妥。心下放寬，只等開審。又過了幾天，一應人犯俱已到省。錫光按察司撫台已定下了開審日期，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話說詹氏至步軍統領衙門告了寃狀。由統領申奏朝廷。下旨復審。不想劉錫彤。又上省運動就緒。詹氏乃武等那裏知道。到了開審日期。巡撫楊昌濬高坐正中。按察司。臬台蒯賀蓀坐定上首。湖州知府錫光。在下首坐下。兩旁衙役差人。排得齊齊整整好不威嚴。錫光是個主審。都由錫光審問。當下先把錢寶生傳到堂上。喝問了一遍。寶生仍說乃武。在九月中假稱毒鼠。賣去砒末。不想是毒死了葛小大。錫光聽了。便命下去。把葛文卿詹氏三姑等衆人。又問了一回。所供同以前一般無二。又帶了下去。將喻氏帶上。錫光喝道。你這刁惡婦。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三〇

人前次在巡撫衙門告了刁狀。沒有重重辦你。也因了你丈夫已犯重刑。不忍加罪於你。怎地你又在步軍統領衙門告下了刁賴狀子了呢。詹氏忙叩頭道。青天大老爺。小婦人的丈夫。實是冤枉。求青天大老爺詳察。得昭覆盆。大老爺功德無量。說畢。已泣不成聲。淚下如雨。錫光却喝道。你怎地知道你丈夫冤枉呢。詹氏道。小婦人丈夫。同葛畢氏早已斷絕往來。何以要害葛小大性命。與小婦人丈夫。又沒有好處。怎能以奸出婦人口。便作爲犯罪實據呢。錫光喝道。好一個利口婦人。你丈夫有了外遇。怎能向你實說哪。我也不來問你。停一回。瞧你丈夫怎樣說話。便命人將詹氏帶下。把小白菜帶上堂來。問了一遍。小白菜仍咬定乃武。錫光即命差人。把乃武帶上。這時乃武已



創痕遍體。步履艱難。當堂跪下。錫光喝道。楊乃武。你怎地這般翻供。又使你妻子告下刁狀。如今又有什麼說話。乃武知道是奉旨復審。又含着一線希望。忙叩頭道。小人實是冤枉。是屈打成招的呀。並非翻供。實是實情。請大老爺明鑒。小人得雪奇冤。錫光聽得。早把驚堂大一拍道。好個刁惡無賴。幾次翻供。還欲強辯。本府先打你個臨堂翻供。便喝道。給我打四十背花。兩旁差人。頓時手執籐鞭。過來將乃武剝去衣服。重打了四十。只打了鮮血四飛。死而復醒。這一來。把一旁的小白菜。驚得呆了。不覺有些良心發現。低頭不語。錫光却沒有知道。喝道。葛畢氏。你同楊乃武對來。怎樣毒死你本夫葛小大。乃武聽得。早把牙關一咬。向小白菜道。畢生姑。我待你夫婦二人。這般恩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三二

義。你如何這般攀我。良心何在。這幾句話。只說得小白菜閉口無言。錫光見小白菜不語。喝道。葛畢氏。究竟誰是奸夫。從實招來。這時小白菜。良心發現。那裏再說得出。乃武是奸夫。來。暗想這種事情。都是錢寶生弄出來的。不如咬了他吧。便哭着道。小婦人不敢說謊。實是錢寶生教我的。求大老爺明鑒。只這一句。把全堂的人。除了乃武。都嚇得一跳。面面相覷。可是已供出了錢寶生。不能不審寶生。蒯賀蓀却有些主見。卽向錫光。這事還得調查。停一天再審。錫光會意。卽把一應人犯。都下在監內。祇將三姑喻氏。心培。敬天。四人。沒禁在監中。命他們在省候審。錫光蒯賀蓀。楊巡撫。退下堂來。在書房暗暗商議。覺得這事。偷不咬定。乃武。一則得了劉錫彤的銀子。二則要壞許多。



官員總須官官相護。雖明知乃武冤枉，也只得犧牲他一人性命了。蒯賀蓀暗想：這事須得問劉錫彤自己的了。便辭了撫台，回到衙中。正待去傳劉錫彤，却見外面來稟：劉錫彤已在外面。賀蓀忙傳了進來。只因劉錫彤也得了信，知道這一次林氏未來，沒有來哄小白菜，以致弄出岔子。忙一面命人去催林氏，一面來見賀蓀。見面之後，賀蓀細問情形。錫彤一一說了。賀蓀便縐眉道：「這事什麼好呢？」錫彤想了一回，想得了個辦法。卽悄悄向賀蓀說了。賀蓀覺得很好。錫彤便悄悄到了監內，來看寶生。寶生却並不慌忙，向錫彤道：「老爺，只要小白菜不咬出大少爺來，我自有的妙法脫罪。」錫彤的看寶生本來問寶生可有脫罪辦法。如今聽好，放了些心，忙出監回去，等候林氏到。



來。可以去哄騙小白菜。過了一天。林氏已到杭州。錫彤即把小白菜咬出寶生的話。說了一遍。命林氏進監去哄小白菜。林氏不敢遲慢。慌忙到監內。見了小白菜。先啣呀道。這事糟咧。你如何說起寶生來。呢這一回子和特地去告了狀。要脫掉你的罪名。你這般一說。不要說別的。就是以前幾堂咬着乃武。也是個死罪了。這如何是好呢。小白菜信以爲真。倒懊悔起來。低頭流下淚來。林氏即假作自己替小白菜想的辦法。向小白菜道。還好。虧得你公公去通了關節。下一次審。你仍說楊乃武。便不妨事了。不然。堂上的刑罰。你就受不了了。接着又甘言蜜語的說了一回。小白菜暗想。下一次到堂上。倘自己說了寶生。真的受刑。林氏的言語。一些不差。自己趕快仍咬乃武。當下



便一口應諾。仍咬乃武。林氏回去向錫彤說了。錫彤有了主意。忙來見蒯賀蓀。說好了。偷小白菜。仍咬寶生。先給些痛苦。給小白菜受。受。使他相信林氏的言語。賀蓀答應。錫彤又出來同巡撫衙門的差人說好。蒯賀蓀又去向錫光楊巡撫說了。三人定了計較。過了兩天。又開審這案。錫光先提寶生上堂。喝道。錢寶生。你把謀死葛小大的實情。從速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寶生叩頭道。青天大老爺。這是葛畢氏受了楊乃武的指使。攀誣小人。小人既是奸夫。請大老爺喚葛畢氏上堂一對。便可明白。錫光聽得。即把小白菜提到堂上。寶生一見。向小白菜道。葛畢氏。你說我是奸夫。可知道我身上犯的病症是什麼呀。原來寶生早已生了花柳毒症。不能人道。小白菜聽了。那裏說得。



出來。寶生便叩頭道：「大老爺明鑒，小人早已不能人道，如何能做奸夫呢？」錫光聽得，大喝道：「葛畢氏竟敢胡亂攀供，來把葛畢氏上了。」樛子頓時差人上來，上了樛子，只一收，這是劉錫彤吩咐，真的用刑，只痛得小白菜心如刀割，不由得相信了林氏的言語，忙哭叫道：「奸夫實在是楊乃武，是他叫我說錢寶生的。」錫光便命鬆了樛子，命帶了乃武上堂。冷笑道：「好個奸滑小人，自己翻供了還不足意，竟敢指使葛畢氏攀供別人，把他夾起來了，再問。」差人們早把乃武拖翻，上了夾棍。乃武自被小白菜攀誣之後，夾棍已受了多次，尙沒好一些。些又受了這一夾棍，那裏忍受得起，大叫一聲，頓時昏去。好半歇，方纔醒轉。錫光又喝道：「葛畢氏，快把楊乃武怎地謀死葛小大，從實說來。」



小白菜這時。已是相信了林氏。覺得自己性命要緊。不能再顧。乃武。即仍依了以前所供。一一說了。錫光喝道。楊乃武。你聽得沒有。還有什麼刁賴。快些招來。乃武聽得小白菜又咬了自己。知道內中又變掉了。不招。雖然受苦。即口稱願招。鬆下夾棍。乃武便把以前認的罪名。依舊認在身上。當下錫光命乃武小白菜二人。劃了供狀。方釘鐐收監。把寶生文卿等放了。又傳了詹氏上堂。辦了個誣告罪名。連姚士法。乃武的兒子。一同禁在監內。這便是杜絕了詹氏再去告狀。方退下堂來。仍將知府陳魯原定罪名擬定。呈報覆旨上京。一面呈文上刑部。這般一來。乃武的死罪。已十定八九。乃武也不想活命。在監內等死。恰巧這時。同治皇帝駕崩。光緒接位。慈禧太后垂簾聽政。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三八

京內各部。都忙着喪事。把一應事情。都擱置下來。乃武的部批。自然也不能下來。乃武便未曾受刑。仍禁監中。詹氏等也沒有放出。直到了光緒元年四月間。這時乃武的姊姊叶氏。已到了京中。叶氏在去。年六月中帶了兒子。由倉前動身進京。如何到了這時。方能到達京師呢。却有個緣由。只因叶氏。自倉前啓程之後。先由水道。到了南京。方從了運河。溯河而上。路上倒也平安。那一天到了江北淮安地方。相近。叶氏趁的一隻大船。正停在河邊歇夜。忽地來了一羣強盜。上船行劫。把全船客商。搶一個一千二淨。叶氏自然也不免波及。那些強盜。臨行之時。又把客商擄去了幾個。叶氏的兒子。本來生得眉清目秀。文質彬彬。印被盜首瞧中。也吩咐帶上岸去。叶氏見了。拚命的



哭泣哀求。無奈的些強盜。絕不相憐。呼嘯一聲。帶了叶氏的兒子上岸而去。這一來。把個叶氏哭得死去活來。只是也無可奈何。一夜沒有好生睡得。到了明天。那船上舟子。因所有米糧錢財。都已搶掉。不能再行開船北上。趁船的客人都只得整理了殘餘行李。上岸各自設法。叶氏孤另另一人。收拾艙上了幾件衣服。也只得上岸。一路走去。不覺到了一個村庄。叶氏已走不動一步。祇得求一家村家。歇住一宵。到了晚間。想起了兄弟乃武。遭冤在獄。自己非得到了北京。求夏中堂救援。毫無希望。可是自己。既無盤費。又失掉了兒子。如何能得北上。想來思去。總是兩難。忍不住如萬箭穿胸。哀哀痛哭。起欲尋個自盡。只是乃武。遭冤在獄。自己一死。京師方面。就難有希望。豈不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四〇

是不能救援。乃武偷說仍勉強北行。既無盤費，如何可以成行？想了一回，覺得除一死之外，並無別法。只又怕連累了村家，暗想不如明天在荒野之中，尋個自盡。了此一生。夜間便整整的哭了一夜。到了天色方明，卽辭了村家起行。走了一回，到了一處荒野之中。叶氏暗想：這處正可尋個自盡。不由得一面放聲大哭，一面把衣帶解下，繫在一株大樹之上。正待自縊，却聽得有人叫道：「那位大嫂，怎地尋起短見來呢？有什麼活不下的事情，可能向我說上一番的嗎？」叶氏聽得忙抬頭一看，只見對面立定一個年約五十餘步的老者，生得精神矍鑠，雙目奕奕，看定自己。叶氏一見，早忍不住哭倒在地。那老者却很是和顏悅色的道：「大嫂，有什麼事情，值得這般的悲傷呢？可能



向老朽說呀。叶氏見老者一團正氣。知道不是坏人。便把自己的事情。自兄弟乃武遭冤。自己欲進京設法相救。不想前夜在船上。被強盜劫去盤費行李。連自己兒子也劫去了。因此自己欲尋個自盡。可是因想到了胞弟冤枉。没人相救。所以痛哭。細細說了一遍。老者聽了。不由得起敬起來。道。原來是一位有義氣的大嫂。且別悲傷。前天令郎。可是在運河內劫去的嗎。叶氏點頭應是。老者笑道。這個不難。大嫂且隨老朽到舍間去安宿一宵。明天老朽設法救回令郎便了。大嫂請放胆隨着老者。老朽姓王。就住在離此不遠。並非是個歹人。叶氏聽得。覺得這老者一團正氣。不是歹人。忙起身拜謝。隨着老者轉過一個山麓。見前面有幾楹茅蓬。便是老者家中。老者打門進去。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四二

却有一個年方十七八歲的女子出來開門。叶氏一看，生得十分美貌。心中正是奇怪。老者笑道：「這便是小女蘭英。大嫂請裏面坐吧。」叶氏聽是老者女兒，越發放心，在裏坐下。老者即把叶氏的事情向蘭英說了。蘭英早蛾眉一報，道：「爹爹快些前去，遲了不要出什麼岔子。」老者忙請叶氏坐在家中。自己出門而去。直到了午後，老者已是回來，却又帶了一人。叶氏一看，正是自己兒子。不禁相抱大哭。蘭英便勸了一回。叶氏母子忙向老者父女拜謝，立起身來。即欲動身。老者道：「大嫂，怎地這般的要緊呢？」叶氏道：「胞弟方在監中，不容稍遲。出了岔子，如何對得住生世的父母呢？」老者聽了，暗暗點頭，即請叶氏坐下。自己同蘭英到裏面去了一回。只見老者出來，向叶氏大嫂、老朽



有一事相求。不知可能俯允。叶氏道：「恩人有話請說，難婦無不應命。」老者笑道：「老朽膝下無兒，祇有一女，便是蘭英，尙未配定夫家。因此老朽同住在這裏，不能遠去。如今見大嫂這般有義，很是欽敬。小女如得了大嫂做婆婆，於願已足。大嫂一路有了小女，也不致再有如前天般事發生。老朽有意將小女匹配令郎，一同入京。老朽也了了一件心願。小女也可所托有人。大嫂又可平安入京。一得三便，不知大嫂意下如何？」叶氏聽得，不由得怔了。暗暗奇怪：「怎地有如此的天外奇緣？」瞧見蘭英的相貌又好，老者又不似是個常人。聽說有了蘭英，路上又可平安，心中如何不願忙道：「恩公可是委屈千金，如何是好？」老者道：「大嫂不必太謙。老朽一言爲定，說着卽命蘭英出來拜見。」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麗 一四四

婆婆同叶氏的兒子對拜了一拜。老者十分歡喜，向叶氏道：「親家太太，今天請安住一宵，明天便一同進京，他們小夫妻二人，俟大事就緒，再行圓房。如今却以兄妹相稱如何？」叶氏點稱好。一宵過後，到了明天，叶氏、蘭英夫婦一同起程。老者早把盤費行庄交付了蘭英，叶氏十分感激，又向老者拜謝。老者笑道：「親家太太，前途保重。凡事有蘭英照顧，不妨事的。說畢自回家去。」叶氏等三人便向京師進發。沿途又雇了一只大船，不再步行。叶氏問起兒子如何救出強盜那裏，却說是老者到了強盜窟內，向盜首說是老者的恩人，即便放出。叶氏忙問蘭英，蘭英笑道：「三年前餘杭縣有個客人，被監內強人相誣，提進監去，虧得乃武做了狀子，方得出罪。這人便是自己的父親。叶



氏方纔明白。這一段姻緣的來源。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處

一四五



第三十九回 世界昏暗夫婦入囹圄 恩義分明母子得佳釀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話說叶氏在路上因禍得福，無意之中得了一個如花如玉的媳婦。兒原來五年之前，乃武正在餘杭，瞧見一個客人，被江洋大盜誣供，捉到衙中，剩下了一個女孩，啼啼哭哭，乃武見了，動了義憤，設法辯明了是非，救了客人性命，想不到種下今日姻緣。這客人正是那老者，女孩便是蘭英。當下叶氏等三人，一路到了直隸省內，尙沒有到達天津。叶氏又因了路上受了風寒，害起病來，便不能再行，直到了今年二月下旬，叶氏方好，急急趕進京來，先找了族叔楊增生，把乃武的事情，細細說了一番，增生也很着急，聽得叶氏這一回進京，是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一四八

去求夏同喜中堂相救。乃武便向叶氏道：「大娘娘，你且去見了夏中堂，看可有辦法，便是告部狀也說不得咧。你們也不必另尋寓所，只在我家裏住下吧。」叶氏甚善，卽同兒媳同住在增生家中。自己忙忙來見夏中堂見面之後，叶氏卽跪在地上，求夏同善沒法搭救。乃武同喜一面命叶氏起來，一面問乃武一案的根由細末。叶氏便將乃武起初與小白菜相好，以後聽了詹氏相勸，斷絕往還二年。這一回又是在省應試，萬萬不會害死小大，必是另有其人。同了自餘杭縣案發，直到知府陳魯審結爲止，一一的說了一回。同善聽得暗想：這事定是餘杭縣的鬼計，忙把詹氏幾次告狀，俱未審明。如今詹氏也禁在監獄的話，問叶氏：「這都是詳文所述，叶氏已離了倉前，沒有知



道。同喜却在詳文中知道。叶氏一聽。越發着急。跪地不起。只求夏同喜施救。同喜沈吟道。你且起來。這事尙不妨事。部文還沒有批准。可以想法。待我細細想個辦法。就是叶氏忙叩首謝過。方回轉增生家中。同喜聽得叶氏的言語。一則乃武是叶氏的胞弟。理宜幫忙。二則覺得這案。乃武實是冤枉。應該替乃武雪冤。只是這案。已審到這般地步。如何是好。要翻過來。却頗不容易。不禁大爲躊躇起來。想了半天。方想得了一個辦法。暗道。這事除非是同給事中王昕商議。因王昕這人。最鐵面無私。聽得一個犯人。是屈打成招。總得想法反平。而且絕不收受賄賂。同自己醇親王等。都意氣相投。自己去同他商議。必然有些辦法。打定主意。即命人去請給事中王昕到家中商議要



事不一時。王昕早到。見了同喜。在書房中落坐。同喜卽把楊乃武的一案始末。同了乃武冤枉。屈打成招。如今他姊姊叶氏。特地進京求救。一一細細說明。請王昕想個辦法。可以在京中派下大員。專審該案。救乃武性命。王昕聽得。沈吟了一回道。這事不難。只須去同醇王爺說好。我來上一奏本。只說是省官覆審重案。常有意瞻徇。抱官官相護之旨。因此百不得一。可以清楚。如今楊乃武一案。內中弊竇甚多。歷次審讞。皆爲官官相護所誤。非得派下大員。親審該案。不能釋人民疑慮。這本一上。托醇王爺在太后前說一聲。派一個清正些的人去。自不難將案反平了。同喜聽得很是不差。卽重托了王昕。王昕答應。告辭回去。過了一天。王昕早向醇親王說好。上了一本。不一天。



早批了下來。所奏已准。派學政胡瑞瀾專赴浙江杭州。親審楊乃武一案。內中是否有冤枉之處。又批示刑部。在浙江遴選官員陪審。這旨一下。夏中堂忙先去探明了陪審官員是誰。却是寧波知府邊葆誠。嘉興知縣羅子森。同了兩個分發在浙江的候補知縣。名喚顧德恆。龔世潼。同喜知道之後。很是放心。因把前幾次審案的官員。都換掉了。不致仍如以前一般。隔了幾天。欽差胡瑞瀾陛辭之後。即行就道到杭州去。臨行之時。夏中堂親自叮囑瑞瀾。這案十分之八是冤枉的。千萬審理清楚。不能再抱官官相護宗旨。又暗暗關切瑞瀾。乃武同自己。稍稍有些關係。瑞瀾一口應諾。不負所托。方纔出京。叶氏也由夏中堂告知。以爲這一次總能昭雪。乃武的罪名。心中安定了。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一五二

一些。住在京中。等侯消息。胡瑞瀾出京之後。一路上很是平安。直到杭州。這時巡撫楊昌濬。知府陳魯。餘杭縣劉錫彤。都早知道。臬台蒯賀蓀。却已死掉。湖州知府錫光。也聽得有欽差大人到來。親審楊乃武一案。都嚇得手足無措。楊巡撫心中。雖已明白。乃武冤枉。只是已到如此地步。也不能再行審清的了。如今聽得王昕上本。派學政胡瑞瀾到省。親自覆審。也覺慌忙。第一個是劉錫彤。最是發急。忙仍同何春芳商議。春芳道。東翁。事情到這地步。除了化錢。還有什麼辦法不成。欽差大人。既奉命而來。這事說不得。京內有人主動。欽差臨行。自然着實相托。事在必清。因此這一回。不去運動便罷。若要運動。却不是三五萬銀子。可以了事。必須要使欽差看了動心。方能成事。其



餘幾個陪審官兒。還容易一些。東翁可先去運動好了。欽差方面。便托楊巡撫設法方好。錫彤聽了。覺得除了錢之外。實無別法。卽點頭稱是。春芳又道。小白菜那裏。又得請太太辛苦一趟。不要又鬧出了上一回的事情。錫彤便命林氏。準備三十萬銀子。好得林氏。把家中的錢。都捲到劉家。帶在手邊。存在杭州省內。足足有百餘萬光景。忙把錢莊上幾個存摺。取給了錫彤。錫彤一算。共有二十八萬幾千。知道不妨事了。卽同林氏。到杭州來。林氏又去看了小白菜。只說是子和進京設法。因此派下欽差。小白菜仍很相信。錫彤到了杭州。忙先去訪了兩個候補知縣。顧德恆。龔世潼。許下了二萬銀子一個。請他們維持原判。大都候補官兒。大都窮官。那一個不愛二萬銀子。便說



妥交了銀子。錫彤見顧龔二人說好。暗想最要緊的。自然是欽差大人。托楊巡撫說話。不知肯與不肯。不如先問問門丁沈彩泉再說。忙命人把沈彩泉請到。又許了他二千銀子。托他向楊巡撫說情。運動欽差。彩泉聽得有二千到手。很是歡喜。問道。大人。你準備化多少呢。少了怕不成吧。錫彤即伸了雙手道。十萬如何。彩泉道。撫台大人呢。錫彤道。以前用過四萬。如今再加二萬吧。彩泉點頭答應。回去向楊巡撫說了。楊昌濬一想。這事倘若欽差查明起來。都有不便。如今餘杭縣既肯這般化錢。若能說好。大家方便。即一口應諾。錫彤見巡撫答應。稍覺放心。即親自到甯波去見了知府邊葆誠。也化了四萬銀子說妥。又到嘉興。瞧了知縣羅子森。化了三萬銀子。一切就緒。方仍



回到杭州。只待欽差胡瑞瀾到來。聽楊巡撫的消息。因此胡欽差還沒有到杭州。劉錫彤已佈置就緒。這也。劉錫彤仗着林氏有錢。不然。乃武早已昭雪的了。胡瑞瀾那一天到了杭州。船還未到碼頭。早有。人報知巡撫各官。在碼頭上迎接。一個個跪請了聖安。方同欽差相見。當下胡瑞瀾。便在巡撫擇定的地點。打了公館。當夜楊巡撫。即。行來見欽差。悄悄把錫彤所托的事情。向胡欽差說了。瑞瀾出京之時。應了夏中堂請托。要查一個水落石出。誰知到了杭州。聽說有十。萬銀子到手。暗想自己做一任學台。總算是天字第一號的肥缺也。賺不上十萬銀子。如今只須仍維持了原案。整整的十萬銀子。滾進。腰包。這般美事。如何不做。頓時把夏中堂的言語。丟在腦後。瞞口應。



允楊巡撫大喜。忙通知了劉錫彤。將十萬銀子的庄票送給了欽差。錫彤又化了一萬。給胡欽差帶來的衆人。一切都說妥當。錫彤便在杭州候審。這時一應人証犯人。都已到來。陪審官甯波知府邊葆誠。嘉興知縣羅子森。也都到了杭州。見過欽差。瑞瀾見一應事情完備。卽定下日期。在公館內開審。却說楊乃武。聽得京內派了欽差下來。特審自己一案。知道定是姊姊在京中見了夏中堂。所以派了欽差。這一回總得反平了冤獄。心中很是歡喜。那裏知道早已佈下了天羅地網。依舊是個空歡喜。咧。到了開審日期。欽差胡瑞瀾。在上首高坐。正中供着聖旨。甯波知府邊葆誠。設了公案。在欽差下面。下首却是知縣羅子森。子森兩邊。坐着顧翼兩個侯補知縣。兩旁差人。排得



齊齊整整。吆喝連連。好不威肅森嚴。胡欽差先把楊巡撫陳魯傳了上去。都叩見了聖旨。方立起回話。欽差把以前審理乃武的情形問了一遍。又傳了餘杭縣劉錫彤。也跪請聖安。問過一遍。方把沈喻氏王心培喚上。問了一回。依舊說是乃武謀斃小大錢寶生也在堂上供了買砒給乃武。一應人証。都已問過。把小白菜帶上。邊葆誠喝道。葛畢氏。究竟奸夫。是楊乃武。不是小白菜。叩首道。大老爺明鑒。小婦人早已供得明白。是楊乃武。迫着小婦人幹的。小婦人不敢說謊。邊葆誠把堂木一拍道。葛畢氏。此話可是真的。小白菜道。小婦人不敢胡說。羅子森却冷笑道。我瞧你並非實言。不打如何肯說實話。卽命差人上來打了小白菜二十皮掌。差人們早得了錫彤好處。吩咐



卷九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一五八

對於小白菜不能用刑。因此這二十皮掌。一些不痛。小白菜越發相信林氏已運動過了。所以用刑不痛。忙叩頭道。大老爺是青天。便打死了小婦人。也只有楊乃武一人的確是乃武迫着小婦人幹的。邊知府點頭。命人把小白菜帶下。將乃武帶上。這時乃武雙踝夾損。已有些不良於行。扶上堂來跪下。胡欽差先喝道。楊乃武。本官奉了皇上旨意。特來查明本案。你究竟怎樣。命葛畢氏下毒。毒死葛小大的。一一供來。倘有半句胡言亂語。立刻叫你身首不保。乃武滿以為這一次可以伸雪冤獄。聽得這幾句言語。不禁又是一呆。覺得胡欽差的言語。又不甚對。暗想且叫一聲冤枉。看是如何。便叩頭道。欽差大人。小人實是冤枉。被餘杭縣屈打成招的呀。錫彤聽得。嚇得一跳。胡



瑞瀾却冷笑一聲道。好。又是冤枉。你到了堂上。總先叫一聲冤枉。這般翻供。刁惡已極。先打你一個反覆無常。卽命差人。將乃武打了八十重板。乃武滿身棒瘡。怎經得起八十重板。早已血飛階下。昏昏死去。邊知府見了。便命人噴醒。乃武暗想。瞧起來自己性命。總是不保。仍是同以前一般無二。也知道大凡到杭州來審的人。都被劉錫彤化錢運動安貼。自己休想翻供。除非到了京中。方有希望。不知姊姊在京。可能想到。托了夏中堂告准部狀。把自己吊進京去審理。方能有活命希望。似今天的情形之下。不招徒然多受非刑。正在呆想。又聽得邊知府喝道。楊乃武。快把毒死葛小大的根由。從實招來。乃武雖是這般思想。可是終不心死。忍不住又叫了聲冤枉。小人並沒有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一六〇

毒死人命啊。羅知縣聽得。便向端瀾道。欽差大人。瞧這廝十分刁賴。不動大刑。諒他又耍翻供。胡欽差點頭喝道。快把這廝上了夾棍。用力的夾。兩旁差人。頓把乃武雙足。套入夾棍。狠命一收。只聽得肩肩作响。險不把乃武雙踝夾爛。乃武大叫一聲。立即昏死。差人忙鬆下繩索。取冷水一噴。却見乃武面如白紙。口中只剩一絲游氣。不見醒轉。差人見了。忙把一大碗米醋。取過燒紅木炭。只一澆。一般醋味。直冲進了乃武鼻孔。方漸漸醒來。不住的呻吟。胡欽差恐乃武受刑不起死掉。不大穩當。即命帶下收監。過一天再審。胡欽差等都退了堂。劉錫彤瞧見這般情形。很是放心。回到寓所。只待審畢回去。過了兩天。胡欽差又升堂審問。這一回却是單審乃武。把天平踏槓等非刑。



陳列堂下。向乃武喝道。楊乃武。倘你再不招認。本欽差立刻叫你死在堂上。瞧你怎樣再行翻供。乃武也知道不招不行。不如招了。免得受苦。便不待用刑。口稱願招。仍如以前所招一般。說了一遍。候補知府顧德恆。錄了口供。取給乃武。劃了花押。一天風雲。完全就緒。乃武等仍釘錄收監。喻氏三姑等原回家去。胡欽差等退堂。擬了文書。把乃武小白菜二人的罪狀。一如杭州知府陳魯所定。胡欽差回京覆命。邊葆誠羅子森。仍回原任。一切都辦理舒齊。這公文到了京中。夏中堂知道之後。忙同王昕商議。王昕道。這事究竟楊乃武是否冤枉。這倒得細細查明。夏中堂道。我也細細盤過叶氏。據他說的話。實是冤枉。我想這事。不吊犯人進京審問。不能清楚。每個官員。到了杭州。



第四十回 入京師中堂仗義 下浙江欽使糊塗

一六二

總給人運動變了心肝。王昕聽得沈吟了一回道。這事若真是冤枉。要審理清楚。除非是命叶楊氏告部狀。方可有些辦法。同喜道。告部狀也得准呀。不然也是白費心機。王昕笑道。這却容易。只要求醇王爺作主。那怕雙刑部不准。只是告部狀。要滾釘板。不知叶楊氏可有些胆量。和義氣。同喜道。這樣吧。我先去問叶氏。可敢告部狀。倘是敢的。便求了醇王爺做主。在太后前說好。告准了狀。請大人辛苦一趟。到浙江去提吊人犯。不是大人前去。恐路上出了岔子。把楊乃武謀死。那就糟了。王昕點頭應諾。欲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家訪派一個清官

話說夏同喜中堂，同了王昕商議已定。同喜道：待我回去，把叶楊問過。可敢告部狀滾釘板。倘是敢去，我立即來請大人同醇王爺到舍間商議如何。王昕點頭道：好。准這般吧。當下二人各自分別回去。夏中堂到了家中，見叶氏正在自己家內。原來叶氏自胡瑞瀾出京之後，常來聽信。同喜見了，忙把胡欽差到浙江之後，仍審出乃武是個奸夫，依舊定了原罪。向叶氏說了。叶氏聽得，早淚流滿面，跪在地上。求同喜設法。同喜瞧着可憐，即把告部狀的事問叶氏可敢。叶氏道：只要兄弟有救，便是刀山，我也敢上去。兄弟這事，實是冤枉。倘我做



姊姊的不替他昭雪。如何可以見去世的父母呢。說畢早哀哀痛哭起來。同喜忙止住了。叶氏悲聲道。你旣敢去。我卽把醇王爺同王老爺請來。你可當了他們。跪求設法救你兄弟。叶氏忙謝了同喜。同喜卽把名帖去請了醇親王同王昕到來。到了晚上。二人都已到來。叶氏卽跪在地上。哭訴了一番。醇親王這不要緊。後天是刑部放告之期。你儘管去告狀。有我作主。准下就是。叶氏忙叩了幾個响頭。謝了醇親王。同喜卽同王昕醇親王說好。托醇親王在慈禧太后面前。保舉王昕做欽差大人。到浙江去提吊犯人。免得在路上出什麼變故。說妥之後。王昕醇親王二人各自回去。同喜命叶氏回去預備狀子。準備後天到刑部告狀。叶氏回到增生家中。把要告部狀的話。向增



生說了。增生大吃一驚。忙道。大娘娘。這可不是兒戲的呀。要滾板的呢。叶氏聽得。心中雖也害怕。只是除此之外。無法救乃武性命。卽咬牙道。這也顧不得了。只要二弟有救。我便死在釘板之上。也是情願。增生不禁歎了一口道。難得大娘娘這般有義。滾釘板也不致於死。叶氏卽問增生。究竟這釘板。如何滾法。增生道。並不是真的在釘板上滾。不過叫了冤枉。在釘板上一撲。這釘板的釘。也並不尖利。撲上去刺傷一些皮肉罷了。不知道的人。以爲真的滾釘板了。叶氏聽得。便放了一半心。王蘭英在一旁。却笑道。媽呀。那不要緊。只要我去。一用功勁。把釘板的釘。都發斷了。那就完了。叶氏聽得。不覺好笑起來。啐道。這不是去告冤狀咧。是顯功夫了。這是皇家的法度。豈能胡行。



我心思一切。你們也不必勸我。蘭英便不敢多言。叶氏又問了增生。告狀時怎樣情景。增生便一一告知了叶氏。叶氏即把增生求人做下訴狀。增生道：大娘娘既然如此義氣，我做叔叔的，自當盡力。刑部差人，我也熟識。後天我同你同去。本告來刑部的狀，也要個抱狀咧。叶氏很是感激。不由得向增生拜謝。增生忙謙遜不迭，自去準備狀子。到了明天，叶氏又到夏中堂家。同喜吩咐叶氏：放胆前去告狀。有了醇王爺作主，大事便不妨咧。叶氏又拜謝道：難婦沒有什麼相謝相爺。只多叩幾個頭吧。同喜忙命人止住道：你也爲了胞弟，肯如此出力，很是難得。今天快回去，準備明天的正事吧。叶氏拜辭了夏中堂，到了增生家中。增生狀子已經做好，叶氏看了一些不錯，便藏在



身旁當下和衣而臥。想到了明天的事情。那裏安睡得熟。兒媳二人却也同母親心。各人都翻來覆去。沒有安睡。不覺天色明亮。增生亦已起身。進來瞧看叶氏。叶氏早同兒媳起來。見了增生。便欲起身。增生道。時光還早。大娘娘收拾收拾。用些早點。別狀還未告。自己先餓壞了。蘭英早把昨天準備下的早點。取來給叶氏食用。叶氏那裏咽得下肚。胡亂吃了一些。增生也收拾就緒。同叶氏起身。叶氏吩咐兒媳。好生在家等候。二人又不敢哭。應了一聲。叶氏倒也並不留戀。同了增生。一途到了刑部大堂門前。早有兩個差人。認得增生。同增生招呼。增生道。刑部大人還沒升堂嗎。差人道。時辰不到咧。你問他怎麼。增生道。我有個侄女。今天來告部狀。停一回。請二位照應一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一六八

些差人把叶氏看了一眼道。就是這位嗎。增生點頭道。正是。差人道。你放心好叻。都有我們照呼。增生謝了一聲。便在一旁一家人家門首。坐在堦上等候。過了一回。聽得鑼聲响亮。早有人報來。說是醇親王到來。叶氏聽得。知道醇親王。因了自己事情到來。心下安定了一些。只見醇親王坐了八人大轎。直進刑部。這時的刑部大人姓雙。這天正在部內。聽得醇親王到部。不知爲了何事。忙上前接進參見。王爺道。雙大人。你別照呼。先料理公事。今天是放告日期。快先坐堂。我瞧你升堂理事。雙刑部暗暗會意。知道今天醇親王到部。定有事情。停一回升堂。倘是有人告狀。這人定已走過醇王爺門路。王爺來做保鑣。自己不能不准。瞧天色已是升堂時候。便笑道。既是如此。王爺



同到大堂如何。醇親王點頭道：「好。正要到大堂去坐坐。」雙刑部一聽，越發明白。忙吩咐擊鼓升堂。同醇親王走出堂來。雙刑部坐在上面議下座位。請醇親王坐下。命人把被告牌同釘板拾將出去。增生一見，忙向叶氏道：「太娘娘刑部大人升堂了。快上去吧。」叶氏立起身來，一望門前一塊釘板，是有一人高，下二尺餘闊，都是三寸長的綱釘。雪也似白的，放出光華。心中不免寒心，只是想到自己若不告部狀，乃武性命不保。何況裏面又有醇王爺作主，不禁把牙關一咬，猛然大喊了一聲冤枉。求青天大老爺伸冤。卽邁動脚步，飛也似奔上前去。向釘板上直撲下去。增生這時早跟在後面，見叶氏撲上釘板，忙把一旁掛的銅鑼搶在手中，把鑼杆向鑼上鏗鏗鏗的一陣亂



敲。早見兩個差人上前把釘板同了上面撲的叶氏一齊抬了進去。增生也跟在後面。差人把釘板抬到當堂放下。增生即跪在後面。這時叶氏已悠悠醒轉。覺得臂腿之上。略被鋼釘刺破。也不甚疼痛。本來釘板中間胸腹一段。並無鋼釘。只在四邊滿佈着鋼釘。因此叶氏只刺破了臂腿。雙刑部見果然有人告狀。不由得向醇親看了一眼。見王爺微微含笑。知道告狀的人。醇親王定已知道。自己越發做了人情。好好相問。即命差人把叶氏扶下。跪在堂下。問道。你們二人有什麼冤枉呢。可當堂訴來。增生見刑部和顏悅色。暗暗歡喜。知道虧得有了醇親王作主。叶氏忙把乃武的冤枉。從頭至尾。細細的哭訴了一番。雙刑部便問可有狀子。叶氏忙將狀子呈上。雙刑部看了一



回。暗想這事十分重大。倘是不准。有王爺在那裏保鑣。自己很不方便。也不能不准。便吩咐把二人收監。准了狀子。叶氏增生。都叩謝了一番。自有差人。把二人帶去收監。雙刑部退下堂來。同醇親王到了裏面。笑道。王爺。你看這事怎麼辦呢。王爺笑道。雙大人。你可依實上奏吧。待太后批示。就是。雙刑部點頭。即親自做下奏本。請旨辦理。醇親王自回府邸。雙刑部知道這案。有了醇親王作主。不容遲緩。即當夜草。就奏章。五鼓上朝。呈了上去。醇親王早已同慈禧太后說好。派王昕爲欽差。下浙江查察。弔一案的人犯。進京部審。不多幾天。早批示下來。命王昕到浙江去。王昕奉旨之後。即同夏同喜醇親王等商議。同喜道。種種拜托。能把冤獄反平。也是一件大大的功德。我聽得



叶氏說過。葛小大的妹子三姑是個傻子。最好在這人口中探出些影踪。最妙。還有愛仁堂藥店的錢寶生。也是個重要人犯。葛舉氏曾供過他一次。內中定有很大的關係。王昕點頭道。大人放心。我決不致如胡學政一般的變了意志。同喜很是歡喜。當夜設宴同王昕餞行。過了一天。聖旨船早已準備。王昕即便出京。向浙江杭州進發。王昕獨自一人。在船上暗暗打定主意。到了餘杭。自己先得到倉前去私訪一番。在葛小大家中去哄騙三姑的影踪。餘杭縣劉錫彤。這次提他到京。可不能令他預先知道。待他到船上來謁兄。便把他扣起來。一路很是平安。直到杭州。這時的劉錫彤。也已得信。知道事情不妙。忙請何春芳商議。春芳聽得這一回。是王昕到來。知道王昕。渾名



蜀喚做鉄面御史。無法可想。而且須到京內去運動。省城無用。便道東翁。這事須到京內去運動。只要小白菜不改口供。也沒法審清。只好請太太先去哄了小白菜。然後東翁到了京中。設法向刑部運動。我在京時。刑部中却有許多人認識。待我先進京去打聽一番如何。原來春芳知道事情糟了。欲騙了劉錫彤些錢。滑腳逃走。錫彤那裏知道。信以爲真。連聲應好。忙取了四十兩銀子。催春芳速速進京。春芳卽收拾行李。帶了銀子。假作晉京。叫了一隻大船。竟自逃回紹興。不再管錫彤的死活。誰知天網恢恢。路上遇見了大批海盜。把春芳賺下的昧心錢。劫個干淨。結束把春芳一刀兩段。殺死。擲在海內。連屍骨都不得歸鄉。這也是惡人之報。表過不提。却說劉錫彤。見師爺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滾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一七四

已去。忙命林氏上省。到監中見了小白菜。只說是劉子和告了部狀。因此不日要提解入京。錫彤已托人在部內說妥。只須小白菜咬定是乃武迫幹。即能出罪。小白菜聽得。以爲真的。子和告的部狀。很是感激。子和一口應諾。劉子和心中也很着急。料定王欽差要到倉前。便去關照了寶生。俟欽差到來。再來商議。錫彤便在餘杭縣衙內。等候欽差到來。過了不久。王昕的欽差官船。已將到杭州。王昕怕巡撫等到來說話。便先行傳命。須先到餘杭倉前去。親自踏勘。沿途一應官員免見。傳命已畢。見離杭州只有三四里光景。即命差人。悄悄叫了一隻小船。王昕換了便衣。下了小船。也不帶差人。獨自一人。向餘杭倉前鎮進發。去私行察訪。吩咐差人們不必聲張。把官船慢慢前



進到倉前來接迎自己。小船上的船夫。那裏知道是欽差大人。只道是個尋常客人。事有湊巧。這船便是乃武趁了進省赴試的張好老。見了王昕。以爲是到倉前去販絲棉。只因倉前絲棉有名。差不多家家做着出售。到倉前去販賣的客人甚多。便一面搖船。一面問道。客人。可是到倉前販絲棉嗎。王昕正要在船夫口中探聽倉前情形。卽點頭道。正是。你可知道鎮上誰家的絲棉好呀。張好老道。好的多着呢。橋頭朱家。太平衛李家。都有好的。王昕順勢道。太平衛有家葛家。遭了官司。怎樣了。你知道嗎。張好老道。怎麼不知。楊乃武是冤枉的呀。王昕不覺心中一動。卽問道。你如何知道是冤枉呢。好老道。楊家二少爺。上省赴試。卽是趁的我隻小船。我上着賬呢。說着把賬給



王昕看了王昕暗想。如此說來。乃武實是冤枉。又問道。葛家在太平街那裏。你知道嗎。好老道。怎麼不認識。葛家對門。有一家小茶館的。錢寶生便在裏面喝茶。王昕一一記了。不多時候。早到了倉前。王昕付了船錢。上得岸去。逕向太平街走去。走到一家茶館門口。向對面一望。見有一家門上挂着麻幡。知道便是葛家。即走進門去。先在門縫內一張。見裏面坐着一個黑醜女子。料到便是三姑。把門一敲。三姑即走出開門。見了王昕。並不認得。不禁一呆道。做什麼呀。王昕倒也一呆。忙笑道。可有絲棉買呀。三姑聽說是買絲棉的。生意到門。忙道。有有。請裏面來。王昕隨了三姑。到了客堂之內。見正中位着靈台。知道即是小大。三姑早把絲棉取出道。這是一斤。要兩塊洋錢。王昕



卽付了二元。暗想如何可以探得口風。頓時心生一計。向三姑道。啣呀。這房子不太平。三姑本來昨夜得了一個怕夢。夢見小大向他相罵。聽得王昕的話。中了心懷。忙道。老先生。你會着風水的嗎。昨夜我正夢見哥哥。王昕暗暗好笑。卽點頭道。正是。你哥哥說死得冤枉。今夜還得來。三姑一懔。忙道。老先生。可有什麼法子阻止他不來呢。王昕道。有的。只要寫一張祝告給灶王爺就好。三姑道。可是真的。老先生。你可會寫。我把東西謝你。王昕道。我寫是會寫。只是須把你哥哥是誰害死的寫明。灶王爺方能命你哥哥去找這人。三姑遲疑了一回。覺得自己性命要緊。點頭道。好。卽把筆墨取出。王昕執筆在手。問道。你哥哥誰害死的呢。三姑悄悄的道。錢寶生。王昕聽了。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獲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一七八

忙記在心中。只因三姑只知道錢寶生下的毒藥。不知道子和主謀。王昕卽胡亂寫了幾句。三姑奔到樓上。取下一物。給王昕道。這是謝意。是活的。王昕接了。一看却包得甚好。當下要緊出來。卽放在身邊。把寫好的紙。交給了三姑。出了葛家大門。知道寶生卽在對面茶館內吃茶。便踏進茶館。泡上了茶。一聽裏面。正有一個哼唧唧說話的人。知道定是寶生。只一望。見寶生同了一個縹緞少年。方在那裏說話。這人便是子和。細細一聽。正說着乃武的案子。只是聽不清楚。王昕暗想。這少年不知是誰。或者同了此案有關。正欲再聽。只聽得外面一派鑼聲。自己官船已到。忙會了茶錢。到來回到船上。吩咐差人。把寶生同三姑。都提到了船上。方命回船到餘杭縣去。欲知後事。



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濼二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第四十一回 告部狀渡三寸釘板 私察訪派一個清官



第四十二回 聽秘密昭雪沈寃 議反平重見天日

却說王旸悄悄到了倉前探得了一些影踪。把錢寶生葛三姑二人捉在船中。回到餘杭縣來。劉錫彤已得信。說欽差的官船。直放倉前。心中很是狐疑。這時來到餘杭縣碼頭。錫彤早在碼頭上迎接。見官船到來。忙先在岸邊跪下。恭請聖安。遞上手本。王旸在船上聽得餘杭縣在岸上迎接。即悄悄向差人說了一計。那差人領命。即到岸上。請劉知縣下船。到了舟上。王旸却並不見面。引了錫彤到後面一間艙中。錫彤一看。裏面早準備下了一張牀鋪。鋪上煙具齊備。差人笑道。請大人不必回去。就在船上住下。了一同進京。錫彤一見。嚇得



一跳。知道已被欽差押住。也無法可施。只得住下。這便是王昕妙計。怕錫彤一則逃走。二則又化錢運動。這般出其不意。預備下燭籠。把他押在船上。那差人自去回復了王昕。又向餘杭縣的差人說了。餘杭縣差人聽得老爺押在船上。慌忙回去。報給林氏知道。林氏大驚。知是不好。暗想不如自己同了子和。叫了隻舟。帶了銀子。隨同官船。一同進京。到京中去想法。好得自己的嗣來哥哥。正在京中候補。去年曾信來借的錢。沒有答應。想必是窮。這一回只須多給他一些。自能出力幫忙。除此之外。也無別法。這時子和。也回到家中。聽得父親被押。很是發急。聽得林氏說是進京設法。點頭稱好。忙命人叫了隻大舟。收拾了銀子行李下舟。跟了官船同行。王昕的官船。把錫彤押



在船上。卽開舟到了杭州。王昕上岸。自有當地官員接過。王昕並不另打公館。卽到了巡撫衙門。立卽升堂。命差人在監中吊出了楊乃武小白菜二人。吩咐押解二人。把二人解進京去。又把乃武小白菜二人。用秤稱過。吩咐差人道。這二人如今交給你們。到了京中。偷輕了一斤。重賁一百。輕了十斤。重賁五百。若有一人發生變故。便把你們幾人抵命。若是重了一斤。賞銀一百。十斤賞銀五百。路上好生伺候。差人們忙連聲應諾。這便是王昕怕差人得了賄賂。在路上害了二人性命。這般吩咐。差人那裏再敢疏忽一些。因此二人一路上很是舒服。一些沒受苦楚。王昕把錢寶生三姑二人也交給差人。一同解進京去。見事情就緒。也不停留。逕自下船。開回京去。在庭上把三



姑送的東西。解開一看。却是只打簧金表。連着一條錶鍊。上面印着一個劉字。正是劉子和送給小白菜的東西。心中十分奇怪。暗想這錶要三百餘元一個。自己常想買他一只。因價錢太貴。沒有賣得。如何葛家。倒有這般貴重物件呢。而且表鍊上又印着個劉字。是什麼緣故呢。只是思想不出。只得罷了。將表藏過。一路上很是平安。只是後面常跟着一只大舟。船中有個漂亮少年。便是同錢寶生談話的一個。一問這船。却是劉彤錫的家眷。心中便懷疑這少年定是錫彤的家族。同這案多少有些關係。當下也不能明白。那裏知道這少年即是劉子和。正是毒死小大的正犯呢。那一天到了京中。把一應人犯。交在監中。王昕自去覆旨。又同夏中堂醇親王相見。約定俟刑部



開審。都去聽審。朝廷又派了王昕監審。刑部雙大人。早定下了日期。覆審。查一個水石出。却說林氏子和。到了京中。林氏忙帶了十條金條。同了子和。來看嗣來的哥哥林子義。林家自林氏出嫁。老夫婦二人。相繼去世之後。一應家財。都被林氏帶走。子義嗣進去的時候。只剩了一所破大房屋。因此把林氏恨如刺骨。子義娶妻吳氏。用了幾番苦功。倒也攷得功名。在京中候補。清朝的候補京官。最是窮困。子義越發的連衣衫不週。除了一身箭衣外套。吳氏的披風。也當掉了。去年向林氏借貸。又沒借到。今天聽得林氏到來。欲不見面。還是吳氏接了進去。林氏見過哥哥。即把錫形的事情。說了一遍。托子義設法。又取出了十條金條。作爲謝意。子義當初。一理不理。怎當



着十條這黃澄澄的金子。不由得不動心了。卽滿口答應。明天來聽回音。林氏子和告辭回去。子義暗想。這事只要沒人招出實情。刑部也沒有辦法。使犯人不招。只須不用刑具。使犯人不受痛苦。這般一想。覺得這事。祇須去運動刑部的衙役差人。托他們凡有關係的人。不能用刑。便不妨事了。想定主義。卽出去找了刑部的衙役頭兒。同他商議。許下了三千五百兩銀子。先付二千五百。一千事情辦好。再付衙役頭兒方納。點頭答應。子義與匆匆的回去。明天林氏到來。子義卽把托好衙役的話。向林氏說了。却說是許下了四千銀子。林氏很是歡喜。卽去兌了銀子。交給子義。子義賺了五百。先將二千五百交付妥貼。一千兩存在店上。候事情就緒。再交付他們。事情辦好。已



到了開審日期。這一天早上。醇親王夏同喜中堂。都到了刑部大堂。在堂後竊聽。王昕却在堂上設下一座坐下。監督審問。刑部雙大人。正中坐定。戶部禮部兩位尙書。在旁陪審。一應人犯。俱已提在下面。三部衙役。站立堂下。門子待立後面。師爺坐在一旁。好不嚴整威肅。刑部雙大人。先把劉錫彤傳上堂來。並不問話。命錫彤立在一旁。桌上却把乃武一案的文書口供。放在上面。方翻了開來。陡的見乃武的劃供。都是屈打成招。四個蝌蚪文字。心中不覺暗暗佩服。乃武很有主意。一切就緒。先把乃武提上堂來。乃武這時都已知道。是叶氏告的部狀。一切有醇王爺夏中堂作主。暗想這一堂不把劉錫彤扳倒。也不能出以前的口惡氣。到了堂上。跪下之後。雙刑部正待動問。



却見乃武把褲帶解開。露出了創痕佈滿的度臀。向地上一伏道。請大人責打。這一來。把衆人看得奇怪起來。雙刑部暗想。如此看來。必有那一堂先打後問。卽喝問道。楊乃武。那一個衙門。有先打後問的規矩。乃武道。餘杭縣先打後問。如此說來。大人是青天了。方把褲子扯起。仍回身跪下。早刑部聽得。心中大怒。雙向劉錫彤看了一眼。暗道。好呀。你竟先打後問。怪不得要屈打成招咧。這也是乃武的妙計。冤劉錫彤先行犯法。其實這一項却並不如此。錫彤也知道乃武這一個意思。只是又無人作證。沒有先打後問。真是百口莫辯。祇能暗恨乃武。雙刑部便喝問道。楊乃武。你把自餘杭縣開審。直到如今的事。情細說一遍。毒死葛小大。究竟是不是你呢。乃武這時。卽叫了聲冤。



枉道。青天大人。小人實是冤枉的呀。那裏有什麼毒死小大的事情。都被餘杭縣屈打成招的咧。因此小人在供狀上也寫下了屈打成招的花押哪。雙刑部微微一笑道。這倒虧得你思想出。卽把乃武的花押是屈打成招四字。給劉錫彤看了。錫彤不禁呆了。暗想乃武實是利害。花押竟寫了屈打成招四字。到如今也沒奈何的了。乃武接着把自己中了一百另四名科舉。在餘杭縣拜客。被劉錫彤假作請宴。席間將自己拿下審問。如何用天平踏擯。自己定不屈認。結果被餘杭縣用了炮炸非刑。方受刑不過。屈打成招。細細的說了一番。雙刑部聽得劉錫彤用炮烙非刑。心中越發大怒。忙命人驗看。乃武身上有火傷幾處。知道乃武的言語是實。不覺又向錫彤看了一眼。這



炮烙乃是非刑，竟敢胡亂使用。錫彤只剩了戰抖的份兒。那裏說得出話來。乃武又把餘杭縣屈打成招之後，怎地知府陳魯重審，又受了重刑，不能不招。直到詹氏臬台衙門告狀，不准撫台衙門告狀，步軍統領衙門告狀，非惟沒有昭雪，連詹氏兒子，抱告姚士法，都關入監內。胡學政到來，自己又受了許多大刑，實是受刑不起，仍然屈打成招。每過一堂，沒一次不受重刑，因此遍體鱗傷，足脛將斷，倘是不招，早已死在刑斃。今天也不能來見青天大人的了。這一席供狀，說得悽慘萬狀。聽的人沒一個不點頭歎息。雙刑部的又細細問了乃武，同小白菜怎樣關係。乃武便一字不虛，把小白菜佔在自己家中，成奸小白菜欲同小大悔婚，虧得自己以正義相勸，成就了他們夫婦。



團圓。自己又因了妻子諷規，猛然醒悟。同小白菜斷絕關係。曾經寫書信勸小白菜歸正。知道葛家貧苦，常周濟他們。自小白菜搬到太平街居住，自己除了圓房的一天，去吃過喜酒，兩年之內，未曾去過一次。直到進省赴試，方去探望了他們一次。又周濟了十兩銀子。以後便在省內，沒有回去。小大怎樣的死，自己也不知道。因了什麼，小白菜要恩將仇報，自己也不明白。一一說畢，又叩頭道：小人今天得見青天，便是死在九泉，也瞑目的了。雙刑部暗暗點聽，暗想：乃武尚不愧是個好人。當下即命人把乃武帶在一旁，把小白菜帶上一看，果然纏繳，怪不得出名叫小白菜了。便喝問道：葛畢氏，奸夫究竟是誰？從實招來。小白菜却仍叩頭道：大老爺是青天，小婦人怎敢說謊。



是楊乃武。雙刑部聽得仍是乃武。卽大喝道。你這刁惡婦人。不打如何肯招。卽命打了四十皮掌。無奈用刑的都受了林氏的錢。小白菜這四十皮掌。一些不痛。越發相信了林氏。便假作哭叫道。青天大老爺。就是打死小婦人。也祇得楊乃武一人呀。雙刑部暗想。這事須得問三姑。他是個傻子。或者可以問出。卽先把寶生叫上。問他賣藥給誰。也說是乃武。雙刑部也打了四十再問。可是寶生。口中雖是喊痛。實則一些不痛。雙刑部知道問不出來。卽把三姑帶上。喝問道。葛三姑。誰毒死你哥哥的。三姑道。是楊乃武。只因三姑。子和暗中許他一百塊錢。叫他只說乃武。雙刑部暗想。這傻子受了痛苦。總得招出。便喝道。胡說。給我上拶子。差人卽上來套了刑。部喝一聲收兩旁。卽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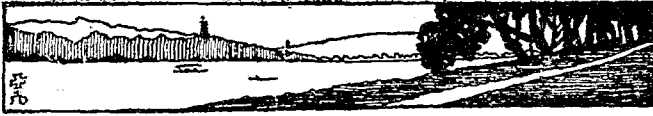
繩一收。可是也是假的。三姑却是傻子。不知假作疼痛。覺得不痛。便不哭叫。只向着拶子呆看。嘻嘻的笑了起來。這一來。雙刑部瞧出了破綻。暗道不好。這般看來。差人都受了賄賂的了。所以用刑不痛。如何可以審出真情呢。頓時心生一計。忙叫鬆刑。這時衙役頭兒方納也覺得要被堂上看出用刑不痛。正欲令用刑。差人真的收三姑一把。使三姑叫痛。却已被雙刑部叫了鬆刑。方納也無法可想。雙刑部沈吟了一回道。既是都供了。是楊乃武。自然奸夫是楊乃武了。如今也不用再審。罪名已定。明天午時正法。明正典刑。說畢。命差人將一應人犯。都帶下去。不再審理這一來。出於衆人意外。王昕大爲詫奇。又不能說話。武乃聽得也大吃一驚。卽高叫道。小人尙沒有劃供。如



何可以定下罪名呢。雙刑部道：不用劃供，明日午時正法。一旁的劉錫彤大喜過望，忙道：大人，那誣告的叶氏呢？雙刑部冷笑道：叶氏嗎？也一同正法就是。乃武正欲再說，雙刑部早指渾差人，押了下去。一剎那間，都押了堂去。雙刑部又悄悄的命門子，把劉錫彤監住在部內，不准回去。一切吩咐就緒，即退堂進去。早見醇親王同夏中堂，都是滿面怒容，立在後面。王昕也退下堂來，見了雙刑部，忍不住道：雙大人，你審的什麼官司？雙刑部笑道：王爺同二位大人，不必動怒。卑職自有緣故。請到了裏面，細細奉告吧。三人到了裏面，一同坐下。醇親王先忍不住問道：雙刑部，有什麼緣故呢？雙刑部不慌不忙，把在堂上瞧破差人受賄，用刑不痛，問不出口供，因此只說將乃武等正



法安了納賄人的心。停一回。只須只說賞一席給乃武同小白菜。訣別。使二人在一處相會。乃武定得盤問小白菜。何以攀供於他。小白菜因了明天已要正法。自然可以說出。我們隱在後面。細細聽小白菜的言語。這案即能水落石出了。三人聽了。方恍然大悟。忙請雙刑部前去準備。却說乃武在刑部大堂之上。聽得傳命。明天正法。渾如青天霹靂。欲待分說。已被差人帶下堂來。仍禁入監中。乃武暗想。歷來審案。就是小小的知縣衙中。也須犯人割供。方能定下罪名。今天在刑部大堂。倒不須割供。便草草定罪。決無此理。不禁中想到雙刑部問案事的神色。同自己並不疾言厲色。決不是立即定罪的情形。內中定有緣。正在監中納悶。忽地外面有人叫道。楊乃武可在裏面。



便聽得禁卒答應。乃武不知是誰，忙定睛看事，却是個長隨。見了乃武，笑道：「楊舉人刑部大人，因了舉人明天便得受國家恩典，特地賞下一桌酒飯，作爲訣別。」乃武一聽，覺得事情很是踴躍，又見來提的人不是衙役，却是長隨，知道定有緣故，卽點頭道：「多謝大人費心。」卽由長隨扶了一路到了刑部裏面一間空屋之中。一席酒肴已安排就緒。長隨笑道：「你且坐了，我還得同你找一個侶伴來咧，使你也快活一宵。」說畢，卽匆匆便去。乃武在席上坐下，四面一看，見後面一帶薄板，又聽得長隨的言語，猛的醒悟，暗道：「不要後面已隱下了刑部大人，特地要窺聽我同小白菜的言語。」如此說來，偷是停一回果是小白菜到來，自己所料一些不差，定得把小白菜迫出真實口供。自



已便有昭雪之望。這般一想。在黑暗之中。又生了一線光明。停了半個時候。聽得脚步响處。走進了二人。一個是方纔的長隨。一個却是小白菜。小白菜自刑部大堂下來。知道明天便得正法。十分悲哀。只是也無法可施。正哀哀痛哭。却有長隨到來。說是雙刑部賞下酒飯。命他去吃。小白菜也不知道因何賜了酒筵。不能不去。只得隨了長隨。一同到了裏面。方欲踏進門去。見裏面楊乃武。坐定在內。不禁呀一聲退。了出來。暗道。我害了他的性命。真是恩將仇報。見面之後。羞也得羞死的了。長隨見了。忙笑道。小白菜。明天便得訣別了。難道今天進有什麼羞恥了呢。而且你也得同楊乃武訣別一聲啊。小白菜覺得這話不差。既已害了乃武。還不同他訣別一聲嗎。而且也不能



不進去相會。沒奈何。脹紅了粉顏。走到裏面。長隨却把門一關。自去復命。乃武見真是小白菜到來。不由得精神陡長。歎了一口道。生姑事已如此。你且坐下。祇剩了今天一天。咧。小白菜見乃武並不怨恨。仍和顏悅色。覺得萬分對不住乃武。只是到了這時。也翻不過來了。便流淚道。二少爺。如今也不必說了。下世報你的恩典吧。乃武又歎了一口。提起酒壺。向小白菜杯中斟滿道。你且飲一杯酒。我們起初也是一杯酒。成就了今天的孽緣。小白菜聽提起前情。越發泣不可仰。便嗚咽道。這都是我一時之差。對二少爺萬分的疾心。也沒奈何的了。接着把酒一飲而盡。乃武不由得又歎了一口。又道。生姑。如今罪名已定。明天便得訣別。我有一事。很不明白。須問個清楚。死也不



做個糊塗鬼兒。究竟你爲了什麼。一定要攀供我呢。這也是乃武料到後面有人欲逼出小白菜說話。因此這樣動問。小白菜聽得。却只是哭泣。嗚咽道。如今也不必說了。總之我來生報答二少爺吧。這一次是我害了你了。乃武忍不住也垂淚道。如今自然是沒奈何的了。我死却不要緊。只是害了我的姊姊。爲了我受一刀之苦。我如何有面目去見地下的雙親呢。你想他因了我冤枉。千里迢迢。趕進京來。在刑部告了寃狀。結果非惟沒有昭雪。反害得他受了誣告之罪。餐刀身亡。叫我怎樣不悲傷呢。說畢也飲泣起來。小白菜聽得。倒奇怪起來。林氏明明說是子和告的部狀。如何倒是叶氏告了呢。忙問道。究竟是誰告的部狀呀。不是劉子和告的嗎。乃武苦笑道。有誰敢



告呢。除了我姊姊之外。劉子和他最好。我們死了。如何還肯到刑部告狀雪冤。吶。小白菜到了這時。方纔大悟。自己完全受了林氏之騙。倒害了乃武姊弟二人。忍不住把子和恨得牙痒痒地。覺得這事。還是說明的呀。也能使乃武原諒自己是上了子和的大當。卽哭着道。二少爺。你那裏知道。都是我一時糊塗。上了人家大當。反害了你的性命。如今事已至此。我實在告訴了你吧。可惜我這時醒悟。已是遲了。乃武最希望這一來。忙道。你究屬上了誰的當呢。小白菜道。都是餘杭縣的兒子劉子和害我們的。接着把錢寶生用春藥起。毒死小大自己沒有知道。是子和托寶生放在三姑去配的藥中。自己那裏明白。煎了給小大飲下。便毒死了小大。同了林氏子和。如何進監。哄



騙自己。攀誣乃武。以後每開一堂。林氏來騙一次。劉知縣運動一次。所以沒有審清。直到叶氏告部狀。林氏却說是子和告的。自己又上了個大當。弄到如此地步。一向乃武說了。乃武方纔明白。不禁歎了一口道。這也是前世冤孽。如今也不必說咧。這時夏中堂醇親王。雙刑部王昕。都在後面的一間屋中。竊聽二人的言語。把小白菜的。一番言語。聽得明明白白。早錄了下來。聽他們說畢。雙刑部早使差人進去。自己同了王昕等四人。也走將進去。把小白菜嚇得一呆。乃武却在意料之中。心中暗喜。雙刑部道。葛畢氏。你的言語。我們都聽得。如今案情大白。快劃下了供。我自當替你們伸雪。小白菜暗想。原來雙刑部。說是明天正法。却是用的妙計。如此說來。乃武的冤獄。已



第四十二回 聽秘密昭雪沈寃 議反平重見天日

二〇二

昭雪了。本來子和。只要用春藥的一事。已是該死。這一回也是天理昭彰。卽劃了供狀。當下雙刑部。仍把二人提回監去。吩咐小白菜。不能聲張。不然。你的性命不保。小白菜應了。同乃武回到監中。雙刑部同了夏中堂醇親王王昕四人。就在屋內坐下。商議明天怎麼捉住子和。王昕道。這又是沒憑沒據的事。如何可以使他有個見據。方能按律定罪呀。雙刑部沉吟了一回。頓生一計。悄悄的向三人說了。三人大喜。都點頭說好。雙刑部卽喚過兩個伶俐差人。悄悄吩咐了一回。明天依計辦理。差人領命自去。雙刑部等四人。各回家中。只待明天。可以審結這潑天冤獄。到了明天。醇親王夏中堂王昕三人。早到了刑部。只待差人回報。却說林氏同了子和。昨天聽得已是結案。今



天乃武小白菜叶氏三人。午時正法。早安心大喜。預備今天去瞧了法場。便大事就緒。子想起了小白菜的恩情。不忍使小白菜無人收屍。着人買下棺木衣衾。準備小白菜死後安殮。到了辰末光景。正欲同林氏回到法場。只見來了兩個差人。問道。那一位是餘杭縣的少爺。我們奉了老爺之命來的。子和聽得是父親遣來。信以爲真。卽點頭應道。有什麼事情呢。差人道。老爺命我們來向少爺說。小白菜幫了他許多的忙。要算是自己人了。而且同少爺相好。因此要作爲媳婦看待。停一回死後。將小白菜靈魂招回。回去招魂立座。要請少爺親自寫一個靈位。到法場上。俟小白菜正法之後。少爺悄悄執在手。喚叫三聲。小白菜的靈魂。便能隨着回去。又命我們沿途賣了神



第四十二回 聽秘密昭雪沈冤 議反平重見K日

二〇四

主說。舉把一個楠木神主取出。交給子和道。少爺快些寫吧。時光差不多。咧。子和聽得。信以爲真。那裏知道。是雙刑部的妙計。這般一寫。便成了真憑實據。不是奸夫。怎地要替小白菜立座台呢。子和取過神主。卽筆墨取出。問道。怎樣寫呢。差人道。老爺說是由少爺的稱呼呀。子和一思。由自己稱呼。自然是妻子了。便在神主上寫了我妻畢生姑之神位。寫好之後。向差人道。對嗎。差人假作接過觀看。陡的冷笑一聲。把神位藏好。一個差人。袖中抖出鉄練。向子和頭中一套。鎖好了道。好。就請你到刑部去走一趟吧。子和大驚。知道上了個大當。只是到了這時。也無辦法。早淚流滿面。被差人拖下。林氏一見。知道不好。却見門外。又走進兩個差人。把林氏也鎖了。就走。同子和一齊。



解到刑部。雙大人等四人聽得子和林氏捉到十分歡喜。立即升堂。把一應人犯吊出監來。劉錫彤也提到堂上。子和林氏都鎖在下面。錫彤一見。早懾得面如土色。渾身立抖。雙刑部先把乃武叫上。安慰道。你的冤獄都已明白的了。卽命在一旁跪下。又把小白菜帶上堂來。問了一遍。小白菜今天把子和恨如刺骨。非比往日。卽一字不瞞。依了昨天向乃武說的。說了一遍。當下劃了供狀。方將子和提上來。差人把神主呈上。雙刑部冷笑一聲道。劉子和。快把謀死葛小大。陷害楊乃武的實情。從實招來。子和忙叩頭道。大老爺。小的並未毒死小大。是楊乃武。雙刑部大喝道。你旣不是奸夫。寫這神主何用。又把葛畢氏稱爲妻子。卽此一點。卽能定罪。不打如何肯招。卽把硃籤。



連同擲將下來。喝道：給我重打一百。這天的差人知道不能再刑不痛。卽上來把子和拖翻。狠命的打將起來。子和那裏受得這般痛苦。方打了三十。卽哭着極叫願招。雙刑部卽命停打。喝道：快些招來。免得皮肉受苦。子和到了這時。知道事情已被刑部查得明明白白。不能不招。卽把前後事情如何看會見了小白菜。同錢寶生設法用春藥成奸。小大瞧出破綻。自己懷恨。同寶生商議下毒。恰是三姑配藥。卽把砒末放在藥內。毒死小大。小白菜並未知道。後來葛文卿告狀。自己方在杭州。父親准下狀子。如何命小白菜攀誣乃武。劉錫彤如何納賄。知府陳魯。臬台蒯賀蓀。撫台楊濬昌。學政胡瑞瀾。同了錫光邊葆誠。羅子森。顧德恆。龔世潼等。都得了多少賄錢。因此乃武不



能超雪。前前後後。細細的招出。雙刑部命子和劃了口供。帶下堂去。又喝問劉錫彤賄賂的情形。錫彤這時已面無人色。只是子和已招不招。徒然受苦也。一一招認。也劃供帶下堂去。又將錢寶生林氏二人。一一問了。都招了出來。這般一件冤獄。到這時方水落石出。雙刑部見諸事就緒。即命人先把衆人。仍下了監。方退下堂來。同醇親王夏同喜王昕三人相見。都很歡喜。便一同商議怎樣復旨。同了怎樣定罪。王昕道。這案的小白菜葛畢氏。論理呢。毒死丈夫。他並不知道。無死罪之理。但是這案總是因奸謀斃夫親。豈有奸夫受了大劈。淫婦不死的理。又加着他攀乃武可惡。不過也是受人之愚。定起罪來。倒很困難。醇親王想了一回道。這却不妨。儘可定了死罪。待我去打



動太后下旨。特赦豈不是兩全其義了呢。三人都點頭稱喜。當下即擬定了正犯劉子和因奸謀命。定了斬立決。小白菜因不是同謀。下藥改罪一等絞決。劉錫彤充發黑龍江。不准取贖。林氏隨夫同往黑龍江。錢寶生同謀人命絞決。叶楊氏弟姊情重。免究。楊乃武犯下奸淫。有夫之婦杖一百。詹氏母子開釋。浙江巡撫楊昌濬。甯波知府邊葆誠。杭州知府陳魯。湖州知府錫光。嘉興知縣羅子森。侯補知縣顧德恆。龔世潼。學政胡瑞瀾。俱是追繳賄銀入官。革職永不敘用。按察司蒯賀蓀已死。這賄銀入官。巡撫門丁沈彩泉杖一百。流二千里。王心培。沈體仁各杖八十。沈喻氏杖一百。葛文卿免究。尚有餘杭縣學府章濬。因不查清根由。實有失察免職。一切都已擬定。請雙刑部王



听二人上奏。方各自回去。不想到了晚間。禁率來報。說是劉錫彤畏罪自縊身亡。雙刑部便把禁率重重的打了一頓。方命把錫彤屍身驗過安殮。過了一天。奏章已上。批旨下部。准所奏施行。又要召見小白菜。只因醇親王到了宮內。問慈禧太后盛道小白菜的縵繖。慈禧太后最喜歡是縵繖女子。便下旨召見。雙刑部忙把小白菜送進宮去。太后一見果然美麗。很是歡喜。即問起案中根由。小白菜一一跪奏。太后十分可憐小白菜的受了子和所害。即下旨特赦小白菜無罪。小白菜忙叩謝大恩。仍出宮來。不多幾天。子和寶生都已正法。人心大快。其餘的人。打的打。徒的徒。革的革。放的放。都辦理清楚。這一件天也似大的冤獄。方纔冤疑昭雪。只是乃武。已是雙踝腫爛。遍體



鱗傷的了。乃武出獄之後。同叶氏叩謝了夏中堂。因傷痕遍體。要緊回去醫治。即同叶氏母子媳婦三人。一同回去。同詹氏夫婦父子相見。都是又悲又喜。宛如隔世重逢。乃武的傷痕。直養了一年。方纔痊愈。小白菜回到倉前。便看破紅塵。在餘杭縣準提庵出家爲尼。法名慧定。以後葛三姑沈喻氏王心培等。如何結果。回了林氏的結果怎樣。因不在本案之內。也不再述。後來小白菜死了。骨殖葬在餘杭縣東門外文昌閣旁。乃武即在上面造了個骨塔。塔柱上鐫了兩首七律。乃是楊乃武的手筆。詩曰。

自幼持齋願守眞。此身本不戀紅塵。冤緣強合皆前定。奇禍橫加幾莫伸。縱幸撥雲重見日。計經萬苦與千辛。略將往跡心頭



溯靜坐蒲團對碧篇

頂禮空王。此身曉曉悔作不平鳴。奇冤幾許終昭雪。積恨全消。免覆盆涇渭。從來原有別。是非誰謂。竟無憑。老尼自此真離脫。白水湯湯永結盟。

在這兩首詩上看來。已可知道楊乃武一案的經過。千辛萬苦。險些兒成了覆盆之冤。正是。

冤緣強合。奇禍橫加。千辛萬苦。重見天日。
奇冤昭雪。覆盆終免。涇渭有別。誰謂無憑。



第四十二回 總祕密昭雪沈寃 譏反平重見天日

中華民國廿六年三月四版

版 不 准 翻 印
所 有 權 不 准 翻 印

清代第一
風流奇案
楊乃武與小白菜

實售國幣八角

著 者 吳 門 黃 南 丁

出 版 者 益 新 書 社

印 刷 者 新 國 民 印 刷 所
上海新開路福康路
電話三五二五號

發 行 所 益 新 書 社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號

分 售 處 各 省 各 大 書 局

82

48 = 41

